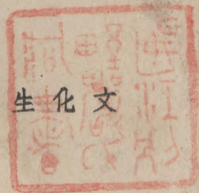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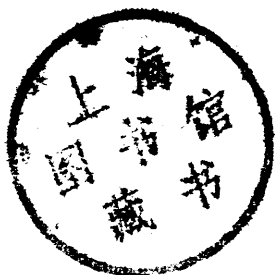
文 學 叢 刊

野 山

艾 蕪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0151B

野 山

蕪 艾

~~1651751~~

第  
一  
部

此页无页码

此  
页  
空  
白

的隊伍，身爲一村領袖的他，便不得不連夜趕了回去。

他們下到江邊，韋阿勁就把褲腳拉到腿上，一面說：

『和叔，讓我揩你過去吧！』

『用不着！我偕沒有老哪！』

韋茂和到這時候才開腔了，簡切地說了這麼兩句，就當先拉起褲腳，走下水去。

阿勁尾在後面分辯地說：

『我怕你喝醉了！你才五十二，哪算得老。』

老頭子沒聽見他的話，因爲足底下濺起一片水響，蓋過了說話的聲音。阿勁趕上前去，打起手電筒照路。水冷入骨，很不好受，牙關都有些冷顫起來，但他沒有講，他知道在這老傢伙面前，是不能訴苦的。江面上霧很大，把來時的路認不清了，兩人越走越深。冷不妨走到一處地方，阿勁呵呀一聲，竟淹到褲腰，連忙退了回來。老頭子一手接過手電筒，嘲笑地說：

『你借要措我哩！措我去見龍王麼？』

阿勁腰幹上浸滿了水，一條褲子通打溼了，禁不住忿忿地罵：

『這媽媽的霧，太大了！』

白天涉過的時候，從水上波紋流動的緩急，可以看出水的深淺。同時岸上的山坡和樹木，也叫人容易分辨渡江的路徑。但現在霧遮了一切，電筒又只能照見很近的地方。而且阿勁也有幾分醉，因為他也在趙寶山手裏，接過一碗酒來喝過。然而到底江面不大寬廣，終經兩人一步一試探地走着，看見對面模糊的坡嶺了。哪知快要上岸的時候，老頭子踏在一塊滾動的石頭上面，立即放翻了下去，連人連手電筒，都浸在水裏。這換成別人，阿勁定規要大笑起來，可是在老頭子面前，只好立刻忍着，趕忙把他扶起。沒有手電筒光了，兩人都感到伸手不見五指地黑。老頭子一面拭頭上臉上的水，一面惱怒地罵：

『幹的鬼事情；偏偏約在夜裏！』

阿勁聽見這麼一罵，才真的忍住笑了，隨即小心地問：

『手電筒丟了沒有？』

老頭子一邊按着手電筒的開關，冷冷地說：

『是你囉就定規……』

按不亮了，知道電筒進了水，壞了，於是便不再說下去。眼睛黑了一會，又能模模糊糊看見江岸了，兩人都儘快爬上岸去，脫下溼東西來糾乾。阿勁借把自己半乾的上衣，脫一件下來給老頭子穿，一面安慰地說：

『我們等天亮一點再走吧？』

老頭子向坡上邊爬邊說：

『傻子，息不得，息會受寒的！』

爬上嶺頭的時候，東方已經露出微明來了。星子也漸漸地稀少。周圍的羣山，慢慢山模模糊糊，透露出深濃的黑影。在暗藍朦朧的野草中，有小蟲在熱烈的鳴叫。聽



見足聲走過，便停息一會兒。不久，星子完全不見了，天變得亮藍起來。抹着薄霧的峯巒，逐漸褪去了夜的陰影，露出了蒼綠的叢莽，彷彿才從夢中醒來一般。有初醒的鳥兒，在綠蔭裏，開始發出一聲兩聲的鳴叫。起初，嶺尖處，慢慢鍍上了金色的光霧。隨即完全浴進了晴朗的陽光。最後兩人都看見了。在遠處的山間，湧起了鮮紅的朝日。兩人穿的溼褲子，都因走熱了的原故，在微微冒着水蒸汽。他們不覺得冷，只是有些疲倦。霧在散去，翻上一個最高的嶺頭，漸漸看到他們的村莊了。位置在樹木蒼鬱的山底下，高低不一的瓦屋，現出一片靜穆的蒼黑，藍色白色的炊烟，在一縷縷地浮了起來。有些屋壁塗過石灰的，便在陽光朗照中，閃出耀眼的白色。

這個村子曾給少數日本僞軍，和金蘭村的順民，進攻過一次，幸給韋姓族人憑着村外黑虎關的險地奮力擊退了。只離村十多里遠的一個小院子，一向爲韋姓窮人居住耕種的地方，竟拿給敵人通通燒光，沒有留下一點草木。

韋茂和拿手從額頭到下巴，用力拭了一下，向村莊靜靜看了好一會，有些欣慰

又有些驕傲地說：

『借算好，我們這一夜，借沒有白走？』

阿勁懂得老頭子在說什麼，也不禁喜悅地說：

『我看，說不定到別處去的，難道我們的虧，借沒吃夠？……那次，在黑虎關中埋伏，阿龍、阿岩就看見，一下子躺下十多個……』

老頭子心情變得爽朗起來了，看了阿勁一下，嘲笑地說：

『照你這麼說，爲什麼昨天晚上那樣驚驚惶惶的，活像打進村子一樣。』

年青人並沒有紅臉，只是用慣於罵人的口吻，笑笑地說：

『就是那狗操的阿春嘛，說起風就是雨的，回來找你不見，阿龍阿岩也找不着，就急得拿籬亂打起來。嚇得大家真像日本鬼子到了眼面前一樣。』

老頭子這時喜歡同他打趣了，邊走邊笑地說：

『我看，叫你去打聽回來，怕也差不多吧？』

阿勁大聲惱怒地說：

『我嗎，我不打聽確實，我是不回來的。』

老頭子見阿勁這麼認真地生氣，很是高興，就溫和地說：

『對的，你是個好角色，足腿長，會跑路……不過，阿春也不錯，你看他一個人敢到那邊去，不怕日本鬼子活捉他……』

阿勁帶着生氣的聲音，埋怨地說：

『這有什麼對頭！上次我不是要去你偏又攔着。』他們已在走着下坡的路了，村莊早爲前面的山峯遮去。老頭子一面留心足下，一面安慰他：

『你年青一點！也許你比阿春胆大，你可不及他精細，他在城裏混過的，這個事情，借要會裝癡賣假，你不行，你太老實了……你應該留着打衝鋒！』

阿勁愉快地紅着臉，借想說點什麼，可是聽見下面有高興的聲音，突然叫了起來，便不再說了，只顧看了下去。

下面是個平整的草地和一些長得稀疏的樹子，黃牛、水牛一大羣都在那裏吃草。十多個披着蓑衣的童子，圍着火堆在烘手，都掉過頭來，在歡喜地招呼他們。草地周圍，是些高低不一的山峯，從腳到頂都長滿了常綠樹，和青青的篔簹。草地的右邊，挨着山腳的，有山泉水在潺潺地流着。阿勁和老頭子走到火堆旁邊去，童子些就讓兩張蓑衣給他們坐。看見他們拿着濕衣裳，大都穿着溼褲子，便驚異地霎着眼睛，互相點頭微笑，好像在說：

『好玩呀，他們滾在水裏了。』

有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懂事地說：

『快烤一烤，讓我把火撥大一點！』

韋茂和對火搓着手板，看着童子們問：

『你們曉得鬼子來到什麼地方了？』

拿樹枝撥火的童子立即回答：

『不曉得哪，一點也不曉得！』

火堆裏面有芋頭燒熟的氣味，一股股地冒了出來。阿勁不禁笑着說：

『哈，你們燒有芋頭麼？阿寶，弄一個來吃！』

撥着火的阿寶，沒有回答他，只是把火撥大。韋老頭又問：

『你們是昨晚來的，借是今天打早來的？』

一個瘦弱的童子，年紀十三四歲的，吸一下鼻子，搶着回答：

『昨晚來的，阿勁哥走了不久就來了。』

阿勁却親手拿樹枝去掏火灰，一面故意做着惡意的眼色，掃視着孩子們，小聲笑着說：

『是哪一個偷來燒的？』

樹葉上不時有水珠子滴了下來，在附近地方響着。韋老頭一面說：

『真是太慌張了。』

一面看一看那些牛，有的正在山邊吃草，有的躺在地上嚼着肚裏回冒出來的食料，有的則跑到樹子旁邊去擦身上的癢，不禁詫異地說：

『怎麼這麼多的牛哪！那隻黑毛白肚皮的，是哪一家的？我怎麼沒有看過？』

阿寶帶着喜悅的神情連忙說：

『這是金蘭村的！』一面又轉向阿勁驚異地問：『你昨晚都不曉得麼？』

阿勁吃驚地抬起頭來，對着牛羣看，一面把滾燙的芋頭，交替的在兩隻手上拋着。一面說：

『我怎麼曉得。我先走的！』

『一共有三十多隻，』阿寶興奮地繼續說下去，『都在螺螄谷裏吃草，阿岩他們去邀了過來的。』

『呵，三十多隻？』

阿勁的眼睛立刻亮了，高興地叫着，一面吃着芋頭，走去看牛。

韋茂和突然臉色變得青黑起來，沉默了一會，才恨恨的說：

『這是搞的什麼鬼呀……他現在在哪里？』

他一壁站了起來。阿寶看見他發氣的樣子，胆怯地說：

『他同阿明他們，在哪里守口子，說是怕那些漢奸仔打來。』

童子些，早就聞見芋頭發出焦味了，但因老頭子在面前，不敢去掏，看見老頭子轉過身了，才趕緊拿樹枝去撥火灰，吸着鼻子的小木，一面小聲地埋怨阿勁：

『真討厭，他把大的給我們掏去了！』

吉丁和金蘭兩村和中國南方許多山村一樣的，械鬥的事情，歷年都有發生。而自從軍隊退走縣城遭到淪陷，金蘭村便投降敵人，並替敵人帶路來打吉丁村，放火燒吉丁村附近小院落房子。等到敵人走了，吉丁村便打過去報仇，弄得兩村的人常常以砲火相見。彼此若到鄰近的田地，去耕種收穫或到山上放牛砍柴，都須各自帶着毛瑟槍，和他們鋤頭鐮刀斧頭配合在一道。江那邊水源村的趙寶山和吉丁金

蘭兩村的人都有一點親戚關係。不忍看他們愈來愈厲害地慘鬥下去，便挺身出來，拿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道理，調停他們。請兩村的領袖，便在這夜渡江，去到水源村簽字議和。其中重要的兩個條約：一是敵人到來，有什麼動作，金蘭村必須預先通知吉丁村；二是敵人進攻的時候，金蘭村人被迫充當先鋒，必須向天開槍或去朝着地下。起初韋茂和不肯答允，他堅要金蘭村人賠償燒掉房子的損失，然後再說，幾經趙寶山多方勸慰，並把他拉在旁邊，暗中激昂地說：

『韋親家，我請問你囉，你想帶百把人去打日本，偕是想帶幾百幾千人去打日本？如今他願意暗中受你指揮，先不說別的，這給你的面子，也就天樣大哪！你老爽直人，過去的事，一筆勾消吧，那是算不清楚的，俗話說得好，不看僧面看佛面，一切都看在打日本上面吧！』

議和的地方，在水源村的鄉公所裏面，原是一座供奉關老帝君的廟子。韋茂和背着手在神殿前走了一陣，看着燈光中照着的紅臉神像，想起華容道他連曹操都



放了，爲什麼自己不大度些呢？不久又看見堂侄阿勁跑來報告消息，找他回去主持，他便立即走進會談的屋子，拿起筆來簽字。趙寶山見和議告成，便高興，非常爲了鄭重起見，偕當場殺了一隻大紅公雞，在關老爺面前，一齊喝着鮮紅的血酒。因此，韋茂和轉回來的時候，雖是一路都在擔憂，怕鬼子攻破黑虎關打進村子，但心裏却又拿這樣的話來安慰自己：怕什麼，我有更多的人了！而現在呢，你在外面議和，他們才在家裏搞出岔子來！

所以韋茂和一壁喊阿勁走，一壁偕在忿忿的罵：

『這是搞些什麼鬼呀！』

阿勁却喜得嘴巴都合不攏，走來報告：

『都長得很肥喃！』

他看見韋茂和臉色不對，便不說下去了，只是去拿溼衣裳，才咕嚕地說：

『褲子都沒有烤乾就走麼？』

韋老頭子生氣地抵塞道：

『你怕烤不乾麼？會人家會點燃房子跟你烤的。』

阿勁沒說話了，只是奇怪的看他一眼，心想：

『你發我的脾氣做什麼？沒有我，你昨晚淹死了哩。』

隨即一眼看見小木他們在吃芋頭，便伸出手說：『噠！借有沒有給我一個！』

小木吸下鼻子白他一眼說：『又要來了，你把大的給人家掏去！』

阿勁向老頭子那面努一努嘴笑着說：『不是我要，是我幫他要，你看他沒有吃着，他生氣哪！』

說得幾個孩子都笑起來了。小木白他一眼說：

『人家也同你，一樣吃，』隨遞一小個的給他，一面叮嚀地說：『好，你拿去吃，你可不要對我媽講呀，說我們在這裏燒芋頭吃。』

『好的，今早不要告訴……明天才告訴！』

說：

『阿勁這麼說後，風快的跑了，小木罵了一聲，便拿起小石頭打去，阿寶便拉住他』

回到村莊的時候，村裏靜悄悄的，年青的男人婦女都出去了，有些是去守口子，有些是趕着挖紅薯花生，只有一些上年紀的人和老太婆留在家裏，他們都現着欣喜的臉色，彷彿他們全都忘記日本人要打來似的。章老頭在村巷裏碰見招呼他的人，很生反感惱怒地想：

『你們在喜歡些什麼？』

他們有的人偕告訴他：

『你不曉得麼？我們昨晚得了三十多條牛哪！』

他沒有回答什麼，只沉着臉，哼一下鼻子。快要走到自己屋門的時候，只見一個

孩子喊道：

『媽媽，回來了！』

在他門口石磴上坐着一個女人，穿着一身污舊衣服，足下踏着白布鞋子，趕快站了起來，眼淚含含地說：

『阿叔，你曉得，房子是鬼子燒的，小春他爹鬼子殺的……這……』

說到這裏哽咽得說不出來。韋老頭子深深地看她一眼，皺緊了眉頭說：

『怎麼樣呢？這我比你偕記得啦！』

阿勁連忙催促她：

『阿清嫂你快說呀！阿叔要換衣裳！』

阿清嫂有些害怕似的說：

『他們說牛要平分，我家吃多大的虧啦！這……』

韋老頭生氣地走了進去，嘴裏一面叱責道：

『牛！』

阿勁看見阿清嫂眼淚淌出來了，就半安慰半恫嚇的說：

『現在還講什麼牛？你快回去收拾東西，等下鬼子就打來了。』

阿清嫂揩着眼淚驚異地說：

『不是天一亮，有人打聽回來說，鬼子沒有朝這邊開嗎？』

阿勁不禁高興地說：

『沒有朝這邊開？』

但又立即繼續說他恫嚇的話：

『靠不住的……我們得有另外的報告，你快回去！』

他想支使開她，不讓她再在這裏糾纏，隨即風快地走了進去。

堂屋裏正放着幾隻準備挑走的籬筐，韋老頭的女兒美珠正把裏面裝的包袱打開，韋老太婆則在屋內火急地喊：『你爸洗換的衣裳，是在印花布包裏。』

美珠一面抬起帶紅的圓臉來，看見阿勁不禁有趣地笑，小聲問：『你也落水了』

麼？」

韋老頭在屋裏邊脫衣裳邊問：『阿留一早回來的……這回他買有什麼東西？』  
隨又大聲問：『長林喃？』

『擋都擋不倒，一早就拿桿手槍跟華峯他們跑了，這個東西，總是不肯聽話。』  
韋老太婆說得氣驟起來，一面走出堂屋，親自來找東西。阿勁則從韋美珠那裏，  
知道日本鬼子的船沒有開來是阿留帶回來的消息，就愉快地向韋老太婆笑着說：  
『不要緊，阿林他在學校裏操過的，他比我們哪一個都能幹。』

『能幹！小鬼仔子曉得什麼……』韋老太婆提起一個包袱來打開，忽然一眼  
看見阿勁的褲子。『呵呀！你也打濕了麼？』

阿勁一直朝灶房走去，一面毫不在意地說：

『不要緊！我一烤就乾了……你們吃飯沒有？』

『吃過了，張嫂，你把留的飯擺出來，』韋老太婆吩咐之後，又埋怨地說：『真是

麻亂一團，放好的衣服都找不着了。」

韋茂和大聲在房裏說；

『阿勁你先吃好，吃了趕快去叫阿岩回來……這鬼東西。』



這時韋茂廷和徐德川兩人走進來了。韋茂廷戴着一頂絨繩帽子，臉孔發光，相貌十分富泰，走在前頭略略有喘氣。徐德川却是個小老頭子，臉色灰白，眼角佈滿皺紋，鬍子密密的，樣子很是憔悴憂鬱，跟在後面，眼睛看着地上，背也略微有些駝。韋茂廷走進來之後，慌慌張張地看一下，然後小聲問美珠說：

「你爸呢？」

韋茂和換好衣裳，應聲走了出來，一面問：

「什麼事？」

他們原來講的事，他也好像有些明白，便故意支吾開，向徐德川說：

「親家你這麼早就出去了麼？我不是叫你多睡睡嗎？着了涼，更不好哪！」

徐德川闐然地說：『病有什麼要緊，只要不轉乎溝壑，就是福氣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管他做什麼……』

韋茂廷拉下韋茂和的袖子說：『哥子，到這邊來我同你講幾句話。』

韋茂和不願意地說：『有什麼事這麼急！我借沒吃飯啦！』一面又大聲吩咐說：『快跟我端飯來哪！』

韋茂廷就說：『你們把飯端到小客廳來。』

一面拉着韋茂和走一面問：『議成了嗎？』

韋茂和氣忿地說：『成到成了，就是屋裏人不爭氣……又給你搞出岔子來。』

韋茂廷立即又拉到自己要說的話上：

『先談這件要緊的事吧！』

徐德川跟在後邊也用力地說：

『真的，這是刻不容緩的。』

在對着一根橘柑樹的窗邊，靠着一張方桌，三個坐了下來。韋茂廷拉下絨繩帽，氣喘地說：

『哥子……你曉得……這回有多少……日本鬼子來……比前回……多了兩三倍……他們說……要報前回的仇……鷄犬不留……房屋燒成一躺平……』  
韋茂和勾着指頭，敲一下桌邊，瘦而結實的臉子上，有筋紋在額頭綻露出來，眼光灼灼地望着對方，譏諷的問：

『偕有什麼呢？……兩邊原是打仗，不是兒戲哪。』接着冷酷地說：『這些恐嚇話，早就聽得很多，理他做什麼。』

韋茂廷禁不住臉紅起來，於是望一下徐德川，徐德川拿手掩着口，咳嗽一下，然後悄悄說：

『我們偕是直劈地講好，親家你知道鬼子爲什麼按兵不動？他希望和平解決啦！』

韋茂廷又忙插嘴說：

『剛才我父親也說，得息事寧人，就息事寧人好，他說他不忍看見……祖宗老子傳下來的房屋，給人燒掉，偕有我們的祠堂……德川親家，這是幾百里都聞名的。』

韋茂和看見張嫂把飯端來了，一面自行拿碗舀飯，一面責備韋茂廷說：

『你們辦事情，總是牛走路一樣……他老人家年紀太大了，早該送到江那面去的。』

韋茂廷板着面孔說：

『他老人家不肯離開哪！你一請他走，他就說他不願意死在外鄉。』

徐德川感慨地拖長聲音說：

『悲沒悲兮遠分離……故鄉總是可戀的……』

徐德川一家人是從淪陷區逃出來的，如今寄食在兒媳的娘屋裏，無家可歸，無

處可去，他原是一個精明的人物，現在業已弄得頹唐衰颯起來。

韋茂和不言語，只是吃他的飯，菜多是些泡菜，但樣樣都洒有不少紅辣椒粉子。  
韋茂廷不安地說：

『事不宜遲，總要早想法子。』

其實他的法子早已想定。這無非是來探聽韋茂和的意見的。韋茂和原是在鎮上開有小規模的織布廠，染房、糖行、米店，置有房產的，一家人也經常住在鎮裏，這次日本鬼子進攻，全給他炸完燒完，只剩一片堆起的瓦塊子了。十年苦心經營，一下喪失，當然他是忿怒異常的。退回鄉裏之後，他就盡量置備槍枝，號召族人，努力抵抗日本鬼子，沒有飯吃的，他給他們飯吃，沒有槍的，他給他們槍，鄉下田產房屋，是否再會損失，他已不大關心了。這正如金銀寶貝，業已丟掉，一堆銅錢，借介意什麼呢？但在韋茂廷却不然了，他並沒有打失過什麼，他就不惜使用各種方法去保護他的產業，即使名氣上不好聽一點也不要緊。但他不好意思說出口來，祇是推在他老父親身

上，或是說總得保護祠堂。韋茂和知道他這點隱情，心裏極其討厭他，但因他是個全村最富的地主，餘錢剩米頗爲不少，不能不拉攏他，叫他捐出資財抵抗日本鬼子。所以他說：

『自然得先想法子，我們並不是白白讓他來打的呵！』

韋茂廷又拿眼睛張望徐德川，徐德川又輕輕咳嗽一下，悄聲說：

『阿留才說，日本人的意思，只要不同他們打就得了。』

韋茂和原是拿手巾在揩嘴的，立即回過臉來冷冷地說：

『這並不是我們去打他呀！』

徐德川並不避開他的眼光，也一直盯着他說：

『只消接受他們委派的名義，就得了。』

韋茂廷忙添加着說：『這樣他們就不打來了！』

韋茂和盯着韋茂廷惡毒地說：『說得那麼容易麼？……你真是好心人！』馬上

又盯着徐德川說：『親家，他們燒過你的房子，你也忘記了麼？』

徐德川臉色癱攣地說：『記，自然記得的，一輩子都忘不了，這個不共戴天之仇。不過，這也有點劫數！』

韋茂和用斬釘截鐵的口氣說：

『我不相信這一套的什麼劫數，我也讓他來嚐嚐我們的劫數，我們的劫數就是打！』

徐德川勉強笑着說：

『自然，劫數我也不大相信的，不過，這樣想想，無非聊以自慰罷了。』

#### 四

院子裏一陣狗吠，有兩個漢子走進來了。走在頭前的一個，矮小結實，面皮微胖發黃，眼睛細小，穿着藍布短衣，掛着一枝駁壳。儼然一個軍人似的：他一面揮起拳頭叱罵着狗。

韋茂和走了出來，看見是堂侄阿棟，只是他後面高大的漢子，臉孔黑黑的，周身衣服髒污，頭戴一頂鴨舌帽，一時看不出到底是誰。阿棟趕忙告訴那漢子說：

「這就是茂和叔，你借認得麼？」

那漢子摘下有着黑污點的灰色帽子，恭恭敬敬向韋茂和問好。韋茂和邀請他們進堂屋去，一面問阿棟說：

「誰哪？是哪一房的？」



韋美珠和她母親也走出來，驚訝地瞧。

阿棟鬆一鬆他身上的子彈帶微笑着說：

『你老人家不認識了麼？這是茂成伯伯的老二，長松哥哪！』

韋茂和馬上喜歡地說：

『是你麼？長松，你從哪里回來的？』

阿棟就提醒他說：

『你老人家就忘記了？前回他帶來個信，說是他們一夥子弟兄聽見你要打日

本願意跑來幫你麼！』

韋茂和恍然大悟的說：

『是了是了，鬼子霸住了煤山，你們給他炸了，這幹的很好，很好！』一面稱讚地

點點頭。

韋老太婆感嘆地說：

「咳！你長這麼高大了，你出門的時候，我記得，偕很瘦小嘛！」

韋長松便微笑着簡切地回答他們：

「前次阿龍來找我，說是鬼子要來打我們的村子，我就叫弟兄些開回來，聽你老人家的吩咐……嬌嬌，你老人家偕這樣硬朗！」

韋茂和高興地說：

「好的，好的！你們來得很合適，你們有多少人？是不是都有槍？」

韋長松連忙回答：

「人，我們分成幾股的，這裏只有四五十個，你老人家要，偕招得來，槍全有，大半都是日本人那裏搶來的。」

韋茂和臉上越發現得愉快起來，一面却竭力抑止興奮地說：

「很好，很好，你們不同日本鬼子絞……你以後不要講他們是日本人，他們只是些鬼子。你怕偕沒有吃飯吧，美珠去叫張嫂弄飯。」

韋長松忙阻止說：

『不要淘神！不要淘神！我那些人借沒東西下肚哩，你老人家有米，請快跟他們挑點去，現在都住在野豬嶺那邊……米錢我馬上就付你老人家，』一面朝衣袋裏摸出紙票來。

韋茂和立即搖手說：

『米錢我一個都不要的，你快揣起！你給錢，我就不要賣了。這都是分上的，你們來了，正該送些給你們，阿棟你快去趕四匹馬，跟他駝點去，屋裏沒有人，你去幫幫你阿棟哥。』

韋長松跟着阿棟走了一步又回過頭來說：『借要請教你老人家一點：是不是可以叫他們開進村子來？』

阿棟趕忙轉過身子向韋茂和說：

『這怕房屋不夠喃？』接着又向韋長松解釋地說：『如今小院子燒了，他們都』

來這裏住。」

韋茂和沉吟說：

「這……等等再想法子吧？」

韋老太婆勸韋長松說：

「你吃點再走，我叫張嫂去煮去了，這裏去野豬嶺有十五六里，餓着肚子怎麼好走路。」

韋長松跟着阿棟走出去，一面微笑着說：

「嬸嬸，謝謝你老人家，餓餓沒相干的？我們都搞慣了，有時整兩天沒吃東西，偕要同日本兵打哩。」

韋老太婆望着他走出去的後影，讚嘆地說：

「料不到出了遠門，到很會講話了，先前麼，人都不肯多喊的。」接着又小聲嘆氣，「咳！就是運氣不好，你看他那一身，一條河都會給他洗髒的，不曉得是不是茂成。」

哥的墳山沒葬好。」

## 五

韋茂廷起初站在客廳門口，聽見阿棟帶來的人是韋長松，便立即轉身進去，躲開他。韋茂廷十多年前，爲了賬目關係，曾把韋長松家山地押去。韋長松和他哥哥韋長桃不服氣，就跟韋茂廷很兇的打過一架，把韋茂廷嘴巴鼻子，都打出了血，兩家從此不相往來。韋長松父母去世後，兄弟兩人，便都離開家鄉，一個當兵，一個挖煤去了。韋茂廷雖是挨了一頓打，但實際上他是佔了便宜的，因爲山地終歸給他佔了。現今韋長松兄弟回來，如果是一身新，帶有幾個挑子，他就可以大人不記小人之過，和他們言歸於好，不幸韋長松渾身髒污，比之先前離家時候，偕要十倍不如，故而立即避開。彷彿這個窮困而歸的人，偕會在山地那段案子上頭，跟他起點糾紛，擠他幾個錢似的。他對徐德川小聲地說：

『剛才同阿棟進來這個人，說起來借算是遠房的本家，可是在外面你曉得他幹些什麼事，很可疑的說不定，來同日本人打聽虛實，都會！』

徐德川抱着水烟袋，很注意地聽，接着點一點頭說：

『這到大意不得喃！我們村子就是這樣的，有的要打，有的不打，結果怎樣呢？拿給壞蛋走漏了消息，好了，日本人來，不分青紅皂白，一下燒！』

韋茂廷不禁毛焦火辣地說：

『這一定要找人監視着他，真的，一個村子都會壞在他手裏！』

他越想越害怕起來：聽見韋長松走了，就趕忙踱出，向韋茂和說：

『你讓他到山洞去麼？藏糧食的地方，大意不得喃！』

韋茂和向小客廳走來，心裏高興地想：『不錯的……這時正用得着他們……』

所以臉上現出很是和悅的樣子，聽見韋茂廷這樣說，便一面走進客廳一面嘲笑地問：

「怎麼樣呢？你跌倒他會偷麼？」

韋茂廷尾在後面勉強笑着說：「偷，諒他不敢，就怕……就怕同日本鬼子有來往……你想……他們這些人……什麼幹不出來。」

韋茂和，他一向是看得起韋長松兩弟兄的，覺得他們兩人，很有志氣，肯赤手空拳到外面找事做，不願在家鄉求爹爹告奶奶，惹人厭惡。尤其喜歡韋長松的，是十多年前土匪作亂的時候，他正害着病，韋長松和阿岩就曾拿轎子擡他，逃過難的。因此，他就不愉快地反問韋茂廷：

「你怎麼知道的呢？」跟着又拿銳利的眼光，釘着韋茂廷嘲弄似地說：「我看，總比阿留好些吧！」

韋茂廷吶吶地說：

「不過，不過，他在外面幌浪得太久了，你曉得他幹過些什麼壞事情……阿留，再說他怎麼樣，他只是爲了做生意……我相信，他總是顧本家的……第一他在這



裏僮有一點田地……」

徐德川取下水烟袋，吹出一口烟子，接口說：

「這個，俗話說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親家留意總得留意的！」  
韋茂廷就更乘勢說：

「我聽見說他們人很多，我覺得萬萬不能讓他們開進村子來。就說都是好人，不摸東摸西……可是他們沒家沒眷的，也不好滲雜進來呵……再呢，聽說他們同日本鬼子打過，打進村子，也就是個大目標，說不定，連日本鬼子的飛機，都會惹來。」

徐德川帶着很關切的神情搖着頭說：

「這不能打進來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親家，犯不着喃。」

韋茂和瞟一下他們兩人，冷酷地說：

「日本鬼子打過正好，我們就要這樣的人……投降的事，我們再不談了……」

他們不開進村子可以的，就讓他們紮在野豬嶺廟子裏好了。」

韋茂廷搔着頭煩躁不安地說：

『自然，我們不能投降，無非是……我們希望，少受點損失。』

徐德川敲着水烟袋的白銅哨子，帶着悠悠然的神氣，拖長聲音說：

『大丈夫總要能屈能伸的好。』

韋茂和沒有回答他們，只是冷冷地看他們一眼。

這時一個年輕的女子，走到客廳門口來了。年紀約二十光景，面孔微黑而瘦瘦的，眼睛大大的。極有精神，頭髮剪得很短，彷彿一個男人的頭一般。穿着陰丹士林的旗袍，手裏提着一口黑漆小提箱，向韋茂和高興地喊：

『爸爸，你回來了，我偕擔心你不能走夜路哩。』

韋茂和正願意有人走來打岔他們的談話，看見是他的二女兒韋美珍，他那緊繃着的臉子便轉成柔和了，微笑着，打趣似地說：

『怎麼樣？該沒有把藥弄錯吧？』

女兒韋美珍禁不住喜悅地說：

『爸爸，真是好得很，今早根發燒退哪。昨晚我担了一夜心，發燒得那樣厲害！不曉得嬰孩自己藥片這麼好！爸爸，偕在什麼地方再買點吧，我是用姐姐帶回來的，那瓶，快完了。』

韋美珍是省立高中畢業的學生，原在一個短期的訓練班內，學過一些看護和醫藥的常識，準備到前線一個婦女服務團去工作的。却因順路回家一行，便給變化太快的戰事，使他同團體失掉了聯絡，就索性留在成爲前線的家鄉了。看見村中病人需要，自己又渴想替大家做點事情，便啞啞盲盲作起醫生了，目前她就正是去看一個孩子的病回來。

韋茂和隨便應付地說：

『這叫阿留買，怕可以買點回來吧？』

徐德川吹去了水烟袋上的烟灰，接嘴說：

『買不出來了，縣城那家西藥房早就燒了。』

韋美珍聽見她二姐在客廳門口講話，就跑了過來，接着二姐手裏的提箱，一面拖一下二姐的旗袍小聲笑着說：

『爸爸，昨晚跌在江裏了！』

韋美珍吃驚地打量她的爸爸，韋茂和笑着說：

『哪里會跌着，我是趁熱洗個澡。』

徐德川驚異地說：

『是跌在江裏麼？阿勁怎麼搞起的？我偕吩咐過，渡江的時候，要他背你。』

雖然口氣上，是在埋怨阿勁，但在心裏却禁不住好笑，他覺得這樣一個威嚴的人，跌在水裏打一個滾，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接着現出極其關切的樣子，熱忱地說：

『親家，你快吃點發汗藥：這大意不得的，我就是淋一場雨，咳嗽這樣久！』

韋美珍在妹子手裏拿過提箱來，敏捷地打開，一面取藥瓶，一面說：

『爸，你要吃片阿司匹林，不然你會受寒的！』

韋茂和笑着說：

『我連噴嚏都沒打一個！……你不要拿出藥來……親家，我是中藥西藥都不吃的。一有病，少吃點飯就是了。』

韋美珍關着箱子，受了委屈似的說：

『爸爸，你總有一天會相信西藥的。』她頂不喜歡人家把她熱心的事情，看成沒有意義，至於西藥之是否值得重視，倒在其次。

徐德川吐了一口痰，討好地說：

『二小姐，你說得對……親家你不能鄙薄西藥喃，我每年到這個時候，總要吃幾瓶帕力托的，那真好，人一吃，精神旺，病也少了……二小姐，你有安眠藥片沒有？這一向，人總睡不着。』

韋美珍高興地說：

「徐親翁，這可沒有喃，要是碰到有人去辦藥的時候，我叫他們買一瓶……是安眠藥片嘛。讓我記在簿子上。」

說着她就把插在一面衣襟上的自來水筆抽出來，很迅速地寫在記事冊上。韋茂和走出客廳來，故意似地說：

「阿勁這東西！真慢得很！」

一面就趁勢朝外面走去，好躲開韋茂廷他們。韋美珍忽從記事簿上看見什麼了，立刻喊道：

「爸爸，借有一件事情。」

拿手掠一下自己的頭髮，便拔踏拔踏地跑了出去，韋美珠把提箱交給她的媽，就也尾着跑去了。

## 六

韋茂廷走出客廳，看見他們走了，就深深嘆一口氣。

韋太婆站出堂屋門口看着他，略略吃驚地問：

『茂廷叔，你怎麼了？哪里不好過嗎？』

韋茂廷沒有回答，只是搖頭。懊喪的神色中挾着忿怒。

徐德川裝上烟，遞給韋茂廷，安慰地說：『吃口烟，提一提神。』接着小聲向韋太婆說道：

『親家母，你不知道，這事不瞞你老人家，你不要告訴別人。』說到這裏更加小聲起來，向着韋茂廷看了一下。

『你知道，他爲什麼作難……這本來可以不打仗了！只要我們不打，日本人就

可以不來。」隨即指着外面說：「這些房子也可以保住了。」接着咳嗽起來。

韋太婆不禁驚喜地說：「哪，我們不打就是了嘛！」

韋茂廷正要吸煙，立即不吃了，一面走進堂屋，生氣地說：

「偏生我們這邊有人要打呢！」

韋太婆不禁喊道：

「哪個要打呀！除非他是瘋子！」

韋茂廷把水煙袋朝桌上一擲，氣憤憤地說：

「你想偕有哪個呢？這個村子上！」

韋太婆失聲叫道：

「是美珠他爸爸麼？……徐親家，你幫我勸勸哪……我早對他說過……這是

劫數……留着這個窩算了，你何苦去雞蛋碰石頭……一定弄得娘兒母子去討口才好麼？……他總不把你說的話聽進去，總說你是婆婆大娘，沒見識！親家你幫我勸



勸哪，你是飽讀詩書，摸過印把子的，不比我們！」

徐德川找張椅子坐着，沉着臉，理理短鬍子自言自語地說：

「我生平偕沒碰見這樣固執的人！」

韋茂廷好像抱不平地揮一揮肥短的手說：

「他哪里偕把親戚本家放在眼裏，剛才親家就勸過他的。」

徐德川心裏禁不住難過起來，從前做知縣的時候，韋茂和這老傢伙哪里敢抵塞半句！如今寄人籬下，才會受人奚落，招人看不起，但他臉上極力忍着，不透露一絲悲涼來，只是平平靜靜地說：

「這不能怪他的，誰能損失幾十萬家私不難過呢？要他偕算好呢？像我們……」說到這裏又說不下去了，聲音禁不住有些顫抖，因他這回也是損失不小哩。接着一通咳嗽，青瘦的臉子，變得通紅起來。

韋老太婆看了徐德川一眼，接嘴說：

「是的，也難怪他的，那樣掙出的家業，他年青時候，爲了買賣，走了好多夜路，有一回，落大雨，差點滾下岩去……」

韋茂廷見嫂子又說在另一面去了，便又趕緊提醒大家，跌着足說：

「這事怎麼辦呢？今天不弄好，明天人家就打來了哪！」接着又黯然嘆氣的說：

「大嫂，從明天起，我們大家就都會變成叫化子的！」

韋太婆看見張嫂挑水進來了，就趕忙把籬筐拉開一邊，讓他走過。

韋茂廷恨恨地說：「我們會連張嫂都不如的，我們就是肯去幫人，人家也不要哪！」

韋太婆忽然想起了什麼，忙向韋茂廷說：

「你怎麼不去同阿龍、阿岩他們商量喃？你怎麼記不起這一點，只要阿龍、阿岩說的話，他句句都肯聽的哪！」

徐德川臉上突然開朗起來，附和地說：

「對呀！我們簡直忘記這一點了！」隨卽嘲笑地說：「這兩個小夥子倒比我們

能幹哪！

韋茂廷抓一抓他發熱的頸項，煩躁地說：

『他們是更勸不轉來的，兩條怪皮氣的牛。』

徐德川鼓勵他說：

『不管他怎麼樣，你偕是把這個利害對他兩個講講，我相信，年青人只是衝勁大，過一會子他又變了的。』

韋茂廷用力揮下手，斷然地說：

『這難講了，有產有業的人，都好講話，你看我剛才和茂田哥他們，一說就成。……阿龍、阿岩他們這些鬼東西，甚麼都沒有，就是兩個肩膀抬一個嘴巴，他管你房子燒不燒，他管你東西出不出脫。』

說：徐德川又拿起烟袋來，韋太婆連忙替他擦燃洋火，點起紙捻子。徐德川吸着烟

『真古怪，我們老親家爲什麼會相信這樣的人囉！』

章茂廷忿忿的神情中挾着輕蔑地說：

『沒半點可取，無非是打仗勇敢一點……這容易吧，只要我沒家沒室，我借不是會打衝鋒。』

徐德川噴出一團煙子，點一點頭說：

『這借是讓我去同他們談一談吧！』

章茂廷看了徐德川一會，然後帶着深意地說：

『試一試也可以……只是老親家你借先把華峯勸一勸吧！』

徐德川揚起眉毛，睜大細長的眼睛，吃驚地說：

『華峯怎麼樣？這這，我得教訓他！』

章茂廷好像好久就要說這類話似的，喘着氣急促地說：

『華峯怎麼樣？他麼？他就是愛慫動人麼？不論見了哪個，只要肯聽他講，哼！他就』

一頓吹起來……你曉得讀書人那張嘴借了得！我們院子上的小夥子，都給他吹得雲裏霧裏的簡簡個個都在發狂了。」

徐德川臉都氣紅地說：「這個東西，簡直喧賓奪主起來……待我重重教訓他一頓。」氣得有些咳嗆。

韋茂廷覺得剛才的話太過火了，有點不大過意，便緩和地說：「不過，我們也不怪他，年青人一時興頭上，嘴巴子難免不說話激烈一點子。」

韋太婆是很愛女婿的，這時連忙說：「是囉，是囉，年青人總愛講話的……他很聽我的話，讓我來講好了。」她怕做父親的，會向兒子大發脾氣，趕快把勸告的責任拉到自己的身上。韋茂廷煩躁地說：「這些話留着日後再講好了。我看借是另打主意吧，不然的話，天說地說，都是弄不出結果的。徐親家，借是到我那邊去坐！」

徐德川忙放下水烟袋，就跟着他走了。

七

韋美珠走出巷子的時候，看見父親和二姐已走上村道了，便朝晒穀坪上越了過去，在樟樹底下玩耍的幾個孩子，都跑來攔着她，爭着喊她隊長，要她發餉給他們。她一向在家裏，喜歡穿她哥哥的學生服，頭髮又學她二姐一樣，剪得短知的。一沒有事做，就帶起村裏的小孩子，在空坪上教他們操。休息時，便坐在大樹根上，喊道：『發餉哪！』於是就把裝在衣袋裏的花生蠶豆，分跟他們。她要他們叫她做隊長，孩子們樂得有東西吃，便都喜歡這樣叫她。這時她便拍拍衣袋說：

『沒有沒有！』

一個叫小豬的胖男孩子，就把嘴巴一堵：『沒有餉，我們今天就不操！』

一個叫小桃的瘦女孩子，眼睛靈靈活活的，翹起小嘴巴說：『我們也不打日本』

鬼子！

隊長想笑，臉上却竭力忍着，佯做出生氣的樣子，嚴厲地說：『不打就算了，我今天放假。』

幾個孩子都不高興起來，踢踢小足板說：『我們不放假！』

『又不操，又不放假，小混蛋些！』隊長車身就走了，朝村道上跑去。孩子些就着急起來，高聲地喊：『操操操，隊長，我們都打日本鬼子。』

韋美珠趕上她二姐的時候，只聽見父親溫和地說：

『好，這個事情我答允你吧！可是我偕有一件事情哩，把人搞得亂慌慌的，差不多忘記了。』

二姐忍不住喜悅地說：

『爸爸，什麼事呀……你可以晚上給我麼？我想明天就過江。那位朋友她是要到很遠的地方去的。』

做父親的嘲諷似地說：

『好，你說晚上給，我就晚上給你吧，你看我答允得多爽快呵。』

二姐乘巧地笑着說：

『爸爸，你要我做什麼呢？我做不到，我馬上跟你去做呀。』

父親便一個字一個字慎重地說：

『昨夜趙親家又提起了你的親事。』

韋美珠從側面看見她的二姐，突然緊閉着嘴巴，臉上現出很難受的神情。她二姐這段婚事，她是知道的。起初同趙家的孩子，在省城學校鬧戀愛，隨即兩家父母答允了，彼此訂下婚姻，後來不知怎麼又鬧翻了，聽說這半年趙瑞民來的信，二姐就簡直沒有答覆過。

父親看她二姐一眼冷冷地說：

『如今兵慌馬亂的，你偕是到那邊去的好。』



二姐聲音都有些改變了，顫抖而生氣地說：

『爸爸，你別的事情，我都答允，惟獨要我到那邊去，我是……萬萬不能夠的！』

父親一直冷冷地說：『你們的鬼過場，借沒鬧完麼？』父親走了一會，又帶着譏笑似的聲調說：『結了婚，就會什麼都好了的……吵吵鬧鬧，家庭間的常事！』

二姐頓了一下，足說：『爸爸，刀架在頸項上，我都不能結婚的！』

父親就偏起頭，恨恨地看她，厲聲地說：『你到底要把這個笑話，鬧到好久？你要明白，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哪……婚姻是兒戲麼？一個人的終身大事呀！』

二姐帶着堅決的聲音說：

『爸爸，我明白哪，就因為我明白婚姻不是兒戲，我才要解除這個婚約！』

父親朝前走去，非常氣忿地說：

『借說不是兒戲哪……今天既要鬧下去，當初何必搞在一塊！』

二姐彷彿受了侮辱似的，大聲分辯地說：『爸爸，我們一向只是平常來往呀！』

父親走了一陣，恨恨地說：『前回就是怕鬧笑話，率性生米煮成熟飯，順了你，……這回萬萬不能由你了。你叫我怎麼對得起趙親家？』

接着，就走得很快，彷彿怕他女兒趕上似的，韋美珠看見二姐一張臉都完全氣青了，嘴唇皮在發着顫抖，足不自主地向前走去。

山坡擋在前頭，上面有人在說：

『呵，他們來了！』

但却看不見一個人影，山上頭全是些雜色的常綠樹木和些枝葉茂密的叢莽。緊挨近山脚，有一座石柱瓦蓋的涼亭，頂上罩着兩根老樟樹。亭後一股清澈的山泉，響着微小的聲音，流向村中的田野去。章美珠看見她爸爸走上山路，又停止着了，偏起頭直對坡上傾聽着，二姐則一直青着臉子，咬着嘴唇，頹喪地依着涼亭石柱坐着。她不敢同二姐說什麼，好像一開腔，二姐就會罵她似的，她平常最喜歡泉水，這時候便跑到亭子背後，取出手巾來洗着玩。

一個十五六歲的青年，忽然從山泉邊的樹叢裏，鑽了出來，向章美珠恫嚇地大

叫一聲，韋美珠嚇得尖叫起來，看清是她的哥哥韋長林，便撇起嘴巴子罵：

『討厭鬼，你嚇死人了，就像地底下鑽出來的一樣！』

跟着又笑了起來，趁勢拿溼手巾甩水到他的身上去。韋茂和走回涼亭來了，看着兒子埋怨地說：

『你怎麼把手槍跟我帶走了？……阿岩喃？』

韋長林跳到父親面前，一壁取下手槍，遞跟他爸爸，一壁撒嬌似地說：

『爸爸，你一定跟我買一枝哪，你默倒我不敢上火線麼，我敢上的，聽姐夫說，×軍那邊，連十三四歲的都有……』看見爸爸的臉子沒有往天那樣和顏悅色的，便不敢說下去了，就趕忙乖巧地回答爸爸：『你問阿岩哥嗎？他同阿龍哥到野豬嶺去了，說是去看那些挖煤的隊伍。』

韋茂和很是不快地皺起了眉頭，一面把手槍插在短衣的袋裏。

山路上，阿勁和一個三十年紀的人，走下來了。那人手上抱着一個兩三歲的孩

子。穿着麂皮黃色短衣，西裝褲子。人瘦，臉色蒼白，長頭髮散亂在額上。他是韋茂和的女婿，徐德川的兒子徐華峯。孩子看見亭子裏的人些，首先快樂地叫了起來，來到韋茂和面前，他就笑迷迷地伸出雙手。韋茂和緊繃繃的黑瘦臉子，立即鬆弛了，伸根指頭撥撥孩子的下巴尖，微笑着說：

『小克，你才胆大喃！』接着又使用談諧的語氣，向女婿說：『你怎麼把他帶到那邊去？要是打起來，你把他當手溜彈拋麼？』

徐華峯放下小克，拿手掠去搭在眉毛上的一撮頭髮，皺着額頭皮，訴苦地說：

『就是美玉嘛，你前足才出門，她後足就尾了來，生怕你去上火線。』

小克一下來，看見韋美珍跌坐在涼亭側邊，就親熱地跑過去拉她。韋美珍爲了避免衆人的注意也竭力裝做高興的樣子，向小克說：

『來，姨姨一早上沒見你了！』

隨即拉着小克拿嘴親親他的臉頰，小克躲着她的嘴說：

『冷，冷哪！』

章長林向她妹妹章美珠指手劃足地講：

『可惜你沒去，我們爬上雄雞嶺了，好高囉，拿望遠鏡一打，金蘭村那邊都望得清清楚楚的。』

章美珠羨慕地問：

『華英，她爬上去沒有？』

章長林先就忍不住笑起來：

『怎麼沒上去？真好笑人囉，我才假裝掀她一下，她嚇得噤聲叫了出來。』

章茂和大聲責備阿勁說：

『你怎麼不一直去趕呢？』

徐華峯趕忙解釋地說：

『這不能怪他的，阿岩他們走了好久，趕不着了，我們大家勸他回來息息，他昨

晚來回跑了幾十里。」

韋茂和，仍然在說責備的話，但聲音已經軟和了，且向阿勁讚許似地看了一眼。  
最後借說

「他哪里就累了，你就今天叫他再走一百里，他都用不着息氣的。」  
韋阿勁因受責備紅起臉來，但聽見這一番話，又不禁很高興了。他說：

「昨晚算什麼走路，兩隻手空起……」

韋美珍竭力要使別人不疑心她在難過，便機械地同小克說話：

「媽媽呢……媽媽在哪里？」

小克指着山路上叫：

「媽媽……來！」

一面就固執地要朝山上走去。韋美珍正樂得要避開衆人，便牽着他，真上山坡去了。

徐華峯看了阿勁一會嘆息地說：

『我就不行了，今早我同長林爬上一個嶺子，氣就喘個不了，長林他都比我行一點！』

韋茂和看一下長林，臉上浮着滿意的微笑說：

『你最好每天早上，一早起來去爬山，你不曉得路，你就叫長林領你！』

隨即向阿勁看了一下，帶着稱讚的眼色說：

『這個年辰，要像阿勁這樣結實才行，你們學校的體操，真是做擺設的。長林我也要叫他多爬爬山。』

徐華峯坐在石凳上去，搖下頭說：

『那真是操着玩的。』

韋茂和伸出他結實的手腕，誇耀地說：

『你看我就全靠年青時候肯下苦，不然的話，背也就早駝了。』

長林偕在同韋美珠笑着說：



『我們走過獅子嶺的時候，我把一塊大石頭丟下箐裏去，響起很大的聲音，我就哄她說野豬來了，她就嚇得來死抓着我不放。』

章美珠大笑起來：

『她抓緊你麼？……她偕向我誇她胆大哩！等我去羞她一場……你可不要捲着舌頭說話呀！』

回頭看下二姐不在，便朝山路跑了上去，一面大聲唱了起來：

『大家向前莫退後……』

長林也尾着跑了上去，接口一齊唱着：

『打退敵人才回頭……』

## 九

韋美珍抱着小克爬了一陣山路，才走到稍微平坦的地方，趕緊放下小克，深深吁口氣。這裏樹枒稀少，陽光剛好照着他們。一股桂花的香味，剛才在下面就微微聞着的，到這裏便越發濃烈起來。韋美珍感到十分疲乏，平常不肯把衣裳隨便黏一點泥土，現在就自暴自棄地坐在地上。小克聽見美珠她們在大聲唱着上來，便又要趕下去瞧熱鬧。因為山路彎彎曲曲的，一路又有樹木遮着，只聽見歌聲，看不見人。韋美珍心情惡劣，便忍不住罵他：

『看跌着，栽斷你的足桿……』

小克不怕哪個罵的，只是一搖一擺地走下去，韋美珍見他彎下去了，便罵聲『淘氣的小鬼』就站起身，趕下去一把抓着，像提雞鴨一樣提了上來。小克使一下

子大哭了，好像把他的手脖子提斷了一般。韋美珍又覺得未免有些冒失，趕忙將他抱着，一邊叫他不要哭，一邊想找點什麼來安慰，抬頭便看見樹叢中的桂花，那是快要開謝的了，她就哄小克說：

『呵，多好看的花呀，姨摘一枝給你！』

下面山路上沒有歌聲了，只聽見韋美珠喊道：

『看我們哪個先趕上二姐？』

韋美珍正要把桂花遞給小克的時候，韋美珠和韋長林剛好氣喘喘跑了上來。各人搶先來抓韋美珍的衣衫，幾乎使她傾跌了。小克也興奮得笑了起來，趕緊抱着她阿姨的足桿，彷彿他也在參加比賽一樣。韋美珍連忙拖着小克，怕他跌倒。韋長林原是跑慢了一步，但要逗他妹妹玩，偕是笑着說：

『你不行，偕是我先跑到哪。』

韋美珠一急，又好氣又好笑地罵：

『不要臉，你先到囉！你叫二姐評一評！』

韋美珍惱怒地責罵：

『我管不到你們那麼多！……日本鬼子都打到眼面前了，借這樣不曉得死活，嘻嘻哈哈的。』

韋長林就不高興地回道：『算二姐怕死，鬼子借沒打來就怕得害了病一樣。前回都把他打退了，這次借怕什麼？剛才不是借說日本鬼子不來打了嗎？』

山頂上一羣黑身白羽的小鳥，喧喧嚷嚷掠了下來，好像就要在近邊的樹上停息似的，聽見山路上有人的聲音，便又趕忙飛開。小克聽見鳥兒叫喚，急忙仰望樹頂和天空，揚起手裏的桂花噉打。鳥給樹蔭遮着了，他就急忙去找韋美珍，抱他指着山下說：

『抱，姨，鳥，鳥。』韋美珍不理他，他便去找三姨。三姨便抱着他瞧，一面指着向下飛去的鳥對小克說：

『呵呵，飛遠了，飛遠了……嚇，那里偕有牛呀！』

小克禁不住高興地指着叫：

『牛！牛！』

韋美珍也無目的地瞧了下去，山下邊一望的田野稻子割去不久的，正給晴朗的陽光照着。流過田野中的小溝，發出幾長條白色的反光。有些種着蘿蔔蒜苗的菜地，都現出了新鮮悅目的綠色。好些隻牛和馬便散在田野裏吃草。她禁不住想道：『家鄉雖好可也留不住我了！』隨即嘆了一口氣。

韋長林忽然想起什麼了，朝山下跑去，一面說：

『我去拿姐夫的望遠鏡來，一定很好看的。』

彎曲在叢莽中的山路，急急走下一個小姑娘來，和韋美珠差不多一樣大小，只是臉不像韋美珠那樣圓那樣胖，到是很清瘦的。兩撮紮着的頭髮拖到肩上。她是徐華峯的妹妹徐華英。穿着淺藍色印度綢衫，手裏拿着一大把黃色的野菊花及一些

紅白的野花，走得氣喘喘的。一看見韋美珠她們在下面，就驚喜地喊：

『哈，你們在這裏呀！』

一壁就加快足步跑了下來。小克丟掉手裏的桂花，雙手撲向徐華英喊：

『花，要！』

徐華英分一朵給他。一面聳一下鼻子說：

『好香呀……呵，桂花哩！』檢起小克丟在地上的桂枝，看一下又丟開了。

『可惜在謝了！』接着向韋美珠說：

『讓我跟你戴一朵，你喜歡紅的，偕是白的？』

韋美珠沒回答她，只是竭力忍着笑問：

『你看見了野豬嗎？』

徐華英沒有注意到韋美珠的臉子，只是一心替她戴花，跟她插在衣襟的鈕扣

上，隨便回答：

『野豬什麼野豬？我連野兔都沒見一隻。阿林說什麼都有，真是騙人！』

韋美珠這才笑出聲來：

『我不是剛才聽見他說，你碰見野豬了麼？』

徐華英立即抬起頭來，釘她一眼，撇起嘴巴說：

『你聽阿林說的麼……使黑心的傢伙！』

韋美珠越發打趣地說：

『他說你胆子很大，野豬看見你，都嚇跑了。』

接着哧哧地笑個不住。徐華英氣紅了臉，恨恨地說：

『你們真會欺負人，同日本鬼子一樣。』

這是她近來最愛使用的罵人話。隨即朝下面走去。剛好韋長林跑上來了，向她說：

『不要下去，來打望遠鏡哪。』

徐華英把頭一扭，不睬他便走下去了。

韋美珍倚在一根樹上，心裏黯然地想：

『偕是她們幸福些！終天無憂無愁的！』



山路上面又走出一個年青女人，臉稍微有點發胖，走路走得紅紅的。頭髮很多，披在肩上。穿着一件淡青色的綢旗袍，手裏拿一條黃色絨披風，這是從小克身上解下來的。她是小克的媽媽，叫韋美玉。看見韋美珍她們，就微笑起來，略微氣喘地說：

『你們來這裏玩麼？』

小克連野花也不要了，立即歡喜地叫，蹣跚地朝他媽媽那里跑去。做媽媽的生怕他跌倒，趕忙跑來抓着他，拉到大石上去坐，一面責備地說：

『才離開媽媽一下，你又拖着姨來找哪；真是囉，要是日本鬼子打死了媽媽，看你怎麼辦？』

韋美珠朝她哥哥手裏搶望遠鏡，發急地說：

『讓我瞧一瞧呀！你瞧了這麼久。』

韋長林竭力躲避着她，一邊說：

『等人家看完，就給你……西面北面小山上的茶樹，樅樹，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東面的山上，偕有些霧……』

韋美玉看一看韋美珍，見她臉色不好，怕她會像往天一樣又要說些非難的話，譏諷做姐子的太愛丈夫和小孩，便一面鬆一鬆鞋子，一面解釋地說：

『這雙平底皮鞋真不好走路……我原說到涼亭來打聽打聽的，恰好碰着阿留，說是日本鬼子不會打來，我們才上山來玩玩，誰知阿林華英他們那樣高興，就越走越遠了。呵，難怪疼，足趾上都有個小泡了。看跌着小克，你又去劈樹枝做什麼？這樣多手。』

她連襪子都從足上褪了下來。一隻雪白的足，露在藍旗袍外面。

韋長林把望遠鏡，遞給他妹妹，討厭地說：

『不讓你好生看就是搶……看不見，我才不管哩。』

韋美珠把望遠鏡對準在眼睛上，先朝原野中有牛羣的地方看去，可是半點也瞧不見，一切都是昏濛濛的。韋美珠焦急地說：『我怎麼看不見哪！』

韋長林冷笑地說：『誰叫你搶哪！你搶去也沒用的，你眼睛近，你怪鏡子。』

韋美珠就白她哥哥一眼說：『我曉得你會搗鬼的。』隨卽把望遠鏡遞給她的二姐，叫替她對準好。二姐就冷冷地說她：

『我不愛搞的！』

韋美玉詫異地望她二妹一眼，便安慰韋美珠說：

『三妹你拿來，我替你弄……』

韋美珠並沒有生她二姐的氣，只把望遠鏡拿給大姐，一面現出好奇的臉色湊近大姐的耳朵，悄悄說：

『二姐剛才同爸爸吵架了。趙宗下個月要討，二姐不肯。』

於是韋美玉，帶着憐憫的眼色，看一看她的二妹。小克擠到她的膝前，吵着要拿望遠鏡。她對着眼睛車好，才放在小克的眼睛上說：

『好，你看一看……對了，對了，交給三姨哪。』小克看了却偕要自己拿着看，韋美珠等不及了，就搶先拿去。小克大聲嚷叫，做媽媽的連忙哄她，一面穿襪子。

『我們快回去吃飯吧！你偕沒吃飯哪！叫舅舅指你好不好……媽媽足疼。』

韋長林正想下去了，便來搯小克，一跳一跳地跑下山去，小克也歡喜起來，一路呵呵地叫。韋美玉穿好鞋襪，就溫和地向她二妹說：

『我們回去吧……爸爸老了，偕憂他氣做什麼？』

韋美珍尾在後面走，忍着忿怒地說：

『難道叫我賣給人家，我偕要歡天喜地麼？』

韋美玉竭力放平靜聲音說：

『珍珠，不是這樣說的！這件婚事，怎麼安得上說是賣。誰不曉得你跟趙瑞民，是

戀愛訂婚的。」

章美珍頓一頓足，大聲生氣地說：

「姐姐，求你做做好事吧，請你不要在我跟前提了吧！我恨死了那東西！」

章美玉嘆息一聲，走了一陣，又勸慰地說：

「就把那些謠言當真話，說他品行差一點，對你不忠實！可是這半年來，他不是一封一封的信，都在向你討好……章美珠見她沒有回答，只是緊閉嘴巴，便又說：『算了吧，又何必鬧下去呢，人總得結婚的，斷不能因為一點……』」

章美珍截斷她姐姐的話，忍無可忍似的說：

「我真不了解！為什麼一個女人，一定要跟個男子，難道沒有男子，就活不下去麼？老實說一個女人終天跟在男子屁股後頭，做男子的尾巴，也不成話呀！」

章美玉給這些話打啞了，低頭走着。她原是要安慰她妹妹的，結果反被妹妹拿這番重話來刺傷了她。章美珍走了一陣也漸漸覺得她傷姐姐的心了，便又竭力緩

和地說：

『姐姐，你借記不得你先前向我說的話？有一年你放暑假回來，你帶本書給我看，你說這講得很好，我們做女子的有哪一點不如男子呢？真該走到社會裏去，去做點事情才對。書名我記不起了，只覺那種翻譯的文章，很難看，可是你說的話哪，就像昨天才說的一樣。』她見她姐姐沒有做聲，就越發懇切地說：『姐姐，你不曉得，你當時那些話，以後對我發生了多大的影響。』

韋美玉這才停下脚深深吁一口氣，向着山下的田野，無意地看了一下，才慢慢回答：

『唉，我們在學校的時候，哪一個不把理想的園地，耕得好好的，望牠長出茂盛的綠葉，開出美麗的好花。哪知一接觸到現實生活，唉，真可怕！現實生活，就和下邊那些牛馬一樣，毫不留情地，在你園地裏亂踐亂踏。我們當時又何嘗不知道這種可怕，只是看見了高我們幾班的，盧銀秀，又叫我們寒心，她就支持到了三十歲，年青的時

候：不要人家愛她，歲數大沒相當的人了，才跟一個老頭子結婚，一進門，就有三四個比她高的兒女，站在面前，終天橫眉怒眼的，叫你有氣嘔不出。……話沒說完便搖一搖頭：『唉！唉！所以我勸你……』

韋美珍就立刻輕蔑地說：

『怎麼拿盧銀秀來比？她算什麼呢？毫沒一點理想，只是在機關上作個職員，閒了就打麻將，一本新書都不摸，同時代隔了十萬八千里，飯碗一打爛，自然就茫茫無路了，不朝男子懷裏倒去，偕有什麼辦法？其實，就是釘倒一個年青的，也偕不是一樣無聊，一樣沒意思。』

韋美玉週身痙攣一下，彷彿給黃蜂螫了似的。生氣地低下頭但又帶感傷地說：『自然，連我也是，這一兩年來，沒有摸什麼書本，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孩子一步離不得你，他纏着你，硬就像這些籐子纏樹一樣，叫你躲不開。』

韋美珍看見姐姐那樣全心全力放在孩子身上一向就很不滿的，這時便不住

說道：

「你要那樣驕養他也沒法子的。老實講一句，世間不是有許多孤兒，也活出來了麼？」

今天早上，天借沒亮的時候，韋美玉聽見小克的爸爸一早起來，去看夜裏那些守口子的人，她就一直沒有睡着。她們在外家，是遵照中國人的風俗，分開房間睡的。要是睡在一塊，她會拖着，叫他不去冒這個險。萬一日本鬼子打來，他碰巧遭到不幸，那她們娘兒母子怎麼辦呢？她覺得財產損失了，房屋燒掉了，當然很是難過，但至少人給她留下來，總借算是有點安慰。她越想就越睡不着了，她不能睜起眼睛，看着小克去做孤兒，便爬起來叫醒孩子，一早出去，竭力去把丈夫叫回安全的地帶。這時聽見美珍簡直像要叫小克去做孤兒了，她禁不住大怒起來，連頸子都氣得緋紅。隨即低下頭，走下山去。



韋美珠看了好一會望遠鏡，回頭來見她們都下去了，便邊跑邊叫起來：『等等哪，你叫都不叫一聲就走了！』她跑下山去的時候，看見涼亭外面立了四匹駝糧食的馬，旁邊站個渾身髒污的黑漢子，就是剛才同阿棟到她家去過的，正眼光灼灼地瞧她。她知道這是茂成伯伯的兒子，她不好意思打招呼，只微微一笑，跑進亭去，聽見二姐在大聲地說：『我非得親自去一下不可，不看病，亂下藥，這怎麼成！』同時，二姐的臉上，現出十分堅決的神氣，宛如正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般。韋長棟不知幾時，已把二姐的藥箱提拿在手上了，見他在微笑地說：

『離這裏遠哪，來回差不多就有三十里，你姑娘家跑不得吧。』

二姐惱怒地看阿棟一眼，抓去他手裏的提箱，就往山上走，一面賭氣似地說：

『阿棟哥，你不要看不起我們姑娘家，我們今天就試試吧！』

阿棟惶惑地看着韋茂和，感到爲難地說：

『和伯，你叫住她吧，我只說提起藥箱來，叫她刁一點……前頭危險，出了事，我担待不起！』

韋茂和搖下頭不快地說：

『由她吧！她走一節路，你勸勸，她就會打轉的……你碰見阿岩，叫他趕快回來！……我們回家去吧。』向大家招呼一聲，便走出涼亭去了。

韋長棟一個人便從另一端出去，招呼亭外站着的韋長松，一齊邀馬上山，一面小聲笑着說：

『這些姑娘借了得，一讀了書，就要同我們男子比個高低，要是個個女人都讀了書，那我們男子就糟了，第一先就沒人煮飯給你吃！』

韋長松劈了一根樹杈來邀馬，回頭笑着接嘴說：

「哪裏，這難不倒我們的，我在那邊挖煤十多年，女人手上煮的飯，就從來沒吃過。認真說起來，偕是男子煮得好，你看城裏的酒館子，哪家不是請男子做廚！」

韋長棟揮一下手說：

「這不能拿外邊來比，我們鄉下人，沒有女人煮飯，當真會餓肚皮的。」

韋長松立即駁他說：

「哪裏，什麼都是人學會的：你到了那步田地，自不然也會起來。像我們嘛，沒打過仗，可是，你瞧，我們也同日本鬼子打過好幾仗哩，偕奪到槍枝子彈……」

一談到同日本鬼子打仗，阿棟不禁興奮起來，連忙問：

「你們頭回同多少日本鬼子打？」

韋長松拿樹枝戳一戳耳邊的頭髮，邊走邊說：

「這到沒有計算過，大約至少也有兩百多個鬼子。」

「你們呢？」

「我們不過百多人！」

「打贏了沒有呢？」

「當然打贏了！不打贏，偕有今天，早就散場了！」

阿棟覺得對方是在說謊似的心想，你吹什麼牛呀，我們同幾十個鬼子打，也很吃力呢。於是責備似地問：

「那怪了，你們怎麼打勝仗的？」

章長松愉快地說：

「真的，會打勝仗，連我們都想不到。其實呢，連打仗的事情，也沒想過。我們把礦山炸了，大夥兒就東西散開。我們平常要好的弟兄，就想怎麼辦呢？喂，肚皮可要緊哪。我們就向太平墟走去，也許可以找到吃的。哪知一到，全墟的人，早逃空了。好，我們便各家各戶，去搜東西吃。偕檢到些舊刀舊矛子。後來，碰到一個老頭子，他嚇得真可笑，只是叩頭喊饒命。等到曉得我們是挖煤的，才說「呵呀，我默倒你們是日本鬼子囉。」

原來全墟的人，聽說日本鬼子就要打來，都慌忙跑到山上去，這個老頭子，死顧東西，跑慢一步，聽見我們來了，便只好躲着。我們聽見這麼說，就都恐慌起來。你曉得，日本鬼子斷不會放鬆我們的。他霸佔的煤山，我們不替他開，已經夠他冒火，臨走偕跟他炸掉。大家就趕快離開墟場，同時又怕他的騎兵來趕，我們就把墟上的爆竹，通通帶走，萬一來趕的時候，就可放爆竹嚇嚇他們。我們逃到一座山上的時候，天全黑了，大家才想起該燒堆火來過夜，可是真倒楣，火柴都給那些吃烟的鬼用完了，怎麼辦呢？只有摸黑再走，打算尋個人家來借火。等到轉過一座嶺的時候，真是湊巧得很，忽然看見谷底下正燃着幾堆火，好些人影子圍在旁邊。我們可高興極了，想到不僅有火烤，說不定偕可以弄到點東西吃哩。」

說到這裏，他們已經看得見韋美珍了，韋長松就把話停頓一下。韋長棟笑着忍不住推測地說：

「你們那麼多張嘴巴，人家怎麼供得起？想必也是逃難的，就有怕也不肯吧！」

韋長松說趣話似的笑着說：

『我們也想到這一層。我們說，要是不肯給，我們就動野蠻……嚇嚇，人到餓肚皮的時候，硬是什麼都幹得出來！』

韋阿棟不禁暗暗地想：

『這批人到要提防呀！村子裏萬萬不能讓他們開進去的。』

隨即嘲笑地問：

『你們真的搶了嗎？』

韋長松聽見這麼地問，好像很不愉快，趕忙糾正地說：

『哪里。我們借沒走到，就立刻看出了，那些人並不是逃難的。』

韋美珍聽見馬蹄在響，就把箱子頓在路旁，息氣等候他們，她一鼓氣爬了一大節山路，弄得渾身蒸出汗來，見他們走到身邊，便皺着眉頭說：

『這藥箱子平常倒不覺得，一到爬山，可就重了。』

韋長松見她堂妹子爲了她的弟兄，竟肯親身去診視，心裏很是感激，便趕忙去提箱子，一面慇懃地說：

「好，讓我來提！」

韋長棟就趁勢勸她：

「你偕是選幾樣藥給我們好了，何必親自走呢，來回二三十里，並不單是爬一座山。」

韋美珍仍不聽他勸，只是搖下頭說：

「沒有關係，我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走過多少路囉。」

隨即尾在他們後面，略挺一挺胸膛，大踏步地走。頭前的馬，已經走熟這條路了，只消後面有人呼嘯一聲，就會不斷地朝前走去。山路除了一片馬蹄聲外，很是靜寂。兩邊的林子裏，不時有野鳥鳴叫幾聲，或者悄悄地飛去。阿棟想起剛才韋長松說的話，便又追問：

「你說那些不是逃難的，又是什麼人？」

章長松彷彿也要使她的堂妹聽見似的，大聲地說：

「那硬是碰得巧，全是些日本鬼子！」

阿棟感到很有趣似的，禁不住笑起來：

「呵！要逃開鬼子兵，到反而碰上了……那你們又怎麼辦呢？」

章長松不滿意他那種說話的口氣，就說：

「你默倒我們又逃了麼？我們就停下來，打他的主意。你曉得，在黑夜裏，他們看不見，我們便想趁勢摸他的營。肚子餓的人，總是胆大的。又因為看見鬼子不多，他們又捨得有東西，我們不能白白放過他們。趁他們都在睡覺的時候，我們就先砍倒他們的哨兵，衝進去搶他們的槍，一邊借在火堆上，放起爆竹來，好像千軍萬馬在攻打一樣，真嚇得他們雞飛狗跳的。看見他們那樣慌張亂跑，我們便越發胆大起來。那一夜我們的刀我們的矛子真見效，殺死好些個鬼子，剩下的也東逃西散了。自從那一



回，我們都有外國槍了……你想，這不是想不到的勝仗麼？」

韋阿棟也禁不住很是興奮，便也誇起他們村上同日本鬼子打仗的事情來。

「真的，日本鬼子說起來很可怕，其實呢，同他打一回，你就曉得他們也是很害怕我們的。不然的話，哪個肯讓婆娘娃子留在村裏？前回鬼子打來的時候，我同阿岩他們就埋伏在黑虎關口的山洞裏，一邊一架機關槍，真打得他們沒法還手，他們打來的子彈，全打在岩石上。我們原只想拚了命的，哪知竟沒傷一個人。」

他們走的這一帶山，全是些岩石。上上下下的石縫中，長滿了矮小的棕樹，灌木，村上的人，因為那邊土山的木柴，都使不完，所以這裡的樹木，就讓牠自生自長，一年一年越長越多，在這些地方，就簡直看不見岩石，只是蒼蒼鬱鬱的一片蒼綠。

韋美珍走在後面，一面用心聽他們講話，一面又看看沿途壁立的山峯，也禁不住說道：

「我們這些山真生得好！只要抵死堵住他，什麼日本鬼都打不進來的，我們如

今頂要緊的，就是先要不怕！』

韋阿棟揮一下手說：

『那何消說得，你一怕，偕打什麼仗哩。』說完之後，他向前面走慢了的馬，呼叫一聲：『朽——』

韋長松走了一會，把提箱從右手換到左手，才又說：

『有時候，我們也不能同他們硬來，一味不怕，是不行的，有一次硬打，可就糟了，弟兄差不多丟了好些。你曉得，鬼子槍打得好準囉。我們上過那回當後，就總是趁晚上才打，後來又有幾個學生幫助我們，想出好些打遊擊的法子。』回頭又向韋美珍說：

『你今天去看的病人，就有一個是學生。』

韋美珍已經走得有些氣喘，聽見這麼說，便禁不住興奮地問：

『那他們常常宣傳你們嗎？』

章長松很高興地說：

『他們一不打仗的時候，就跟我們講國家大事，要沒有他們，有些人真會單獨走了哩！』

阿棟却冷冷地插嘴說：

『打起仗來，可不見得怎樣行吧？他們一向摸慣筆桿子的！』

章美珍向章阿棟不高興地看了一眼。

章長松立即說：

『哪裏打起仗來，也很勇敢哩！』

章美珍聽見這麼說就高興起來，一面走一面勇敢地挺起了胸膛。山裏清新爽人的空氣，明靜晴美的藍空，都使她感到愉快而有生氣。

走下山隘口，是一片開曠的平地，種着紅薯花生芋頭蕃薯的。村上的男子和婦女，正在挖掘，忙個不了。隨身帶的槍刀，都堆在泥地上頭；籬筐籃子則擺了一大排。他們時時刻刻都準備着，萬一打起來了，女的便趕快挑起走，男子則拿刀槍去抵擋作戰。當這四匹馬三個人穿過田地的時候，他們都伸起腰來望望，現着詫異的臉色：爲什麼這時候偕駝東西出去呢？等到看清是阿松和阿棟他們，便互相喜悅地低語：

『好了，講成了這下有人幫我們了。』

因爲要同那枝挖煤的隊伍夥在一塊打仗，村上已經鬧了好些時候，一直到這天阿松回來，現在又駝東西出去，才算真真做到了。他們早就覺得，要同鬼子打，又要同金蘭村的漢奸仔打，不找人幫助，是不成的。於是等他們走到近邊的時候，偕有人捧着

花生洋芋來，叫阿松帶回去做菜，一邊慫慫地說：

『辛苦你了，回頭開了，才請你家去吃酒……在外頭做事的人，總會吃幾杯的。』

有幾個女人聽見韋美珍要到野豬嶺去，便都阻止她。韋美珍一向覺得，她應跟一切女人有點不同，至少不該再走她們走過的路。在這時候，她這種念頭，更加來得強烈，因此，她們越勸，她就越發堅決要去。阿福嫂拿圍腰布，拭拭一雙泥手，然後來拖

韋美珍說：

『勸不住，我就親自來拉哪！寧願招你怪，免得茂和嬭嬭罵我們木頭！』

阿棟嫂爲人靈巧一點，看見韋美珍有些惱怒起來，便趕忙勸解地說：

『阿福嫂，你不要拖，你一手的泥巴，美珍妹又不是三兩歲的孩子……她平時講跟我們的話，哪一點不是聽一句應一句。如今你肯好好地說，難道她就不給我們一點顏色？』

這到使韋美珍不好怎樣起來，只得做出和顏悅色的樣子，向她們再解釋一番，

說是醫病的事情重大，一不當心，就會丟掉人命的，而且前面也沒什麼戰事，兼之偕有阿棟哥在一道，自是安全得很。阿棟趕忙抵塞她：

『我不能保險！我自己都是泥菩薩過江一樣。』

阿棟嫂就看丈夫一眼，責備地說：

『你也是，說話放軟和點嘛，就像人家借你穀子還了糠！』回頭又向韋美珍陪着笑臉說：『這也難怪他的！他急哪，他怕你遇着一高二低，他担待不起！』

韋美珍豎一豎眉毛說：

『我做的事我承當！我爸我媽不會怪你們的。我明天抗槍去打仗，他們也擋不住我。』

阿棟嫂越發笑盈盈地說：

『好妹子，你讀過書，你見識多，我們沒一個比得上你，你說去得的地方，哪一個敢說你去不得！只是今天早上起來眼皮跳，不說勸你，連阿棟我都想叫他不。』

阿棟嫂就担心地問：

『是哪隻眼皮？』

阿棟嫂沉着臉子說：

『左邊眼皮哪，我担心會出事情的。』

長福嫂叫了起來：

『呵呀，左眼跳崖，右眼跳財，你們真該當心哪。』

阿棟現得不安起來，向老婆埋怨地說：

『現在你偕講這些屁話做什麼？』

阿棟嫂本是說的假話，可料不到阿棟倒認了真，而且落得在人前捏着短處責備她，她平常不會讓漢子這樣說話的，所以禁不住紅了臉，只是瞅了阿棟一眼說：

『你看人家好忙哪，衣裳都沒穿周正，就跑了出來，誰曉得你今天要出去，你抱怨什麼呢？你不曉得找個人掉換麼？』

阿棟惱怒地說：

『到這時候才找人家掉換……就是刀山我也要上嘛！』

韋長松不耐煩地說：

『沒有什麼怕的！你們放心好了，這邊有人守口子，那邊又有我們的人放哨，包指頭都沒人動你們一下的。』

韋美珍就頓一下足煩惱地喊道：

『走呀走呀，莫講閒話了！』

韋長松立即大聲趕着馬，提着箱子，朝前走去。阿棟走在後頭，一路咕嚕着：

『真是討厭！又是耳朵叫哪，眼皮跳哪！』想毒毒地罵一句怪話，因見韋美珍走在一道，便竭力咽住了。韋美珍就說他道：

『算了，阿棟哥愛聽這些迷信話。你不聽牠，不是個錢事都沒有。』

阿棟囁嚅地說：



『這真是……難說，她在你耳朵邊上咕噓多了，不由得……你不信同女人家搞在一道，真是討厭！』

韋長松嘲笑說：

『這樣子看來，你偕是做和尚好！』

阿棟也笑着說：

『要是出家人也准吃油葷，我真想去做和尚，你們不曉得，一個婆娘家，總想事佔你上風，爬你頭上去，真沒意思。』

韋美珍就抵塞他說：

『你們男子真是難說哪，老婆笨一點的，你們把牠當牛一樣地打，恨不得一足踢開，能幹一點的，你們又不喜歡，說她佔了你上風。你們真是難說呀！』

阿棟不高興地回答：

『能幹能幹又好了！太歪得沒有名堂吧，你多吃袋烟，多喝杯酒，她都要管着。』

韋美珍笑起來了。

『這就管得對呀，我就討厭我們村子上的人，天天煙呀酒的，離不開口。』

阿棟更加不高興起來，就用鼻子笑了一聲抵塞她道：『請你先不要討厭吃酒吃煙的，聽說趙家那位妹夫，酒有斤半的癮，香煙一天要抽三四包呵！』

韋美珍沒搭白了，只恨恨地望着阿棟的背影，把嘴巴氣得翹了起來。

走完田野，又爬上山去，韋美珍很是疲倦了，便落在後頭。韋長松他們就不得不拉住馬，站下來等她。韋長松不免有些焦急，小聲埋怨地說：

『她不曉得人家餓着肚皮哪！』

韋阿棟就責備地說：

『這下你該曉得她們的麻煩了吧？老實說，她們並不比一個粗女人能幹，無非是讀了書，脾氣更比一個粗女人來得大。』

韋長松雖然埋怨，却並不存心攻擊，因此，他就反對韋阿棟說：

『這你又說過火了點，我請問，一個粗女人會醫病麼？會做醫生麼？』

韋阿棟順着路邊上的樹子，扣去烟蒂，瞞下趕後走來的韋美珍，小聲地問：

『不該死的人，總醫得好的，如果該死，怕你是神仙喃。』

韋美珍約略懂得他們有些埋怨她，走來便解釋地說：

『我不先曉得，你們要醫生，不然的話，我換雙跑鞋，就走得快了。』

韋阿棟不高興地看她一眼，彷彿在說：

『誰叫你去的，我們只是要藥哪。』

韋長松却安慰地說：

『不要緊，鞋子不好走，慢慢走好了。』

韋阿棟不高興地看韋長松一眼，心想：

『你不是偕在抱怨她麼？這傢伙，也在外頭跑獵了！』

他一直覺得，讀書，跑世界，並不是件好事情，無非把人弄得更獵，脾氣更大罷了。於是，他不再講話了，只緊緊閉着他的嘴巴。

走到黑虎關了。這是吉丁村最重要的一道關口。位在兩座山嶺上面，中間只一

條彎曲的小路可以通過。路一直彎到最高的地方，才稍微現出寬敞的平地來。平地當中有着的一座石造的涼亭，先前是修來供翻嶺的村人，休息透氣的，現在則添些石頭工事，作爲臨時的防禦陣地了。臨近平地的兩邊嶺頭，算是最高的峯頂，覆着密密的樅樹的，則屹然各立着一座堅固的碉堡，涼亭內外，約莫二十來個人坐在那裏，都在談談笑笑的，手裏拿着武器，且有好幾架機關槍，放在旁邊，不遠的地方，偕有三五匹馬在吃草，這是準備來報信用的，倘有什麼敵人來到，便叫人騎馬跑回去通知。他們看見韋美珍竟敢跑出來醫病，都禁不住詫異起來。內中有個叫章長明的，他一向是在鎮上織布廠做工，敵人打來，工廠燒了，他便跟着章茂和回來，參加保衛家鄉的工作，自和種田佬相處以來，在言語做事方面，總喜歡表示一些不同的地方。因此，見衆人都有阻止韋美珍的意思，他便獨自對章美珍翹起大指姆，稱讚道：

『你真了不得！不愧是讀過書的！換別一個姑娘，就不敢了。』

韋美珍看見這些人，以爲一定又有一番麻煩了，料不到竟會有人讚美她，便很

是高興，同時又擔心真會有危險發生就忍不住問：

『金蘭仔會不會打來？』

韋長明拍下胸口說：

『你放心去好了，有我們在這裏，他截不斷你的路的。』

韋阿棟本要叫韋美珍走到這裏就打轉的，見他這麼說，便皺起額頭皮埋怨道：

『阿明，你又來一個人家勸都勸不倒。出了事，你要担起哪。』

韋長明把頭一偏立刻責備韋阿棟說：

『你才看不起人喃！難道我們這些人就連漢奸仔都打不贏！我才不肯信嘞！』

韋阿棟恫嚇地說：

『要是他們一窩蜂趕來，一下子又來不及叫人，你敢說這口子守得住嗎？』

韋長明有些惱怒地說：

『你敢說我們守不住嗎？你賭個什麼嘛？』

韋阿棟見他要冒火了，便笑道：

『這我倒不賭，打仗的事，誰能料到？』

韋長松就笑着接嘴說：

『阿明哥，你真是一點子也沒改，你記得麼？你小時候，鼻子都打出血了，偕要同人家打。』

韋長明大笑着說：

『怎麼不記得？只是你才記性壞，我比你小五個月。你叫我叫哥子。』

韋長松笑着說：

『這沒相干，在我們那邊，總是有本事的，才稱大哥。』

韋長明向着大家自嘲似的說：

『那末，你們都叫我大哥好了！』

一個粗壯的小夥子，叫韋阿樹，一直附和着同他們在笑的，便打趣地插嘴：

『叫你大哥，我們叫你大沙鍋！』

韋長明便嘲笑地說：

『你不要笑我，你跟我做老弟，你都不夠格的，我問你，你簸箕大的天，你見過幾個？……你看他嘛，人長了二十多歲，縣城才一二百里，他都沒去過！』

韋阿樹紅着臉說：

『這有什麼稀罕！我今天都可以去。』

韋長明立即揮着手說：

『去，你現在就去！我們正要個把人去探探。』

韋長樹明知是在開玩笑的就更加做出認真的神氣說：

『你賭個什麼哩？你敢賭個東道，我就去。』

韋長明譏諷地笑着說：

『我倒不愛賭的，你去不去縣裏，我們怎麼曉得？你到那邊山裏睡他一天，你可



以回來說，到過縣裏！

韋阿棟便拖着他的手抵塞他說：

『你可以跟去做見證吧？』

韋長明笑着罵道：

『奶仔，你簡直叫我措你去偌好些囉！』

大家都笑起來了。韋阿棟便向韋長松催促道：

『不早了，我們動身吧！』

韋美珍趁他們在笑談的時候，便走出涼亭外面去看馬，因為她走累了，一到就想弄匹馬來騎，這時便把這意思講了出來，韋長明就滿口答允說：

『你要騎哪匹，你騎哪匹好了。你早就該騎一匹馬的。』

韋阿棟却連忙阻止說：

『我告訴你，這幾匹馬，就是不大馴善，不會騎，牠就要欺生的。』

韋美珍不高興地看韋阿棟一眼，以爲是在故意爲難她，便馬起臉說：

『我不怕的；牠欺生，我就給牠兩鞭子。』

韋阿棟就半警告半恫嚇地說：

『那才打不得喃，你一打，牠就會亂跑起來，你拉都拉不倒。』

另外一位叫韋阿福的人比較老成持重，素來不大講話的，也插嘴說：

『這幾匹馬，你偕是勸她不騎的好，那邊山路又很陡，不比回去的路寬敞些。』

韋阿棟掉過身去，咕咕嚕嚕地埋怨：

『你曉得她今天闖了什麼鬼，安心要叫我們捏紅炭圓！』

韋美珍沒有聽見這些，只是心裏想他們總看輕她是女人，便說了這許多廢話，

就斷然地說：

『長明哥，你幫我選一匹好了！』

韋長明向大家責備地說：

『你們不要錯看了她，人家在學堂裏操過的……好，我幫你選一匹頂會跑的。』

韋長明跟她選來一匹，她便打算用手去按馬背一下，手偕沒有挨攏，馬就豎起兩耳叫了起來，後足偕提了一提，彷彿要踢她似的。她心裏嚇得一跳，但她臉上却竭力忍着，不讓人家看見她在發慌。幸好韋長明用力把馬韁繩勒緊，大聲叱罵幾句，馬才讓韋美珍挨近身去。她接連試爬了幾下，都因馬的身子在擺動，不會爬上去。這就惹得衆人好笑起來。她氣得緊閉起嘴巴。韋長明叫她站在高點的地方，把馬牽過去，就她，她方才爬上去了。馬略微打了幾個圈子，才開始走了起來。

## 十四

出了黑虎關，山底下是些剛割了禾的稻田，顯得空空曠曠的，四望無人，也沒一隻牲畜。緊靠小山坡的一座小院子全已燒去，只剩着一些半倒的牆和一些焦黑的樹木。韋阿棟吸着烟，害怕似的望了一下，邊走邊說：

『這一帶地方，真不好打仗。前回拿給日本鬼子打敗，就在這裏……長清哥就是打死在那邊樹子底下的……』韋阿棟順手拿烟袋，指着溪溝邊一排葉子茂盛的桐樹。

韋長松激動起來：

『呵，他打死了？』

他沉着氣走了一會，才嘆息地說：

『哼，小時候，我們多麼要好哪……他偕有嫂子姪兒留着嗎？』

韋阿棟又拿烟袋，指着一座小樹林說：

『長發是打死在那裏的……怎麼沒有呢？今早我們打巷裏過的時候，一個女人穿雙白布鞋子，就是長清嫂，可憐的，什麼都沒給他留下。長發偕好一點，他沒有討親，死了倒也算了。』

韋長松感慨地說：

『我從前離開村子，那天早上，他偕單獨送我一程哩！想不到再回來的時候

……』

韋阿棟也忍不住嘆氣地說：

『他們死也的確死的太慘了！頭拿跟日本鬼子割去，掛在縣裏頭，三天三夜

……』

韋長松很難過地問：

『他如今葬在哪裏呢？』

『他跟長發都葬在杉子嶺的，那些放牛仔些，都喊做無頭墳。』

『唉，要不是我們挖煤的，也是在變牛變馬，我早就搭個口信叫他去了。』

走過平地，又慢慢爬上坵崗去。這一帶的坵崗，樹木稀少，荒草到處都是，人藏在草裏，很不容易發現。馬一走過的時候，有不少的蚱蜢跳了出來。走不一會，忽然兩旁草中，有人呼喝起來：

『抓着！抓着！』

同時聽見槍上的機柄，板得刺耳地發響，彷彿就要開槍似的。馬驚得打回轉，要想朝旁邊跑去。章長松立即放下提的箱子，靈敏地伏下，一面迅速地摸出手槍，準備一見敵人就行射去。

章美珍嚇得週身發顫，不知怎樣才好，只呆呆地騎在馬上，聽見章長松叫他趕快下馬，忙向路旁草中躲去，章阿棟開始也很驚慌，亂摸腰上的手槍，跟着聽出聲音。

來了，便大聲罵道：

『狗入的，你們在鬧什麼玩意兒呀！』

隨卽荒草中，鑽出幾個人來，大聲嘩笑着。彷彿他們做了一件極其得意極其快活的事情。

韋阿棟跑去拉着前頭駝米的馬，要牠們仍舊走上路，一面笑着罵：

『阿壽，你這壞東西，有你在，一道總要搞許多鬼的……』一面又瞟一下韋美珍，『你到把人家讀書的嚇着哪。』

韋美珍看出是韋長壽他們，便大抒一口氣，本想咒罵他們幾句的，但覺得這樣一來，反而顯得自己太胆小了，就竭力忍着，勉強做出笑臉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韋長松站立起來，一面把手槍插在腰上，一面責備地說：

『這個玩笑，才開不得喃，差一點我就開槍了！』

韋長壽，一個矮個子，細眼睛最愛打鬧的傢伙。不理睬韋長松的話，却望着韋美珍開玩笑地說：

『你要到前面去，你就該帶支手槍吧，這樣空起兩隻手怎麼成？』

韋美珍回過神來，拿手掠一掠頭髮，笑着說：

『我帶手槍去做什麼？我去看病，我又不是去打仗。』

韋長壽便做出恫嚇的神情說：

『你才想得好喃，敵人他不管你，打仗嗎借是看病，碰着就會打你一槍的。』隨即感到滑稽地笑起來，『你默倒借像我們剛才嚇嚇玩玩下子麼？』

韋阿棟拿自己的烟袋，接燃了烟，說反話似的說：

『真的，你該帶件把武器喃，他打死我，你也該還他一下手，才能算吧！像剛才一樣，要真是碰着金蘭仔，你不是淨跟人家打殺麼？』

韋阿棟的意思，想趁此把她嚇了轉去。韋長壽竟把手裏的步槍，裝着正經的樣



子，遞給韋美珍說：

『拿去吧，我把我的送把你……唯願你一槍打死個把人。』

韋美珍並不伸手去接，只是疑惑地向韋長松問：

『難到前面一定會碰到敵人麼？』

韋阿棟便半莊半諧地搶着說道：

『不管前頭險不險，你姑娘家，最好不去爲妙，我們男子漢，至多給他打幾個窟窿吧了，你姑娘家，他就不給你爽快死喃……』

但韋長松却覺得已經走到這裏了。很希望這位女醫生去看看他的弟兄，便慙地說：

『不要緊的，再一節路，就有我們的弟兄放哨了！』

韋阿棟踢一下足，埋怨他說：

『你真是！人家勸一大半天，才勸得有點回心轉意了，又給你一句話截得遠遠

的。出了事你可要担起這付担子喃。」

韋美珍在高興的神色中嗔責地說：

「我曉得你們有意嚇人的，我又不是小孩子。」

隨即要韋長松幫她騎上馬去。韋阿棟吸着烟，一面趕着馬走一面埋怨地說：

「你不曉得，好麻煩囉，保得將軍去，偌要保得將軍回來哪。」

韋長松一面趕上韋阿棟說：

「沒相干的，等等轉來，我叫幾支槍送你們好了。那樣擔憂做什麼，一切包在我身上。」

韋阿棟抵塞地說：

「包在你身上！出了事偌不是大家倒霉！」

韋美珍騎着馬走着，見茅草樹林，山峯，都漸漸退到後面，禁不住感到愉快起來。只是下坡的時候，防備身子傾跌下去，常常要拿手按着馬鞍子，爬上陡一點的地方，

又要伏在鞍上，一不小心，就簡直會顛下去。這一來，就比走路偕難了。但她竭力咬緊牙根受着：趁此練習吃苦，偕在其次，頂要緊的，在這兩位男子面前，她不能認輸。不久韋長松看出了這情形，便要她下馬來，不要硬支下去。她不答允，只是走，韋長松跑去把馬給她拉住，她這才遂下馬來。大大鬆了口氣，韋阿棟就笑着說：

「她就是太愛逞強！她小時候，爬村前那根小樹子，人家說她爬不上去，她就偏要爬……可惜得很，要是一個男子，一定是了不得的！」

韋美珍聽見這話，深深皺緊了眉頭。心裏不快地想：

「難道一個女人，就是天生成要埋沒的麼？」她打算說點話來反駁，但見山路離開去縣城的大道，便越走越陡險起來，有些地方簡直可以說窄得像沒有路了，全是長着蓬亂的茅草和密密的篁竹，她不能不凝神注意地走。這一帶地方，連她小時候，都沒來過，一切都顯得陌生可怕。韋長松提着箱子，牽着馬走，一面問韋阿棟：

「這幾年，這裏偕打倒過老虎沒有？」

韋阿棟注意地趕馬，信口地說：

『打倒過的，今年春天就打倒過一個！』

韋美珍走在後面，不禁嚇得一顫，她小時候就聽說過，這一帶山裏，野東西是出得頂多的。她越走越有些害怕起來，她怕有野東西，忽然從背後跳出一口咬住她的後頸窩。她想最好走在中間，但這樣一來，又顯得自己太胆怯，不免要惹起他們嘲笑。她覺得單是韋長松一人，她可以不管這些，隨便馬虎一點，只是有輕視女人的韋阿棟在一道，却使她放不下臉來，他不能不硬到底。可是不久，她就想出藉口來了，她很快地跑到韋長松那裏去，拉着她手提的箱子說：

『你讓我提提呀！你提了這麼大半天！』

韋美珍抓到箱子，就趕快走到韋長松前面去，雖然已經走疲乏了，提起藥箱怪累人的，但沒有野東西從後襲來的恐懼，到底放心了許多。韋長松因她把箱子爭着提去了，就喊前頭趕馬的韋阿棟替她拿箱子。韋美珍自然心裏願意有人幫她提，但

嘴裏偕是拒絕地說：

『我不累，我提好了。』

韋阿棟回身接提過去，一面不快地說：

『你選幾樣藥跟我們，那不是很方便麼？』

韋美珍責備地說：

『要是不看看，藥吃錯了，丟了人家的命，又會說亂選藥給你了……你這個人

總是有閒話說的。』

韋阿棟勉強笑着說：

『吃錯不吃錯，怪不倒你做醫生的，各人有那長的命，要是該死，什麼藥都醫治不了的。』

韋美珍不禁嘆一口氣，她覺得她所努力的工作，在鄉裏人眼裏看來，竟是這麼無足輕重，很是使她灰心。她這一向，爲了要分担一份社會服務工作，不惜每夜在茶

油燈下，熬夜看醫學初步的書，竭力把自己造成一個醫生。一面她感到這些種田老，實在頑固得很，除了做醫生而外，偕得盡量開導他們。不僅向他們宣傳抗戰，不要做日本鬼子的奴隸，且須在各方面，設法教育他們。這些感想，只在她腦子裏，一幌就過去了。她得時時注意足底下的路，路已彎在半山腰上，上頭仍是密密麻麻的篁竹，下邊則是陡險的山溝，看不見底，全是一望無際的芭茅野樹子。間或有野豬一類的野東西，在篁竹茅草內，跑得嘩啦啦地發響。這總使韋美珍忍不住驚叫起來：

『呵，這是什麼？』

韋長松坦然地說：

『沒相干！我們這一大路人馬，怕牠做什麼攏來，就給牠一槍。』

韋美珍竭力鎮靜地說：

『我不怕。就是老虎，我也不怕的！』

韋阿棟却恫嚇地說：

『老虎你不怕，說天話去了，』接着又點下頭：『老虎這種東西，最怪了，牠不是從前頭跑來，也不是從後面來趕，到是在旁邊一下跳了出來。該拿給老虎吃的人，不論你走中間，牠都會啣你去的。』

韋美珍雖是心裏想，阿棟這傢伙，是在故意恫嚇她，但眼睛仍然不由不看看路的兩旁，擔心叢莽裏面，真的會有吃人的東西跳了出來，她覺得這是她的弱點，想起真不免有些臉紅，幸好沒有人注意她。同時，她怪她母親，不該小時候常常拿老虎，豹子來嚇她不然的話，如今她的胆子就應該更大一些。

## 十五

轉過一個坡，一個衣衫髒污的人，提着槍立在叢草之中，眼光灼灼地望了過來。起初是帶着警惕的神色，接着便慢慢變為高興的了。章長松趕忙介紹地說：

『這下沒要緊了，這是我們的弟兄！』

章美珍緊張的心情，立即鬆爽下去，但仍然對那漢子注意地看。頭髮蓬亂，臉子髒污瘦削，樣子比章長松借要難看。這一向，醫藥給她印象太深了，看見這個人，首先就自然而然覺得他營養不足有類病人，其次才想到，他是一位為人民而在吃苦的勇士。

『駝的是米麼？』那人睜大眼睛，愉快地叫了起來。

章長松笑嘻嘻地打趣說：



『老弟，這下可以鬆鬆褲腰帶了，用不着再把肚皮勒得緊緊的！』  
等到走過一陣之後，韋長松解釋地笑着說：

『你們默倒這位姓毛的弟兄瘦弱嗎？胆可大得很哩。他打起仗來，頂不高興用步槍，他總喜歡衝上前去，不要命的丟手榴彈。這傢伙，什麼也不怕！說起來，頂可笑，他只怕一樣……嚇嚇，他就只怕餓肚皮！兩天弄不到吃的，他就要亂摸東西了。』

韋美珍笑了起來，禁不住回頭去看了一下，但那人已經蹲在叢草中，看不見了。  
韋阿棟心裏想，這真不能讓他們開到村裏去哩，一面又小聲嘲笑地說：

『餓鬼總是不怕死的！』

韋長松向韋美珍說：

『這下路好走了，你可以騎上來喃！』

韋美珍翻過頭來問：

『不是就要到了麼？』

韋長松罵一下牽着的馬；

「你比我偕餓喃，一路走一路吃個不息，」然後回答韋美珍說：「偕要走一陣哩！」

韋美珍便靠他的幫助，重新騎上馬去。她現在走在後面，一點也不怕了，她覺得剛才那個姓毛的都敢獨自留在這裏放哨，自己偕怕什麼呢？終於要達到目的地了，她感到十分的愉快。晴朗的陽光，在一些細葉的常綠樹上，顫動着無數的金星。嶺上飄下來的山風吹拂着微微發熱的面孔，使她感到清爽而有精神。再走一會兒，前面叢草中，又突然立起一個人來，把頭前駝米的馬，驚得打了個半轉。那人滿臉麻子，也是端着槍的。他就歡笑地說：

「好呀，好呀，這下我們不缺壓塞夫人了！」

韋美珍羞得滿面通紅，坐在馬上，很惱怒地瞅他一眼。韋長松立即責罵他：

「放你媽的狗屁！你再亂說，我就要拿槍來教訓你了！」

那人並不畏懼，只是抑止着笑聲，瞧着韋美珍問：

『那末，來我們這邊……做什麼呢？』

韋長松威嚴地說：

『做什麼？你配不上問的！』但又隨即說了出來：『人家醫生，我伯父韋茂和的女兒，來替我們醫病的！』

那人馬上拿手槍搔他的手腕，高興地叫：

『有疥瘡藥麼？快給我一點！媽娘的，癢得要命了！』

韋長松笑着罵道：

『什麼藥都有，就是沒有疥瘡藥！』跟着又打趣地說：『你真是性急的東西，人家偕沒有息一下，你就要藥……這樣性急，讓你癢一百年！』

走過那人之後，韋長松解釋地說：

『這傢伙，就是愛開玩笑，沒有一個人不同他鬧鬧玩玩的。他叫姜老二，我們都

不這樣叫他，只叫他姜二麻子……」

韋阿棟沒有聽完他的話，就問道：

「你們靠我們這邊，借放這麼多哨做什麼？」

韋長松便慎重地說：

「打仗這事情，不比別的。萬萬大意不得一點！有一回，我們靠着一座高山，以爲那麼高的地方，敵人不會打來，哪知敵人就從那裏來襲擊我們一次，差不多打散了我們！」

韋阿棟忽然記起的說：

「唔唔，那末我們挨江那面……」

韋美珍連忙問道：

「挨江那面沒派人防守麼？」

韋長松立即說：

『這倒大意不得！不說敵人要繞來，就是金蘭也會偷襲這條路的。』

韋阿棟就含糊地說：

『派有人的，早派有人的，哪個會放鬆那邊呢？』話雖這麼說，但心裏却不免有些着急，同時又爲了寬慰自己似的說：『不會打來的，首先嶺頭村的人，就不會讓他們走過！』可是心裏偕是想，『這得早點回去安排一下的好。』於是就大聲邀馬起來。

## 十六

山神廟是隱藏在幾根老樟木樹下的。前面給兩座山峯圍抱着，遠一點也看不見，直到要走攏了，轉兩個灣，才突然發現在面前。廟側有一股山泉，從長着樹藤的岩石縫裏，響着聲音，流了出來。好幾個裸着上身的漢子就在山澗裏，洗着衣裳。另外的人則蹲在廟子門口擦槍，或者坐在樟樹根上，尋找衣褲上的蝨子。他們看見韋長松這一起人到來，並還駝有米糧，便都高興地跑來接着。韋長松吩咐這幾個抬米，吩咐那幾個牽馬，並問去做探子的人有沒有回來，大家都非常認真地聽他的話。

韋美珍看見許多人都帶着懷疑的眼光在望她，彷彿在說你來這裏做什麼呀？便忍不住趕忙問韋長松病人在什麼地方，韋長松只說一聲息一息哪，就忙着向一個做探子回來的人，小聲注意地問詢，臉上現得很冷靜，有時只突然聳動一下眉毛，

睜大一下眼睛，韋美珍以爲她一到來，就會當着衆人把她來的使命，鄭重而熱烈地加以介紹，同時許多臉子上，便會有的現出驚奇，有的現出敬佩，有的現出感激。哪知現在才是這麼地冷淡！

韋阿棟看看周圍的人那樣聽韋長松的話，便禁不住對這襤褸而歸的遠房族弟，感到分外的敬重。因爲他剛才在村裏頭一眼看見韋長松的時候，還背着他搖過頭哩。隨即大聲地問：

『阿岩他們喃！』

他見韋長松一直在緊張地同人問詢，毫沒有理睬他，他才拉着旁人問：

『剛才我們村子上沒來人麼？』

一個頸上纏着髒毛巾的漢子，立即回答：

『來過的，有兩個，你們路上沒碰見麼？回去一大陣了。』

『真奇怪？我們怎麼沒碰見呢？』

韋阿棟掉頭向韋美珍驚異地問。

韋美珍扁一扁嘴，冷冷地回答：

『我們總是來得不湊巧的！』

韋阿棟以爲韋美珍担心回去人太少了，便埋怨地說：

『這兩個鬼東西，等都不等一下，明曉得我們要送米來。』

韋美珍看了韋長松那邊一眼，青着臉子，生氣地說：

『人家眼裏哪有我們……等你做什麼？』

韋阿棟竭力安慰地說：

『沒相干！叫阿松找幾個人送好了……等下就走吧！』

韋美珍立即氣紅了臉，彷彿罵韋阿棟似的說：

『就走……難道我發了瘋，跑來這裏坐坐就走了麼？』

韋阿棟心下忽然明白了，就立即向韋長松那邊喊：



『喂，你們到底看不看病哪？人家來了這麼半天！』

韋長松沒有回答，只對那做探子回來的人，嚴厲地問：

『到底多少人哩？』

韋阿棟看了韋美珍一眼，心裏高興地想：

『你不聽我勸嘛……真是自討沒趣！』

同時又竭力做好人，連忙向那個纏髒毛巾的漢子問：

『你們這裏有人生病麼？我們叫醫生來了！』

纏髒毛巾的漢子驚喜地問：

『哪個是醫生？我們這裏好多人生疥瘡……』

一面對韋美珍跟她放在身旁的手提皮箱，帶着猜謎似的神情瞧了一下。同時

眼光裏又現出不相信的神色，好像在說，你也會做醫生麼？

韋美珍從一直遇着那個步哨開始，就覺得她心目中的隊伍，乃是一些非常英

武非常莊嚴的脚色，不應該這麼輕佻，委瑣可笑。所以當好幾隻手都伸來向他討疥瘡藥時，她便十分冷漠地回答他們：

『我沒帶疥瘡藥！』

韋阿棟摸一摸腦袋想，忽然向那頭上纏髒毛巾的漢子問：

『呵，我想起了，不是聽說你們這裏，有一兩個學生子病倒了麼！』

纏髒毛巾的漢子，連忙回答道：

『有的，有的，他們怕是打擺子。起初發冷後來又發熱！』

韋阿棟立刻大聲說道：

『打擺子麼，那不要緊！只要打得不重，我說個方子給你聽，藥都不要吃，包你好！你去跟他劈幾根桃枝柳枝，不要讓他看見，看見就不靈了，趁他發作的時候，一下從背後跳出來，就拿桃枝柳枝刷他兩下，那東西就駭得沒命的跑了。』

幾個要疥瘡藥的人，不免驚異地說：

『喲，偕有這樣簡便的法子麼？』

韋美珍頓一下足，站起來向韋阿棟惱怒地說：

『不要再講那些鬼話了！真是！』

隨即向韋長松那裏走去，盡力抑制着忿怒的聲音說：

『長松哥，你們到底要不要我看病，不要我就走哪。』

那個裝束像生意人一樣的探子，立即嚇得一跳，張着嘴巴望了望她，同時看見韋長松因此一來臉色放軟和些了，便鬆口氣似的拭一拭臉子。

韋長松勉強笑着說：

『你不再息一息麼……阿熊，你帶女韋先生去看看彭先生。』

說到這裏，他察出韋美珍的臉色來了，馬上改過口：

『不，不，偕是讓我來帶好了！今天最好多給我們一點藥，免得下次跑冤枉路！』

韋美珍心情好了一點，但偕是不高興地說：

『多留點！通共就這點子藥，人家旁人就不管了麼？』

韋長松向着韋阿棟笑了一笑。

眼光中表示出一種意思：

『小姐們真難對付呵！』

韋美珍跟着韋長松走進後面的神殿，看見地上擺着好些地鋪，都是髒污而且破爛，並且發出一股不好聞的氣味。她已經不自覺地摸出手巾來了，但立刻感到這會使人印象不好，便又趕忙塞進衣袋。同時又因自己一向是在村裏，替本家的孩子隨便看看病的，這回慎而重之的出診，還算是第一次，禁不住心子有些跳了起來，要是真的進過醫科學校，倒還不要緊，感到爲難的，就是自己只看過本把初步的醫學書籍而已。

好在圈在地鋪上的病人，一個瘦削的發着高熱的學生，對於醫生的到來，並不怎樣關心，只是向韋長松睜着赤紅的眼睛，很吃力地問：

『請你的的確確……告訴我，日本兵……來到甚麼地方了？』

章長松竭力現出平靜的樣子，微笑地說：

『沒有那回事，日本兵根本就沒有來！』

病人生氣地說：

『不要瞞我……！一切我都曉得的，剛才聽說借叫他們村上的來人，帶幾十條槍來，他們已答允了，只說再回去商量一下。』

章長松却笑着說：

『你發熱，靜靜地養下子不要想別的，吃劑藥就好了！他們肯來我們很歡迎。我去叫煮飯的，送點米湯給你。』隨即走了出來。

病人惱怒地說：

『我沒有了不起的病！我只是隨便躺一躺！』

章美珍叫他伸出舌頭來瞧，他也不大服從，只隨便張一下嘴就算了。章美珍起

初覺得他們並不監視似的看她診病，也不從她那裏問出診斷的結果，倒還感到自由，可是從病人的臉色和表情，她看出他是那麼地冷淡一個醫生，便深深感到此行實爲多事，自己的服務熱忱，也不免大爲心灰意冷了。打開箱子給病人兩包退熱散和二三十粒奎寧丸，便宛如受了委屈似的走了出來。

韋阿棟走去接着韋美珍的手提箱，慌慌張張地說：

『趕快動身吧！日本鬼子就要打來了。』

韋美珍不免吃了一驚，但偕是力持鎮靜地說：

『這怎麼說起的？早上不是說日本兵已開到別處去了嗎？』

韋阿棟却提着箱子朝外面走，頭也不回地說：

『早上是早上。人家剛才探回來的。』

廟門外，人些都集合在那裏了，有的在穿草鞋，有的在拴子彈帶袋，韋長松却在  
大聲地吩咐：

『叫煮飯的，火燒大點哪！』

一面又同幾個漢子和一個學生模樣的人，靠在榕樹那邊，在指手劃足地講着什麼，隨即一眼看見了韋美珍他們在動身了，就說：

『就回去了麼……阿棟哥，一切交代你哪，現在抽不出人來送了！』

接着又跟那幾個漢子熱烈地講了下去。

韋美珍動身之後，很想忿忿地說一句我不該來的，但覺得阿棟會乘機說她幾句話，便又忍住不開腔了，只陰沉着臉子不愉快地走着。

此  
页  
空  
白



第  
二  
部

此页无页码

此页空白

# 十七

在吉丁村的後龍山上，滿佈常綠的樹木。韋美玉坐在一根樹子腳下，膝上睡着小克，連頭連腳蓋着黃色的絨毯，她却微微仰着頭，瞅着她的丈夫，眼睛裏滿含着淚水。徐華峯靠在另一根樹幹上，憂鬱地低着頭，從針葉縫裏漏下的陽光，便點點滴滴地洒在他們的衣上。

韋美玉終於眼淚流出來了，現出非常絕望的臉色說：

『你真忍心不管嗎？……我只好單獨帶起孩子走了！』

徐華峯抬起頭來，滿臉現得痛苦，呻吟地說：

『怎麼那樣說呢？我就是爲了丟不下你們，我才來在這裏的哪。』

韋美玉忿激地說：

『這裏不安全呀，我說了二十遍了！……你忍心把我們丟在這個危險地方嗎？美珍她的女朋友些，都要走，爲什麼我們不趁機會走呢？……你不走，我就單獨走算了。』

徐華峯見她那樣堅決，便非難似地問：

『你們到後方去，人生地不熟的，又怎樣過日子呢？』

韋美玉竭力忍着悲痛說：

『實在沒辦法，我不可以把我們娘兒母子的苦處寫在路上，同小克擺在街頭求乞麼？』

她原是故意說這些話來反激徐華峯的，不料說出之後，到反而引得自家傷心了，眼淚止住了的，又禁不住流了出來。

徐華峯長長嘆一口氣，又憂鬱地低下頭去，不再說一句話了。

等了一會之後，韋美玉復又恨恨地說：

『我真不知道，你爲什麼要老蹲在這裏？』

離他們不遠的下邊，有女人在作出喚雞的聲音，似乎在慢慢地走上來了。

徐華峯便走到韋美玉的面前，一面接抱孩子，一面小聲地說：

『我們移一個地方吧。』

韋美玉讓他把孩子抱去，就趕忙拭一下眼淚，一面站了起來，隨在他的後面走。他們倆寄住在岳父家，一有什麼糾紛發生，或者有什麼費討論的問題到來，總不願意給人知道，多半是抱着孩子，到山上林中，作爲出遊似的，暗中解決他們的困難。這一天，韋美玉和韋美珍嘔氣回來，避開衆人，便約着丈夫走上山林，把遠走後方的問題，重新提了出來。他們現在沿着林中常常走着的小路，走到另一個斜斜的坡地，上面覆蓋着無數的茶子樹，枝桠都是矮矮的，頂高也不過蓋過人頭，人在樹下坐着的時候，即使有葉子遮住陽光，也能使人感到暖和。地上也不像深樹林裏，生着蒙茸的苔蘚，長年潤溼。倒是因爲陽光容易晒到的原故，處處都顯得乾燥。並且每年都有人來

採摘茶子，拿去磨油，地皮也就踏得不易叢生雜草。他們倆最喜歡到這里來，發洩鬱積胸中的感情。他們走到一處常坐的地方，徐華峯便抱着孩子先坐了下去，韋美玉扶着茶子樹站了一會，稍微做出一點平心靜氣的神色說：

『其實生活倒一時用不着你擔心，媽借給我一點金器……帶我們一道走吧？我肯信，住牠一年半載，借找不到事情做麼？』

徐華峯搖一下頭說：

『唉，我是逃難逃夠了！你看，我們開頭由大城市逃到縣裏，又由縣裏逃到鄉下，後來又由鄉下逃到這個山裏。我現在深深地明白，你不出力抵抗，無論你逃到哪裏，敵人都會跟來的。你看我們現在雖是危險，戰火一觸即發，但我們戰鬥的人，却一天天地多着哩，今天早上，不就憑空添上百十來個挖煤的麼？』

韋美玉彷彿看見一個執迷不悟的人似的，嘆了一口氣後才說：

『我早對你說過一、二十遍了！要是你進過軍事學校，你要走，我都勸你留着，你』

好指揮他們……現在你在這裏文不文武不武的，對他們有什麼用呀！

徐華峯稍微現得惱怒地說：

『你不能這樣輕視我！你不看見嗎？許多事偕少得下我？自然，我因身體關係，一時偕不能同他們並肩作戰，可是我這頭腦，我這舌頭，也並非完全無用呀！』

韋美玉下了決心要刺傷他一樣，便冷笑地說：

『你說你有用，可是他們並不看上眼哪，好比今早上的事情，他們來請教過你麼？』

『你是說你父親關於搶牛的事麼？』

徐華峯略爲臉紅地問。韋美玉一直看着他的眼睛。簡切地回答：

『是的。』

徐華峯低下頭去，一時感到不快似的，不再開腔了。

蓋着孩子的絨毯子落開一點了，韋美玉給他拉上蓋嚴一點，然後拉着徐華峯

的手，撫慰地說：

『這裏池小不養魚，偕是到後方大城市去吧！你去報館做編輯也好，去學校教書也好，憑你頭腦和舌頭的本事，見起效來，絕不會比你這裏小的。』

徐華峯讓她撫摸手，沉默一會才說：

『你曉得你父親身邊的危機太多了，第一是你的堂叔父，其次就是我的父親，咳，難說得很！總之，這都是一批愛國不足妥協有餘的份子，我們不幫他的忙，他會失敗的！』

韋美玉輕輕打一下徐華峯的手，彷彿責備一個不懂事的孩子那麼地說：

『其實呢，我父親用不着你幫忙的，他也看不上你幫的那點忙，他要幫忙的，是那些能拿槍的人，能出錢的人……你現在既不能拿槍，又不能出錢，他要你那付愛國心腸做得什麼用呀！』

徐華峯忿怒地抽脫他的手，反駁地說：



『你不能把你的父親看得這樣簡單呀！』

韋美玉向四周圍看了一會，像怕人聽見似的，小聲地說：

『我父親比我說的借要簡單哪！他只踏踏實實做有利的事情，他不喜歡哪個拿大帽子給他戴的。你默倒，他如今打仗，是爲了想得愛國那些好名聲麼？全不是的，一點也不是的！他只爲了他的財產和地位，他從幾十畝田掙到幾十萬家私，他從摸鋤頭的種田佬爬到鎮裏大商家，人家一下把他幹光了，想想吧，他會甘心麼……他老人家一輩子就是爲了錢在拚命呀！我記得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想考大學，不曉得寫多少信，流多少眼淚！他哪裏肯理你！蘆溝橋戰事發生的時候，美珍她們的同學，跟他募捐，你看他肯爽快快捐十元錢麼……我現在一提起從前的事情，我就恨他，要是肯給我讀了大學，我何至於像現在一樣，陷在這裏，一步也不能動！事事都要仰人鼻息！連我的妹子都要欺負我！』

說到這裏眼睛又禁不住潤溼起來，微微發紅的臉上，湧現出悲哀和悲憤。

徐華峯低頭沉默一會兒，然後慢慢說：

「現在，是國家危亡的時候，我們不能這麼責備求全，不管一個人的動機怎樣，爲了財產也好，爲了戀愛也好，爲了出風頭也好，爲了自殺也好，只要他肯同敵人拚命，我們就歡迎他，擁護他！」

章美玉立即插口說：

「那何消說！我現在並沒有反對我的父親。」

徐華峯於是接着說道：

「而且我們不僅擁護他，借要盡力幫助他！」

章美玉立即搶着說：

「他要我們幫助，那不消說了，要是他不要我們幫助，又看不起我們的幫助呢？」

徐華峯見章美玉躬着身子，竟把臉伸到面前，做出那麼逼人的樣子，就禁不住

臉紅起來，便力爲辯論道：

『這是講話上的語病，其實說不上哪個幫忙哪個的！因爲抵抗敵人原是每個中華國民應盡的責任！』

這時小克弄醒了，張開眼睛來就喊他的媽媽。章美玉趕忙就接過手來，一面坐在地上，一面親暱地拍他：

『媽媽抱着你哪！』

徐華峯扶着茶子樹站了起來，動一動他坐麻了的腿子，一面一個字一個字着力地說：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在不能說是一件幫忙哪個的事情！』

章美玉在小克睡紅了的臉龐上，摸一摸墨黑蚊咬的地方，然後對丈夫冷冷地說：

『道理是不錯呀！可是事實却不如你想的，你看他們在這裏，哪一樣不是打日

本的主人，你却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客人哪！

徐華峯不禁又臉紅起來，他心裏到這時真感到這樣：

『咳，可惜自己不是一個武人！』

坡下邊的村路上，響來一片馬蹄的聲音，可以聽出騎者的急促和匆忙。徐華峯知道這是從涼亭那面繞來的，便情不自禁地拉開茶子樹的枝葉，朝下面看去：兩個短衣的漢子，各騎一匹馬，向村子那面急忽忽地跑。前面的一個，光着頭，仰起黃黑的臉子，揚起粗大的臂膀，大聲地罵着馬後面的一個，顯然身體比較矮小些，用藍布帕子包着的頭俯向着前面，手則緊緊地拖着韁繩。徐華峯立刻興奮地說：

『阿岩阿龍他們回來了！』

韋美玉看他那神情，就像要立刻下山去打聽消息了，便阻止似地說：

『我借沒有告訴你這樣的話哩，我怕你嘔氣！我剛才一落屋的時候，媽就拉我到火落裏，叫我勸你少管點閒事，他們打仗的事情，尤其要你少說話。你曉得，這說不

定是父親不好，直搭直對你講，叫媽轉話的！』

徐華峯立刻鬆了手裏拉的茶子樹枝，現出驚異疑惑的臉色問：

『這是真的嗎？』

『這不是真的！我哄你做什麼？』韋美玉生氣地說：『當時我聽見這話，我借替你好氣！一向來你也算費不少勁了！全是戴起確窩跳加官，吃力不討好！』

徐華峯臉色變得皸白了，悵悵地咬着嘴唇，沒有講一句話。

小克已經完全醒了，高興地去爬茶子樹，拉着一根枝子，爬不上去，便大聲地喊：

『爸爸，抱！』

徐華峯沒有答理小克，等了一陣，才忽然向韋美玉問：

『你的確知道她阿姨的女朋友走這邊過麼？』

韋美玉看下徐華峯的臉子，忍着高興答道：

『怎麼不的確，她阿姨明天搭早就要過江去會她們。』

小克突然哭了起來，因他拉不緊樹枝，跌落在地上了。

韋美玉趕忙去抱，一壁憐惜地撫慰他：

『跌痛哪裏了，寶寶沒哭沒哭！』

小克摸着他的膝頭，哭着說：

『痛這裏！』

韋美玉拉開他的褲子看，失聲地說：

『呵呀，皮都跌破了！不要哭，寶寶，一下就全好的……唉，可憐的，哪裏一刻離得開大人嘛……寶寶，不要哭，一下就會好的……唉，要是給日本鬼子衝散了，丟他一個人在山裏……唉，那是想起就是使人心碎的……這哪能怪我，一心只想跑到安全的地方去呢？』

十八

喊：

徐華峯抱着小克走在半路的時候，阿勁正急急忽忽地迎頭跑來，他立即高興地

『徐姐夫，哪裏不找你來他們……』

說得氣喘吁吁的，話差不多接不起了。

徐華峯驚奇地問：

『什麼事情……阿岩他們帶回什麼消息了？』

阿勁拭一拭額上的汗珠，定一定神，才回答出來：

『茂和叔跟阿岩吵得不開交』

一面又看看韋美玉說：

『連阿嬌都勸不倒。』

徐華峯立即把孩子交給章美玉，一面驚異地問：

『有這樣的事嗎？』

回頭來一邊走，一邊忙問阿勁道：

『是不是爲了拉牛的事情？』

阿勁立即答道：『正是爲拉牛的事情！他們開始談打仗，後來一說到牛就吵了起來。』

走了十多步之後，又用力地說：

『姐夫，請你務必勸勸茂和叔牛萬萬不能退的！』

徐華峯對於這種內部起的糾紛，感到憂慮，但同時也略覺幾分高興，因爲他在他們之間，能夠排難解紛，也會顯出他並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來。同時對於拉牛的事情，他是有他的見解的，只因別人沒有下細同他談，他也沒機會發表他的議論，



而現在呢，機會來了，他怎不感到高興？所以聽見阿勁這麼向他說：他便近乎打趣似的說：

『要是勸不住，牛一定要退呢？』

阿勁走了幾步才氣狠狠地說：

『那這樣子來，哪個肯肯打仗？』

徐華峯微笑着說：

『那末日本鬼子打來了，你也不肯打麼？』

阿勁埋怨地說：

『他老人家不聽我們的話，我們借聽他的話嗎？』

徐華峯怔了一下，走了一會，才又慎重地反駁他：

『難道打日本鬼子，是你茂和叔一個人的事麼？』

阿勁却殭頭殭腦地回答：

『我怕他日本鬼子來搶我的卵囉！』

徐華峯便放緩足步，用着恫嚇的語氣說：

『你沒東西跟他搶嗎？他可要抓你這樣的人，拿去當牛馬使呀？不給你工錢，不給你飯吃飽。』

阿勁很自負地說：

『他抓得着我！』

走了一陣，阿勁又賭氣似的說：

『我看金蘭仔他們，也不見得就活不出來喃！』

徐華峯竭力使自己不冒火，停下足來，說：

『你再不要提金蘭仔了！他們借沒到做牛馬的田地，可已把他們弄得夠苦了。你想想，他們爲什麼暗裏要同我們要好，就是日本鬼子逼他們抗槍，硬起頭皮去送死呀……我問你，你自己願不願意去送死，讓鬼子逼着你去抗槍？』

阿勁堵着嘴巴，一句也不答地，只看在一邊。徐華峯望一望掉在遠遠的韋美玉他們，便又朝前走了。阿勁走了一陣，又突然賭氣似的自言自語地說：

『牛是萬萬不能退回去的！』

徐華峯心裏抑鬱地想：

『這個小夥子怎麼這樣固執呀！』

走進韋茂和住宅的門口時，阿岩和阿龍正紫漲着臉子走了出來，兩人穿在外面的破藍布短衣，當胸的一排鈕子，都是解開了的，阿岩還在氣勢汹汹地說，同時還把手裏的短烟桿一揮。

『我們邀在別處去好了！』

阿龍一看見徐華峯走來，就高興地叫：

『姐夫，請你來評一評！』

徐華峯看下阿龍又看下阿岩，趕上前一步，非常關切地問：

『你們怎麼鬧起的？』

阿岩冒火地說：

『我們吵完蛋了！』

阿龍連忙阻止阿岩安慰地說：

『不要再說氣話了，我們同徐姐夫商量商量吧！』

回頭來又對徐華峯，現出很信賴的臉色，帶着親切的口氣說：

『姐夫，這事情就只靠你去講講，你讀書人會說話，他老人家又相信你講的！』

徐華峯竭力忍着自己的高興說：

『不見得！不見得！』

同時又拿眼光掃一下阿岩，然後十分熱忱地說：

『不過我一定要同他老人家講的！』

阿龍隨即挨近徐華峯一點，現出緊張的臉色，幾乎湊近他的耳門，小聲地說：

『這事情，你無論如何，都要勸勸他老人家，牛萬萬退還不得，你一退，他們那邊守口子的人，都會灰下心來，……鬼子一打來，眼看這裏就會完了。』

徐華峯剛才路上同阿勁講話的時候，心裏借覺得阿勁說的話幼稚得可笑，把他看成不懂事的小夥子，到了這個時候，才感到這是一件嚴重的問題，不好好解決，真會鬧出亂子的。使用安慰他們的眼光，看看阿龍和阿岩，一面又現出極有把握的神情，對他們懇切地說：

『不用着急！我一定替你們力爭！』

阿龍立即歡喜地說：

『好極！好極！姐夫，我們一切都拜託你！』

徐華峯點一點頭，便很快地走了進去。一方面他感到了愉快，因為阿龍他們肯這樣信託他；一方面又感到了畏懼，因為這個担子太重了，怕挑不起來。

十九

徐華峯走進堂屋去，看見韋太婆、韋長林、韋美珠和他的妹子徐華英都屏聲靜氣坐在那里，彷彿有什麼不幸的事到來了，大家臉上都帶着担心和恐懼的神色。徐華峯也像受了感染似的，禁不住呼吸有些緊促起來，剛才感到的一點愉快，也已全然沒有了。只小心向韋太婆問：

『岳父喃？』

韋太婆趕忙站了起來，緊繃着臉子向小客廳那面努一努嘴，並走近徐華峯面前一點，現出害怕的神情小聲急促地說：

『你不要去，他正在氣頭上！剛才不是阿龍拉着，他差一點要同阿岩打架了。』  
徐華峯竭力做出鎮靜的臉色，滿不在乎地說：

『不要緊的！』

但向小客廳走去的時候，却禁不住有些心跳起來。

徐華峯踏進小客廳去，韋茂和正把雙手圈在背後，一上一下地走着，看見徐華峯也不打招呼，只把兇惡的眼光，迅速地掃視一下，然後又誰也不理地，仍舊走他的。那神情，就好像剛剛關進籠子的猛虎一樣，萬一惹毛了他，便會碰爛籠子跳出來吃人似的。

徐華峯也暫不招呼他，只靜靜地在桌子旁邊坐了下去。他覺得等他老人家氣稍稍平靜之後，再爲開腔不遲。桌子上擺了一封信，信封上寫着：

敬煩水源村

趙寶山村長火速轉交

吉丁村

韋茂和村長 台啓

徐華峯照往天的例子，是可以立刻抓過信來看的，但現在却有些猶豫不敢了，只眼光灼灼地朝那信看。他想：

『那裏面一定有蹊蹺！』

韋茂和走了兩個來回，突然將信抓着，丟在徐華峯的面前，叱責似的命令：

『你看看！』

徐華峯靜靜地抽出信紙來看：

『茂和村長大鑒：

昨夜邀盟，口是心非，趁吾人不防之際，竟將牛隻全數竊去，似此騙局，可鄙亦復可恨。現看

趙寶山老台翁面上，一切不究，今日太陽落山以前，着將牛隻三十八條，全數退還。否則，興兵問罪，玉石俱焚，悔之晚矣，特此預爲通告，莫謂言之不先也。



徐華峯看完之後，冷冷笑道：

『好大的口氣！』

韋茂和切齒罵道：

『他們放的屁我倒全不在意，你看趙親翁的信吧！』

徐華峯又把下面的一封信，抽出來看：

『茂和老親翁尊鑒：

昨星夜回府，安否？日敵進擾何處，甚念！茲接金蘭村盧國成來信，震驚之下，深爲痛心，不料弟力綿薄，竟至於此，本欲玉成，反招怨尤，世間庸人自擾，孰有甚於弟者。然竊思之

親翁明達，素重信義，當不至出此下策，諒係族人之不聽指揮者，魯莽滅裂，有以致之。爲今之計，希

親翁嚴斥彼輩，迅將擄去牛隻，如數交還，以明信用，且昭誓言。雙方幸甚，弟亦幸甚，否則兩村永結冤仇，弟雖欲再從而解之，亦必無能爲力矣！端此敬肅  
時綏！

愚姻弟趙寶山頓首

徐華峯看完之後，故意現出生氣的樣子說：

『好像他們全忘記燒人家房子的事了！』

韋茂和想起，昨夜如果沒有敵人攻打的消息，他絕不會答允簽那個條件的。因他對於金蘭仔焚燒房屋，也實在感到不能饒恕。但現在話既已說出口了，字也簽了，哪能不顧到信用？所以他目前頂頂痛恨的事情，就是自己內夥裏竟有人敢於不服從他的命令。要不是阿龍擋着，他硬要順手拿桌上的茶杯茶壺打在阿岩的臉上了。因此，這時候，他對徐華峯還氣忿忿地說：

『別的不提，我且問你，有人這樣掣我的肘，拉我的後足，借叫我打什麼仗，保什

麼家鄉！

徐華峯審視着韋茂和的臉色，試探似的說：

『我想他們安心要掣你老人家的肘，這不會有的，無非他們看見房子燒了，氣忿不過！難免不衝碰你老人家幾句？』

『衝碰幾句！硬想抓把糞蓋在我的頭上呀！……韋茂和這麼忿忿說了之後，更走近徐華峯一點，現出質問的樣子：『就說燒了房子，他阿岩也沒房子呀，你看這不是明明同我爲難？』

『要是阿岩一個人，這事又好辦了！』徐華峯站起來，大聲說了這麼一句之後，又復壓低聲音接說下去：『他們個個人都不肯退哪！』

韋茂和略略怔了一下，接着揮一下手，輕蔑地罵道：

『都是些耗子，眼睛只看寸多遠！』

隨即仍然在屋子裏走上走下，但瘦削的臉子，却紫漲了，現出猙獰的神色。

徐華峯看着韋茂和，現出極有把握的神情，很着力地說：

『牛，我想得出法子叫他們退的！只是這未免太便宜盧國成他們了。』

韋茂和聽他說了第一句，就掄起眼睛看他一眼，聽完之後，便帶着威脅的口氣，斷然地說：

『這話昨天講偕可以，今天斷不能提了，男兒漢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就是一包屎，說過要吃，也得皺着眉頭去吃的！』

徐華峯神情激動地說：

『我們吃了虧，都不講！就怕退了牛，他們偕會幫着日本鬼子來打哩！』

韋茂和臉色堅決地說：

『那不會的……我們都吃過血酒！』

徐華峯微微冷笑地說：

『岳父你不要以為人家也像你一樣呀？天地間講信義的有幾個？』

跟着抓起信紙，大聲地說：

『看他寫信的口氣，什麼無情無義的事情，都做得出來的！』

徐華峯看見章茂和臉色有些變了，就又乘勢說：

『就退一步說，盧國成是講信義的，跟你老人家一模一樣，但也難免他底下的人……』

說到這裏，本要接着說，難免有阿岩這樣的人，但立即覺得這會增加他們的衝突，便改口說成：『有不聽話的！』隨又加重語氣說：『這是很可能的！』

徐華峯雖然沒有舉出阿岩來做例子，但章茂和聽了之後，却馬上聯想起剛才阿岩同他爭論的事情，他一時沒有說話，只緊閉着嘴，忿忿地一上一下地走着。

徐華峯知道他說的話生了效了，便竭力壓抑着自己的高興，做出虛心求教的樣子，溫溫和和地說：

『岳父，你看這樣子跟他回封信好不好？』

韋茂和沒說什麼，只停下足來望着他。徐華峯接着說：

「回信就這樣講，說牛喃不成問題，邀好多，退好多，一隻也不會少的。祇是昨天下午自己不在場，他們已經邀到山裏頭去了，今天無論如何趕不回來。這對趙寶山親翁都可以這樣回，惟獨對盧國成，偕要加一點，就是說大家的要求，燒房子的事情，可以不計較，但要是日本鬼子打來了，非請他們幫同作戰不可。如果他們不答允打日本鬼子呢，那就顯然偕想做漢奸……做漢奸，我們偕退他什麼牛呢？」

站在門外聽了好陣的阿龍一下闖了進來，滿臉高興地說：

「姐夫這話，說得滿在行了！我們就請他這樣寫吧？就是阿岩他們那裏，有什麼話，包在我身上！」

順手就着力地拍一下胸口。

韋茂和眼光鋒利地看一下阿龍，然後向徐華峯揮一下手，簡切地命令道：

「好，那就這樣寫吧！」

他隨即走出小客廳去，阿龍歡喜地說：

『筆墨喃，我去找筆墨來！』

阿岩走去看他剛才拴在學校門前的馬，他打算弄點蠶豆去餵牠，這一天，馬已跑了好些路了。但學校門前並沒有馬的影子，連阿龍騎的，也不在了。只槐樹底下撒了一些馬糞。阿岩極其詫異，剛才自己不是牢牢實實拴在槐樹上麼？

學校是村中孩子讀書的地方，敵人第一次打來的時候，就已停辦，現在正住着那邊小院子上逃來的韋姓窮苦族人，學生平日讀書的桌子板凳，以及門口掛的學校招牌都已充作難民夜裏的床鋪了。這天壯年的男子，全去把守口子或是同年青的婦女，去地裏收穫，剩下的只是些老人、孩子、和一些生病的女人。阿岩急匆匆走了進去，看見長清嫂坐在進門處，正低頭流着眼淚，韋茂榮伯伯正坐在簷下曬太陽，尋捉衣上的蝨子。阿岩便大聲問道：



『看見我們的馬沒有？』

茂榮伯伯詫異地問：

『你們哪來的馬……』

長清嫂連忙拭去眼淚，如像發覺了什麼祕密似的，搶着問道：

『是不是金蘭仔那里搶來的？』

阿岩不高興地問道：

『你們到底看見沒有？』

長清嫂睜着陰悽悽的眼睛，埋怨地說：

『誰看見你不說，我們孤兒寡母的，借一直蒙在鼓裏呢？』

茂榮伯伯披上找了蟲子的衣裳，十分熱心地問：

『你們搶的多不多？』

阿岩有些惱怒地嚷道：

『誰又搶馬來？你們哪裏聽來的？』

長清嫂含着眼淚，細聲細氣，悲哀地說：

『你不說，我們又怎麼曉得呢！』

茂榮伯伯不管阿岩說的話，只是現出狂熱的臉色，走來拍下阿岩的肩膀愉快地說：

『你們這批小夥子，真幹的好，真幹的好，總算出了一口氣了……從先年辰，蘭仔也搶過我們的馬我們的牛的……哈哈，他們可沒有你們厲害，一搶就是幾十匹……』

長清嫂拖下阿岩的手肘，哀懇地說：

『阿岩哥請你千萬記着，我們燒了房子的，可不能少分呀……偕有阿豬他爸爸……』

說到這裏，她又哭起來了，這時倒不是傷心他丈夫的慘死，而是感到這一天人

家都在欺她孤兒寡母，使她十分受了委屈，所以動不動就哭了起來。

在平日阿岩會和他們解釋幾句，這時便厭煩地趕快走開。他剛走出學校大門，碰見一羣襤褸的小孩，正在什麼地方，玩了回來，他就問他們看見什麼人把馬牽去了。

『你和龍叔騎的馬，有一個人牽去了。』

孩子們這樣回答，但到底是誰，却弄不清楚，因為他們都是從小院子逃難來的，對於大院子的人，可都是極其陌生。

阿岩知道有些着落了，便尋根究底地問：

『你們不認識！是高哩，偕是矮的？胖嗎瘦？』

有的說高，有的又說矮，有的說胖，有的又說瘦，簡直弄不明白。阿岩罵了一句。

『小糊塗蟲些，』便快快不樂地離開學校。心裏不斷地想：『哪個混蛋牽去了？』馬當然不是他的，但自打仗以來，這匹馬就歸他騎得相當久了，他喜歡牠，正如喜歡一

個朋友一樣，只差他沒有跟牠講話吧了。他繞進村中的小巷，靜悄悄的，沒有人行。好多人家的門，都已關着，上了鎖的。褪了紅的春聯，和撕破邊角的門神，在發紅發黑的污舊板門上，很打眼地顯現着。巷裏鋪的石板道上，人們也忙不及打掃了，牛糞和柴草，由牠零亂地散起。阿岩走了兩條巷子，都沒遇見什麼人，一直繞到村子的後龍山邊，才碰見阿棟的母親，茂全婆婆，一臉不高興地正從坡上樹林中走了下來。阿岩便趕忙問她，有沒有人牽馬走上後龍山去。他說他同阿龍騎的馬打失了。茂全婆婆立即拍下手，大聲咒罵起來：

『這才賊多喃！我兩個雞，才在巷子裏啄米，眨個眼睛就不見了。』接着偕埋怨她的兒子阿棟，不該駝米的時候，把米撒在巷子裏面，不然她不會開門放出雞來的，因為自從小院子逃難的人來住以後，她就擔心會有偷竊的事情發生。

阿岩聽得不耐煩起來，截斷她的話，重新問她有沒有看見他們的馬。茂全婆婆很不喜歡人家攔中半腰打斷話，何況又是掉了雞，正在很不快活的時候。並且認為

阿岩是姪輩，一向又是靠幫人種田的，素來被人看不起，只因打仗不怕死才得了大家的重視，現在竟在自己面前，有些大模大樣起來。她就噙一下嘴，抵塞地說：

『我自己找雞都找得昏頭昏腦的，哪個偕看見你的馬！』

阿岩不僅覺得茂全婆婆脾氣壞，而且感到今天很倒楣，處處都不如意，便趕忙車身走開，重新穿進村子去。碰見阿龍和阿勁正迎面走來，阿岩連忙告訴他們，說馬給人牽走了，跟着偕恨恨地罵了一句怪話。這並沒有使阿龍怎樣驚異，他給更重要的事情興奮着了，只說聲『等下慢慢找好了，』就把徐華峯解決的情形告訴他聽。阿勁却十分詫異地插嘴說：『這該不是金蘭仔來偷的嘛！他趁你村子沒人的時候。』

『說天話，除非他會飛進來！』阿龍息住他的話，非難阿勁一句，然後又趕緊對阿岩繼續講下去。收尾偕怕阿岩不同意，就帶着鼓動的神氣，熱烈地說：『這下子我們人就多了吧！不說保村子，我們就連他媽縣城，都可以去打了！』

阿岩沉默一會，才搖下頭，聲音鈍重地說：『我看，金蘭仔不會答允的！』

『不答允，就留下牛！』阿龍大聲地說：『我們總不會給他們佔去便宜的。』臉上現得很是愉快。

『要是牛交去了，他們又翻悔呢？』阿岩疑難地說，接着又搖下頭，『我不相信他們的！』口音顯得更是沈重。

阿勁也從旁嚷道：『真的，不要上他們的大當哈？』

於是阿岩挺一下粗黑的濃眉，大聲地說：『給他們信上，就是要加這一句，要他們真正打一次日本兵，我們才退牛，好在這也不遠了，等不兩天，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真心來！』隨又皺下眉頭恨恨地說：『最好偕是不要全退，難道白白讓他們燒房子麼？』阿龍揮了一下手：『你又來了，這些話不要講了吧。俗話說得有，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看在打日本鬼子的面上吧！老實說一句，就是燒我們房子也是他日本鬼子逼着幹的。這筆賬，算來算去，都該算在日本鬼子身上。只要他們肯打日本鬼子，那就什

麼都沒有說的了。走，我們去叫徐姐夫唸唸信吧，有就算了，沒有就叫他加上。」

阿岩默不做聲了。任隨阿龍拖着他走，阿勁尾在後頭，喃喃地說：『不管說到天上去……都得留下幾條殺來犒勞犒勞……人家房子就那樣好燒！』

走到韋茂和門口，阿岩突然停止了足步，向阿龍說道：

『我不進去了！我偕是去找我們的馬吧？』

阿龍却勸道：『偕是你親口去說聲好一點，免得他們以為我一個人在弄花樣。大家的事情大家說點話好些。』

阿岩挺一下眉頭，不快地說道：

『這倒不要管喃！我們只問有沒有道理？只問對大家有沒有好處？』躊躇一下，又再說道：『我只不願再同老頭子吵起來。你最好不要說是我講的，你就說大家都這樣的意思。』

阿龍搔一搔他的光頭，沉思一下，然後決然說：『好的，就照你那樣說吧！』便折

進院子裏去了

阿勁尾在阿龍的後面，仍然喃喃地說道：『照大家的意思，那就頂少，都該留下兩條牛。』

阿龍打趣地說：『能留的話，十幾二十條，都可以的！』



阿岩在村巷裏走着，竭力注意一路的馬蹄印子，並凝神聽着院子裏面，有沒有馬在噴着鼻子，或者蹄子在踏動。碰着一兩個老頭子和老太婆，都問不清楚，究竟馬在什麼地方，阿岩很是着急，因爲目前偕要騎馬跑出去趕着打仗，恐怕步行誤了事情。走到韋茂廷的門口，看見門是大打大開的，他要找的兩匹馬，恰好都在裏面，拴在柑子樹下，有人正把皮箱，跟馬駝上背去，顯然馬是韋茂廷牽去作別的用。阿岩便氣勢汹汹地走了進去，對拴箱子的人，阻止地說：

『放下來，放下來，爲什麼講都不講，就亂拉來用？』  
韋茂廷立刻從堂屋裏鑽了出來，輪睛鼓眼地罵道：

『混賬東西，甚麼叫做亂拉來用？我自己的馬，我都用不得了，天下有這樣的怪

道理！

『你不要出口亂罵哈！你默倒你是老輩子，你就可以壓倒人麼？』阿岩捏緊拳頭，現出恫嚇的臉色，一面用可怕的發紅的眼睛，對韋茂廷望了好一會，隨即拉下兩邊嘴角聲音異常鈍重地說：『現在打仗的時候，借說甚麼是你的，日本鬼子一打來，看你有本事把這些東西帶走！』一面伸起指頭，指指韋茂廷那些房子。

韋茂廷氣得臉通紅，上氣不接下氣地吼道：『簡直……在造反了……』

徐德川從韋茂廷身子後面，站了出來，抱着亮亮的白銅水烟袋，竭力露出和言悅色的樣子，彷彿要使人注意似的把拿紙捻子的手，舉了一下，大聲向阿岩打着招呼：

『阿岩哥，有話好好地說，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要這樣動氣！』

韋茂廷立即責嚷起來：

『跟他講什麼……給我滾出去！』

徐德川連忙勸住韋茂廷，一面拖着他的袖子，把他勸進客堂去，一面小聲地說：『他粗人，不要理他的，讓我制服他！』

韋茂廷不大願意抗日，阿岩早就看出來了，因此很是起着反感，再加以韋茂廷素來看不起窮的本家，阿岩他們有事來找的時候，他總是下巴抬得高高的，做出似理不理的樣子，或者是講了句把話，就趕快走開，生怕有了黏惹。這天馬正需要的緊，偏偏給他偷偷牽去了，叫人尋了半天，他反而偕要開口罵人，這樣怎會不使阿岩生氣？徐德川再轉身出來勸的時候，阿岩就忿忿地說：

『別人爲了大家，命都捨得，他就捨不得他的馬，偕要開口罵人！我不看他高我一輩。』

徐德川做出息事寧人的嘴臉，迅速對阿岩搖一搖手，小聲地說：

『不要講了，他都進去了！』接着又揚一揚眉頭：『阿岩哥，你現在爲大家抗日，哪個不敬重你，』拿手輕輕拍一下阿岩的肩頭，『你出力，你辛苦，個個人都看在眼

裏的，就是你茂廷叔，我也親自聽見他對人稱讚過你，『隨即皺起眉頭：『他如今正在，難得很，今天發了一上午的脾氣了，又要安排這樣，安排那樣，又要搬東西，你來的時候，他正在氣頭上，我看得出來，他全不是生你的氣！』

阿岩倒不相信這番話，因為韋茂廷對他，從來就沒有什麼好感，只以徐德川的溫和態度，使他怒氣平靜了好些，同時又因徐德川是徐華峯的父親，敬重兒子，自然而便也敬重他的父親。

徐德川看見阿岩肯聽他的話，能在他的身上發生效力，便進一步說：

『馬的事情，不要多談，你們要！你明天來牽好了，沒問題的。』

阿岩立即搖一下頭，斷然地說：

『不行，這陣等着要馬的，我們偕要趕着出去，難道你們偕不曉得日本鬼子在出動了嗎？』一面說，他一面就慌忙把馬背上的箱子，取了下來。

韋茂廷又從屋子裏跳了出來，非常忿怒地大聲命令着人：

『不要讓他拿下來！你們幹什麼的！』

徐德川趕忙向韋茂廷搖手，『親家，請你不要動氣！這讓我來辦好了。』隨即很快地來制止阿岩，要他不去牽馬。而阿岩却已同韋茂廷的伙房，在搶奪着拴馬的繩子了。『阿岩哥，你聽我說一句！』

阿岩並不管徐德川說什麼，只用力把伙房掀開，將兩匹馬一道牽起就走。

徐德川看見阿岩不聽他的話，忿怒的神色中又帶着懇求：

『你這人怎麼這樣不聽人勸？你讓你茂廷叔把東西送出去，你再牽好不好？』

『現在救大家要緊！』阿岩急忙嚷了一句，見馬牽着走的不快，掉轉身來，就用繩子撻馬。

『死人！你怎麼站着讓他牽去！』韋茂廷向他的伙房大罵，跟着就跳下階沿來，親自來搶，一壁向阿岩發火發急地嚷：『強盜，你活搶人麼？』趕到門口，看見阿岩不顧一切，只是打着馬飛跑，就大聲恫嚇地喊，『拿槍來，讓我今天同他拚命！』於是急

忙轉回來取槍，一面就順手給旁邊站着的伙房一耳光，『死人，你怎麼死站着，不去趕哪！』

徐德川氣得渾身直抖，話都說不出來似地嚷道：

『簡直……不是……人……一條……牛！』他一眼看見韋茂廷捏着手槍氣

急敗壞地跑出來，他驚慌地連忙揚一下手，喉管給氣哽了一下，半晌才發出聲音，但韋茂廷一眨眼功夫就已跑到門外去了，他追在後面，竭盡聲音地喊：

『親家……打……不得的！』

徐德川趕到韋茂和大門口的時候，阿岩正在那裏招呼阿龍快些上馬，同時那個挨了耳光的伙房爲了出氣起見，正大聲武氣地吵鬧，非從阿岩手上奪回馬來不可。韋茂廷也正拿腔做勢地，把手槍灌上子彈，一面口水瀑濺地咒罵：『媽的，這真叫人不動武不行！』

同時，徐華峯、阿勁以及韋茂的一家人，聽見嚷鬧，都驚驚惶惶地趕出來了。徐

華峯首先就去抓着韋茂廷的手槍，有些生氣地勸道：『茂廷叔，這不可以，有話好好講哪！』

韋茂和拿出駕馭下屬的風度，厲聲向阿岩問道：

『你們在鬧些什麼？』說話的神情，不止是在查究原因，同時偕帶着責備的意味，彷彿深怪阿岩又在惹事似的。

韋茂廷不讓徐華峯奪去他的手槍，一面好像要藉此發洩他的怒氣，表示他的威風一樣，更加大聲地嚷叫起來：

『你們看看，簡直目無尊長，比日本人偕可惡……你不要拉我，讓我打他幾個洞眼！看他螃蟹橫行幾時？』

阿岩掀開那個伙房，誰也不看地，只是冷笑一聲，鄙夷地說：

『那樣兇，就拿槍去打日本鬼子嘛！』

『你們在吵些鬼哪！』韋茂和更加聲色俱厲起來了。他要用臉色鎮壓阿岩。

徐德川這時便慌忙把剛才的事情，原原本本講了出來。語氣之間，隱隱微微全在祖護韋茂廷，雖然沒有直說阿岩的不是，但一聽就明白是阿岩那一面沒有道理。於是阿岩憤憤地接嘴嚷道：

『這樣說起來，又簡直是我的不是……我先請問一聲，到底是搬東西要緊，還是趕着去打日本鬼子要緊？』他誰也不看地，大聲這麼地問。

阿龍露出一臉的苦笑，埋怨地說：

『人家外頭正等我們趕去，偏生又有這些鬼麻煩！』

阿勁突然插嘴說道：

『外頭田裏面不是偕有幾匹馬麼？爲什麼一定要爭這兩匹？』他很生氣地望了一下韋茂廷。

『對呀，爲什麼要爭這兩匹？』韋茂和接嘴叫了起來，隨即鼓起眼睛，忿怒地盯着阿岩，責備地罵道：『完全是在胡鬧！』



阿岩冒火地說：

『你們只曉得說，你去騎嘛，那樣駝東西的馬，根本就不會跑！』

徐華峯雖沒有把手槍奪在手頭，但自己已可以把對方的行動控制着，不會再發生亂子了，這時便對韋茂廷溫和地勸道：

『茂廷叔，你借是讓他們騎騎吧！另外拉兩匹來跟你駝東西！』隨即回頭來吩咐阿勁，要他就到田裏去牽馬。

韋茂廷拿着手槍，岔開足步，鼓起眼睛氣忿地說：

『我牽我自己的馬，我都受這麼大的氣，我借敢牽別人的馬……今天就是拚了老命，我都要我的馬！當真太欺負人了，日本鬼子借沒打到，先就給人踏在足底下過日子，這借活着做什麼？』接着就罵了一句極醜的話。他這時已不單是生阿岩的氣，而是對韋茂和也在暗示他的忿怒了。

韋茂和聽見這番話，當然很能心領神會的，便皺緊眉頭，籠籠統統罵道：

『簡直不曉得死活！日本鬼子都打到足跟前來了，偕在這樣鬧意氣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等今天打了日本鬼子再說！』隨即輪起眼睛，向阿岩威嚴地看。

阿龍覺得單是拿嘴臉來嚇人，事情並未解決，便忍不住問道：

『那馬怎麼辦呢？我們又跟人家約好了等着要趕出去！』

韋茂和彷彿怪阿龍不該問似的，厭惡地看阿龍一眼，責備地說：

『這偕要問嗎？早說定了的，馱東西的歸馱東西，騎人的歸騎人！』

於是阿龍一下子跳上馬去騎着，一面大聲說道：

『這下子總沒有說的了嘛，』一面催促阿岩一下，就鞭下馬向村外跑了出去。

阿岩生氣地站着，並沒有動。徐華峯連忙勸道：

『快去吧，別的等打了日本鬼子再說！』

阿岩這才騎着馬走了。

韋茂和看着阿岩走了，便一邊轉身進去，一邊恨恨地罵道：

『這樣吵吵鬧鬧，簡直不成一個體統！』

韋茂廷眼睜睜看見馬騎起跑了，自己偕落得幾分不是，就氣沖沖地嚷道：

『他媽的，老子他們難也不愛逃的了，東西讓他日本人來搶也好，鬼拿去也好，反正都是一樣的！』

徐華峯連忙安慰他：

『茂廷叔，不要難過，不要難過！只要他們外邊打得好，我們用不到逃的！』

徐德川立刻責備他的兒子道：

『這你才不要亂担保喃！誰保得定日本人不用大隊伍打來？兵都擋不住，他們幾個泥足桿有什麼用嘛？』

韋茂廷一直高聲嚷道：

『這如今偕有我們的天下嗎……媽的甚麼都是他們的了……哼，真是打的好仗！不單是馬，等兩天，怕連這一身衣裳，也要拿給他們的了。』

徐德川大大地搖下頭，感嘆地說：

『這些年青人也太囂張了！這樣下去，真會叫人寒心的！』

徐華峯正勸幾句的時候，阿勁已趕了兩匹馬回來了，他是跟阿岩、阿龍他們一道的，一向不高興韋茂廷的爲人，尤其剛才看見韋茂廷不肯把馬讓給公衆使用，借拿手槍來威嚇人，心裏就更加痛恨，這時將馬牽來，只冷冷說一聲：

『牽來了！』就丟下牽馬的索子，返身走了開去。

徐華峯連忙喊着阿勁：

『嗚，你這樣怎麼對？你跟茂廷叔牽去嘛！你幫他上上馱子吧！』

『我借有事情！』阿勁回頭抵塞一句，因見徐華峯臉色有些不快，便又解釋似

地說：『我借要趕着去守口子哩！』隨即走進韋茂和的大門去了。

徐華峯皺了一下眉頭，便轉身對他父親和韋茂廷解勸地說：

『今天的確忙一點，也難怪他們的。』

徐德川不以爲然地輕輕擺一擺下巴尖，悄聲譏誚地說：

『真是一個一個都可以唱大花臉了！』

韋茂廷更見生氣了，青着臉子，沒有說話。

徐華峯便向旁邊站着的韋長林指一下手，說：

『來，我們給茂廷叔牽去！』

韋長林不但去牽馬，他偕抓着馬背，跳了上去，這給他很大的快樂，喜氣洋洋地騎在馬背上直朝韋茂廷住宅走去。

徐德川便勸韋茂廷轉回家去。韋茂廷只好隨在徐德川後面，一壁却切齒恨恨地說：

『不是拖着我，我真要打死他！』

徐華峯跟韋長林把馬邀去，偕挽起袖子幫韋茂廷的伙房，把箱子馱上馬背。這在徐華峯，可以說是從來沒有過的肯討人好了，但韋茂廷却在徐德川抱着水烟袋

走進堂屋去的時候，突然向徐華峯黑起臉子說道：

『華峯，以後我們家族中的事情請你少管些！』

徐華峯立刻臉通紅起來，馬上口吃地反問道：

『茂廷叔，這你……是怎樣說的？』

章茂廷冷冷地說道：

『這你自己偌不明白嗎？』

徐華峯茫然的神情中現得憤怒地說：

『這我實在不明白！……難道我偌對你們章家使過壞麼？』

章茂廷翻白起眼珠憤憤地說：

『先不說別的，你看那些泥腳桿，哪一個不拿給你吹得來飛上天去！』

徐華峯立刻大聲分辯地說：

『茂廷叔，這你倒不要亂推在我身上，我只鼓吹他們打日本鬼子，我可沒有』

叫他們反對過你哪！

韋茂廷先用鼻子哼了一聲，然後譏刺地說：

『可是，他們一向牛樣的蠢東西，怎麼會一下子造起反來呢？』

徐華峯怒憤地叫起來：

『這才怪了，你們吵架，也怪到我麼……老實說，我倒一向是苦口婆心的，勸他們顧全大家，團結要緊，好好地去打日本人。』

這時徐德川放下水烟袋，現着不安的臉色走出來了，趕忙制止兒子地說：

『華峯，你不要這樣大聲武氣的你該讓讓才好，』一面又向韋茂廷懇求地說：

『茂廷親家，請你不要見怪，他年青人！』

徐華峯不服氣地說道：

『我可要說明白，不能這樣無名打鼓栽證人呀！』

韋茂廷和徐德川原是很相投的，便走進堂屋去了。徐德川却走到兒子的身邊，

帶着淒切的聲音，小聲地說：

『華峯，我們原是寄人籬下，什麼都該讓人家一步才好。』

徐華峯抵塞道：

『難道沒有別的路子麼？誰才想賴在此地！』

徐德川小聲哀求地說：

『華峯，你要替我想，你要給我留個地步哪！我老了，我再不能奔波跋涉了！』

於是徐華峯只好懷着一腔忿怒，悄聲走出韋茂廷的院子。



阿勁打算拿枝槍，到外面去守口子，跟到來的敵人，不管是金蘭仔，借是日本鬼子，痛痛快快打一仗，他不願意就在後頭，只做些零碎的事情。他對阿岩、阿龍很是羨慕，覺得他們前次有機會，顯出了身手，實是一種幸運，這次應該輪到他了！他希望人都把他看成一個勇敢的英雄！至於打仗會打掉性命，這種想頭也會爬進他的腦子裏過，長清和長發兩人血跡模糊的屍體，也曾使他身上打過冷噤。只是他也學着阿岩他們的口氣，壯他自己的胆子。『二十年後，不又是一個好漢麼？』『不該那樣結果，就是火也燒不死，水也淹不死的！』他雖不像阿岩他們那樣堅信一個人的歲數該活多大，在娘胎裏就有一定的，不到那個時候，你用不着担心害怕。但他到底是一個愉快的小夥子，喜歡鬧鬧喊喊的，單覺得人家都不怕，他自己偕怕什麼？他看見

阿龍、阿岩他們掛着手槍騎着馬，直朝村外飛奔出去，簡直使他眼紅，恨不得也掛支手槍，騎着一匹馬。

阿勁走進韋茂和家裏，韋茂和正皺起眉頭在向韋太婆埋怨：

『你們先不要這麼慌！打起來再走不遲，我們一慌，別人就更見慌了……我們萬不能這樣慌的！』

韋太婆低着头，整理東西抵塞地說：

『打起來再走，我可跑不動，前回差不多嚇死了人！』

『就那樣怕！』韋茂和叱責地說。

『我拚倒老命不要就是了！』韋太婆悲哀而又氣憤地說：『這些兒兒女女，你才忍心讓她們留在虎口裏！』一面說，一面仍是不住地收檢東西。她覺得樣樣東西都該帶走，而事實上却又帶不了好多，因此放進了的東西，又拿開，拿開了的東西，又復放進。她老是躊躇不決。

阿勁本想插嘴說一句：『有我們去打怕什麼？』但因看見他們的臉色，都不大好，就只好一言不發地站着。

韋太婆一直埋怨下去：『這仗真是打得人傷心，叫人終天吃不好睡不安的！』  
『有你吃，有你睡，偌算好的了！』韋茂和只好鄙夷地說她兩句，就即走開，一面又嘆氣地說：『好多人偌沒吃沒地方住哩！』忽然聽見韋太婆在怨恨地說：『你們不打，不是個錢事都沒有！』便立刻轉身回來，氣虎虎地吼道：『你怎麼這樣沒見識，人家燒我鎮上的房子，也是因為我要打麼？……你倒不要聽茂廷那個糊塗東西的話！』

韋太婆沒有開腔了，韋茂和鼓起眼睛，盯了她一會，才鼻子裏重重哼了一聲。他突然看見阿勁，便疑問地望着他。阿勁便連忙說道：

『你拿支槍給我，我想去堵口子！』

韋太婆趕快抬起頭來，大聲吩咐阿勁道：

『阿勁，你可不能走喃，你要留下來送我們過江！』

阿勁現出爲難的神情，覺得答允不好，不答允也不好，只是對韋茂和望韋太婆一眼，見她很是固執，不聽勸的樣子，只好無可奈何地對他的大女兒說：『你們要躲就在山裏躲躲算了！過江去，又遠又破費別人！』

大女兒韋美玉好半天不敢搭嘴的，這才說道：

『爸爸，我們今天同你老人家告辭了！我們想走到大後方去！』

韋茂和驚愕起來，望望站在那裏的兩個女兒和自己的老太婆，以及徐華英，然後問道：

『你們都走嗎？』

韋美玉彷彿感到有些負罪似的，躊躇一會才說：

『只有華峯、小克和我三個人……我們怕拖累你老人家！』

『這是華峯的主意嗎？』韋茂和在驚愕的神情中，突然現得很不安似的。

韋美玉沉默着，沒有回答。

韋茂和嘆口氣說：

『你們要走，我也不好阻擋的……只是你們怎樣過活呢？』

韋美玉臉色變了一下，因生活這個問題，頂使她担心了，然而留下，却又非常危險，所以只好鼓起勇氣，把她們找工作維持生活的計劃，勉強強說了出來。

韋茂和擺一擺下巴，停下，才靜靜說道：

『大家都躲到後方去，只怕事情不那麼容易找吧。』

韋美玉憂傷地低下了頭。

韋太婆望着大女兒心裏很是難過，望了一會才請求似地說：

『別的不要想了，偕是同我們一道過江去躲躲吧！』

韋美珠抓着姐姐的手，眼淚含含地說：

『姐姐，你不要丟下我們走哪！』

徐華英沒有說話，却拿出手巾來，拭她的眼淚。她的母親業已去世，一向許多事情都要依靠嫂嫂，加以嫂嫂對她很是賢惠，因此，聽見嫂嫂和哥哥要單獨走到遠處去，便忍不住感到十分悲傷。

韋美玉本來說到遠去，就已夠感傷的了，等到看見兩個妹妹，都在流淚，便也忍不住哭了。接着韋太婆也哭了起來。

韋茂和不願看見這些流眼淚的臉子，搖搖頭，便趕快車身走開。

阿勁覺得這樣哭起來，未免太使人喪氣了，而且正要同敵人打的時候，簡直是種不吉利的現象，心裏很是不快，但又不好直達直表示出來，只得粗莽莽說：

『請大家不要哭，大姐也不要走，我敢包你們日本鬼子會打退的！』

這話若在阿龍、阿岩他們口裏說出，韋太婆、韋美玉她們會相信而且感到一些心安，至於阿勁則借把他看成一個大孩子，認爲他說的話，並不比一個孩子說的有斤兩。阿勁見她們不理他，便又固執說：

『我告訴你們，徐姐夫我們會拉着他的。只要徐姐夫不走，大姐就不會走了。』  
章美玉這才拭下眼淚，抬起頭來，怨恨地說：

『阿勁，你們做做好事吧！請你們再不要拉着他了！』

阿勁感到爲難地，紅着臉說道：

『這倒不能怪我一個人，這原是大家要拉着他！』隨即回頭看了一下壓低聲音，  
『你看，今天的事情嘛，沒有徐姐夫，怕不曉得又鬧成啥樣子了？』

章美玉不快地說：

『沒有他，你們就一點事情都搞不好麼？』

『那就難說了！』

阿勁急想抽身走開，可又不好一下就走，便只好這麼搭訕着。

徐華峯和章長林兩個人走回來了。徐華峯現得很氣忿地說：

『真是氣死人！』一眼看見人些在拭眼淚，就立即中斷了話，詫異地望着她們。

阿勁插嘴說道：

『聽說你和大姐今天要走了，大家都難過起來。』他自己臉上也現出了難過的樣子。

韋美珠揩下眼淚，趕着說道：

『姐夫，今天你和姐姐可不要丟了我們走喃！』

徐華峯勉強安慰她道：

『我們今天不會走的。』一面又望着韋太婆現出爲難的樣子說：

『在這裏事情難處的很，茂廷叔簡直同我吵起來，硬像是我在這村子裏搗亂似的。……我看我借是快點走了的好！』

韋美玉有些喜歡，但仍然責備地說：

『再不走，怕借有更難聽的話說出來哩！』

韋太婆連忙安慰地說：



『華峯，走到天遠地遠去，倒用不着的。那樣沒親沒靠，叫我也掛心的很！你以後少管些閒事算了！』

徐華峯嘆口氣說：

『有些事情來找你，你不能不管呀！……偏生我又是一個閒不慣的人……』  
接着又癢攣起臉子，自負地說：『出去，倒不愁什麼，難道偕會餓飯麼？』於是望着韋美玉，不安地說：『我就是擔心她過不慣。』

韋美玉抵塞地說：

『你就默倒我只會享福麼？那才怪了！』

阿勁有些激動地說：

『姐夫要是你真的走了，這又不曉得阿龍他們會……』

徐華峯立刻對阿勁很嚴肅地說道：

『這你們倒不要以為我怕，我一點也不怕，我只覺得你們族人太不和了，大

家拗七拗八的這樣自夥子不和氣，什麼事情都搞不好。我一番好意，反而落得一個壞，真是氣死人。」

「氣他做什麼？他做老輩子的！」韋美玉掩着心裏的高興，竭力安慰她的丈夫，「反正我們就要走了。」

「就是他這個鬼在拗七拗八的！」阿勁磨着牙齒小聲罵了起來，「要不看他是個老輩子，我真想……」

韋茂和拿着一支手槍和一圈子彈出來責備阿勁說：

「閒話少說點，把這個拿着。」一面又向徐華峯招呼：「華峯，同我們一道出去走走！」接着就朝外走去。阿勁欣喜地隨在後面。韋長林也想隨着，但却給韋太婆拉住了。

徐華峯躊躇一下，便即跟了出去。他想應該怎樣同岳父談起遠走的事情呢？要走最好是在今明兩天，有伴一道好走些。可是在這個敵人進攻的時候，你却遠遠地

走了，大家不會以爲你太胆怯麼？自己不是一向都在以大無畏的勇氣，鼓動阿龍、阿岩他們麼？而且就在同岳父的言談中，不是也曾表示過自己敢去攻打敵人麼？他覺得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要向岳父和阿龍、阿岩他們，表明他自己之所以離開，並非由於害怕敵人進攻，而全是爲了一些不快和氣忿。章茂廷把村裏一切擾亂的根源，紅不說白不說，都推在他的身上，這使他萬萬不能忍受的。他感到他爲了吉丁村，自信也曾費了不少的唇舌，出了不小的氣力，而結果却這是這麼地遭人怨恨，如何不使他心灰意冷呢？一走出村子的時候，他便對他岳父把剛才章茂廷吵鬧的經過，從頭一二告訴出來，却沒說他要走的事情。

『不要理他的！』章茂和斷然地說：『這裡是我在作主的，一切問我好了。他再閒話，讓我去教訓他……這樣的混蛋！』

徐華峯偕想申辯，說他受不了別人的怨言，趁此就想提出走的話來。但章茂和不讓他講下去，立刻打斷他的話，同他講起今天準備打仗的事情。原來阿龍、阿岩他

們主張派出一枝精悍隊伍，配合韋長松他們的礦工，去截擊敵人，韋茂和已經表示了同意的，現在却又覺得不大妥當，怕萬一有了損失，甚至遭到大的挫折，那麼保衛村子的力量，豈不大為削弱？再則隊伍初次開到遠的地方作戰，太多冒險行動，有些近於孤注一擲。然而這種想法，却不好表示出來，他覺得他所決定做了的事情，即使錯了，也不能表示錯的，所以他向徐華峯單說有隊伍派出之後，就只是沉吟地說：

『我就擔心他們到了外頭，地方摸不熟，又沒那樣打過！』

徐華峯聽到村裏有隊伍出去作戰，使他極為興奮，他一向覺得單是據險抗敵，完全居於挨打地位，敵人來的少了，儘可抵抗，萬一來的是大股敵人，豈不會坐受損失，致遭滅亡。應該改守爲攻，機動地襲擊敵人，並可將抗敵行動，擴展到別的村莊去，多多收到愛國份子的參加，使抗日隊伍，堅強而擴大。這種主張他也曾向韋茂和提過，韋茂和却以實力不夠，不敢擴大隊伍的活動。只加以首肯，而並不實際去做。現在既是已有隊伍開出去了，徐華峯心下異常高興，便竭力贊成，並作着担保地說：

『這不要緊的！有他們挖煤的，配合在一道，那怕什麼呢？他們打過多少回仗了！』

韋茂和走了一會，才又小聲地說：

『不過就是稍稍走空了一點！』

徐華峯仍然現得很有把握地說：

『走空一點也不要緊，難道僭怕金蘭村的人打來麼？他們不敢打來的！打來不見得打得贏，牛又完了！他們現在要的是牛！』

阿勁立刻拍下他的手槍，惡狠狠地插嘴說道：

『打來僭怕嗎？只消一個衝鋒就會打退他們！我到巴倖不得他們打來呢。』

韋茂和非笑地說：

『單憑一點不怕是不夠的，得僭使點計策，才行。』

接着又嘲弄阿勁道：『當然，現在我們僭怕什麼？』

『對的，我們得使點計策，應該把守口子的地方好好佈置一下。』

徐華峯同意地說，可是到底要怎樣佈置呢？他却很有些茫然。不過，他相信，他只要去看過，他是可以想得出一些辦法的。

韋茂和就正是想到他們守口子的地方，去重新佈置一下的。但他也同徐華峯一樣，在軍事方面，既沒認識，也缺經驗。然而，他總覺得他要親身去佈置一通，才能放得下心，同時也約徐華峯去看看，雖不明說要女塔幫着想些法子，但多一兩個人的意見總是好的。昨夜沒有睡過覺，今天格外感到疲倦，但爲了戰事緊急，可也勉強支持起來走路。

阿勁昨夜也沒有睡好覺，但他却是滿不在乎，只消坐着打一個盹，就又很有精神，走路做事，都活活跳跳的。他現在帶着手槍，胸口挺起，很是感到愉快。他希望今天就有戰事發生，尤其願意金蘭仔打來，他好顯示他的勇敢，而且在仗打得很危急的時候，因他首先衝了過去，竟致大獲全勝，嚇得金蘭仔些，就像老鼠見了貓兒似的，拚

命逃了回去。而在自己的村子裏呢？人人都睜起羨慕和感謝的眼睛，直對他瞧，互相傳語着：『了不得呵！』『幸虧有着他哩！』同時則殺了金蘭村的肥牛，大家坐在月光照着的空坪上，大碗酒大塊肉地喝着吃着，偕有人不斷地走來，將酒罈子放在面前，高聲喊着：『阿勁，你今天該多喝點呵！』從此以後便常派在險要的口子上，伴着一架逗人喜愛的機關槍，不再留在村子上，單做些雜七雜八的零碎事情。他嫌韋茂和、徐華峯他們走得太慢，恨不得快點走到口子上去。他頂擔心走到的時候，敵人已經給他們打退了，只剩一些受傷的人，要他忙着去抬去搬運，那才真不快意哩。

徐華峯現在同他岳父一道走着，想着將要去完成的任務，便不禁覺得自己儼然一個參謀部的主腦人員一樣。他自戰事發生以來，就有些失悔他沒有學過軍事知識，但又引以自慰的，就是一個人只要肯參加實際戰爭，便能逐漸克服這一困難。目前有這種機會，他自然而然起着莫大的喜悅。但他爬上山路不久却又起着一種擔心，他怕阿岩、阿龍他們把精壯的隊伍帶起走了，只剩下一些胆小的或者衰弱的

人，一下就給金蘭仔打敗。於是他就問道：

『這次派出去的人，多不多？』

『人當然去得多一點，不然他們挖煤的，借以爲我們村子上沒啥人呢？我們也要打點勝仗給他們看看！』韋茂和帶着事情做得再對沒有的臉色，傲然地說，但他心裏就正担心派出去的人太多了一點，弄得後方空虛，使他感到不安，雖然他希望他們顯顯本領的心情，仍舊沒有減退。

徐華峯於是現出老成持重的態度，又重複說着他剛才說過的話：『這真的要好好佈置一下！』

阿勁不滿他們這種過份小心的樣子，有點生氣地說：

『人家諸葛亮只幾個兵，借唱空城計哩，我們如今有不少的人，怕個什麼？』  
這個滿有生氣的，粗莽莽的小夥子，說起話來，倒頗使人感到愉快，徐華峯使嘲

笑地道：



『這樣就率性我們都打出去，讓你一個人來唱唱空城計吧！』

『這我又不能幹嘛，我倒寧願衝出去打的好，叫你停停坐着，好不難受去了！』  
實說，我是個唱花臉的角色。』

轉過蜿蜒的山路，迎面便碰見一羣赤足的婦女，有的背上偕揹着娃娃，正用竹籃挑起地裏挖的紅薯花生洋芋，趕回村子去。她們油黑發紅的面孔，都顯得有些慌張。她們看見韋茂和同徐華峯、阿勁三個人走來，便即停住了腳，担子却沒有放下，仍然挑在肩上，趕着問道：

『茂和伯伯當真今天日本鬼子會打來麼？』

韋茂和安慰她們地說：

『不一定的……不過我們該時時小心的好……』隨即看下她們挑的洋芋

紅薯問道：『你們今天挖的多嗎？』

『挖倒挖的多！』幾個人一齊接嘴回答，『就怕今天挑不完，他們男的不該剛

才又都到黑虎關去了。」

「我們村裏偕有馬嘛？最好邀幾匹馬來馱！」一個女人背上背着孩子的，拿手拭拭額上的汗，一面大聲地說了出來。

「偕有屁的馬！」阿勁把剝了的花生殼一丟接着嘴說，臉上起着不滿的神情，「剩下兩三匹，也拿給茂廷叔牽去了！」

背上吊着娃娃的女人，忽地放下挑的竹籃氣忿地說：

「他牽去做什麼嘛？挖紅薯洋芋的時候，他家又不出了一個人連伙房都不叫來幫幫忙！」

「他自己一個人的事情，比什麼都要緊吧。」阿勁挑逗地說，一種不滿的臉色，更加顯著了。「大家都在拚命保衛村子的時候，他一家人只忙着逃走，搬東西偕把馬給你爭去哩。」越說越有些忿激，連手上剝出來的花生米，也暫時沒有吃了。

好些女人些都放下肩上挑的東西，一齊咕咕埋怨起來：

「他才好哩！」

「只顧他自己！」

「人家的就不是命哩！」

又有人用譏諷的口氣，自慰地說：

「當真走了也好，免得大家看了煩！」

韋茂和在躬着身子審視她們竹籃裏裝的花生洋芋，一面小聲讚嘆地說：「今年收成倒不壞！」聽見她們在罵韋茂廷，便伸起腰幹，搖搖手說：「算了，算了！只要他肯出糧食。」一面便動身走了起來。

徐華峯打她們身邊過，使用愉快的眼睛，望下她們慰勞地說：

「辛苦你們，辛苦你們！」

阿勁吃完手上的花生又抓一把揣進衣袋裏去，然後尾着走了。

彎過另一節山路，單是他們三個人的時候，韋茂和對徐華峯嘆息地說：

『茂廷也太不會處事，你慢慢看，你才曉得他得罪了多少人！』

『徐姐夫你借不曉得他平日對我們窮人，好苛刻囉！』阿勁插嘴地說：『借他的錢，利又高，還的時候，一天都不能通融，動不動就拿人家的東西去當着，全不念你都是一姓人！』

『現在不要提這些事情了，』韋茂和制止地說，接着又責備起來：『阿勁，我告訴你，你以後也少當她們說他的壞話，免得惹起大家生氣。現在打仗要緊，鬧起來，不好的！』

韋茂和說的很嚴厲，阿勁只好堵起嘴巴，不回嘴了，而在他的心裏，却是憤憤地說：『只要他少做點壞事，我就不提了。』

來：

阿岩從村子騎着馬出來，一直跑得不起勁，阿龍不時停下來等他，甚至埋怨起

『你怎麼搞起的？你跑快點嘛！』

阿岩沉着臉子，一直沒有開腔，等到阿龍抱怨他了，他才恨恨地說：

『真是他媽的，割卵子敬菩薩，苦吃了偕沒有討到好！』

阿龍大笑起來，隨即嚴肅地說道：

『這你又不能那樣說喃……打仗又不是替他茂廷老一個人打的。』馬不願

意停下來，不住地繃着韁繩，阿龍便率性讓馬朝前奔跑着，一面向阿岩說道：『我們走着講吧！』跑了一節路，馬跑累了，由馬慢慢走着。等到阿岩挨近不遠了，他才提高

聲音地說：『老實說，單是替他們幾個人拼命，老子們早就不幹了，偕等得到今天！』

阿岩在不愉快的神色中，又夾雜一些頹喪，他等阿龍講完了一會，才說：『我頂討厭他們了，不論什麼都攪在手裏，不讓你插一句嘴，一插嘴，就吵了起來，總是他對，怪你錯！今天你不是親眼看見嗎？……硬是把你看成他餵的狗一樣，叫你咬，你就得咬，叫你不要跑，你就不能亂動一下。單單這個我就受不了！……』橫在路上的一枝樹杈，一來不及躲，碰了一下阿岩的臉子，使他有些疼痛，他接着非常怒氣地說：『頂氣人的，就是茂廷，老那個鬼了，他偕不願意你給他打哩！……你看，在這裏拚命，有什麼意思嘛！』

阿龍注意着一路橫在頭上的樹枝，須得低頭的，就低下頭，聽阿岩講完了，就沉着氣問：

『那麼依你的意思，你打算怎樣呢？』

『我打算跟阿松他們去！那樣一心一意地打仗，活得痛快些，省得在這裏，命拚』

了，偕要看他們的嘴臉。受他們的氣。」

阿岩用沈重的聲音，大聲地說，偕氣忿地拿韉繩撻一下馬。

「這頂好了，」阿龍立刻點頭贊成。「今天我就想過，阿松他的隊伍越打越大，日後總會搞個名堂出來，我們老登在這個山谷落裏，真不是一個事情！仗一打完了，偕叫我們過牛馬一樣的日子，那才硬叫做活天冤枉！」

「對的呀！」阿岩馬上搶着高聲說，頭也揚了起來，重新現得生氣勃勃的，「從今天起，我們就再不要回來了！」

「那又不成的！」阿龍切斷地說，「我們一走，那好多人都不肯回來了，吉丁村就恭喜大吉，不到兩天日本鬼子就管開了進去！」

「開進去，關我們的屁事！」阿岩罵了起來，「就要開進去才好，讓他們幾爺子，嚐嚐日本鬼子的味道！到那時才會想得起我們這些窮鬼，也偕有點兒好處吧！」

「你那樣想法不對的！」阿龍立即制止似的說。

「爲什麼？」阿岩趕緊反問過去，心裏極其不滿。

「我們現在再不能失掉一個村子！」阿龍斬釘截鐵地回答。

「哼，村子！」阿岩輕蔑地說，「失掉了有什麼相干？我們有塊地嗎？有塊田？  
有一間半間闊房子？」

「唉，你又不不能那樣說，我們留着村子，我們是要留着糧食呀！」阿龍說的時  
候，深深皺起了眉頭，「你看阿松他們的隊伍，就爲了糧食在發恐慌吧！」

「糧食儲不是在他们手裏！」阿岩騎着馬走了一會，才答答地說，「他們高興  
給，就給，他們不高興給，你把他們怎樣辦？你儲不是乾望着。」

「我們就得要使他们高興給呀！」阿龍這麼說了之後，就用韁繩撻馬一下，一  
面催促阿岩，「我們跑快點嘛！」

「我看，茂廷那個鬼，就從來沒有高興給過！」阿岩毫無心思要跑快一點，只是  
想把自己反駁的話，能夠叫阿龍聽到，就用足桿拍下馬的肚皮，催馬跑快一點，他趕



着說道：『你看眼前這兩匹馬，人家又不是要他的，騎騎有啥相干嘛，他借要摸出手槍來！吵得天翻地覆！』

『事情當然難得很！不過，我們第一要緊的，總不要讓日本人把糧食拿去！』  
阿龍這麼說了之後，便更快地跑了起來。阿岩便也從後面追了上去。

在山谷裏面，他們碰見了阿棟和韋美珍，正轉了回來。

阿棟已把馬交跟他們守口子上的人了，正單獨提起藥箱子，送着韋美珍。他一見阿龍、阿岩，立即現出不滿的神情，嚷道：

『聽說，你們要開出去打，是不是當真的？』

『當然當真的！茂和叔他也答允了！他們地裏的人也到黑虎關去了。』阿龍連忙拉住馬回答，一面又慇懃地說：『同我們一道轉去吧！這回少不了你的！』

『我不願意！』阿棟大大地搖頭。『我倒不是怕，我只覺得我們的隊伍不能開出去！』

『你這又是甚麼道理呢？』阿岩緊繃着臉，生氣地問。

阿棟對阿岩很不痛快地看了一眼，也有些起氣地說：『你一個人要逞英雄，你一個人去啥！』

『當然我一個人也去的，我不牽連哪個！』阿岩把馬用足桿一拍，就朝前跑了，不讓阿棟再有什麼話衝進他的耳朵。

『闖着鬼了！』阿棟望着阿岩的背影，惱怒地說，接着又掉頭來問阿龍道：『他才同哪個吵嘴來？』

阿龍連忙告訴他。

『他剛才同茂廷叔吵過，這我等會再告訴你。我們先講一講打鬼子的事情吧！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的隊伍應該留下來保村子？』

『是的呀！這不論哪一個都該先想到的！』

阿棟挺下眉頭，現出驕矜的樣子，大聲地說，借望一下韋美珍，彷彿在求她的同

意一樣。

阿岩騎的那一匹馬已經跑了，阿龍的馬便纏着索子要跑起來，阿龍用索子頓幾下，都沒止住馬的野性，便跳下馬來，用勁拉着馬，然後對阿棟和韋美珍說道：

『我覺得，我們要保村子，我們也該先出去打他，不該單守在口子上挨打！』

韋美珍一直不滿意阿棟那些保守的意見，這時便竭力贊成地說：

『當然我們要打出的好，守在屋裏頂不是辦法了！』

阿棟迅速地搖下頭，非難地說：

『你們不要猴子戳蜂包哈！你們先想想我們到底有多少人……我們百把枝槍，靠着這些險地，才勉強強抵住人家……離開這些山地，偌成嗎……老實說，我們只想和和平過日子，他來就打，他不來就算了，你偌想去惹他哩……你們倒不要上他們挖煤的當哈！他們打敗，他們就溜了，到處可以躲。你的呢，人家就大隊伍來你們村子來算賬……你們沒有婆娘娃子的，偌可以登起草鞋一溜，我們這些拖着

家室的，看怎麼辦？房屋給你燒了，糧食給你搶了，牛牲口給你牽了，看怎麼活下去？……請你們做做好事，不要只顧自己去逞英雄。」

阿龍冷笑地說道：

『依你那樣的說法，好像日本鬼子打來，全是我們惹的了！』

韋美珍忍不住了，立即用教訓的口氣，責備阿棟說：

『阿棟哥，你那種想法，完全不對！我告訴你，日本鬼子決不肯讓你和和平過日子的。他肯讓你過和平日子，他鬼子就不會打我們中國了！』她望下阿棟的臉色，見他偕有不服話的樣子，就輕蔑地說：『你就投降他，他也不會給你過太平日子！他偕要你給他做炮灰！』

阿棟起着反感，打斷韋美珍的話，抵塞地說：

『哪個會投降他！』

韋美珍立刻順着他的話責斥地說道：

『不投降他，我們就得先去打他！』

阿棟陰沉沉地笑一下，表示抗議地說：

『咳，我們這點子槍打什麼嘛……不是雞蛋碰石頭？』

阿龍用手掀一下阿棟的肩膀，開導地說：

『嗨，說一半天，你借不明白哪裏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去打當然借有他們挖煤的合在一道吧……再借有呢，我們也不是出去蠢打，要是敵人比我們數目多，我們自不會去硬碰硬的！一定要有幾成把握，準打得贏，我們才去打的！』

阿棟半晌才又說道：

『好吧，就說這一次打贏了！那下次怎麼辦呢？敵人知道是我們吉丁村出去打他，他開大隊來報仇，你又拿什麼去對付他？』

『只要我們肯出去打，人只有越打越多的！』阿龍把手板一揚，決然地說：『我告訴你，我出去幾回我就曉得了，外頭那些村子，早就受夠日本鬼子的氣，他們巴不

得有人承頭帶領，天天盼望有自己的隊伍打去，一打去他們就會把埋着的槍枝子彈挖了起來……你倒不要看輕我們吉丁村，你到外頭去聽聽看，哪個不暗地裏翹起大指姆稱讚我們……老哥，你不要單朝可怕的地方去想呵！

韋美珍便接過阿棟手上的藥箱子，慇懃地說：

『你借是出去打吧，我自家回去好了……』接着又現出羨慕的神情，感慨地說：『我可惜我就是不會打槍，會打槍，我一定去打日本鬼子的！』

阿棟搖一搖頭小聲地說：

『這總也太犯險一點！』他立即有點惱怒地說：『我自己倒沒什麼怕的！』

阿龍拉着他的手高興地說：

『那就沒什麼說的了，』隨即把韁繩遞給他：『你來騎吧！』

阿棟並沒有立刻接過手，只躊躇一下，忽然動下眉毛，粗聲說道：『去看看也好！』  
接過索子，跳上馬去已經開步走了，忽又拉住馬忙喊住韋美珍說道：

『你千急告訴你爸老人家，說江那里沒有人守，快點派人去……：你不妨說厲  
害一點！』

阿龍隨卽用很親切的態度，送着韋美珍說：

『你好好走哪，你轉過坡，就可以看見她們挖花生的，你叫她們幫你帶箱子好了。』

韋美珍裝做愉快地說道：

『沒關係，提起輕輕鬆鬆的！』

實際上她今天已是走得很疲倦了，藥箱子這時提在手裏，很是感到有點斤兩。她慢慢地走在山路上頭，想着自己假如能夠拿一支槍，夥着他們一道去打敵人，那是多麼遂心如意去了，她覺得她做的事情簡直費力不討好。尤其像今天跑了多少路，把自己累得要死，可沒一個人向她說一句道謝的話，甚至沒一個人現出一點感激的臉色。她感到委屈而又頹唐。

## 二十四

韋茂和他們越過山坡，拐兩三個灣，一個狹長的山谷滿長着葉子青綠的植物，便全然現了出來。好些着藍布衣衫的女人，正在山谷裏忙忙碌碌地工作，有的在挖，有的在檢，有的在搬運。

他們邊走邊望了一會，隨即又一心一意注意足下的山路了。山路崎嶇不平，一不當心，就會跌着。他們都沒有講話。走下山谷的時候，才突然看見山邊柏樹底下，有好幾個女人，聚集在那里，彷彿在圍着看什麼東西似的。接着就又瞧出，在那堆女人裏面，有個剪髮穿陰丹士林布的青年女學生，擠了出來，走到不遠的小溝邊去洗手。

阿勁首先愉快地喊道：



『她們轉來了嘛！那就是我們的女醫生呢！』

韋茂和聽見『我們的女醫生』不禁感到有些滑稽地笑了起來。他的女兒並不會學過什麼醫，却做得那麼像煞有介事的，一想起來，不免有些好笑。但他走到那些女人旁邊的時候，知道一個發痧昏厥的小孩，已給韋美珍灌了一瓶什麼藥水，活轉來了，立刻斂住了嘲笑的面容，稱讚地望一望他的女兒，便去瞧瞧抱在媽媽手中的小孩子，那個給人救着了的小生命業已啣着奶頭，在安安靜靜地入睡了。顯然已度過了危險，但韋茂和偕是十分關切地問：

『好了嗎？』

做媽媽的，一見韋茂和這樣來看她的孩子，就現出非常感激的臉色，激動地說：

『茂和伯伯，今天真虧美珍妹妹，不是她，這孩子……』激動得話都說不出來了。愉快的眼睛，又冒出了淚水，剛才她偕哭過來的。

在旁邊幫着救孩子的阿福嫂快樂地嘆着氣說：

『真像是遇着活菩薩一樣！』

阿棟嫂也在讚嘆地說：

『想不到如今姑娘家進了學堂，竟這麼能幹！』

韋茂和露出滿意的笑容，掉過頭來，對韋美珍安慰地問道：

『你今天頂累了！快回去息息吧！』

韋美珍感到很幸福似的，極其高興地說：

『我偕精神滿好的，一點也不累！』

徐華峯小聲感慨地說：

『要是你姐姐也像你一樣，肯找點事來做就好了，她整天閒着，就是擔心這，擔心那的，時時刻刻都在煩惱。』

在這愉快的時候，韋美珍却又原諒她的姐姐了，她婉惜地說：

『她就是拿給小克拖住了！』接着嘆息地說：『一個人清清爽爽的，不知要做

多少事情去了！於是帶着懇求的眼色，望下她的父親，她希望他能同意解除她的婚事。但許多人在這裏她不好明講出來。

韋茂和向四下望一望問：

「阿棟呢？」

阿棟嫂就接嘴埋怨地說：

「他就喜歡鬧熱嘛，這件事情偕沒有交代清楚，他又跟着阿龍他們跑了。」

韋茂和沉吟地說：

「事情倒沒什麼……不過我打算問他挖煤的情形。」其實阿龍、阿岩他們已告訴他一點了，但他偕想從阿棟這裏再明白一些。

韋美珍立即皺起眉頭把她所看見的告訴出來，她說他們生活得很不衛生，有的衣裳看來就像變成膏藥一樣。而且大多數人都生着疥瘡。說的時候，偕帶着厭惡的神情。

徐華峯忍不住地插嘴問道：

『你看他們那樣子，偕能打下去麼？』

『這難說！』韋美珍搖下頭說，『這要用事實來證明了。』她對他們挖煤的，心上總有些感到不滿。這時她的愉快的臉色，又復隱藏着了，代之而起的，是疲乏和厭倦。

徐華峯不滿她的回答，便又問道：

『你看他們是不是個個精神都不好？』實際上他對於韋長松的印象是很好的，覺得他身體結實堅強，不愧一個飽嚙砲火的戰士。因為韋美珍的回答，太含糊了，便故意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這倒不見得！』韋美珍又搖下頭，『講起話來，就像些流氓一樣。』說到這裏，她臉子緋紅起來。

阿棟嫂在旁很是留意聽着的，這陣便插嘴向韋茂和說道：

『茂和伯伯，這倒不要他們開進村子來喃，自己一兩個本家倒不要緊，那些外處人，沒家沒室的，真是挨都挨不得喃！』

『當然不要他們開進來！』韋茂和皺一下眉頭，迅速地說：『這我早有決定！』事實上他對於他們的開不開進村子，並未決定，只在女兒說了之後，才定奪下來的。韋美珍雖是對那些挖煤的印象並不大好，但她認爲他們熱心打仗那付勁兒，可是很強烈的，尤其哪個害瘧疾的學生，全不以自己生病爲意，總是念念不忘打日本的熱心樣子，使她在轉來的路上，越想越禁不住感動起來。這時看見大家因她一番談話，竟引起了過份的壞影響，便又覺得未免有些不公平，就轉過來說：

『不過，他們却很機警喃，我們一路去都碰見他們放有步哨……這一點，我們倒該學一學。剛才路上，我偕同阿棟哥談起，我們去江邊那條路上，一點防守也沒有，這的確很危險囉！』

阿勁睜大眼睛吃驚地說：

『這當真危險哪！拿給日本鬼子摸進了村子，我們偕不知道哩！』

韋茂和心裏也吃了一驚，但他臉上却很鎮靜地說：

『這不要緊的……哪里會從那邊打來？靠江一帶的村子，又沒有給他佔去！他來也得先同他們打！』

韋美珍現出很精明的神色，一定要使父親信服那麼似的，固執地說：

『就說敵人一時來不倒，可是我們不能不防備金蘭仔喃！』

『對哪！對哪！是要防備金蘭仔喃！』阿勁叫了起來，他非常擔心只由十多個小孩子看守的牛羣了。

徐華峯插嘴解釋道：

『依我看來，金蘭仔偕不至於繞路偷襲我們，第一我們正在同他們磋商，第二他們偕有牛當在我們這裏。』

韋美珍立即反駁地說：

『我覺得打仗的事情，應該謹慎地好，你看他們挖煤的明知敵人很遠，又紮在安全地方，借四面八方，都放起步哨哩！我們怎好大意的！』

徐華峯沉默一會，才同意地說：

『是倒是囉！要是人手分配得過來的話，倒不妨派點人去巡邏。』

韋美珍見到自己的意見，已經佔到上風了，便越發堅持起來：

『我覺得無論如何，都該趕快找點人去巡邏……總之，事不宜遲！』

韋茂和看見女兒侃侃而談，儼然曾經作過戰，指揮過隊伍似的，禁不住有些好笑起來，隨即嚴肅地說：

『我告訴你，在那面，借隔好幾個村子去了，又是些獨路老山林，金蘭仔要成羣結隊地走過，人家也不准許他們的……你放心些，難道我連這點事情都沒想到麼？……』其實他一點也沒想到，但他借補說一句道：『我不會錯的。』

『要是他們用少數人來偷襲呢？』韋美珍紅了臉尖聲激昂地說，彷彿在學校

裏和同學辯論不贏就不服氣一樣。

韋茂和不再向着他的女兒，却朝衆人假笑地說：

「那他少數人來，我們偕怕他嗎？管叫他一個個回不轉去。」接着仰起頭望一望太陽，故意失聲地說：「呵，我們再就攔不得了！」舉起手向徐華峯、阿勁一邀：「快些走吧！」

韋美珍望下他們忽忽走去的背影，禁不住堵起嘴巴，心裏不快地想道：

「反正我也要走了，我白操這些心做什麼？」她又重新感到了灰心，不再把別人煩難的事情放在心上。甚至偕覺得剛才自己未免多嘴。

但阿棟嫂却帶着羨慕的樣子，對旁的女人些感嘆地說：

「一個人偕是要讀書的好！不像我們終天粗粗笨笨的，什麼話都拿不出來。」

阿福嫂長長嘆氣地說：

「這是生成的命囉！我們只有修修來生了！」



韋美珍提起藥箱子動身走的時候，阿棟嫂連忙趕了上去，接過她的藥箱子，一面責備似的說：

『你讓我們替你拿嘛！放在我們籬筐裏，又重不了什麼的！』

阿福嫂也趕着說：

『放着，我們在這裏，借好意讓你自己提麼？那才沒有名堂哩！』

另外幾個女人都爭着要從阿棟嫂手上去提來，打算放在自己挑的洋芋或花生上面，一壁熱心地說：

『當真說起來，連人家的好處都不曉得哩！』

阿棟嫂叫着說道：

『呵呀，你們不要搶，打爛一樣東西，倒反而爲好不好了！』

於是一個搶到手裏的女人，便雙手抱着藥箱，放進她的籬筐裏，現的得意而又

小心地說：

『你看，我這樣捧碗油似的，偕會打爛東西麼？』

韋美珍也禁不住把緊綳綳的臉子，放緩和起來，隨着她們挑起東西走的時候，才小聲嘆息地說：

『咳，同你們在一道，我才真的感到了快樂！』

婦女挑起担子，背上又吊着孩子，爬起山路，煞是辛苦。孩子既受着母親的汗熱，又晒着太陽，顯然很不舒服，有時偕哭了起來。做母親的沒法可想，就只有息下腳，悲痛地嘆氣，詛咒年辰逢的不好，傷心小東西生得太不合時。

韋美珍看見這些情形，心裏又很不好過起來，她幾乎想替她們挑花生紅苕，又想替她們抱下孩子，但她也爬山爬得十分疲倦了，恨不得有人打轎子抬她走路，哪偕有氣力幫忙他人呢？而且即使有精神，有力氣，她只能挑一付担子，抱一個孩子，又有什麼用呢？她只能站在她們身邊，一同嘆氣，或者發表一點意見：

『爲什麼你們不把小人留在家裏。這樣大人吃苦不說了，小人倒擔心會生病』

呢！

她們都怨聲怨氣地說：

『能留下，哪借不留？就是留不下呀！你一想到娃娃在家裏哭，你哪借做得下事嘛！』

於是韋美珍想起大城市裏的託兒所了，便一面走一面把這一種辦法詳細地說給她們聽。大家聽得神往起來，就都熱心地要求韋美珍來承頭創辦，有的借哀懇地說：

『好妹妹，你不要說過就算了，你務必要替我們做做這個好事哪！』接着又快樂地嘆氣：『咳，只要孩子能脫得手，放得下心，睡着都會笑了起來。』

這份熱烈的希望，像太陽光似的，照在韋美珍身上，使她的心也熱了起來，竭力忍着高興的臉色，謙虛地說：

『讓我試試吧……就怕辦不好！』

阿棟嫂帶着誇獎的口氣連忙打總成道：

『哪有你都辦不好的！幾個耐得煩的女人，幫你忙，一定會辦得好的！』

## 二十五

韋茂和他們三個人，走到黑虎關，已是正午過了一會了，雖是爬山爬得很是疲乏，但一覺到身臨險要地方，却又使他們不能不緊張起來。可是一望見涼亭的時候，又使他們爽然愉快了。馬散在近邊的草地上，悠悠閒閒地吃着草。涼亭側邊的篾篷子裏，阿樹正慢慢地在大木盆邊上洗碗，嘴裏則吹着口哨兒。韋長福則靠着涼亭的石柱，在亂糟糟一叢鬍子裏，露出一枝短烟袋，他在眯着眼睛吸烟，臉上現出一種飯後舒適安閒的樣子。一切都現得靜悄悄的，不遠的坡頭，站在乾樹枝上的岩鷹，時不時有尖叫的聲音，傳了過來。

徐華峯不禁微笑着說：

「這裏倒別有天地嘛！」

韋茂和却不滿地說：

『人些到哪裏去了？』他認爲在這個地方，應該各人抖擻精神，拿着槍械，嚴陣以待的。

阿勁滿以爲能夠趕到午飯的，現在看見阿樹在洗碗，便失望地叫起來：

『糟糕，他們吃過飯了！』接着就大聲地招呼阿樹。

阿樹立即不吹口哨了，但他並沒有停止洗碗，他只趕快地告訴韋長福。韋長福一見是韋茂和他們來了，趕忙站起，一面偕取下啣着的烟袋，高興地迎接着。韋茂和不快地問道：

『就是你們兩個人麼？偕有些人呢？』

『他們睡午覺！』韋長福指下涼亭裏面，隨即又指了兩邊的碉堡，『有些在上頭怕也在……』他見韋茂和臉色不對，話便咽着不再說了。

韋茂和看一下涼亭裏面睡着的人些，皺下額頭皮，埋怨地說：

『要是敵人打來了呢？……這怎麼成？』馬上又掉轉頭來，命令地說：『阿明呢？怎麼沒看見？』

『借說阿明！』韋長福顯然很不滿地說。『他趕鬧熱去了嘛！』

『怎麼這樣亂來！』韋茂和很生氣了，『我沒有叫他去，他就去了！這東西！』

『我們勸都勸不倒，』韋阿福有點惶恐，彷彿怕韋茂和怪在他名下似的，『我們都說你這個人……』

韋茂和不待他說完，便制止地說：

『這不用講了，你只告訴我，他走了，他交代給哪一個的？』

『他交給阿棟的！』韋長福連忙回答。『阿棟借算好，他……』他本要說阿棟借老成，不去趕鬧熱。但韋茂和却認爲阿棟並不管得好，管得好哪會人些都在睡覺，所以就切斷韋阿福的話，惱怒地命令道：

『他在哪裏你跟我叫來！』

『唔，剛才借在這里嘛？』韋阿福自己也弄不清楚，他就連忙問阿樹。阿樹則正忙着同阿勁在淘米做飯，韋阿福連問了兩三聲，他才聽見，但回答過來，却是仍然不知道。韋阿福便叫阿樹快跑上礪堡去看看，阿樹本來想說他借要替剛來的人煮飯，但因見韋茂和臉色不好，在發脾氣，便叮嚀阿勁一聲，『菜隨便你炒哪。』使用體操式的跑步，矯捷地跑上右邊的坡去。

韋茂和打算向徐華峯說：『幸好我們來了。』但四下已看不見他，便走到篾棚子那裏，對阿勁問道：『你沒看見你徐姐夫麼？』阿勁拿了一大把小白菜摘着根子出來，反而神頭神腦地問：『他沒見了麼？』

韋長福已把涼亭裏面睡午覺的幾個人，叫醒起來。他們因見韋阿福又拉又嚷，氣勢汹汹，默倒敵人來了，都慌慌忙忙地抓着槍，跑了出來，等到弄清楚來的人是韋茂和，就又不免感到有些好笑了，但也不敢盡量露出笑容，一面借半帶解釋，半帶埋怨地說：



『唉，昨晚大半夜都沒閉過眼睛！』

韋茂和冷冷地看了一眼，惱怒地問道：

『你們一共留有多少人守口子？』

韋長福剛要張口回答的，却一下就給韋長壽搶先說了：

『偕有五六十個人！』

『怎麼去的這麼多？』韋茂和不快地說，但聲音却壓得很低，因為人須出去多一點，他原是同意了。只在這個時候，覺得出去太多是一件不妥當的事情。

阿樹氣喘喘地跑回來，只說一聲『他不在這邊！我到那邊去看看吧！』又飛也似地跑上左邊的峯頭去了。

留在這裏守口的人些，大都像阿棟一樣，有田有地，平日自耕自種，且都有了家屋，他們全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態度，只想過太平日子，對於阿龍、阿岩他們的主張，出外去襲擊敵人，也附和着阿棟表示激烈的反對。但因聽說韋茂和都答允了，

也就無可如何，讓他們帶着隊伍出去。現在見韋茂和在埋怨人不該去的那麼多，便趁勢發洩他們的憤怒起來，尤其不滿意阿岩。韋長壽乘機說道：

『就是阿岩他們要逞英雄吧，只圖他們自己打得痛快，不管你這裏會不會敵人打來！』

『他們小院子上的，人沒田沒地，本不該太重用他們的！』有誰在這麼突頭突腦小聲抱怨起來，顯然也在不滿意韋茂和了，只是他們不敢直達直講了出來。

但韋茂和也很明白他們的埋怨了，便輪睛鼓眼向衆人望了一會，然後惡狠狠地說：

『用不着哪一個多嘴！等他回來，我自不然要教訓他的……』

阿勁偕在篾棚子外邊摘着小白菜根子的，聽見在他們誹謗阿岩，心裏非常快，便忍不住反問衆人道：

『爲什麼大家都聽信他的話，一齊尾去呢？』

『那他們聽進去了吧！默倒這下子可以發洋財了！』韋長壽接嘴這樣說，臉上則露出一股嘲弄的神色。隨又輕蔑地補說一句：『哪容易的事情！』

韋長福聽見阿壽這麼說的時候，就表示同意地搖一搖頭。

這時徐華峯同阿棟從前頭山路轉折處，走了回來。阿棟胖胖的臉子，發着飯後走熱了的紅光，現出一派責任重大的神情。腰間掛着手槍，胸口挺起，儼然一個頭目似的。韋茂和一看見他，就厲聲問他哪裏出來。

阿棟帶着幾分威嚴的神色，不慌不忙地說：

『我到那邊坡底下去查查，看步哨些借警不警醒。我怕他們這個時候，會靠着樹子打渴睡！轉來恰好遇着徐姐夫。』

這該使韋茂和無話可說了，但他却仍舊板起面孔責備地說：

『你爲什麼讓他們都睡覺呢？要是敵人打來了，豈不個個都送給人家綁起？』  
阿棟立即轉過身子，鼓起眼睛向大家嚴厲地問道：

『你們爲什麼不輪流睡覺？我不是告訴過你們的嗎？』

衆人對阿棟却不像對韋茂和了，自然毫沒一點害怕，而有的輩份比他高，不聽他說，便七嘴八舌地報怨：

『你來試試看看嘛，晚上又沒有閉過眼睛。』

『當真吃哪個的糧，當哪個的兵不是？』

這到使阿棟禁不住臉紅了，他知道衆人並不服他，再擺起一個頭領的面目，會只有聽着更不好的話的，便改成平日彼此說笑慣了的態度，嘲弄地說：

『哼，人家偕開出去打仗呢？你們就支持不住了！』

『你怎麼拿他們來比？他們是做什麼的嘛！』阿壽彷彿受了屈辱似的叫了起來，他自以爲他們是比阿岩那起子窮人，高了一等的。

阿樹飛也似地從左邊峯嶺上跑了下來，正要說『那邊也不在，』忽然一眼望見阿棟，驚喜地說：『你在這裏嘛，叫我好找去了！』

阿棟不愛同他們講論下去了，却向這個做幫工的阿樹，顯顯威風叱責地說：

『你剛才爲什麼也睡了！』

阿樹立即大聲嚷道：

『誰睡來？吃了飯，我就一直在洗碗，收拾廚房。』

阿勁一面燒火一面又跑出來看鬧熱，這時就接嘴說道：

『他哪裏睡來？我們來的時候，就看見他在洗碗。』

章長福也忙插嘴說：

『他沒有，我親眼……』

阿棟仍對阿樹嚴厲地說：

『沒有睡，就算了，你那樣嚷什麼？當真頭上生了角，就不認人了！』

這使阿樹氣得一臉通紅，要不是章茂和在面前，他就要同他衝下去的。

徐華峯這時才勸解阿棟地說：

『算了，不講了，我們到碉堡上去看看吧！』接着便朝剛才阿樹跑下來的那邊嶺子走了上去，阿棟尾在後面，恨恨地說：

『這非興個章法不可！這怎麼能打仗嘛！』

鋪着石板的路，穿過樹林，很快就彎上嶺去，變成一梯一梯的石級。一路都是青蒼茂密的樅樹，上頭雖有太陽光照着，也仍然顯得綠蔭森森的。徐華峯和阿棟慢慢爬着石級，走上碉堡脚下，下面涼亭的人聲，就一點也聽不見了，四山顯得非常的靜寂，只不遠處有啄木鳥的聲響，波波地一陣陣傳了過來。很遠的地方，有蜿蜒的河流，在狹長的原路中亮着銀白帶子。幾處瓦屋和樹叢攢簇的村莊，在遠處山窪裏升起細細的青烟。徐華峯曾登臨過這個地方，但那時只是觀玩欣賞景色而已，現在則儼然以一個軍事家的身份，在察看怎樣用兵的地勢了。他摸出日記簿和自來水筆，把附近所看到的山頭、平地、深谷、小溪、橋梁，以及爲砍柴人、打獵人走出的小路，都一一畫成地圖。並訊問那些峯嶺的名字，連阿棟也不知道的，便記上A B C D的字

碼。又問阿棟道：

「金蘭村在哪裏？我們望得見麼？」

「這裏望不見的！」阿棟說着，一面又用手指了一指，「就在這個方向，翻過那匹山就看得見！他們離江沒有好遠。」

徐華峯立刻記起剛才韋美珍和她爸爸講的江那面的防務，便提醒地說：

「他們既挨着江，他們不好跟着江打我們的側面嗎？」

別一個看守礪堡的漢子，趕着回答道：

「那他打不過來的！除非他借人家水源村的路！」

徐華峯難他道：

「難道他們不會架起船來嗎？」

好幾個人都笑起來了，說道：

「哪會架起船？有些地方簡直就是懸岩，水簾子要掛好幾丈高去了。」

『不過這是打仗的事情，疎忽不得喃！』徐華峯用警告的臉色，回答衆人，『你們看過三國戲沒有？姜維以爲有摩天嶺那樣的高山，可以擋住敵人，哪知鍾會就叫兵士，身上裹起毡子，滾下山來！』一面就打量着阿棟。

阿棟讀過書，且能看三國演義，先前太平時候，也到鎮上縣城去看過三國戲來，現在聽見徐華峯在這麼地說，便笑道：

『你說得金蘭仔那麼聰明！』於是向徐華峯使一下眼色，『這可以包，他們打不來的！』

徐華峯不再講了，只說一陣別的，等走下涼亭的路上，阿棟才邊走邊說道：

『你不好當他們面說的，你一說出，他們就安不下心了，他們老是記罣他們家裏。其實我到是要人去江那裏守的，剛才我偕再三叮嚀過美珍，要她向茂和伯伯講。我倒忘記問了，他老人家怎樣說！』

徐華峯有些不快地說道：



「他也跟他們一樣，滿以為金蘭仔不會打來的！」實際上，他剛才偕同意他岳父的意見，現在又覺得以一個軍事家和參謀人員的立場說來，是應該處處計劃周詳，不能存一點僥倖的念頭的。同時，對阿棟的狡猾態度又感到不滿，他認為一切都應該使人知道，用道理去說服不應該蒙混人家。走了一陣，他又說道：

「現在分得出人嗎？應該趕快派點人去！」

阿棟却抱怨阿岩、阿龍他們，不該帶走那麼多人，弄得村裏人手缺乏，最後連對韋茂和也責備起來！

「我們茂和和老叔，他就想圖個名聲！你不想想看，你只有眼屎大的村子，百十來個人，你做什麼嘛！」

於是徐華峯停下腳來，把人只有越打越多的道理，告訴給他聽，偕把一些遊擊隊，怎樣由幾個人，發展起來的故事很生動地講了出來。

阿棟知道他們讀書人的道理，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駁他不贏，便一言不發地

聽着，心裏則一直地不以爲然。他只是頑固地抱着一個信念：『不管你怎樣說來說去，我們只保衛我們的村子，我們的家室。』

徐華峯見阿棟老是沉默不說話，不像阿龍他們一聽明白了，就拍拍膝頭，恍然大悟似地說：『對的，對的！』就問阿棟道：

『你覺得怎樣？』

阿棟也不反對，也不贊成，只做出爲難的樣子，呻吟似地說：

『這要看他們大家的意思了！』

徐華峯看出一時借說服不了，便往坡下走去，一面現出耐煩的臉色，溫和地說：『改天我們再談談吧！』走了一陣，又忽然說道：『其實看起來阿龍、阿明他們那一大批人倒是贊成的，他們今天不是都出去了麼？』

阿棟沒有搭嘴，但心裏却非常地惱怒起來，他突然覺得阿龍、阿明、阿岩他們，今天這樣不顧村子，把人帶去全是徐華峯這張嘴巴鼓吹起的。他望着徐華峯的背影

恨恨地想：『你們外姓人，心裏偕有我們的村子！』

徐華峯同阿棟走下平地的時候，韋茂和已經在等着吃飯了，炒好了的小白菜，正放在松樹下的白木桌上。接着阿勁端來一碗峨眉豆，他們便開始吃着午飯。徐華峯一面吃飯，一面就將看見的地勢，和應該怎樣佈置的意見，向韋茂和提了出來。徐華峯主張不必只守這道關口，應在關口外面敵人必經的路上，設下埋伏，從事牽制和驚擾。這就可以使敵人不知虛實，不敢長驅直入。否則等他打到關口，你才回擊，那份火力的單薄，便將把守的實在人數，全部暴露給他。徐華峯之所以這樣主張，是他認爲人少，不能呆板死守，一個地方，須要機動地從事多方面地襲擊。當他在關口上堡壘上從事觀察的時候，他便決定要把遊擊戰作爲今天作戰的主要原則，假使今天真的發生了戰爭的話。

徐華峯一說完，阿棟使用力搖下頭，決然地說：

『這不成的，上午守在外面的，我都叫了回來！』

這種強硬反對的聲音素來不大有過的，不免使徐華峯暗自吃了一驚，立刻向阿棟瞧了一眼。他原是好勝心極強，喜歡自己的意見，一說出去便得着別人的同意和稱許。當然這種反對使他不快。但他一方面又主張大家發表意見，好收集思廣益的效果，一向同人談話的時候，也是總要盡量地鼓勵別人表示他們的意思，所以他就停下挾菜的筷子，按下心裏的不快，竭力現出一付虛心的好臉色。阿棟一直用着冷冷的聲調，說了下去：

『敵人不會這樣傻，肯讓你去打他的埋伏，你幾個人夠做什麼嘛！倒給人爬上來圍着了。』說完之後，偕把臉負氣地掉在一邊。

在旁邊聽的幾個人，也都插嘴說道：

『他們金蘭仔狡猾得很，總是抄小路偷上你的嶺子，準得多幾個人把守才好。』

徐華峯覺得阿棟和其他的人反對的話確有幾分道理。因為他們曾經同敵人

作過戰，有着無比寶貴的經驗，只是他覺得阿棟的態度不太好，他料想他今天必是要在大家面前逞能，顯示他也是一個頭目，心裏便越發感到不快。他用筷子戳下耳朵邊上的頭髮，忽然說道：

『前回日本鬼子打來，不是一直就向口子上在打麼？』

阿棟馬上掉回頭來，直劈劈地反駁道：

『我們今天原是要提防金蘭仔啲！』

徐華峯立刻用着堅決的口氣，教訓地說道：

『那金蘭仔今天不會打來的！』

於是阿棟笑了起來：

『你剛才不借是在說要提防金蘭仔麼？』

徐華峯深深盯了阿棟一眼，然後指斥地說：

『這你又要放明白一點喃！估計他打不打來是一件事，我們小心提防他又』

一件事，你不能混爲一道。阿棟即使明知他不打來，我們也該提防吧！像我們臨江那一面，就早該派些人去。」他把聲音提得很高，且向周圍站着的人望着，他有意要反剛才阿棟那種不使大家知道的態度。「我以爲金蘭村的人不正面來攻，他會從側面來。」接着直對韋茂和分辯地說：「大的隊伍借不至於來，而且事實上也不可能，不過勒，他可以暗裏來幾支槍，作一番騷擾。」

阿棟向大家裝起笑臉不以爲意似的道：

「幾支槍怕什麼，那我們村裏那些老弱殘兵，也可以對付他了！」

阿勁大口大口地在吃着飯的，這時便驚慌地嚷道：

「就是一支槍，我們那些看牛娃子，可也吃不消。」

阿壽故意現出滿不在乎的臉色，作爲說趣話似的說道：

「牛，反正是他們的，由他們邀去算了！」

「這不成的！哪能讓他們輕易邀回去？我們一定要派人去守！」

一講到牛，大家都嘆了起來。韋茂和却皺起了眉頭，呵叱地說：

「吵什麼？牛總歸要還給人家的！」接着便放下了碗筷，用手板擦一擦臉和嘴巴。然後聲音低沉地說：「對的，我們該提防下子！只是我們現在分不出人來。好吧，我們就派他三兩個人，去巡邏下子。最好騎着馬，好報信。」韋茂和當着衆人的時候，他是不多喜歡講話的，但他心裏却不斷地估量、籌畫，要在衆人紛紛議論之際，作着適當的解決和處置。他要使他的每一句話，都生出確切不移的效果。他認爲一個處在主腦地位的人，不能讓自己的意見，受到批評和指責。否則，就有損自己的威嚴了。因此，他一說話，既很審慎，又復聲調沉重，藉以增加語句的斤兩。這倒不是他今天才有這樣的意見，而是他自做織布廠以及染房之類的大老板以來，對待工人夥計慢慢養成了的。

阿棟首先贊成地說：

「去巡查巡查，倒是對的……哪兩個願意去呢？」

阿勁和阿樹都趕忙搶着回答，他們都願意去做這樁事情。

阿棟却對阿樹責備地說：

『你老是想走！你走了，下午又哪個來煮飯？』

阿龍、阿岩他們帶着隊伍走的時候，阿樹就爭着要跟去，他不像阿勁一樣，顯顯本事，他只圖跟着大家一道東跑西跑，新鮮有味。他不喜歡留在後邊，衆人都閉着的時候，却叫他來劈柴煮飯。更不高興，有些人借要使他的嘴，叫他去拿茶、拿水、添菜、添飯。他覺得平時做零工，是沒法子的，吃人家的飯，拿人家的工錢，當然要服人家管。現在大家起來打日本鬼子了，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完全由於自願，又沒有拿哪個的工錢了，爲什麼借要使這也受人管那也受人管呢？剛才一肚皮不好過，借沒消完，現在再來一次阻止，就使他大爲不滿起來。他嘟起嘴抵塞地說：

『我不會煮的，他們一拿起碗，就嫌你煮稀了，又嫌你菜炒鹹了！』

『你叫哪個煮呢？』阿棟冷酷地反問他，接着教訓他道：『不會煮，你就得好好』



地學……這就苦倒你哪！

阿勁不平地說：

『老是叫他一個人煮不好的，應該找幾個人換一換！』

阿棟便輪起眼睛說阿勁道：

『那你來替他好不好？』

阿勁把菜碗飯碗收攏起來，一面抱着碗轉身走開，一面冷冷地回答道：

『煮有什麼要緊，只要和叔他老人家派了我！』

韋茂和沒有說什麼，只是啣着短烟袋吸烟。阿棟望下阿勁的背影，憎惡地說：

『都是牛筋牛殭的！這怎麼好叫他們打日本鬼子嘛！』

徐華峯微帶諷刺的神氣，笑着說道：

『其實他們兩個正是想去打日本鬼子的！』

『剛才就不要人家跟阿龍他們去！』阿樹忍不住憤憤地說：『現在又不讓人

家去。

『當真不服王法了！個個人都要由他自己，那偕了得！不論什麼事情，你們都該聽聽命令吧！』阿棟按一下他佩帶的手槍，偏着頭呵叱地說：『你們那樣愛打仗，總有天會叫你走到前頭去吃外國湯元的！』尾後這幾句，是用嘲笑的口吻在講的，這倒引起旁邊的人都笑了起來。

於是韋茂和皺下眉頭悄聲說道：

『就由他們兩個去吧！』在他看來這是值不得爭論的事情。

『那煮飯呢？』阿棟斂着笑容，不滿地說。

『煮飯就另外找個人好了！好大的事情！』韋茂和的臉色顯得有些厭煩了。

阿棟這才沒有開腔。但阿樹却高興極了，迅速朝草棚子那裏跑去，大聲地趕緊把准許走了的消息，告訴給阿勁聽，一面快樂地想：『這下我可以騎着馬跑了！』

## 二十六

阿勁、阿樹兩個人借沒動身的時候，在崗堡上守望的人，驚慌地傳下發現敵人的消息，阿棟和徐華峯便立刻爬上嶺子去望。在遠處樹林稀少的嶺頭通到縣城去的一節山路上，有接連不斷的人影現出，又隨即隱沒進山谷去了。人影非常模糊，看不清究竟是什麼隊伍。徐華峯趕忙拿望遠鏡來瞧，他看見人些都穿着制服，禁不住慌忙地說：『是日本鬼子！』接着又看見了馬上並沒騎有人，像是上面駝有什麼東西，他想一定駝的是砲了，於是斷定地說：『的確是日本鬼子！』他不再望了，阿棟便從他手上拿去望遠鏡。徐華峯竭力鎮靜自己，安慰衆人似地說：『不要慌，讓我們好好佈置一下！』

阿棟看了之後，却大聲嚷道：

「他媽阿岩這些鬼東西在幹些什麼鬼呀！爲什麼現在偕不見動手打？」他把望遠鏡交給徐華峯，卽向碉堡內的人，吩咐一聲：「好好守着。」便氣沖沖地向涼亭跑下去。

在這邊碉堡內只有十個人，架起兩桿機關槍和一些步槍。他們覺得守這座口子的人實在太少了，頗以爲憂，有的則一直凝視着遠處，希望有槍砲的聲音響了起來。

徐華峯也在念着阿龍、阿岩他們那一枝隊伍，他沒有下去，他仍舊拿着望遠鏡在望。這時遠處山上的隊伍，已過完了，望得見的只是一些蒼綠的樹影。天空藍閃閃的，有很多的白雲鋪在上面，微微的移動。近處一片的高低起伏的山巒，大都覆着一層蒼黑的松林，使人感到彷彿有着原始的寂寞和憂鬱似的。四下都很靜，山下啄木鳥啄木的聲音，已經停息了的，現在重又波波地傳了上來。徐華峯不安地想：「爲什麼阿岩他們沒有截擊呢？難道打敗了麼？」但一經別人說出這種同樣的意思時，徐

華峯却又用鎮靜的臉色，竭力安慰衆人地說：『等一等，他們總是埋伏在那些林子裏的！一定碰在合適的地方才開槍。』可是這些話並沒有止住大家的焦急。

不久韋茂和上來了，背後尾着阿勁、阿樹、阿福三個人，他們都背着步槍，帶起手榴彈。阿勁臉上有着一股按捺不住的高興神情，韋茂和則十分冷靜，臉色嚴厲得有些近於殘酷。他沒有走上碉堡的梯級，只站在門口，向碉堡裏面厲聲問道：

『看見我們的隊伍沒有？』

『沒有，』徐華峯趕忙回答，一面從石砌的梯級上迅速走了下來，又用剛才安慰他們守碉堡的那些人的話，說給韋茂和聽，但口氣已不那麼確定了，偕加上『大概』兩個字眼。顯然他也有些感到失望了，想同韋茂和商量出一個應付的法子。

韋茂和一點也不慌張，只現出很是自信的神色，用鈍滯沉重的聲音說：『等下就可以聽見他們的槍聲的！』說得極有把握，彷彿阿岩他們那枝隊伍，埋伏在敵人到來的地方是由他佈置過的一樣。本是暗裏有些着急的徐華峯，至此也就安靜些。

了。他想必是阿龍早同他有過一番計劃。但他又覺得單是這樣等待是不好的，必需想出一種抵抗敵人的辦法。現在守關的人少，敵人如果知道，只消長驅直入就可以了，用不着費怎樣的氣力進攻。因此頂重要的，就是要佈出疑陣，使敵人認爲關上人多，不敢隨便下手。他想最好是在這座關口的兩邊山嶺上，每隔半里路，就燃起一座火堆，使烟子冒了起來，讓敵人從遠處就可以看見，以爲是守嶺子的人煮飯的火烟。他立即把這計劃告述給韋茂和。韋茂和想了一下，就點頭贊成，吩咐大家趕快去燒火堆，燒了之後，迅速轉回到涼亭集會。並叫阿勁把命令傳達到那邊礮堡去，要那邊守礮堡的人，也照着同樣去做。他和徐華峯又走進礮堡，爬上石砌的梯級，走到雉堞旁邊，用力注意着敵人來的那個方向。他和徐華峯交換地使用着望遠鏡。

不久，阿棟滿頭是汗地跑上礮堡來了，現出從來沒有過的慌張樣子，一看見韋茂和就氣急敗壞地嚷道：

『他媽的，上了他們挖煤的大當了！我們的人全拿給他們拖起走了！』

韋茂和車過頭來，怒氣地問道：

『這些話，你從哪裏聽來的？』

『就是探子才回來報告的！他正在底下吃飯。』阿棟也有點生氣地抵塞。『他說我們的人早同他們挖煤的開到陳家鎮去攔截那裏的日本鬼子，這一股日本鬼子，是他們過身後另外一個地方開來的！』接着就用粗話咒罵阿岩起來，說這回的事，完全是壞在阿岩手裏。

這下的確也使韋茂和驚慌起來，心裏暗自叫苦：『這下怎麼辦嘛！』阿龍、阿岩他們開出去，首先自己是同意的了，即使當真這個計劃錯了，只能自己心裏承認，而不能在言語上表現出來，於是他立即制止着驚慌，揚一下手，十分堅決地說：

『沒關係，我們偕可以憑險來守！』接着又向阿棟叱責地說：『我這麼大年紀了，偕不怕，你們後生家，怕什麼？』

『我倒不是怕！』阿棟不服氣地說硬話，『我有一點意思，我們這點人要保住』

我們的村子，就該立刻退到岩口去。」

「今天不能退！一退，就連她們挖花生洋芋的，都跑不贏！」徐華峯立刻阻止地說。

「不要緊，我已叫人去告訴她們了！」阿棟把徐華峯的話不當一回事似的，冷淡地說，一面環顧一下碉堡裏頭，驚異地問：「他們喃！怎麼一個個都不見了？」

「起碼也得打一仗才行，」徐華峯向韋茂和懇求地說，「這樣險的地方，白白丟給敵人，未免太可惜了！」

阿棟立即表示反對：

「你怎麼不想想喃，你這一點子人，一開槍，人家就聽出虛實來了！」口氣上很帶着輕視似的。

徐華峯臉子禁不住紅了起來，馬上用教訓的口氣，強硬地反駁道：

「我哪裏是叫你老遠就放槍呢？當然要等敵人走到口子上，我們才打他一個



措手不及！

『嗨！你只顧嘴巴子說！』阿棟生氣中帶着諷刺的口吻，叫了起來，『我早說過，這裏不比岩口哪，敵人他會繞上嶺來，你怕借沒有來得及開槍，他早把你圍在關裏頭，鐔子裏捉烏龜，手到擒拿！』

『這倒不要怕的，我嶺上給他佈置起了！』徐華峯揮一下手，用斷然的語氣回答之後，就馬上把頭伸向雉堞外邊，順着嶺子望去。蒼松覆蓋着的一帶嶺子，有四五處已冒起青白的濃烟。立刻掉回臉子歡快的向韋茂和喊道：『好了，好了，燃起來了！』隨即又轉個方向，對那邊碉堡的一帶松嶺望去，跟着又叫了起來：現着渴望的神情，小聲地說：『快了快了，他們就要燒燃的！』

阿棟望見兩邊一望的嶺上，都有一股股青白的濃烟，向天空升了上去，奇怪地問道：

『這是幹的什麼呀！』

『這是用計策哄敵人，』徐華峯語氣轉溫和了，解釋地說：『他看見烟子就以爲人多了！』

阿棟不相信地用力搖下頭說道：

『這會哄得住人家嘛！』

韋茂和始終拿望遠鏡偵察敵人的蹤跡。聽見阿棟在這麼說，便轉身過來，嚴厲地說道：

『不要多講了！快把人些集合在底下去，不要亂走動，好聽我的吩咐。』

阿棟站了一下，因見韋茂和鼓起眼睛盯着他，便賭氣地說道：

『這些鬼一個都不在了，叫我怎麼集合嘛？』

『你看底下有多少人，就集合多少人，他們燒好了火堆，自會轉來的！』韋茂和的語氣，稍微緩和了些了。

阿棟更快地走了下去，一路手槍的皮盒子碰着他的大腿，他也不像往天一樣，

下坡的時候要用手按着了。他心裏很是惱怒，他覺得老頭子簡直變糊塗了，不該一直聽信外人的話。偕沒走下涼亭，候在那裏的二十來個人，全都帶着不安的神情，焦灼地問：

『怎麼樣？是不是馬上就退？』

阿棟沒有回答，只把兩隻手腕朝外大大一擺，表示失望的臉上，又透露出氣忿的神色。

『死爭個卵呀，這幾個人！』

『爲什麼不問問他做什麼把隊伍派出去？』

人些七嘴八舌地埋怨起來。阿壽一個人尤其講得大聲些。阿棟在吃飯桌子邊上，困惱地坐下息氣，對着衆人的埋怨，有些起反感地抵塞道：『你們自己去問問嘛。』

『喲，你現在是隊長呢！不然要你做隊長做什麼？』原是對韋茂和不快的阿壽，現在立刻又對阿棟發惱起來。

阿棟用拳頭捶下桌子，賭氣地嚷道：

『我不幹了！讓老頭子跟他女婿去幹吧！』

阿勁佩着手槍和手榴彈，興沖沖地從左邊嶺子跑了下來，他正是傳達了命令，再回到韋茂和那裏去的。一聽見阿棟在這麼地說，便忍不住奇怪地望着他。阿棟一看見阿勁，就露出不快活的樣子，譏刺地說道：

『你望着做什麼？你去告訴他們好了，我不怕哪個的！』

『你發瘋了！張口就亂咬人！』阿勁生氣地回答，一面回頭向坡嶺上走去，一面抵塞地說：『你不幹，關我的屁事！你就投降給日本鬼子，我也不會去報告的！』

阿棟忽地站了起來，把袖子一挽，大聲吼着：

『你不要走！你給我說個一清二白，什麼投降日本鬼子？』

阿勁立即返身過來，現着挑戰的眼色，冷冷說道：

『如今日本鬼子打到眼前了，你說你不幹，這是什麼名堂嘛……不是想投』

降日——鬼子麼？

『放你媽的屁！』阿棟又用拳頭，猛烈捶下桌子。『我說我不幹，我就不打日本鬼子麼？』

『你要打就打好了，用不着同我生氣，留着這付兇樣子去對待日本鬼子吧！』等下見了日本鬼子，偕這樣神氣，才算得好漢！阿勁說了之後，就一直走上嶺去，不再回頭了。

阿棟却仰起臉，揚起拳頭，趕着大聲罵道：

『雜種，等下你看看老子他們，是不是後退嘛！』他見阿勁只是走，沒有回答，隨即停下足步，返身向衆人嚷道：『他媽的，這小賊，他默倒他才能打仗哩！等下打起來，只要他後退，看我不當胸口給他一槍！』他把手槍取下，朝桌上一擲，彷彿這一舉動，就作爲他在發誓似的。

於是阿壽揶揄地問道：

『怎麼？你又打算不退了麼？』

『退什麼？當真默倒老子他們怕起來了！』阿棟橫眉怒目地對阿壽看着。

『那我們怎樣保村子呢？』阿壽冷冷地反問。

『保村子，現在說不了這麼多！』阿棟氣忿忿又捶一下桌子，『一句話，依爛爲爛，頗倒饕餮碰鐵鑽！』

阿壽向衆人責備地說：

『簡直是瘋子！』

韋長福帶着驚喜的神色，忽忽地走下涼亭來，惹得下面的人有些奇異地望着他，爭着問道：

『阿福哥有什麼事情，那樣高興！』

『你們看，火堆燒起來了，』阿福用手指一下他下來的嶺子，『這法子真那個！』

阿棟用鼻子哼了一聲，冷淡地望下嶺上。別人却都好奇地跑到寬敞的地方去

觀看。阿壽一面看一面笑嘻嘻地說：

『媽媽的，怎麼打算放火燒山麼？』

阿福用他遲鈍的口吻，一面讚嘆，一面解釋。兩邊燒好火堆的人，和絡絡續續地走下嶺來。他們已爲所做的事情，弄得十分興奮起來，在燃着的火堆上，寄與了莫大的希望。他們甚至認爲這會使敵人不敢進犯，自行回頭退走的。現在看見有人輕視這個計策，且嗤爲毫沒一點用處，便大爲不快起來。他們覺得他們既已參加過的工作便極不願意讓人看成一種兒戲。並且這到底有沒有效，尙未經過證明，哪能由人隨便說成沒用。正如一個賭徒剛押好錢，怎麼能夠聽得人家說準定要輸的話呢？他們便對阿棟極起反感。有的借惱怒地說：『等等，再說不遲，現在不要太講早了！』他們本來一點也不怕阿棟的，而且就到現在也沒有把他看成發號施令的隊長，所以同他爭論起來，也就一點也不客氣。

阿棟看見好些人，都不大服從他，心裏就更加不快了。他不再同他們講什麼，只

現出一付輕蔑的臉色，冷淡地坐在哪裏，神情彷彿在說：『等下你們就曉得了！現在讓你們去做一會子好夢吧！』

『格隆』一聲震動四山的巨響，突然吼了起來，在涼亭四週講着話的人些，都立即怔住了，馬上嶺上約有兩三里路的地方，起着大聲的爆炸。接着大砲一聲一聲地響了起來。林子裏不斷有樹子倒塌，枝枒塵灰石塊，向天空飛濺上去。

阿勁同着另外兩個人，揹着機關槍，從右邊嶺上飛奔下來，一手按着他掛的步槍，一手抓着他掛在腰間的刀，偕沒有跑完石級，就大聲說道：

『茂和叔叔叫你們不要亂，躲在岩底下，日本鬼子只是放砲，不要緊！』

阿勁一說完，又單獨一個人轉身跑上嶺去，但偕沒有跑到兩三丈遠，炮彈在頂上礮堡旁邊爆炸了。耳朵一時震聾了。樹葉、細枝、泥灰像下雨一樣直朝頭上降落，阿勁禁不住閉着眼睛。大塊、小塊的石頭，順着斜坡咯篤咯篤地滾了下來。阿勁睜開眼睛來瞧時，看見一大塊石頭正從三尺遠的旁邊滾過，他驚嚇地吐一吐舌頭。再要抬



頭往上去看，左邊的碉堡又猛地爆響起來。這下這邊不再有石塊滾下了，只樹葉又重行紛紛地落下。他大胆朝嶺上走去。有的路上已經倒起了樹子，不能通過，便繞着走了上去。一望見頂上的碉堡崩了大半邊，就立刻心裏痛了一股，禁不住難過地叫苦起來：

『完了，他們完了！』

阿勁不顧危險三步作兩步地衝上嶺去，擺在眼前面的，只是一大堆垮了的石頭，和一片倒斷了的樹子。同時一種強烈的火藥氣味衝人鼻子。空氣也格外熱些。當他下來傳達命令的時候，韋茂和、徐華峯和阿樹，不正是都站在碉堡上麼，現在哪裏去了呢？他想不會給砲彈打殺，也會給石塊壓死的，他看下那些亂堆起的石頭，幾乎要哭起來，三個活生生的人，怎麼一眨眼功夫就送命了！尤其是他最仰慕的徐華峯，這一向來使他懂得許多的事情啊，正如阿龍說的他們好像做着夢，給他一下掀醒過來似的。態度多麼和藹，話語多麼親切，這個對人從不生氣的好人，爲什麼竟死得

這麼悲慘！偕有一向很要好的阿樹，那麼愛唱愛笑的，偕有茂和叔叔，雖然對人嚴厲，却是做事很公平的……阿勁忍不住流出眼淚了。

敵人的大砲，一直在放，不過砲彈的爆響，已移向左邊嶺頭稍遠的一點地方去了。阿勁忽然想起：

『我真傻呀！我該叫人來搬開石頭，說不定偕能救出他們。』

阿勁拭下眼淚，正朝坡下跑不兩三丈遠，迎頭就碰見阿樹走了上來，他驚詫地叫道：

『呵呀，在這裏麼？』

『呀你……偕在上頭麼？』

阿樹也吃驚地嚷起來。阿勁來不及回答，只慌忙地問：

『他們兩個呢？』

『呵喲，垮了嘛，他媽的好兇！』

阿樹望着上頭崩塌的碉堡，大張起了嘴巴。

『他們兩個呢？』

阿棟着急地問，又偕拉他一把，彷彿要使受了震驚的他，趕快恢復原神一般。阿樹偕來不及回答，就聽見下面在叫，『你們快朝外面看看呀，日本鬼子打倒哪裏了？』這是徐華峯的聲音。徐華峯正緊繃着臉子，神色急切地走了上來。阿勁大爲放心了，立即歡快地應道：『我就去看！』這時他又重新記起應該密切注意敵人的事了。

『伏下身子走，不要站起！』徐華峯一面走上來，一面尖聲地吩咐。

阿勁拖着步槍走在前面，阿樹照樣取下揹着的槍，拿在手裏，尾在後頭。他們一聽見徐華峯的命令，就一齊伏下身子，迅速爬在垮了的碉堡的石上。接着徐華峯也爬到他們的身上了。

黑虎關外的小小原野，有散開的烟子，慢慢向左邊浮去。對面原野的盡頭，羅列着一羣大小不一的邱崗，都長有稀疏的青鋼樹，樹梢樹身先前清疏有致，朗朗可望。

的，現已扶起一些烟霧，顯得迷濛了。然而這只是他們一抬頭望見的景象，轉眼功夫，在一座大的邱崗後面，忽有極濃的白烟在冒了起來。阿樹禁不住驚異地問：

『那是在做什麼呀？』

話借沒有說完接着便從那裏發出巨大的聲響——格隆。隨左邊稍遠的嶺上，發出爆炸的聲音。——碰董。同時四山也發出了回聲。

『就是那裏在放大炮吧？』

阿勁有些急驟地說，眼睛却一直驚奇地望着。

『你們瞧見人沒有？』徐華峯一面用沉重的聲音問，一面就摸出望遠鏡來對在眼睛上。他看見邱崗那面，一列樹叢較密的地方，正站有穿制服的人也在打着望遠鏡。他便趕緊吩咐阿勁他們道：

『把頭放低一點！那邊也在打望遠鏡呵！』隨又問道：

『我們的槍打得到那裏去麼？』

『打不到的！』

徐華峯聽見阿勁這麼回答，心裏本要嘆息『咳，我們的武器。』但怕這情緒會影響阿勁、阿樹他們，只得沉默不講話了。於是用望遠鏡注視着山下各處地方，看有沒有另外的敵人出現，並要阿勁他們也同樣盡力看看。

剛才打崩了的碉堡，一邊未倒的石塊，現在又有一兩個垮了下去，驟然的響聲驚動了他們。阿樹嚇了一大跳，他回頭看明白了，便笑着說道：

『我默倒落一顆砲彈哩！』

徐華峯望一望半垮的碉堡，便向阿勁、阿樹說道：

『我們移一個地方吧！這裡沒有隱蔽，容易給敵人發現！』一面說，一面就躬着身子向後邊開。阿勁、阿樹也照樣向後退着，但他們都是微微彎着腰幹就算了。徐華峯趕忙制止着說：『躬下來！躲下來！』他們走下剛才躲過的石岩下去，韋茂和正坐在岩口的石上，眼光灼灼的在望他們，彷彿在問：『是不是鬼子的隊伍爬上來了！』

徐華峯不待他問就即刻把看見的情形，告訴他們。他聽着一點也沒動聲色，但眉宇間却隱約可以看出，他是顯然有些焦急了。

徐華峯說完話，便問阿勁，附近山頂有什麼隱藏地方，可以爬上去偵察，阿勁剛偏起頭在想，借沒開口的時候，忽然一下有樹葉在驟落，徐華峯立刻拖韋茂和朝岩洞內跑，一面氣促地嚷道：

『快躲進去！』

馬上又有炮彈在崩頹了的碉堡上頭爆炸起來。樹枝樹杈和着沙粒石塊，在岩口外邊，紛紛跌落。聲音息了之後，阿勁想走出岩外邊去瞧。徐華峯搖手連忙阻止他：

『不忙出去，不忙出去，他剛才一定看見我們了！』

剛剛說完，碉堡上又中了一下砲彈，如是接連響了好幾下，躲在岩下的人雖沒有一個受傷，但耳朵都震聾了好一會。一直到大砲彈落到那面的碉堡上去了，徐華峯才和阿勁、阿樹迅速朝一個有石頭可作隱蔽的山頂爬去，那裏離碉堡約有五、六

十來丈遠他們一面爬一面向碉堡略微看一下哪借有什麼碉堡呢。已經打成平地，變得無影無蹤的了。至於碉堡周圍的樹木，好多都已連根炸倒，橫七豎八地散開。

『呵，真兇！』阿勁和阿樹不禁一齊驚訝地叫了起來。徐華峯只緊緊皺下眉頭，就向阿勁、阿樹低聲說道：

『留神點，留神點！不要再讓鬼子看見了！』

他們要爬到頂上的時候，就簡直整個身子伏在地上，像蛇一樣地爬着。

韋茂和走出岩洞外頭，緩緩尾在他們後面，看見徐華峯在摸出望遠鏡來望，便急不能耐地問：

『看見日本鬼子沒有？』一面問一面又很警惕地望望那些斷了的樹子，他怕借有大砲再行打來。

徐華峯縮下頭來，掉轉臉子，急促地回答：

『來了來了！』他的臉上竭力掩着驚惶，但從他的聲音聽來，可知確有什麼危

險正在降臨。

韋茂和慌忙朝上爬着，一面緊張地問：

「大約有多少人？」

「約莫有三十四個直對我們關口走來！」

徐華峯這麼回答的時候，並沒有回過頭來，他用望遠鏡盡量地搜索着敵人的蹤跡。韋茂和立刻叫阿勁下去，吩咐阿棟、韋長福帶幾個人加強關口的防務，偕喊着阿勁着力地說：

「你叫他照前回一樣，把機關槍架在山洞裏，讓敵人逼近了才放！」

韋茂和話剛一說完，徐華峯就驚叫起來，旋即壓抑着聲音地說：

「呵，偕分有兩路哩……唔，像一定要繞路上山！」

韋茂和馬上叫住阿勁：

「你叫阿棟帶十五個人，不能帶多好，趕快去！」他臉色緊張，聲音也有點顫抖。



跟着又趕忙問『左邊來多少人』

『不多，怕有二十來個，』徐華峯一直沒有回頭，始終密切地注意着敵人，『呵，左邊……可就多了，至少也有三四十個？』

『怎麼搞起的？應該左邊才好爬上來吧！』韋茂和禁不住驚疑地問。

徐華峯遂下來了，神情緊張地向韋茂和說：

『讓我帶點人到左邊山上去！右邊由你老人家派人去阻當！』

韋茂和點頭答允，讓徐華峯跑下涼亭，一面又叫阿樹去，催阿勁把剩下的人帶上山來，好去搶堵右邊敵人可繞上的地方，一面他把掛在腰上的手槍弄牢實一點，自己爬上徐華峯剛才打望遠鏡的嶺尖，親自去望望敵人進攻的陣勢。大砲已經沒有放了，遠處坵崗那面青鋼樹林橫抹起白色的烟霧，却借沒有完全散盡。山下田野中，有着戴鋼盔的人影，橫成一線，僵僵着身子，提着槍枝，在迅速地前來，但一到田中有堤埂的地方，又即停止着了，偃臥下去，像在做着什麼偵察一樣，他們不久就會來

到關口。田野兩邊的盡頭，沿着一帶矮小山坡的邊沿，都有人影，在作着縱形的前進。的確如徐華峯所報告的，從右邊來的隊伍，算是頂少的了。韋茂和心裏想：

『難道他鬼子偕不熟悉我們的地勢麼？』

聽見阿勁在下頭叫他，他才透了下去，看見大家緊張的神色中，又夾雜有些頹喪的樣子。

走在頭前的阿壽，顯示自己的能幹似的，拍拍胸口大聲說道：

『你老人家不要去，讓我帶去打好了！』

韋茂和稱許地望下他說：

『我們一道去好了！』

於是阿壽帶着隊伍走在前頭，韋茂和則提着手槍，督率在後面，沿着林中小路迅速走着。太陽已偏西了，松林從側面受着陽光，樹身樹枝的影子零亂映在地上石上。枯乾的松苞，時時爲着草鞋的足碰下坡去。拿給大砲打過的地方，樹木散亂地橫

倒起新碎的石塊到處拋散着。松脂和火藥的氣味，散播在秋天的空氣裏面。從前金蘭村人慣常繞道偷襲的那座嶺邊，却偕沒有遭到砲火的蹂躪，沿坡下去的嶼山石，以及山石間密佈的灌木矮叢，都一絲不變地現在足的下邊。阿勁和阿樹兩人彷彿在競賽一樣，首先跑到了這裏。

放下肩上的輕機關，由阿樹守着，阿勁則伏下身子，爬到可以瞭望的地方去，竭力朝坡下溜着眼睛，阿勁探頭出去望的時候，黑虎關的關口底下，日本鬼子攻擊的槍聲，已在熱烈地響着了，正像鍋裏炒的蠶豆在爆裂開花一般。他心裏無所感觸，只單純地覺得是在打着罷了。而最使他提心吊胆的倒是朝這面陰暗斜坡竄來的敵人，他一個也望不見，他便疑心敵人已到達山下了，或者說不定已經正在走了上來，他禁不住有些心慌。便趕忙拿下腰間拴的手溜彈，拿在手裏好對付突然出現的襲擊。一面又移開一處地方，好盡量伸起頸子直朝底下那些層層聳立的山石和處處陰森濃綠的矮叢望去。一個不留意踩鬆一塊大石頭，人到沒有跌着，石頭却欽欽孔

孔地溜下山窪裏去。阿勁鎮定自己有點發抖的心，恨恨地罵道：

『我惟願這正打在鬼子的頭上！』

阿樹看見阿勁在摸手溜彈的時候，他也把手溜彈取下來拿着，聽見阿勁在那廢地說，便慌張地問：

『是不是爬上來了？』一面又回頭望一下阿壽他們，埋怨地說：『真是急人，他們借沒有來！』

阿勁把足踏得穩穩的，準備敵人一從山石背後或者矮叢裏面冒頭來就閃電似的把手溜彈給他打去，一面責備似地說：

『不要管他們的！就我們兩個堵好了！怕他什麼鬼嚟！』隨即叫阿樹把輕機關移了上去，打算丟完手上的手溜彈之後，便立即用機關槍來應急。他覺得他現在正是顯示身手的好機會了。

韋茂和聽見黑虎關底下槍聲響得很密，不禁有些擔憂起來，一則他覺得守關

的人留得太少，二則今天阿棟的應戰，頗爲有點勉強。但這一想頭只在腦裏，一下就閃過了。他更憂慮的，是怕敵人會很迅速地繞上嶺來，因爲即使阿棟他們能夠憑險守着關口，也會成爲沒用的了。他加緊足步地跑，感到非常地累，但也顧不得了，他提着手槍氣喘喘地爬着坡路。他走到阿勁他們那裏，看見人些都已把守好了，知道敵人尙未繞上坡來，便稍微安心一點。

阿樹在煩躁地說：

『這樣等着真叫人難受了！倒不如下去攔中半腰去打他！』

阿勁已把手溜彈掛在腰上了，他正爬在最高的地方，探頭向山下觀望，剛在阿樹說話的時候，他就反伸過一手來，張開手指，又一下合攏轉來，聲音急迫，警戒地說：

『不要吵，不要吵，鬼子又來一批了！』

韋茂和吃驚地問：

『又來一批麼？那麼有兩批？』

『對的，有兩批這後一批更多了！』阿勁有些激動起來。

阿樹搶着問道：

『有多少？』

『怕至少也有三四十個吧？』阿勁立即回答過去。

別的人些慌張地說：

『這怎麼好呢？……我們……才這幾點子人！』

『怕他做什麼？』阿壽也有些慌，但借白元胆大嚷着道：『只消幾個手溜彈就可以收拾他們的……媽的，來越多越好！』有人非難阿壽地說：

『說天話……你怕是……金蘭仔囉！』

其餘的人則望着韋茂和，希望他能拿出什麼主張來。韋茂和却一句話也不講，只緊繃着臉子，顯得十分冷靜地，爬到阿勁身邊上去望。阿勁掉頭一看是韋茂和，便趕忙移開一點，一面把兩批隊伍指給他看。韋茂和看了一下，又用袖頭擦一下眼睛，

然後再爲仔細地瞧，他仍然沒有開腔，只是鼻息沉重地呼吸。接着他又朝坵崗那面的樹林以及通到縣城那面的山路上，盡力望去。他的臉色在這個時候，忽然一下現得頹喪，又忽然一下顯出憤怒。

阿勁看出韋茂和是在眺望什麼了，便帶着滿含希望的聲音，低沉地說：

『他們應該聽見炮聲回來的！』

韋茂和因爲忿怒，眼睛不免望得有些發疼起來。他一直就盼望阿龍、阿岩他們聽見炮聲轉來，而且偕同着韋長松他們的挖煤的隊伍。但這裏敵人的大砲，怕已打了大半個鐘頭了，爲什麼老不見他們的影子呢？難道這種聲聞數十里的砲聲，竟至充耳不聞麼？莫非阿岩爲了鬪氣硬把隊伍拖起走了麼？可是韋長松既然聲稱來援助家鄉，不會置之不顧的吧？也許他們如一些流言說的，只是騙騙糧食的？不快的感想一時紛集在腦裏，簡直使他氣上加氣起來！本意原是要加強本村的戰鬥力量的，結果反而弄弱了自己的力量。這個重大的錯誤，到底誰該負責呢？即使可以怪到阿

岩、阿龍，以及韋長松，但作一村首長，帶領村人抗敵，一切決定不都是由於自己一人麼？但這個錯誤，他萬萬不能承認。因為他覺得一個作首領的人，不能在大衆面前認輸，即使錯了，錯了也應是對的。但他明白大家，至少現在站在他面前的人，個個都知道他今天把事情弄糟了，他們雖然沒有直接說出來，可極明顯的是表露在他們的臉上。於是他心裏一橫，遂下身子，便掉轉臉來，露出一股殺氣，叱責地說：

『這幾個日本鬼子，怕什麼？他敢來犯險，我們就給他一頓痛打，今天，要是哪一個躲去，哪一個就不是我們韋姓的好子孫！』於是喝令阿樹道：『給我幾個手榴彈，讓我當先下去幹掉他幾個！』他一則要故意做起勇敢樣子來鼓勵別人，二則看到這些懦怯的漢子，竟然對他露出怨恨，他忍不住很是發火，真要以自己的不怕死去羞辱他們。同時他也明白，至少阿勁、阿壽他們會阻止着他，不讓他親自去冒險的。因此，他的神情就更加顯得勇猛無比了。

阿壽便趕忙跑來勸住：



『茂和叔你讓我和阿勁阿樹他們先下去看看這路你不熟識你會跌着的』  
『死我都不怕！我偕怕跌着！』韋茂和更加生氣了，眼睛鼓得大大的。

阿勁趕忙下來向韋茂和抱怨地說：

『你老人家下去了，這裏哪個指揮呢？我和阿壽哥、阿樹三個人下去，儘夠了，』  
一面就把手溜彈再多插幾個在身上，拖着步槍就當先走了下去。阿樹把他看管的機關槍交代給別人，也照阿勁的樣，帶起手溜彈和步槍從後尾着。阿壽却有些躊躇，但話是由他先說出來的，他不好不走下去，可是他禁不住心裏發緊起來，因為這下去是多麼地危險！在上面打不贏，偕可以逃去，而在下面，一被敵人追趕的時候，是跑都跑不贏的。他無可如何，只得慢慢地走下去，一面恫嚇阿勁他們：

『走慢點！不要冒冒失失的！一下給鬼子看見，給他衝來幾大砲可就完了！』

他本想走下一個有躲避的地方，就停留下來，但他又怕阿勁、阿樹他們看出他的懦怯，惹起恥笑，所以只好麻着胆子硬着頭皮，尾了下去。他失悔他不該隨口說話，

把麻煩惹在身上。

這一條通下原野的路，本來就沒有的，而且也無所謂路，只是一片斜坡，一些嶙峋的石頭，和山石間長着許多灌木矮叢，假使要從這裏上下的話，必得於用足走之外，偕得用手攀援。吉丁村的人根本就不從這裏上下，因為這是很不好走的。但金蘭村的人來尋蚌械的時候，就多半從這個地方繞上山來，這算是黑虎關的一個缺點，倘沒有這個縫隙，那在韋氏族譜上描寫黑虎關的一段文字，所謂『固若金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話，可就真是正確無訛的了。

阿勁他們在嶺上的時候，偕可以望見山下來的敵人，而現在在這些嶙峋的石上，因為有過多的灣拐，倒反而連敵人的影子也望不見了，這不能不使他們感到迷惑，心情更加緊張。尤其是阿壽，時時都要找個有掩蔽的地方，停留下來。他是越下去越加恐慌。他漸漸覺得自己性命要緊，爲了怕人笑話胆小，而就送掉了老命未免太不值得，而且他又以爲阿勁他們並沒有阿岩、阿龍那樣勇敢，那樣有本事，同他們毛

頭小子一道很不合算。但要他一個人單獨停留着，他借打不定這個決心，只是用各種方法說服他們：

『這樣去活闖鬼哪！不要一頭碰着敵人，倒給人家打個驢手不及！我們人多，借不說了，你三兩個人怎麼成！』

在阿勁自己倒也並不是全去莽碰，他只想找個合適的地方，不僅能夠有個掩蔽，且要看到日本鬼子從遠點走來，可以從容準備，一通手溜彈，至少能夠收拾他幾十個人。所以他並不隨便就停留下來。他向阿壽說出這番意思之後，就又走了下去。阿樹呢，他很不安靜，且借有一點恐懼，這是由於心裏老是想着敵人的襲來，而一路又陰森靜寂得可怕，他恨不得一下就動手打起來，甚至想放放槍壯壯自己的胆子，他覺得只消砰砰礮礮一打，就會什麼都忘記了：畏懼、流血、以至於死亡。因此，他只想最好馬上便迎面碰見敵人。阿壽見他們這樣不聽他的話，而且又自然揣測到離着敵人很近，便決意再不要顧什麼了，將身子坐在一塊大石頭的側邊，但嘴裏却借這

樣說道：

『讓你們去打衝鋒！我埋伏在這裏，你們退上來的時候，我就接火，你們要小心，退的時候不要亂。』

阿勁倒滿不在乎，只要阿樹尾在後面就可以了。阿樹却看出了阿壽的儒怯，便小聲譏諷地說：

『他這傢伙，怕死得很，一直是嘴硬骨頭酥的！』

阿壽停在大石塊後面息氣，他不住地朝剛才下來的路瞧，他要下細看看他的退路，他想要是在這個隱蔽地方，不能抵住敵人的時候，就該有第二個隱蔽處好躲，而且距離不要太長，否則，暴露出自己，容易受到敵人的射擊。他看出上頭可以掩蔽的地方，距離約有兩丈多遠，他覺得這很不成，怎麼辦呢？他想只有退上去的好，立刻採取迅速行動。但上去了之後，他又看見了第三個拐灣，更要距離得遠一點，這當然更不好了。仍然退回原處麼？不行！好在沒人在旁，他便又退上去，看看距第四個掩蔽

地方的距離，比較短些了，這才略微安心地踱了下來。在第一個掩蔽處，比較突出的一點，他便緊依着石塊，探頭向外望去，他立刻驚呆了，就在他第一個曾經停留的地方，稍遠的一邊，有包帕子的頭和戴鋼盔的頭，接連在灰黑的岩石上露了出來，跟着又隱沒進濃綠的灌木叢中，他明白這是偷襲上來的日本鬼子，他們是敵人的尖兵，並沒有照着阿壽所想像的那條路上進軍。他們在艱險難走的山石裏面迂迴，顯然怕受到吉丁村的伏擊。

阿壽在驚慌中，首先感到的是僥倖，他心裏說：『哈，要是我打算不牢靠一點，就完了，給他們繞到背後了，』其次才想着：『該不該趕快去告訴阿勁他們呢？』他怕去告訴的結果，來不及退回，反被敵人包圍，『再則他們也不是好東西，由他們去送死吧，』他立刻這樣決定了。就暫時蹶着不動。隨即把自己更隱藏一點，怕敵人看見他。一面把步槍朝敵人那面對準起來。他本打算放出一槍的，又馬上停止住了，他想，『這會弄糟的；你頂多打死他一個，他機關槍便會雨一樣地洒來。』他覺得最好

是用手溜彈，可惜又太遠一點，拋擲不到。那末讓他們走近一些，就可用得上了。但那些戴鋼盔的頭在灰黑色的岩石邊上出現，而又隱沒之後，就再也找不到他們的踪影了。這不禁使他心驚肉跳起來，若是繞到自己背後，怎麼是好呢？有阿勁、阿對在一道借可以拚命打一通手溜彈，自己一個人却就糟透了，他想唯一的辦法，便是趕快跑上嶺去，把敵人偷襲的消息，報告給韋茂和他們，好使他們注意，或者加派幾個人下來用手溜彈來攔截。他覺得這是最正當最應該做的，便立刻飛跑上去。一路的碎石給他踩得滾動發響。他借沒有跑上十多步，突然聽見槍聲在後邊響了起來，同時在他旁邊不遠的石上濺射起爆碎的石片，他心裏一震，曉得有敵人在向他射擊了，他不敢回頭去望，只馬上伏下身子，從矮叢底下，迅速爬到有岩石的隱蔽地方，然後慢慢探頭去瞧，他看見有兩頂鋼盔正露在下頭岩石邊上，兩枝烏黑的槍，恰好對他這裏指着，立即槍口上有火光一閃，他馬上躲下，即時聽見那面槍響和身邊岩石發出碰碎的尖利聲音。『好險！』他心裏掠過了這個念頭，隨即掉頭看看他要爬上去

的一節路有兩丈長，並無拐灣，也沒遮掩，立即叫苦起來，逃不過他們兩枝槍的，也許借要多些。他想不能白白讓人家打死，身上反正帶有武器，爲什麼不還擊呢？『你打死我，我也得打死你！』這個單純而又忿怒的念頭，登時統治了他整個頭腦。於是一面往上爬，一面就側着身子，向那露有鋼盔的地方還擊下去。他忘記了危險，忘記了死，他只曉得火速地裝上子彈，火速地射擊，一面火速地爬上隱蔽的地方去。

## 二十七

阿勁和阿樹兩人愈走下去，就愈益小心起來，每走到一個可以掩蔽的地方，總要停留一下，探頭看看，傾耳聽聽，到底有沒有敵人的蹤跡發現。沒有什麼可疑的了，然後才又僵僵着身子，端着步槍，走到下一個拐灣，或下一個可以隱蔽的岩石。他們同阿壽分開不好久，就突然聽見有槍聲在上面響了起來，便立即警覺地靠在岩石旁邊野樹底下。首先是仔細地聽，隨後才探頭往上觀望。他們沒望見什麼人，却聽見槍聲，是在他們剛才和阿壽分手的地方，接着偕聽見機關槍在響。阿樹擠着阿勁的身子，蹲在突出的岩石下頭，驚慌地問：

「當真是日本鬼子在打麼？」

阿勁用手作勢一下，叫他不要聲張，只是偏起頭傾耳聽着。隨即點下頭，恨恨地



罵道：

「媽的！怎麼繞上去了！」

「當真是日本鬼子嗎？」

阿樹非常不安地問，他希望他和阿勁的推測都不對，他頂害怕敵人會繞在他們的背後。

「怎麼不是聽這槍聲，就曉得不是我們放的！」

阿勁有點生氣地回答，他不是忿怒阿樹這麼幼稚的發問，和他那慌張畏懼的神情，而是這種打仗的複雜情勢，使他感到困惑和苦惱。在他認為這次的戰爭，也應該像前次阿岩他們那樣作戰似的，伏在岩洞裏面，用機關槍不斷地射擊迎頭上來的敵人。而現在却全然是個意外，敵人繞在自己的背後了，那就很容易地陷到兩面被打的地位，說不定又會人不知鬼不覺就拿給人家團團圍困了，彷彿一隻野獸忽然落進陷阱一般。

頭上的槍聲很是激烈起來，大約是嶺上的人已經走下來應戰了，阿勁一時很高興，按捺不住地想衝上去，他認為這樣正好攻擊敵人的背後，使自己所處的被包圍地位，一下反變成包圍敵人。阿樹聽見他這樣主張便擔憂地說道：

『不成，要是有敵人忽然後面跟來，怎麼辦？我們又才只兩個人！』

『我們當然要火速打敗他們喲！』

阿勁一面說，一面正要朝上面衝去，猛然聽見下頭石塊滾動和樹杈拉斷的聲音，阿勁立刻警覺地停留下來，趕忙探頭出去瞧，幾乎使他驚呆起來。就在下頭拐灣地方，好些頭戴鋼盔的日本鬼子，手裏提着槍，正吃力地要跑上來。他們是聽見槍聲才加快足步跑的。

『快丟手榴彈！』

阿勁一面向阿樹說，一面把步槍放下來依着岩石，接着就火急取下手榴彈，揭開保蓋，看好距離，就對準日本鬼子多的地方，用力丟去。阿樹也飛快地丟去一個。阿

勁又迅速取下第二個手溜彈，一面拖着步槍，伏着身子越過旁邊的岩頭，閃進灌木叢裏去，追着拚命去打驚逃的鬼子。阿樹也大胆地爭着向前趕去。因爲他們是居高臨下，手溜彈投擲起來，就特別有力。再加以觸地盡遇岩石，爆炸便格外厲害，日本鬼子只以爲他們的先鋒既在上頭發生遭遇戰了，在這很近的距離，當不致遭到伏兵的襲擊，便改變小心潛行的方式，一下魯莽奮勇地趕來應戰。結果便有好多鬼子都受傷倒了下去。同時又因在這傾斜的坡上，一起驚慌，便足下不易立定，而且人些亂竄亂碰，更其容易傾側，直朝下面跌去，有的就簡直像皮球似的在滾。再加之自己帶的子彈，受了炮火影響，也在爆炸起來。阿勁、阿樹把帶的十二枚手溜彈丟完之後，就用步槍趕着打那些逃到下面的日本鬼子。但隨即發覺身後有槍聲在響，阿勁連忙回頭來瞧，原來是偕有受傷未死的，正掙扎在血泊中，用顫抖的手在還擊，槍是打響了，子彈的射出却並不準確。於是阿勁和阿樹便立刻轉身將他收拾了。日本鬼子丟下的手槍和步槍，立即吸引住了他們。便各自欣喜地檢起手槍，插在剛才掛過手溜

彈的腰上，有些日本鬼子人是死了，但槍借緊緊地捏在手裏，阿樹拉不掉手槍，便一面罵一面用石頭插破那些僵硬的手指。

嶺上的槍聲，更加響得厲害起來，阿勁插好三支手槍，把炸壞了的機關槍看了一下，趕快丟開向阿樹嚷道：

『夠了！夠了！我們快些打上去吧！』

阿樹插好了手槍，又想去拿那些步槍，帶着不忍捨棄的神情說：

『唉，唉，要全拿得動就好了！』

『放下！放下！等下偕有多的哩！』

阿勁端着步槍，當先跑了上去，跑不好遠就看見岩石邊上躺在血泊中的日本鬼子，有一個完全死了，手足張開地伏在地上，一點也不動了。另一個却偕是活的，衰弱地抬起頭，眼光越過一株野樹望着遠處的天空，臉色淡黃，肌肉起着痙攣，表現出的神色，是痛苦又是悲哀。阿勁一望見他偕是活的，便立即用槍口對準着他，本要扳

動槍機，向他射擊的，但因瞧見他眼角上，有淚珠在冒出來，便不忍下手了，禁不住輕蔑地罵道：

『簡直是個拖鼻涕的小娃娃！』

阿勁剛一罵完，忽然身後轟地一響，那個流眼淚的日本人，臉上冒出血來，頭也立刻落在地上了，他馬上掉過臉子去瞧，見是阿樹拿槍打的，便責備地說：

『你看他那樣子，你偕打他做什麼嘛！』

『你才那樣好心腸！』阿樹不滿地回答；『比什麼偕可惡的東西，你留他做什麼？』

阿勁看見那個日本鬼子，無力地舉起一隻手來，又委頓地落下地去，便皺起眉頭對阿樹道：

『你由他自己去死不好！』

他們兩個人丟開這個日本兵，便又跑了上去。剛拐兩三個灣，便看見阿壽全身

是血又是泥土滾在岩邊，血在地上流了好幾尺遠，腸子也拖在肚子外面。他的頸子有着很寬的傷痕，顯然是打傷之後，又拿給刀砍過的。這使阿勁、阿樹都吃驚起來，阿樹偕能說：

『他打死了！』

阿勁却忿怒得說不出話，他覺得剛才那個日本鬼子，要是沒有拿給阿樹打死，他都會再轉身回去補打一槍的，於是他直朝上面衝去，他恨不得一下就把上面的鬼子打光。衝不到兩個拐灣，突然有子彈在頭上噓噓地飛過，他這才緩下了足步，躬下腰幹，躲進一株枝葉繁茂的樹下，並叫阿樹也伏下身子，接着便爬到聳立的大石邊上，他漸漸望見敵人放機關槍的陣地了，那是在他們右手邊，有四個着黃軍服的隱伏在兩三株樹下的岩石後頭，正忙着放機關槍，上子彈。這是直朝嶺上射擊的。阿勁站好自己的地位，再來瞄準，他打算先打死那個放機關槍的。但阿樹一趕到便火速打一槍過去，可是却沒有打着一個人，只使那四個日本鬼子驚慌地回過頭來，

立即朝岩石邊上躲去。阿勁也顧不得他的目的了，單是盡量向躲在最後的一個鬼子打去。到底打着沒有，他一時看不出來，因那人影在樹葉中一閃就不見了。阿勁忍不住埋怨阿樹地說：

『你那樣慌做什麼嘛！白打了兩槍！』

『讓我追上去打好了！』阿樹一面嚷，一面就莽撞走出去，好像剛才一槍打不着，也頗爲生自己的氣似的。但他才走不幾步，立刻啊喲地叫了一聲，手裏的槍幾乎掉在地上，左邊手腕上血湧了起來。

『快退下來！』

阿勁盡量叫了一聲，一壁就朝左邊閃着火光的樹叢射去。阿樹臉色灰白地退了下來，一邊借取下手槍來射擊，他像發狂的獸似的打完手槍裏的子彈，又取一支來打。傷口流血過多，臉子痛得癢癢起來，嘴唇也變烏了，忙用右手按着左腕，血從破布裏冒了出來，右邊射來的機關槍子彈，像雨點似的洒着，碰在前後左右的石上，發

出鏗鏘的爆響，阿樹禁不住身子發抖，他覺得他陷到非死不可的境地了，很快就會像阿壽一樣，拿給兇殘的敵人砍斷頸子。

阿勁因見對方機關槍不斷地射來，便完全停止還擊，靠着石頭躲起，看出阿樹的害怕，便安慰他道：

『不要怕，偕有我在這裏！』

阿勁覺得他這樣躲着不還手，是不好的，他們只是兩個人，如果日本鬼子包圍到面前來，豈不成了罈子裏的烏龜，給人手到擒拿。於是伏下身子，抱着槍向缺口地方移去。他試着試着地抬起頭瞧。阿樹蹲在石頭後面，害怕地喊道：

『你不要丟開我跑哪！』

阿勁沒有回頭，也沒有答他，只是反過一隻手來，做一下叫他不要伸張的姿勢。因為走到上邊一點了，他便把身子全然貼在地上，就像蛇似地慢慢爬着，槍却拖在他的身子邊上。他又瞧見那四個放機關槍的黃制服了，他們正倚在另一塊大石後



頭，朝阿樹蹲的那個地方，不斷地射擊着，顯然認爲有不少的人躲藏在下面，要是一停放機關槍，就會一齊衝上去似的。他看見他們都沒有望見他，就立刻對那機關手打了一槍過去。等他要再放第二槍的時候，突然有子彈呼的一聲打他耳邊飛過，他立即縮下了頭。這不知是從哪裏打來的。他原是瞥見那四個日本兵只在驚惶地躲閃，並沒有回手，因此他有點訝異而且惶惑，心裏禁不住想：『怎麼上了這麼多的日本鬼子！』他便又像蛇一樣地，身子貼着地鑽過矮小的樹叢爬到另一塊大石後面，露出一隻眼睛去瞧。他看見有一個戴鋼盔的頭在稍遠的岩石上邊，槍就像蟲的觸鬚似的，正在向左右緩緩地擺動，光景像在試探什麼一般。阿勁見他恰巧望在一邊，就急忙瞄準一下，火速一槍打了上去，隨即連頭連槍全躲藏起來。他聽見沒有槍還擊，就又露出一隻眼睛去看，那岩上的鋼盔和槍仍然現在那裏，却是一點也不動了。他再下細一瞧，日本鬼子的臉上，已經染紅了。他本要再打一槍的，也就歇下手來。他覺得目前頂要緊的，是不要浪費子彈，必須一顆子彈結果一個日本鬼子。

阿勁怕上面敵人發現他。便又伏着身子鑽進矮叢裏面另外移轉一個地方，他突然看見有個日本鬼子正僵僵着身子，在對着阿樹蹲的地方，偷偷地襲來，於是他立刻對準打了一槍。那個僵僵着的日本鬼子立刻倒在地上，滾了好幾尺遠。接着又用力掙扎打算爬了起來，阿勁便又射擊他一下。同時上邊機關槍的子彈猛地又在對他射來了，接連不斷地響在岩石上邊，碎石和砂粒也不住地飛濺起來。阿勁把身子緊貼在地上好一會，然後才爬到阿樹藏的那個地方去。

阿樹把左腕的傷口綁着了，他這時倒不以傷口的疼痛爲苦，他只覺得他不能打仗了，而又處在這個危險的地方，隨時都有給敵人走來打死或者活捉去的可能。槍聲不斷地響，子彈不時從頭上飛過，使他的恐慌和害怕，一陣一陣地增漲起來。他想爬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但他慌得已不知道什麼地方安全了，他只胆怯地蹲着，盼望阿勁快些轉來。跟他安排一下。等子彈射在另一個方向，而槍聲也小些時，他忽然又聽見不遠的地方有砂石在滾動，碰在岩石上的聲響，他疑心有人來了，想着要

是阿勁就好，可萬一是日本鬼子呢，他禁不住一身的血倒流起來，幾乎連氣都不敢出了。要是旁邊有一個洞，他一定飛快地鑽了進去。他趕忙本能地去抓他的槍，但受了傷的左手一點也不能幫他的忙，無法把槍托起瞄準。他又拿插在腰上的手槍，可是立刻發現手槍已全打空了。最好是有個手溜彈，然而現在哪裏去找手溜彈呢，他只得抓一個大石頭在手上，準備來的如果是敵人，他就馬上給他迎頭打去。不久瞧見近處樹杈枝像給人在拉動似的，他差不多快要打抖起來，眼睛眨也不眨地直直地望着。

在樹杈拉動的岩石邊上，很快就現出一節刺刀尖，和一個陌生的面孔出來。這是一個日本鬼子，獐惡的臉上，且現出了幾分驚惶。阿樹猛力用石頭打去，可却沒有打着那人的臉子，只把槍打歪一點，因此，碰地一聲射出的子彈，僅從阿樹身邊射過。阿樹的眼睛，給閃動的火光幌了一下，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又受傷沒有，只覺得自己是活着的，並沒有倒下，而且偕有氣力，他不能讓敵人白白打死，便下死勁跳了過去，

抓着日本鬼子再要射擊的槍。日本鬼子看見無法放槍了，便騰出一隻手來，捏緊拳頭，照阿樹的臉子猛擊，打得阿樹鼻子立刻冒出血來。阿樹也顧不得疼了，便趁勢朝日本鬼子的懷裏一頭碰去，因為用力過猛，不僅日本鬼子給碰倒在地上，就連阿樹本人，也倒在日本鬼子身上了。同時兩人握槍的手都已鬆了，槍也拋開。日本鬼子倒了之後，就用手緊抱阿樹，一面掙扎翻爬起來，想把阿樹壓在底下。阿樹左腕上的創口碰痛了，又在流血，一隻右手拚不贏，很快就給日本鬼子壓着。而且連右手也無法動了。他便張開嘴去咬，這是他最後能用的武器了。他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頭部，瘋狂地用嘴去制服敵人。但日本鬼子在他上面，迅速用手扼着他的喉管，用力抵在地上，使他的頭不能轉動絲毫。阿樹被扼得不能呼吸了，嘴裏冒出白色的泡沫。眼睛茫然地鼓起，發紅，射着忿怒。耳朵裏則一切槍聲都聽不見了，只是轟轟然地在響。

阿勁爬來的時候，正遇見阿樹被扼着的可怕情形，他來不及用槍去打日本鬼子，只是趕快跳起來，拿槍兜子打掉他手上抓着的刺刀，接着趁日本鬼子偕沒有爬

起來，阿勁又照他頭上猛力打了一下槍兜子，腦漿和血登時濺了出來，立刻倒在阿樹的身上。阿勁把他一足踢開，將阿樹扶起來倚着岩石坐着。

阿樹坐了好一陣，才回過神來，首先將他能夠活動的右手，去抓一塊石頭，火速地爬了起來，直對阿勁獐惡地瞧，彷彿一下子偕不認識似的。阿勁立即拉着他的右手，尖聲地喝道：

『阿樹，是我哪！』

『呵你！阿樹這下才完全看清了，『日本鬼子呢！』一眼看見日本鬼子躺在旁邊，就立刻把石頭對準臉子打去，偕用力踢了兩足，見他不動，才停下足來，然後回過頭，對阿勁再看一下，詫異地問：

『怎麼你臉，你衣裳？』

阿勁這才用手拭拭他臉上汗水粘和的泥灰，連手掌都拭髒了，同時又看看他自己的舊藍布短衣，也粘上泥灰，且給樹杈刺藤擦破好多的洞了。阿勁不以爲意地

說：

『管他娘的！』

阿樹一眼望見他身上插的手槍就趕忙說道：

『你有手槍子彈沒有？我這些全是空的，步槍又拿不動，不然的話，我早就把這狗東西結果了！』他說到最後的時候，對那躺着的日本鬼子，恨恨地瞧了一眼。

『糟糕！我們都忘記這點，』提起了手槍子彈，阿勁失悔地叫了起來。他取下自己插的左輪手槍，看看裏面偕有幾粒子彈，便交了兩支給阿樹，另外從阿樹那裏取了兩支空的插在腰上。跟着又把阿樹的步槍橫揸在肩頭，子彈帶也取來纏在自己的子彈帶一道。

阿樹捏着一支手槍，咬着牙關地說：

『這下我總可以打死他媽幾個了！』

阿樹的臉子，黃裏帶着灰白，嘴唇也沒什麼血色，顯然失血過多，同時創口使他

疼痛的神情，也一陣陣地表現在他的臉上。阿勁想着他剛才給人扼着喉管的險境，便要他離開這個地方，躲在什麼岩洞裏面，或者另尋小路轉上嶺去。阿樹爲了他疼痛的手腕，也想離開，便問阿勁道：

『那麼你呢？』

『我要一個人留在這裏，同日本鬼子打下去！』

阿樹聽見阿勁這麼地說，便又不忍地低下了眼睛。

『那末我也不走了！』

『不可以的，你帶傷了！』

阿勁堅決要阿樹走開，一面偕抬頭往上面瞧了一瞧。阿樹抬起頭來，在慘痛的神色中，竭力鼓起勇氣說：

『沒相干！我右手偕可以用手槍打仗。』

『不成！阿勁迅速地搖一下頭。『你一定走吧！』接着又指一下阿樹手裏拿

着的手槍，『你這點子彈打完了又怎麼辦！快點走了吧，你留着，倒使我擔心！』

阿樹見他說得那樣堅決，且是生氣的樣子，只好說道：

『讓我下去檢點手槍子彈再走吧！』

他看阿勁這樣有勇氣，弄得自己也胆壯起來了，他覺得只要手槍子彈有一兩袋圍在腰上，就可以繼續打了下去。再則，他先前只聽見日本鬼子怎樣兇狠殘酷，該打該殺，隨着人家咒罵一頓了事，現在他是親身嘗過痛苦了，熱滾滾地只想找着日本鬼子復仇。雖然受傷的左腕十分疼痛，血也偕沒有完全止住，但他咬着咬牙走了下去。

阿勁望下他一隻全是浸着血的袖子，連忙叮囑他道：

『你伏着一點！你那樣站起走，會給日本鬼看見的！』

阿勁覺得阿樹什麼都好，就是性子過份毛燥一點，其實，他自己也是一個毛燥的小夥子，只是他不單像阿樹那樣那，好動，圖熱鬧，他有他做英雄的憧憬，而且他在墟



場上看過不少的三國戲，相信大家說的『看了三國戲，埋頭就是計』。因此他一做起什麼事來，就先要在心裏盤算一通，想個好法子。他現在有了阿樹的一帶子彈，他就想不斷的變地方東打一槍西打一槍藉以擾亂敵人的背後，使敵人猜不出下面亂石樹叢中到底藏有多少隊伍，不敢一下衝上嶺去。可是他又擔心阿樹會出岔子，便暫時僵僵着身子，跟着走了下去。他一面走，一面不時地回頭往上觀看。每到一處較爲顯露的拐灣角上，他都格外伏下身子，把胸口逼近地面一些。這是剛才的戰鬥和射擊，把他教會了的。

他們到了炸死日本鬼子的地方，發現不少子彈已炸壞了，只匆忙地檢了一些。阿勁又催阿樹趕快離開，但阿樹却想再措點步槍走，他對於日本鬼子那些槍枝，感到眼紅，不忍丟棄。阿勁便說他道：

『你慌什麼？打敗了日本鬼子，自不然都是我們的！』

阿樹却因爲看見日本鬼子來的多，自己守口子的人少，總不敢相信今天會打

勝仗，他覺得能夠拖走幾支槍，就算得着幾支的好，他拿着日本鬼子的步槍，一時沒放下手來，懷疑地望着阿勁。阿勁正要說：『只要用計就可以打贏！』却爲下面不遠地方石頭踏翻碰着岩石的聲音打斷了。他馬上跑到高點的地方，推開樹枝探頭去瞧，下頭好些日本鬼子，正趕快爬了出來，人數像比剛才來的偕多，都是氣勢洶洶地，樣子獐惡兇猛，彷彿一羣吃人的狼狗，正撲上山來似的。

阿樹也看見了，慌張地說：

『呵，我們都趕快去躲開吧！』

阿勁也有些慌張起來，他心裏害怕地想：『這下讓他們衝上去，嶺上不就完了！……不行，得截住才好！就是截不住，也得要打他幾槍！』他來不及管阿樹了，便把自己背的兩枝步槍放在岩石上面，對準下頭來的鬼子放着，隨即又趕快裝上子彈，再行火速射下，阿樹也摸出手槍來射擊了，於是一眨眼間，日本鬼子的機槍子彈，一窩蜂似地飛了上來。岩石被打得一片爆響，灰砂碎石，則飛騰起來，四處濺射。阿勁、阿樹

都連忙伏下身子，迅速移到另一個地方，重新向下射擊，務使敵人疑心上面人多，不敢隨便衝上。他忙得週身流汗起來，連衣服都濕透了。額上的汗水，積在眉毛上頭，直朝眼睛裏浸，實在使眼睛睜不開了，他才猛然用手拭了一下，就又繼續打下去。

## 二十八

徐華峯在左邊一帶嶺上，帶了十多個人，偵察着敵人的動作，準備敵人從什麼地方上來，就給他迎頭一頓痛擊。但日本鬼子始終沒有爬上來，只是對着山上亂放一頓空槍。不久就沿着陡險的嶺腳開到黑虎關下，也並沒有留下助戰，倒是一直向左邊開去。徐華峯明白他們的用意了，並且走到黑虎關上也看出了，戰事最激烈的地方，並不是黑虎關口，而是在韋茂和帶領隊伍作戰的那塊斜坡，同時聽見傳來的槍響，是在坡的上半部，可見敵人的隊伍，已經爬得很高了。他心裏很是着急，要趕快去救援，只以他帶的村人些，都因口乾，都跑到涼亭裏喝茶去了，他只好等着他們。

這時村中又趕來三、二十個人，他們多半是四、五十歲了，武器也並不精良，原是留下守衛村子的，戰事緊急不能不調他們出來助戰。徐華峯立即吩咐趕到左邊嶺

子去，其中一個鬚子拖拖的，並不馬上走開，却把徐華峯拉在一旁，拿一張字條給他。一面偕小聲叮嚀地說：

『美玉要你趕快回去，她正急得不得了！』

徐華峯聽着深深皺起了眉頭，他沒有看字條，就把牠塞在衣袋裏，只向着忽忽走來的阿棟，連忙問他口子上戰事吃不吃緊，偕問他要不要添人。阿棟沒有回答，只是嚷道：

『這裏你不要管，趕快去那邊，說不定人家都繞上來了，我們偕在做夢！』接着他喊住村裏救援的人，要他們去十來個人，下黑虎關去守口子，並聽阿福的指揮。吩咐完畢，他就向右邊嶺子大踏步地走去。徐華峯也急忙帶着人尾在後面，一面趕着阿棟說道：

『日本鬼子真是狡猾！』

阿棟頭也不回忿忿地說道：

『你們不聽我的話嘛！偕有大虧吃哩！』

徐華峯聽見他的口氣，不愉快地閉着了嘴。

阿棟越說越氣忿起來：

『早聽我的話，退到第二條口子，守條獨路，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徐華峯竭力用溫和的口氣解釋地說：

『那也有難處，他日本兵盤踞在這裏，那我們首先就同他們挖煤的失掉了聯絡。』

阿棟立即大罵起來：

『他媽的，偕沒有害夠人！請你再不要提他們了！這些該死的壞東西，要你的米糧，偕要拖你的隊伍！』

『你怎麼這樣想起來了？』徐華峯埋怨地說，心裏感到非常的痛苦。

阿棟反過臉來，大聲責斥地說：

『這偕不是明明擺在眼前面的麼，真是振得人傷心！』隨即轉回臉去，一面走一面忿忿地嚷道：『大家就要家破人亡了，偕在替他們說好話，真不曉得你們心裏是怎樣想的？！』

徐華峯幾乎要同他爭吵起來，隨即偕是忍住氣，只是冷冷地尖聲駁道：

『難道今天一定會敗麼？我才不相信嘞！』

當然一定要說敗，誰也不願意說的，說的時候，無非出出氣罷了。阿棟見徐華峯不再同他爭論下去，也閉着嘴不再說了，只默默地不快地走着。

炮火在嶺上打得很是激烈，不過日本鬼子却始終沒有衝上來。這是第一由於坡嶺太陡，不容易上；其次阿勁他們在下面襲擊，使日本鬼子擔心後路會被截斷；三則，被迫衝鋒的偽軍，已在手榴彈的轟擊下面，死傷好些，剩下的已經無力再衝了，而日本鬼子自己又不肯以身犯險，只是藉重砲火的威力。至於嶺上韋茂和帶領的人些，憚於敵人的火力太猛，不敢衝下，同時又因人數太少，不肯輕易去冒危險，致遭損

失，僅是竭力堅守自己的崗位。所以戰事就一直成爲膠着的狀態。

韋茂和伏在岩石後面的洞內，看見阿棟、徐華峯他們到來，又聽見那邊兩處都沒多大危險，便揩一下額上的汗，極爲寬慰自己地說：

『我這裏也借支持得住！』

阿棟倚着岩石，盡量探頭向外面望去，除了看見一片火藥烟霧和砂粒塵灰飛騰而外，什麼也望不見，其餘就是連續不斷的槍聲和打從頭上飛過的子彈聲響。

徐華峯這時已躬着腰幹，爬到遠一點地方，離開烟霧用望遠鏡直對山脚下仔細地偵察，他要看那一隊開來的援兵，到了什麼地方。但一點也望不見人影，只看出自上而下，全是一片嶙峋的岩石，和無數的矮小綠叢。不久突然聽見山半腰中，有槍聲爆響起來，機關槍打得非常迅速，而在那些嶙峋的岩石和矮小的綠叢中間，這裏那裏不斷地有零亂的白烟，一朵朵地在放散升騰。他驚異地想：

『難道那下頭借有我們的人麼？』



他又伏着身子迅速地走了轉來，把看到的情形，急忙告訴給韋茂和聽等他聽見下頭只是阿勁、阿樹、阿壽三個人的時候，便失聲叫了起來：

『呀，我們也得趕快去增援喃……來那麼多鬼子，他們三個人怎麼抵得住？』  
韋茂和皺起額頭皮，作着爲難的神情。

『現在路已斷了，下去不倒，就能偷着下去，也不能去多，再呢，怕也沒有人敢下去！』他一面說，一面拿眼睛望着阿棟，他希望阿棟能夠自告奮勇，一下跳起來，說他願意帶幾個人去担起這付困難的担子。

阿棟已側起身子在查看存放在岩石洞內的子彈，冷冷地說：

『現在怎麼能去呢？你就去，帶領五、六個人，夠做什麼嘛？不是白白去送……』  
後面的話，他覺得不吉利，便忍着不說了。

韋茂和知道這的確困難，已不能像起先一樣，拿己身作則去激動別人，他只能露出爲難的臉色，沉重地嘆口氣。

徐華峯平素很喜歡阿勁，現在又見他不顧生死冒險去襲擊敵人，心裏更是敬愛他，看見大家不去援救，感到非常痛苦，激動地嚷道：

『難道我們就好眼睜睜讓他們三個人完了麼？』

韋茂和沒有說話，只是眼光低沉下去，瞧着身邊的泥土。

阿棟望着一邊，半晌才說道：

『這沒有法子可想！我們頂要緊的，是要保得住村子！』

徐華峯覺得他們坐視不救，未免太殘忍了，同時又想到阿勁一向很聽他的話，已經給他宣傳成爲一個很好的小夥子，若是犧牲掉了，比犧牲一、二十個人偕要可惜，他按下怒氣，決心說服他們發出援兵。他順着阿棟的話說道：

『就說要保住村子，你光這樣死守，怎麼成？我們得派人去攔住敵人的救兵，讓他越來越少，我們不是白白拿給他圍着了！』他目光炯炯地射他們一下，又再繼續說下去，並揮一下手，『就是人去的少，也沒關係，我們至少可以憑着岩石，襲擊他

們！就是打不退，也可以擾亂他們，牽制他們，使他們不會一下子衝上來！

阿棟大大搖下頭：

『那有什麼用呢？他們終於會衝上來的！』

『怎麼會沒有用？』徐華峯忍不住了，大爲發氣地嚷道：『我們牽制着日本鬼子，就可以等到我們的援兵呀！』

『我們偕有什麼援兵呢？』阿棟用手一指岩石那面，眼睛翻白地說：『我們的老弱殘兵不全來了！』

『你難道連阿岩、阿龍他們都忘記了？』徐華峯把嘴朝阿棟一伸，惱怒地反問：『隨即現出很有把握的樣子，毅然說道：』他們這隊不轉來，等會就轉來的！』

阿棟鼻子裏哼了一聲：

『他們跟挖煤的跑了，偕轉來個屁！』

『瞎說！』韋茂和立刻對阿棟罵了起來。

『哪裏是我瞎說！』阿棟受了委屈地嚷了起來，『阿岩他就是這樣罵起走了的，說他要加入他們的隊伍，永遠不回來了！』

『他是同你說的氣話！你就相信進去了！』韋茂和阿叱地說。

『茂和叔，你倒不要太相信他們喃！』阿棟很是起着反感，『我看得出來，他們這羣人，什麼都沒有，只是兩隻肩膀，抬個嘴巴，什麼地方不好去？又這向聽得雲裏霧裏的，當真默倒好造反了，外面金子、銀子擺着在等他們。你沒有晚上去聽他們談白囉，聽聽就曉得了！』

韋茂和用着輕蔑的臉色聽着阿棟講，但聽到末尾也禁不住露出訝然的神情來。

徐華峯帶着聽見小孩在亂說那樣似的神色斷然說道：

『只要是跟着他們挖煤的一道，他們就一定會打回來的！』

阿棟立刻做出怪異的臉色，用鼻子哼了一聲，代替他的責備。

徐華峯趕忙說道：

『我敢担保，他們那些挖煤的一定會幫助我們老百姓，他們早在別處幫助過好多村子去了！』

『現在只聽嘴巴子說，我是不相信的，』阿棟臉色愠然地掉在一邊，很是厭惡的樣子。

韋茂和比較相信徐華峯的話些，再呢，他正是認爲他們挖煤的會來幫助，才同他們聯合，今天並且把糧食運去接濟。若是現在也抱怨起來，豈不明明暴露出了自己的錯誤。他是絕對不能認錯，也不能把錯誤讓別人知道的。因此他這時就嚴厲地制止阿棟道：

『不要再吵了！現在不是鬥嘴的時候，打仗要緊！』接着咳嗽了一聲，聲音弄得緩和一下，『我覺得剛才華峯說的不錯，打仗是要用點計策。我們一定要派點人下去牽制才好！』於是用着鼓勵和稱讚的眼光和臉色，直對阿棟說道：『我看這裏就』

是你一個人有胆量，最好由你帶他五、六個人下去，多帶一些手榴彈！

阿棟低下了眼光，望在一邊，抵塞地說：

『我不能去！』

『爲什麼？』韋茂和大發脾氣了，『你就怕起來了！你偕好意思說人家阿岩他們！』

『哪個怕怕！早躲起了，偕來抗槍嗎？』阿棟站起來忿怒地說：『我要去守那邊的口子！我得負那邊的責！』

韋茂和覺得非貫徹他的命令不可，就更加嚴厲地說：

『那邊的口子，偕有阿福在那裏，他忙不過我，叫華峯去幫他，好了！』

阿棟用手向徐華峯一擺，邊走邊譏諷地道：

『叫他去幫拿嘴巴子去幫嗎？』

徐華峯馬上臉都氣青了，怒不可遏地吼道：

『讓我下去！我就要下去給他看！』接着就拿些手榴彈插在腰上，那種氣勢洶洶的樣子，什麼人都勸阻不了。

韋茂和覺得徐華峯身體不行，下去一定會犧牲了的，但這個時候，又不好阻止，若一阻止，就會顯出自己偏愛女婿，惹起阿棟他們的不平，只好一言不發地，竭力裝着平靜，但心裏却很難過。

徐華峯武裝好了自己，便去找人。那些退下來息氣的人些，聽見這種差事，都現出了畏難的臉色。他便竭力保證他們說是並不危險，憑着各種岩石樹叢的掩蔽，對於敵人是很好襲擊的，最後偕生氣地大聲說：

『連我都敢下去，你們怕麼？一個人像耗子一樣地活起，有什麼意思！』

結果有四個人尾着他繞下嶺去。他們除各人背了一支步槍而外，都盡量多帶手榴彈。他們繞路下嶺，有些地方全靠拉着籐子下去，泥巴又時不時落在頭上。他們繞不多久，突然有子彈向他們打來，就連忙伏在岩石後面，接着便是一陣雨點似的，

機關槍的子彈打在他們的週圍。碎石和砂粒四散。各人都嚇得來，緊緊地貼在地上。有的人借要求轉上嶺去，不肯再朝下走。徐華峯勸慰他們，說是稍等一陣，就可以通過，等槍聲息了以後，他就首先用手觸在地上，慢慢地爬到另一大塊岩石後面，然後立起身來，拿手招呼他們過去。於是四個人也就照他的樣，趕快爬着過去。他們盡量找着岩石的縫隙，向下面急走。等到聽見底下的槍聲，打待甚是激烈，他們四個人就都叫苦起來，並說應該叫上面再派點人。這樣五個人，豈不是去白白送死。徐華峯竭力安慰他們，說是上面自會派人下來，這層不用擔憂。跟着又指着那些挺立聳露的各種大石說：

『有了這些石頭遮着，我們借怕什麼嘛！人家阿勁他們三個人，都打了這麼久，我們就怕成這樣子！』

其實徐華峯一自拉着籐子墜下，就突然感到自己是陷到很危險的境地了，再加以中途受到敵火的襲擊，更是有着一種恐怖鑽進腦裏。因此，他未嘗不想退回嶺



上但既已忿氣承担了回去豈不惹人笑話。他一方面在鼓舞別人，同時也就在暗裏勉勵自己。接着他用迅速的行動，去消滅腦裏起的念頭。他覺得最好的，就是什麼也不想，只抱着一遇見敵人，奮力襲擊就是。再呢，他要不僅用話去鼓舞後面跟的四個懦夫，借應該拿出大無畏的精神，以身作則。

在繞過一塊聳立的兩人高的大石頭時，徐華峯猛地瞧見了五、六個着黃制服，戴鋼盔的日本鬼子，距離只有三丈多點，自他看見日本兵以來借從來沒有這麼近過。好在日本鬼子沒有瞧見他，他們都是背着他站着的，正忙着一邊放，一邊把子彈帶上到機關槍上去。但徐華峯也像中了電似的，連呼吸一下都感到困難起來。然而他並沒有驚呆，他火速取下手溜彈，揭開保險蓋，就照着鬼子站的地方奮力投去。於是在日本鬼子站着的地方發出巨響的同時，機關槍子彈就像放火炮似的爆炸起來，子彈則橫空亂飛。他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麼厲害的聲音，便誤會成日本鬼在放什麼兇殘的武器，都一齊蹲了下來，躲在突出的岩石下面，嚇得來臉色就像泥土的

顏色一樣。有的人手裏捏着槍，偕在不住地顫抖。徐華峯也沒說什麼話來安慰他們了，只驚呆似地，朝岩石外面，望着那些不斷落在地上的樹枝，樹葉，灰沙和石塊。

在這一片爆炸聲完了以後，徐華峯又待了一會，才探頭出去，只見剛才日本鬼子站的地方，全是火藥的烟霧。不久在挨近大石這邊，看見一隻血污的手腕，帶着一些黃的布條拋在碎石上面，他才漸漸明白日本鬼子已送了命了。但他不敢過去，他怕偕有活着的日本鬼子向他襲擊。一直到火藥烟霧散薄些，炸死的日本兵以及炸壞的機關槍都可以看見的時候，確實知道沒有多大危險了，他才把這個喜訊告訴那四圍蹲着的人。

雖然下邊不遠地方，槍聲偕在斷斷續續地響着，但這種意料不到的勝利，總使他衷心感到歡喜。而且這一來彷彿真有一種使他胆壯的東西，在降臨到他的身上，使他自自然然地添加了勇氣。先前對於上火線，很容易起着各種可怕的想像，現在一經過了這一次戰鬥，便覺得砲火再兇，也不過如此而已。

徐華峯大胆地走到日本鬼子架機關槍的地方去，他要偵察出下面借有沒有日本鬼子的隊伍，同時他左手拖着槍，右手則握着手溜彈，他準備一見日本鬼子，就給他打去。他望見下面四五丈遠的岩石邊上正有一個頭從樹杈中間探了出來，馬上又縮了進去。同時他也很敏捷地伏下身子，一面回過頭來，低聲吩咐眾人：

『小心點，下頭借有鬼子！』跟着又叫兩個人稍微走遠幾步去偵察，他怕敵人會繞在他們的背後。隨即又露出眼睛去瞧，却再不見什麼影子了，他有些納悶，莫非已經逃走了麼？正把頭部全露出來的時候，倏地那邊樹杈裏面火光一閃，離他岩石很近的地方，鏗然響了一聲。他又趕緊躲藏下來。他伏着身子打算移一個地方，好去射擊那個藏着的人。但這時他每走一步，他都有些驚慌——他怕每一灣拐的石頭後面，或者矮樹叢裏會埋伏有個敵人。這使他汗水不禁流了出來，他立即感到這種捉迷藏式的戰爭，對於自己，是最有利，也可說最爲危險。他只好上起刺刀，當迎面碰來的敵人，不能用手溜彈炸，也不能用步槍射擊的時候，他就準備用刀去刺。他希望

不要一下遇着敵人，但同時又恨不得立刻遇着，他覺得只有激烈的行動，才可以使他丟開一切的担驚受怕。他不知不覺地便走得離開後面的四人遠了一點。

不久，徐華峯的背上，忽然給人拍了一下，他趕忙掉過頭來看，把他嚇了一大跳，一個頭戴鋼盔的漢子拉住了他的手腕，他立即用力掙扎，但那人慌忙說道：

『是我，徐姐夫！剛才差一點打着你，後來我才看出了。』

徐華峯聽見聲音認出人來了，一面逼攏來瞧，一面高興地氣促地說：

『呵，阿勁，是你呀！不聽見你的聲音，我簡直認不出來了，你怎麼又戴這東西？』

阿勁愉快地笑着說道：

『我檢日本鬼子的，不要站起，不要站起！』他拉徐華峯蹲了下去，接着又問下來多少人，那邊關口以及這邊嶺上打得好不好，聽了幾句，就迅速探頭望出去，然後向徐華峯說道：『姐夫，你剛才太胆大了，很容易碰着日本鬼子的……呵，你帶有手榴彈嗎？給兩個我！』

其實徐華峯這時才算真的胆大起來，他覺得有了這個勇敢的小夥子在一道，他也增加了不少的勇氣。他取下手溜彈給阿勁，一面就問起阿樹、阿壽他們。聽見阿勁告訴他的實際情形，禁不住背皮子冷了一股，隨即驚異地問道：

『那末就是一個人打這麼久麼？真虧你呀！』

阿勁插好手溜彈，惋惜地說：『早有這東西就好了！』接着看出徐華峯的臉上，現出稱讚的神色，便愉快地笑着說：『我們借槍得有鬼子手槍哩！』

『呵，真了不得，你借搞到他們的手槍！』徐華峯接過手槍來，喜悅地看了一下，連忙插起，一眼望見那四個人躬起腰幹帶着驚異和畏懼的臉色，在慢邊邊地走來了，他就小聲向阿勁說道：『你不要告訴他們阿壽打死了，他們胆小的很，你就說阿壽他們在那邊打！』

阿勁連忙點頭應着，於是他又在岩石側邊伸頭出去望一下，才對那四個人警戒地說：『你們這樣一道不行的，日本鬼子一看見，他就機關槍掃來，應該分開才好！』

四個人都反對地說：

『那一頭碰着鬼子怎麼辦呢？你怎麼抵得住人多一道，胆子大些啣！』

阿勁拍下胸口，竭力壯起他們的胆子說：

『在這裏怕什麼？我跟阿樹、阿壽他們，四面八方，繞着圈子跟他打去，到現在他怕借不曉得我們有多少人哩！只消你小心一點，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什麼鬼子都不會一頭碰見的。我們倒借搞到他的手槍、帽子哩。』

他們四個人都是有田地的人，平素看不起阿勁這個窮鬼，只以為他是個喜歡跑跑跳跳叫叫喊喊的小夥子，並沒什麼了不得的地方，料不到目前竟這麼神氣起來，簡直像一個能征慣戰的將軍一樣。倘在平時他們會用嘴唬他，罵他在衝殼子，現在却是事實擺在面前，頭上戴起敵人的鋼盔，腰上插起敵人的手槍，叫你無法不對他驚訝佩服。他們尤其喜歡日本人那種左輪手槍，渴想也能弄到一支插在自己的腰上。他們立即向阿勁伸手來要，阿勁自己留了一支，把其餘兩支分給他們，一面對

未分到的人說道：『阿樹他借搞有多的等下就分給你們。』

他們無論分到和沒有分到的人，都爭着看槍，禁不住歡喜地說：

『媽的，頂少我們也要去弄他四、五支！』

『怕一支要管多少錢去了！』

貪婪的慾望把他們鼓舞起來，再則他們剛才的一頓手榴彈炸死了好幾個敵人，也就以爲日本鬼子在這個地方當真是容易對付的。更因而對於阿勁也減少了好些敬意：『你能搶到，不稀罕，我們也能搶到的。』於是他們不待阿勁怎樣詳細指點，只消問明哪裏有日本鬼子，便馬上向那個方向架起槍探頭望去，希望敵人自來送死，並且丟下手槍以及什麼更厲害的武器。

日本鬼子和一些僞軍始終不知在這嶙峋的亂石中間，密綠的矮叢裏面有幾少人在抵抗，即使明明看見炮火在這裏那裏零零落落打來，也認爲人些是在各處隱藏着埋伏着的。他們想從兩側來包圍，然後再縮小包圍的圈子，從事斬草除根。

那樣地殲滅。當他們聽見手溜彈的爆響，和一陣機關槍子彈的炸裂，就越發相信對方的人是埋伏得不少。因此，他們便更加小心，不敢冒險急進。再加以足上的皮鞋，爬起山坡，極不方便，有時走在苔痕上面簡直溜滑，踏不穩足，這便無形中使他們的進展緩慢起來。

不久徐華峯跟着阿勁爬過一塊岩的時候，突然給敵人打中了一槍，他開始偕不曉得，也不覺得疼痛。等爬過岩之後，阿勁看見他的褲子浸紅了，驚慌地告訴了他。他這才感到澈骨的難受，腿子發顫，不能站立起了。阿勁拉他坐在隱蔽的岩石下面，給他拉上襠脚，察看傷口。創傷兩道正在大腿上面，血不斷地流了出來。他竭力抑止自己，不使發出一點呻吟，但臉子却爲痛苦折磨，改了樣子，且變成異常的灰白。阿勁打算把自己的衣衫，撕下一片，跟他裹着創口，止住血。他看見阿勁的衣衫髒污，又給汗溼透了，連忙說：『你撕我的！』他的聲音有些嘶啞，怕阿勁聽不清楚，偕用手比一下勢子。



阿勁把他的衣衫脫下，撕了一片，給他纏起，見血偕在浸了出來，又撕下一片來纏。徐華峯當傷口在包裹的時候，禁不住呻吟幾聲。但因敵人打來的炮火，煞是厲害，徐華峯便握着衣衫布片，自己來裹，他要阿勁趕快去應戰，不要爲了救護自己，給人趁勢襲了過來。

阿勁趕快另外走了一個地方，向敵人突擊了幾槍，將敵人射擊的目標移開之後，就又伏着身子轉了回來，他曉得徐華峯身體單薄，已經打仗打得很累了，怎受得住這下的創傷和流血的痛苦，而且傷在足上，他非常的替他擔憂，萬一敵人打攔來，分別跑路怎麼是好？想把徐華峯扶開，到安全的隱蔽地方去躲着。

但徐華峯表示拒絕了，他盡量抑制着痛苦地說：

『不要緊，我息一下，我就可以起來打的！』

『哪裏你傷的是足呀？』阿勁十分不安地說：『這要時時移動，你足不方便，怎麼成呢？』

『我能走的！』徐華峯咬緊牙齒勉強掙扎起來，但那隻不聽話的腿子，終於使他疼得連忙用手扶着岩石。

『不行呀，你這樣站都站不起！』阿勁痛苦地叫了起來。

徐華峯緊皺着臉子靠着岩石堅持地說：

『我這樣扶着可以走的！不要管我的足，只要手沒有受傷，我不怕敵人的！』

『咳！』阿勁跺足埋怨道：『你這樣使我掛心，連我也不能好好打了！』

徐華峯試着走了兩步，使他痛得難忍，忍不住又坐了下去。

『你看，你怎麼能夠硬支嘛！』阿勁不由他分說，用嘴啣着步槍的皮帶，就拿背對着徐華峯，『來，讓我來揹你走開！』

徐華峯爲創痛所壓服不能堅持了，便把一手拖槍一手搭在阿勁的肩上，一面歎噓地說：

『單讓你們在這裏，我很難過！』

『沒相干！』阿勁揸着他走，一面堅毅地說：『剛才我不是只同阿樹兩個人麼！』他們向左邊走去，却給一頓機關槍打回來了，又朝右邊走去，仍然發現有敵人繞在那裏，這使阿勁慌了起來。而且跑得一身大汗在流。他把徐華峯放下來息了一息，偕故作鎮靜，安慰地說：

『不要緊！我們朝上面走去，就可以繞過的。』

徐華峯的腿子，也給揸得發疼了，坐在地上，用手按着創口近邊的部份，慘然地說：

『你讓我在這裏好了，你快去打吧！』

『不，不，不把你送到安全地方，我放不下心的！』

阿勁用手把額上臉上的汗揮在地上，跟着就又要揸徐華峯，但他揸起走了好一陣，便發現敵人正繞在上頭架設機關槍，他迅速把徐華峯安頓在突出的岩石下頭，沒有說話，但臉上却全然現出了非常失望的痛苦。他一手拖槍一手拿着手溜彈，

僵僵着身子，忿怒地走了出去，一面咬着牙齒罵：

『他媽的，看老子不幹他一下！』

徐華峯靠着岩石坐着，屏息聽了一聽，槍聲打得甚是猛烈。

徐華峯覺得沒法子離開這個危險境地了，擺在眼前面的，就是難以忍受的創口的疼痛，和將要到來的可怕的被俘與死亡。他扶着槍奮力掙扎起來，他要出去拚命，他不能讓日本鬼子把他活活捉去，遭受凌遲的慘死。但他的腿子站立不住，創口又因掙扎過爲用力，大大流血起來。他的頭腦漸漸發昏了，便頹然倒在岩石邊上。徐華峯稍稍清醒之後，聽見槍聲仍可怕地響着，子彈就在幾尺遠的石上濺射起細砂和塵灰，一時使岩石外邊的天色迷濛起來，像起了霧一樣。他感到自己衰弱，不能奮鬥了，心裏異常淒切他想：

『難道我這樣就完了嗎？』

一剎那間，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和兒子，同時也記起了他妻子剛才不久託人帶

給他的條子，借揣在他的衣袋裏面，便摸出紙條來瞧：

『華峯，快些回來，我們就馬上動身出發，只等你一個人了！求你，求你，千萬不要去犯險呀！要是你的妻值不得你的繫念，請你看在你可憐的，可憐的孩子身上吧！你要知道，你有了一高二低，我們這兩條小命也保不着了！』

你的妻美玉流着眼淚寫的。』

徐華峯看了之後，便雙手蒙着臉，忍不住地眼淚從指頭縫裏冒了出來。

此  
页  
空  
白

第  
三  
部

此页无页码

此  
页  
空  
白



## 二十九

韋太婆她們在村子裏，聽見黑虎關那邊大砲轟響的時候，就急着要逃難，等不到阿勁回來招呼，就叫幾個能幹的女人幫忙挑行李。但韋美玉却無論如何不肯走，她要等徐華峯回來，她向她媽懇求地說：

『媽，你老人家帶着弟弟妹妹，先逃一步吧，我隨後就來。』

她牽着小克已到村子口上去望過一次了，現在又坐立不安地要再出去探望。她心裏非常難過，臉色很不好看。

韋太婆望着她的大女兒着急地說：

『你怎麼想起的！你帶孩子的人，你該先走，華峯他們隨後就會來的，他們男子家，利利落落的你怕借趕不上麼？只怕他們借嫌你走得慢哩，你聽我勸一句！』她在

收拾那些永遠收拾不完的東西，這樣也想帶起走，那樣也想帶起走，明知挑的人嫌重會丟許多出來，不如少帶一些，但總捨不得丟棄，逃難這件事情使她又難過又傷心。現在大女兒要留下，不聽她的囑咐，更其使她煩惱心急。

韋美玉拉着小克已經走下堂屋的階沿了，又停下足來，回頭帶着一付訴苦的臉色，埋怨地說：

『華峯，他真嘔死人，這時候偕不回來！他要是肯回來，倒又好了！你不曉得他，我就是怕他經不起大家一請求，就又要去犯那些險！』接着頓一頓足，『這個人，我真恨死他！』

小克起初聽見大砲吼聲，又看見個個都在驚驚惶惶的，心裏很是害怕，老是朝他媽媽懷裏躲，等到大砲吼久一陣，大人比較平靜一點，做媽媽的又竭力哄他，要他不怕，並且偕牽他到村子口上，看鬧熱似地望望，他就漸漸忘記了可怕，反而帶着好奇心，時時要他媽牽他出去，這時他媽停着同外婆講話，他就竭力拖他的媽，不要

她停。章美玉原要急着去看丈夫回來沒有，再經兒子一拖，便也順勢朝外走去，不再同她老人家分辯了。

章美玉牽着孩子走在巷子裏，碰見幾家門口都有女人在直着眼睛發急，臉上則罩着極大的恐怖，一見章美玉走過，就聲音顫抖地問：

『有沒有人回來過？』

『曉不曉得鬼子打到了什麼地方？』

只有阿棟嫂借比較安靜一點，她曉得她的阿棟不會太犯險，他爲人有他的狡猾處，輕容易吃不到虧的，同時她平素在村裏總喜歡顯示自己，要比別個女人聰明能幹一些，所以她這時竭力保持鎮靜，要大家不要驚慌。她招呼章美玉到她家坐去，想同她講談幾句，她曉得章美玉在担心什麼，便安慰地說：

『徐姐夫，我剛才借碰見過他的，他和叔叔一道，定規不會出什麼岔子的，姐夫本人他好聰明去了，他會見機行事的！』

她一邊偕拉着小克的手，要他進去，給他落花生吃。她自己沒有孩子，對於小克，有着衷心的喜愛。但她心裏仍是非常害怕，大砲的聲吼，究竟是不能使人平靜的。她說着去抓落花生，結果又拿一把乾紅苕片出來，遞在小克手上，帶着歉意，笑笑地說：

『哎呀，我簡直糊塗死了，花生泥巴拉沙的，偕沒有洗，就吃點這個吧！』

小克却不稀罕乾紅苕片，這他老早就吃得不愛吃了。現在他不伸手去接，偕做出厭惡的樣子。阿棟嫂連忙撫慰地說：

『對的，對的，偕是花生好吃，等我去洗點！』

韋美玉趕緊制止着她，一面拖阿棟嫂的袖子。

『這不要管他的！我們偕是快到村子口口去看看吧！』邊走邊舉起手來掠一掠鬢邊散亂的頭髮。『唉，唉，真急死人！』

阿棟嫂由着韋美玉拖她走，她也沒心思留在家裏了。小克因為沒有吃到花生，牽在媽的手頭，便做過場起來，陰沉着的臉子，倒走不走的，原是心緊的媽媽，見對他

說好話也不成，便用力攙他一下，小克便立刻哭了。平日做媽媽的，在這情種形之下，就會立刻失悔似的，將他抱了起來，作着種種的撫慰。而在今天就只好由他哭，且皺起了眉頭。

阿棟嫂趕快把小克抱起，竭力安慰他，但小克却掙扎着不要她抱，偕在流着眼淚的臉上，露出了不受撫慰的怒氣，阿棟嫂用力抱人，原在發着熱的，這下就更加臉子漲得通紅。韋美玉只得接過來抱着，一壁恨恨地說：

「這個磨人的東西，他就只曉得磨我！」

阿棟嫂仍要轉去給小克洗花生，韋美玉拖着她說：

「小孩子，你管他的，生花生也不好吃的，怕他拉肚子！」

她們走到村子口上，幾根樟樹底下已經站着更多的人了。一些中年以上的男子，正要抬着子彈出去接濟，韋美玉便要他們通知徐華峯要他快些回來，但怕他們說話不清楚，傳達得不懇切，就又要他們稍待一下，讓她轉回家去寫個字條。她不管

小克答不答允，放下他就急忙跑了回去。

章太婆見她跑得那樣慌忙，便也禁不住驚惶失色地問：

「是不是打攏來了？」

「不，不是！」

章美玉來不及詳細分說，只這麼急驟地回答，就衝進她爸爸的客廳，撕張字條寫了起來。

章太婆怔怔地望着小客廳那面。章美玉在她心目中，一向都是溫靜和雅的，說起話來總是輕言細語，從不大聲嚷叫，走路也端端正正，全是一付大家閨秀的風範。現在則覺得她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然而做母親的並不見怪，只認爲她可憐，心裏難過地想：

「唉，她簡直急得發瘋了！」

跟着一個鬍子拖拖的本家來催拿字條時，章太婆明白章美玉是給徐華峯寫

信，就也忍不住熱切地囑咐他，要他務必叫徐華峯趕快回來，她也替她的大女兒着急起來了。等到看見章美玉拿字條出來是流着眼淚的，心裏便也感到極度的淒切，甚至願意同女兒再等一會，她安慰章美玉地說：

『華峯就會回來的，不要難過，我等你們一道！』

『媽，你老人家不曉得他這個人……』

章美玉靠着壁頭站着，哽咽得說不下去，接着眼淚更加洶湧地流了出來。

章太婆陪着流眼淚，細聲地說：

『華峯，我曉得他的，很有良心，我看得出，他對你好，你不要太想遠了！』她一壁說，一壁偕拿袖頭子擦眼淚。

章美珍同章美珠、徐華英牽着小克一道回來，看見章太婆和章美玉在哭，便都非常詫異。章美珍趕緊問道：

『出了什麼事了？你們這樣哭！』

章太婆經這麼一問，倒不好意思起來，擦乾眼淚，微笑地說：

『倒一點事情都沒有！就是你姐姐嘛，她担心你姐夫，會有一高二低……』

章美珍不待她媽媽說完，就嘆喏一聲笑了起來，隨又深深皺起了眉頭，帶着不滿的口氣，責備地說道：

『哎呀，我默倒出了天大的事哩！姐夫，他又不是三兩歲的小孩子，担心個什麼嘛！倒是爸爸他老人家那們大的歲數，都偕在那裏，倒該担心他哩！』

章美玉低頭坐着，沒有看她們進來的人些，也沒有拿手帕揩眼淚，只是臉上悲切的神色已漸漸轉成了惱怒。她感到她妹妹的每一句話，每一個笑聲，都像刺似地鑽在她的心上。小克跑去偎倚着她，她也沒有照往常一樣拿手去抱他的腰部或者抓着他的手，彷彿小克並沒有去挨她似的。

章太婆對章美珍這番話，也不禁同意地說：

『是的呀，你爸爸那樣大的歲數了！』接着又帶着勸喻章美玉地說：『我到覺



得沒有什麼不放心的，他們男人家自會有他們的打算……」

韋美珍不等媽媽說下去，就接口嘲笑道：

「可是你老人家却那樣不放心女婿呀！」

韋太婆笑了起來，有些不好意思，她本要說「這是你姐姐惹起的嘛。」但因看見韋美玉似在生氣，便又抑止着了，只支吾地問韋美珠道：

「你長林哥哥哩？」

正在這個時候，徐德川走進來了，手上抱着白銅水烟袋，紙捻子也是燃着的。他也是在村子口上站了一會才轉回來的。他見大家都坐在堂屋前面，全沒準備走的意思，便着急地說：

「親家母，你們說走，怎麼借沒走呀？剛才我借叫華英她們趕快回來，火速動身，要曉得今天日本人來勢兇得很，這不用我說，你們聽炮火就聽得出來。」隨即伸出右手，用紙捻子指點地說，聲音却壓得小小的，「我敢說在這裏，今天這樣子，就是他

政府軍隊也抵擋不住的，你百十來人，夠做什麼嘛！」臉上竭力做出恐怖的神情，收回紙捻子，大大點一下頭：「所以，我勸你們趕快走，一刻都不能停留！」於是警視一下所有的人，現出精明不過的臉色，自許似地說：「你們看，茂廷叔叔他肯聽我勸，現在不是比任誰哪一個都安全麼？」接着吹燃紙捻子，忽忽忙忙吸一袋水烟，然後又再說下去：「我早就曉得，你不答應人家，當然人家要開大隊伍來搞你！」說到這裏，不忍似地搖搖頭，又沉痛地嘆氣：

「唉，悔之晚矣！」

章太婆又給他說得害怕起來，一面叫人來挑東西，一面又埋怨地說：

「就是又要等這個等那個嘛，等到日本鬼子跑到鼻子跟前才好嘞！」

「媽，你又這樣說了！我原是你不要等我們的！」

章美玉小聲地反駁，但從語氣聽來，可以測知她是竭力忍着氣的。

章太婆其實也並不十分埋怨章美玉，所以她就趕快支吾地說：

『我是講你兄弟，長林這個東西，倒你要走了，偕不見他的人影子！』

徐德川有些驚奇地瞧他媳婦一下，然後低聲向女兒問道：

『怎麼你嫂嫂不同你們一道走麼？』

這弄得徐華英沒明其妙了，她也對韋美玉詫異地瞧。

韋太婆代爲回答，她嘆氣地說：

『就是華峯嘛，他急人得很，到現在偕不回來！』

『哎！』徐德川一下弄明白了，帶着不以為意的口氣說道：『華峯，倒用不着他喃，他比我們任隨哪一個都走得快，他跑回來了，看着沒有走，倒要使他着急哩！打仗的事情，不比別的，愈逃得快愈好！趕快走，趕快走，他們再一刻都停留不得了！讓我去叫長林，他剛才偕在口子上。』他把吹燃的紙捻子，不用來點烟，只連忙吹熄，就又忽地走了出去。但偕沒有走出大門，長林就飛跑進來，大聲地說：

『日本鬼子一定退了！我要到黑虎關去看，你們去不去？』

他興奮極了，他想邀約他的二姐、三妹和徐華英。徐德川却現出不相信的神情，責備地說：

『哪一個說的日本鬼子退了？』

『她們都在說，你不聽見大砲都停了好一會嗎？』韋長林理直氣壯地反駁，接着又向韋美珠、徐華英急不能耐地問：『你們去不去嘛？不去，我就一個人去了。』

『哎！』徐德川大聲警告起來，把臉子偏了一下，『這去不得哪！大砲不打，哪裏就是退，人家借要打機關槍哩，你不要信他們亂講噃！』

韋太婆帶着嚴厲的臉色責斥兒子地說：

『你不要跟我亂跑噃！看着你那飛毛飛實的樣子，我就生氣！』

做兒子的並不畏懼母親，只是回過臉去，向徐德川分辯：

『哪裏借打機關槍？人家去聽來，黑虎關那面，一點聲音都沒有。你不信，你去聽

嘛？我同你一道去！』

韋美玉禁不住插嘴問道：

『哪一個打聽回來的？』

她心裏正希望但如兄弟說的，日本鬼子業已退了，這一消息使她在愁慘的黑暗地方，突然瞥見了一線晴美的陽光一樣。

『就是阿福嫂嫂和阿壽嫂嫂她們嘛！』韋長林看見大姐熱心地問，便高興地回答：『她們才從那面挑花生回來！』

『呵，等我去問問看！』

韋美玉興奮地站了起來，帶着喜悅的神色，同時想起剛才那種過份憂急的情形，又有些不好意思，便拉着小克迅速走了出去。韋美珠就拉着徐華英立刻尾在姐姐後面，韋長林也馬上跟去了。

韋太婆也覺得這是個好消息，不再堅持立刻動身了，只向她們姊妹的背後叮嚀：

『你們不要走遠哪！』

徐德川搖着頭說：

『這不會有的事情，哪裏就容易就退了！』

雖是說的時候，很帶確信的樣子，但心裏却不免有點胡疑，因他心目中的日本鬼子，總是巧詐百出厲害非常的，退去之事也許有之，只不過是在另施狡獪罷了，所以他暫時也不阻止她們出去打聽，便又重新裝上烟，吹燃捻子，咕嚕咕嚕地吸了起來。

韋美珠原是覺得她的大姐未免輕信得可笑，沒有聽見槍聲，哪裏就能說是日本鬼子退了，必須有人親自從黑虎關打聽回來，才能算數，現在聽見徐德川說得那麼確信的樣子，隱隱約約硬把日本鬼子當成厲害無比的軍隊，又不禁起着反感，就用推測的口氣，反駁地說：

『這也說不定喃。這回有他們挖煤的在這裏，神出鬼沒地，打他一個驀手不及，』

他摸不着虛實，他不退，他朝哪裏走？」

徐德川吸完了烟，點一下頭說：「這倒使人相信一點！」隨即抽取水烟袋上的銅哨子，吹去烟鍋巴，現出凝神思索的臉色，「只是，只是，也很難說，他們挖煤的，真是厲害，應該早就拿下縣城了，」收尾的話沒有說了，光是輕輕地擺一擺下巴。

韋美珍心裏是有些不滿意韋長松他們那枝隊伍的，因為她今天上午去看的時候，給她的印象並不大好，只以徐德川那種非常輕視的神色，却又使她感到很是不快。她覺得那些挖礦的，污穢，不講衛生，滿口醜話，自是討厭，但那種抗敵的熱忱和氣慨的勇敢，實不能完全加以輕蔑漠視。於是她禁不住漲紅臉子地說：

「這又不能那樣來看喃，我曉得他們的打法，不在乎打下城市，主要是在消滅敵人哩，一般報紙雜誌上都是這樣講！」

徐德川曉得韋美珍這個女孩子，事事都要逞能好強，不肯服輸，同她辯駁下去，結果只會引起不快的，而且她很能得她父親的歡心，在家庭中佔着重要的地位，徐

德川既在這個家庭裏面做客，就必使得自己和她中間，沒有隔閡才好。因此便不再持反對的意見，只是笑嘻嘻地說道：

『我報章雜誌，一向看得少，這一着，得讓你們這輩年青人了！』  
這使韋美珍高興起來，她更進一步地說：

『徐親翁，你看不看嘛？我這裏就帶回有講打日本的報紙。』

徐德川裝做很熱心的神情說：

『改天得閒了，我一定要看的！』於是掉頭向韋太婆說道：『等我親自去打聽看看，事不宜遲！』他抱着水烟袋，轉身出去了。



韋美珍原是從野豬嶺回來之後，就在村中小學校裏佈置一個托兒所，她叫小院子搬來的人，騰出一間教室，親自和阿清嫂兩個人打掃門窗安頓桌椅。計劃室內讓小的孩子坐臥，門外操場上則由大的孩子去遊戲。室內的主管人，請阿清嫂負責，操場上的領導者，便叫妹妹韋美珠跟徐華英兩人去作。她打算至遲在明天，就把全村的小孩，不管能走路的，不能走路的，都放在這個新的天地裏面。婦女些聽見這個安排，皆牽一個抱一個，喜孜孜地走來觀看，她們平素頂引爲苦的，就是孩子的糾纏，恨不得有一個人走來幫忙，就是替她們招呼一會兒，都是好的。她們一面聽韋美珍的說明，一面偕帶着欣喜的神情埋怨地說：

『你怎麼不早給我們出這個好主意呢？』

韋美珠更加興奮，她立刻就將在場的大孩子些集合起來，叫他們做捉迷藏的遊戲。一向同她玩耍慣了的小桃小豬們，偕充做十分內行的神情，幫助她指點那些不會遊戲的孩子。平素愛憂鬱的徐華英，站在旁邊觀看，也不禁時時發出愉快的微笑，慢慢教他們唱起歌來。

韋太婆看見韋美珍帶起人來抬家裏多餘的床，問明是拿去給寄託的嬰兒睡覺的，便責備她道：

『看到都要逃難了，你偕搞這些麻煩事做什麼？你不會閒着坐一會兒？』

『唉呀，媽媽，你光曉得說！』韋美珍皺起眉頭，『你沒有看見人家嫂子些，大日頭底下揸起娃娃挑東西！大人吃苦不說了，娃娃偕要生病。叫你看見了，你都會難過的！』

『有甚麼難過？人家幾輩子都是這樣過了的，』媽媽不以爲然地說：『我從先年辰也偕不是揸你幾姊妹下過地。你要曉得，做人總得要吃苦的，吃苦的事情，比這

『偕多着哩。』

『唉，媽媽，就說你頂能吃苦，我問你，要是有人當時替你抱一抱小娃娃，你會不會喜歡，向她道謝！』

韋美珍忍着不快，勉強笑着向她媽媽問。韋太婆也不禁惹得發笑起來，但只笑了一下，隨即又歛着笑容，看見阿清嫂她們把床抬出去了，才小聲責備地說：

『你不要只圖眼前人家道謝你，等兩天辦不好，才埋怨得你耳朵發燒哩！我說在這裏嘛，你要吃虧的，你終天閒不慣，總是招惹些麻煩。像上午嘛，你就不該到野豬嶺去，出了事看你急不急死人？你嘞，你又不投胎個男孩子，你是男孩子喃，我也担不了這麼多的心了！』

韋美珍原想同母親講話，一直用好的臉色的，至此也無法不皺眉苦臉了，她竭力壓着不快說道：

『唉，媽媽，你怎麼那樣說呀？現在我只向你說一句，如今進過學堂的人，哪一個

不曉得，女人也可以做男子一樣的事情。」

章太婆嘆口氣說：

「我不曉得你怎樣讀起的。你那天回來，一看見就使我心裏見怪，頭髮搞得那樣短，簡直是到男不女的。你不借曉得院子上的嫂孀些背後怎樣笑你哩，說你那樣想做男的，怕給你討個老婆，你都願意囉。」

章美珍幾乎笑起來，接着皺緊眉毛，做出厭煩的樣子說：

「講她們做啥子嘛！她們全是沒見識的！」

章太婆有些感慨地說道：

「你姐姐不是也進過學堂，我看她就全不像你！」

章美珍嘆口氣說：

「唉，你老人家……算了，算了，我借是少說些的好。」

她接着就很快地走了出去。重新去佈置她的托兒所。她感到一個女的，要在社

會上做點事情，真是困難重重。但她並不因此灰心，倒反而覺得愈困難，就愈要添加勇氣去作。她認爲一個人必需去做點困難的事情，活起來才有意思。無形中寫在她頭腦裏面的標語，便是比一切字都大的四個字——征服困難。但不久却給黑虎關那面傳來的砲聲，立刻將她的一切佈置弄停頓了，大人小孩，都一窩蜂地跑到村子口上去打聽消息。她也隨着走去，臉上却竭力保持平靜，不使驚惶的神色露出一絲一毫，同時，她也勸人家不要驚慌，不要害怕。她打算到黑虎關去救護受傷的人，衆人勸她等會再去，消息明白了再去不遲。母親打發人來再三再四催她回家，她才帶着韋美珠、徐華英走了回去。

現在大砲聲音停止，大家都以日本鬼子退了的時候，她便提起藥箱去救護受傷的人。

章太婆便阻止地問道：

『你要到哪裏去？』

『我去看看有沒有受傷的。』

章太婆立刻臉色變了，生氣地說：

『這你倒不要去喃！』

章美珍審視她母親的神情，用緩和的語氣說道：

『我是去看爸爸，怕他老人家……』

『你不要擔心他，你去了，他倒擔心你哩！』章太婆責備地說，隨又換成了溫和的語氣，『你要是那樣愛醫病，你等他們抬回來再醫不好？』

『媽，你不曉得，人家受了傷的，就是要馬上止血哪，等你這麼抬回來，偕有什麼人嘛！』

章美珍焦躁地說，她有點不能忍耐她母親過份的囉嗦了。章太婆却陰沉着臉子，掉在一邊說道：

『你默倒你就那麼會醫了！』停一下，又掉轉臉來，再作勸告地說：『我告訴你，

他們不稀罕你那些藥的。他們哪一個不曉得順手扯草藥來敷？前面阿福劈柴劈傷了手，給他洋藥他都不要，他就全是扯草藥敷好了的。」

這倒使韋美珍心裏難過一下，她覺得他們不相信西藥的好處乃是他們的愚蠢，這她倒不在乎，只是母親不該這麼看輕她，傷了她的自尊。所以她就抵塞道：

「你老人家看看嘛，當真我就一個人都醫不好？」

隨即提着箱子負氣走了。她先到小學校去找阿清嫂，要她把抬來的床鋪好稻草，以便受傷的人可以立刻上去躺着，她覺得與其各人抬回家去不乾不淨，自行處理，倒不如全安頓在這個臨時醫院裏，招呼既很方便，必然又能得到衛生。一切囑咐好後，她就又去找幾個沒帶孩子的女人，要她們去抬受傷的回來。這就不容易做到了，她們都不敢確定敵人有沒有退，若是走了，她們倒不辭辛苦，如果偕在打呢，她們可就不敢去了。韋美珍竭力說服她們，要她們先去到半路上，倘如聽見前面在打就再轉身回來。她偕許日後送她們的衣料子，只要是這次抬過受傷的人。最後才有四、

五個女人，帶起抬人的滑竿隨她去了。走到巷子口上，阿棟嫂也自願加入，她到底借是放心不下她的阿棟，再則她也以為敵人退了，不妨前去看看。同時她就替章美珍提起箱藥子，一面稱讚地說：

『你們讀書人，真是想得週到。』

這個臨時組織的救護隊，經過涼亭，爬上山去，一路都遇着一些打聽消息的女人，她們有的偕揹着兒女，一種替自己丈夫担心的焦急神情，全然現在瘦黃帶黑的臉上。她們不敢再朝前走，只盼黑虎關那面有人轉來，好得到真實的消息。看見這個救護隊，便感到又是驚奇，又是興奮，偕這樣說道：

『真急死人！要不是小孩子纏着，跟你們一道去好多着哩！』

有的無可奈何，只有在背後叮嚀：

『千急送個信回來呀！』

只有阿福嫂一個人為阿棟嫂拖着，要她跟着前去，她沒法子，只好由阿棟嫂拖



着走了。

韋美珍她們走了好久，剛翻過一座大嶺，看見下邊狹長原野時，就聽見了無數隱隱約約的槍聲，活像遠處人家做喜事，在不斷地燃放炮竹一樣。她們都驚愕地停下足步，偏起耳朵傾聽，互相交換着害怕的眼光。韋美珍明白這是放機關槍，前邊仗火打得十分激烈。但她沒有說出來，只是竭力平靜着自己的臉色，顯着不以爲意的神氣說：

『我們偕可以再走一節路去聽聽！我看不一定是打仗。』

阿福嫂却已坐在路邊石上了。臉色寡青，神情萎頓，彷彿突然害了急病似的。她呻吟地說：

『哎，不能再走了，我嚇得手軟足慳的！』

阿棟嫂原是一路上愛同她打趣的，到這個時候，便勉強笑着說道：

『偕隔好遠去了，就嚇成那個樣子。就是鬼子真在打，偕有他們男子漢頂頭抵

住的吧！

『你偕說我哩，我不埋怨你就是好的了！』阿福嫂氣忿忿地說，『就是你這個鬼把我拖來的！』

阿棟嫂始終微笑着，嘲弄地道：

『你莫着急，就是一條三百斤重的豬，我們都有辦法抬他回去的！』

阿福嫂啐了一口，別的人都禁不住笑了起來。韋美珍却沒有笑，只顧催她們走。她們聽見韋美珍的催促，却都不動身，只是你望我，我望你的。阿福嫂偕把臉掉在一邊，宛如很不願聽韋美珠的囑咐一樣。阿棟嫂知道韋美珍的脾氣，說是要走，硬要走的，只好用緩和的語氣說道：

『偕是讓我們息口氣再說吧！在這裏偕看得遠，前邊有什麼人回來，一眼就望得見。我想，去這麼久了，一定有人回來的。』

韋美珍覺得她們都太胆怯，既然來做救護了，就理應該走到打仗的地方去，她

便激動她們說：

『你們想一想吧，要是自己有一個親人打傷了，偕肯老躐在這裏嗎？』

『那末，前邊當真是在打仗了？』

阿棟嫂睜大眼睛地望。別的人也驚疑地瞧着，因為她們原是半信半疑的。

『這不是打仗是什麼？哪個放炮竹偕會放這麼久？簡直沒有帶耳朵的一樣！』

阿福嫂抵塞地說，她生氣起來了。韋美珍朝山下望着，她也很盼望前邊有人轉來，好確實知道一些消息。正要回頭來說她們兩句，但因看見下邊彎曲的山路，忽然現出一個人影正朝山上跑來，便立刻往下走了幾步，想看出來人究竟是誰。她偕沒有看是哪一個時，彎拐的山路，又把人影遮住了。不久又現了出來，才看清那人就是她的弟弟韋長林，同時，韋長林也在大聲地喊她，顯然韋長林是看見了她，才跑上山來的。韋美珍很詫異地問：

『你怎麼跑到這裏來了？』

「我同大姐一道來的，」章長林這麼回答之後，就趕忙說道：「二姐你聽見沒有？前邊正在打哪！」彷彿他二姐偕不知道，他趕忙來報告這個驚人的消息。

章美珍對打起來的消息並不感到驚異，使她奇怪的倒是她的大姐，竟然一下這麼胆大起來，她繼續問到她的大姐：

「她在下邊嗎？偕同哪個在一道？」

章長林却一直在注意打仗的，他見二姐沒有回答他的問詢，就拉她的手腕說：「你聽哪，這就是打仗的槍聲。大姐她都不敢再朝前走了，華英她簡直嚇得嘴唇都在發抖。」

「呵呀，怎麼連她也帶起來了？」章美珍失聲叫了起來，接着埋怨道：「她真是糊塗！」

這時章美珠也氣喘喘地跑上來了，一時累得說不出話來。

阿棟嫂驚訝地說：

『你們幾姊妹都跑到這裏來了，這可要急壞大孀了喃？』

別的女人些，都一下子感到了輕鬆，她們覺得這些小傢伙也敢來到這裏，她們大人做什麼借那樣怕呢？阿福嫂却向韋長林恫嚇地說：

『你們真是囉！仗火打得這麼兇，你們借不曉得怕？一下子趕來，看你們怎麼辦？』

『你嘞？你都不曉得怕，我怕什麼？』韋長林抵塞她，借矜誇地說，『我跑起來，我總比你跑得快些！』

『唉呀，借說我不怕，我就怕得路都走不動了！』阿福嫂一面拿手輕輕拍下她的胸口，彷彿她心裏猶有不少的驚慌，未曾趕出似的。同時臉上現出一絲絲苦笑。

韋美珠氣息定了，才現出不快的樣子，說：

『就是大姐嘛，她借要朝前走哩！』

『爲什麼她又停下了呢？』

章美珍冷冷地問。

『就是小克嘛，他說他怕，他不肯走了！』

大家聽見章美珠這個回答，便都皺起眉頭嘆氣：

『哎呀，這真活造孽，做什麼帶小孩子來嘛！』

『真是好得糊塗起來了！』阿棟嫂埋怨地說，一面又顯出自告奮勇的樣子，走下坡去，一面說道：『讓我去勸勸她！』

阿棟嫂走下山坡，看見徐華英正牽着小克走了上來，一面要他走慢一點，一面僭替他摘路旁的野花，小克却急着要到阿姨那裏去，顯然章美珍她們出現在嶺上也使他感到了興奮。阿棟嫂問明章美玉在山下什麼地方，便一直走了下去。

山下狹長的原野，長着一大壩青綠色的農作物，另外又露出一片片泥土翻出的田地，田角上則堆着等人搬走的紅薯藤子、花生藤子，上午偕有不少的村人散佈在這壩土地上工作，現在則寂無一人，只有一羣羣的小鳥，飛飛跳跳的，在尋取村人

遺下的花生和山芋，離山邊不遠，挨近路旁的幾株柏樹底下，章美玉就站在那裏，把右手掌遮在額上，正朝大路那一頭瞧瞧。阿棟嫂走到她的身邊，她偕一點也不知道。阿棟嫂拉她一把，她才吃驚地回頭望一下，但她並沒有問阿棟嫂怎麼跑來的，只是迅速掉回頭去，繼續望着大路那頭，帶着顫抖的聲音，熱情地說：

「看，那不是有人回來了嗎？」

「是哪，有人回來了！有人回來了！」

阿棟嫂也禁不住大喜起來，她到不只是爲了打聽阿棟的消息，而是覺得由此可以使心急的章美玉暫時得到寬心和安慰，因爲她覺得她一看到了章美玉，她心裏就感到了難過，正苦於無法替她解除。

大路上，一共走來三、四個人，他們是轉來搬蓮子彈的，等走到章美玉面前的時候，章美珍也已走下山坡來了。阿棟嫂首先搶着問道：

「是不是打起來了？」

說：

回來的人都現着緊張和驚怖的神情，除了立即回答阿棟嫂的問話，偕埋怨地

『你們簡直不曉得厲害，偕跑來這裏做什麼？』

章美珍也禁不住感到驚慌起來，只是盡力抑制着，尖聲問道：

『打進關口沒有？』

『這到沒有，』回答的人臉色黯然地說，他搖搖頭接了下去，『只怕難保！』

章美珍舒了口氣，作着很有把握的神情說：

『只要守住關口，就有辦法的，我們先不要驚慌！』

『咳，你沒有親自去看看！』回答的人現出害怕的樣子，『另外一個地方，人家

差不多打上山來了！』

『什麼地方？』

章美珍驚異地叫了起來。阿棟嫂慌張地問道：



『是不是鬼爬坡哪塊地方？』

『就是哪個地方，我們借要抬子彈去搶救哩！』

他們說完就趕快動身，一面借回過頭來勸告：

『你們快些回去吧！這裏躑不得的。』

章美玉一直灰白着臉子，氣促得說不出話來，這時才喊着他們。

『你們看見小克的爸爸沒有？』

他們邊走邊回答：

『看見的，他跟他們在一道！』

章美玉皺起眉頭有些生氣地問：

『你們等一等，我問聲他在那裏做什麼？他怎麼不回來？』

他們停下足來有點躊躇，互相看了一眼，然後悄聲回答道：

『他也在那裏打呀！』

『簡直在發瘋！』韋美玉尖聲叫了起來，接着恨恨地罵道：『他全不想想，你那樣的體子，怎麼能打仗嘛！』

『噫，這又不能那樣說，』一個人睜大眼睛，竭力糾正地說。『徐姐夫他才兇，打起仗來，才比任誰哪一個都要厲害！』

另一個人趕忙向他遞一下眼色，意思叫他不要說下去，免得使對方更加擔心難過。同時又帶着安慰的口氣說道：

『姐夫，他沒有打，他只同茂和叔叔在一道。』

韋美玉見他們說話的情形，覺得其中定有蹊蹺，便搖頭恨恨地說：

『你們不要瞞我，我曉得他，他定會去犯險的。』停一下，又忽然問道：『我請茂元伯伯給他的條子，你們看見給他沒有。』

『這倒沒有看見！』

『給怕一定給了！』

『那茂元伯伯不會忘記的！』

章美玉聽見他們這樣的回答，便鐵青起臉子，惱怒地說：

『我要去問問他，爲什麼這樣忍心！』隨即叮囑阿棟嫂：『好嫂子，我拜託你，請你給我招呼小克，把他領回去！』說了就鼓起勇氣，直朝黑虎關那條路上走去。

『哎呀，小克，我可招呼不倒喃！』阿棟嫂感到爲難地叫了起來。

同時，他們那些要去搬運子彈的人，也大聲勸阻地說：

『這，你可去不得喃！前邊打得那麼兇！』

『不要去，要是打敗下來，你怎麼跑得贏！』

『這回不比前次了，兇多吉少哪！』

章美玉却一面趕路，一面硬起頸子回答：

『我管不得這些了！他們都不怕，我偕怕什麼？』

『咳，不能去哪！不能去哪！你想想，你是女人家，不是男子哪！』

阿棟嫂趕去勸阻她，一面氣促地叫。

男子們也踢足埋怨道：

『當真不想一想，你是女人家，你怎麼去得哪！』

韋美珍却冷笑地說道：

『這有什麼怕頭，連我都要去看看。』

『唉呀，快不要這樣說了，你該去勸勸你姐姐的！』

韋美珍立刻嚴肅地說道：

『你默倒我是說來玩的麼？我來這裏做什麼！我就是當真要去的喃！』

阿棟嫂拖着韋美玉，回過臉來，求援似地高聲喊道：

『你們快來幫我勸勸嘛！』

剛才要人瞞着韋美玉的那個男子才決然說道：

『我們偕是向他說穿的好！』一面就大踏步地向韋美玉走去：

韋美珍吃驚地問：

『怎麼？不是我姐夫受傷了！』

另外站在側邊的人，便趕緊告訴她：說徐華峯業已帶起幾個人，爬下坡去，繞到敵人的背後，現在誰也不能找着他了。韋美珍聽見這個消息倒是吃了一驚，她看不出徐華峯竟是這般勇敢，一向只以為他會談會分析，而實行起來，總是有點問題的。她很高興，她覺得知識份子，在鄉村做領導工作，就正應該這樣，能說也能行。這一來就更增加她冒險救護受傷者的勇氣。恰好等在山坡上的阿福嫂，爲了急於知道前邊打仗的消息，正趕了下來。韋美珍便帶着十分興奮的神色，鼓動她們繼續前進。

那些要去搬運子彈的男子們，看見韋美珍竟這般不顧死活地要去打仗地方，便驚駭地嚷了起來：

『哪個要你們去救人，你們去了，倒反轉叫人担心，你要上藥，抬回來給你，不是一樣。』

別的女人些早已決心打轉身了，當然不願再聽韋美珍的話了，只是苦着臉說：

『我們沒那個胆子，我們再不能走了！』

阿福嫂伸手來拖她，假裝很生氣的樣子說：

『上午你去野豬嶺，阿嬌就抱怨過我們，現在你再不聽勸，你叫我們怎麼好回去見她嘛？』

男子們覺得不能再耽擱了，同時又見有女人些在勸，便趕快爬上坡去了。

韋美珍見女人些如此胆小，不肯前去救護，偕要拖她轉去，便頗爲生氣，她摔脫阿福嫂的手，單獨提起藥箱就走，一面惱怒地說：

『抱怨就由她抱怨好了，我做的事我擔當！』

阿福嫂趕了幾步，沒有趕着，就只好坐在路邊草上，鐵青起臉子，氣喘喘地發狠說：『不曉得今天闖了什麼鬼了，她硬要去犯險！』

別的女人些，覺得韋美珍這樣強，不聽人勸，偕要逼起人家去，挨驚受怕，心裏都

很不快，便也不再去拖她，只是望着她的背影嘆氣搖頭。

韋美珍走到她姐姐那裏，見她姐姐坐在路邊上哭，雙手用帕子蒙着眼睛，光景要竭力忍着却又無法制止似的。阿棟嫂站在旁邊現出無可奈何的難過神情，她見韋美珍到來，便向韋美珍埋怨徐華峯地說：

『不曉得你姐夫怎麼想起的！你去犯那樣大的險做什麼嘛？你不是明明在害人？』

韋美珍現出非常奇怪的神情，反口責備阿棟嫂道：

『你才說得怪喃！他明明是在救我們的村子，怎麼說他是害人！』

阿棟嫂說的話原是完全維護韋美玉、韋美珍她們這一家的，料不到竟受了這株的責備，心裏很是不自在，但她是個會應付的人，一點也不露在臉上，只是微笑着說：

『徐姐夫哪個僭敢說他做得不對，他書讀得那樣多。只是他該替人家美玉姐

姐想一想。』

韋美珍不以爲然地搖一搖頭，仍舊用責備的口氣說：

『照你那樣說來，偕有屁的人肯打仗，那日本鬼子也早就開進村子來了！』

韋美珍說了之後，就一直朝前走去。阿棟嫂給她抵塞得一時回不過神來，半晌才對她忽忽走去的背影，提高嗓子喊道：

『前邊打得那麼兇，你偕去做什麼呀？』

阿棟嫂見韋美珍一直沒有理睬，倒反而怕人趕去拖她似的，足步走得越發迅速起來，原想再去勸勸她的，也就只好坐着嘆氣了。

韋美玉很是傷心地哭着，她覺得徐華峯看了她的字條，偕那樣不顧危險地繞下坡去，簡直是心腸太忍，毫沒有一點愛情可言。想到自己這麼熱烈地愛他，而在他的心目中，竟這麼微小，這麼不足道。她感到了非常的悲哀。彷彿自己受了欺騙，又給人遺棄，而成爲了世界上頂孤苦無依的人一樣。她再沒有心腸朝前走去了，這樣一



個負心的人，偕去找他去做什麼呢？眼淚大流一通之後，她又禁不住不罷念他了，她覺得他以前對她許多的好處實在難以忘懷。她不是常常驕傲想起，天地間再也找不出一個男人，像他這樣愛他的妻，尊敬他的妻的嗎？同時，她也明白，他是個熱情而又好勝的人，一些事情網在身上，全然不能只是怪他。顯然今天冒險的事情，就並不能說他完全有意拋掉妻和兒子。這只能說是環境害了他了。這樣一來，她又非常替他擔憂着急起來。同時她又懷疑，怕是他們哄她，故意說得那麼厲害，免得她去犯險，她想多半可能是有這樣的情形。於是她又忍不住要親自去找他了，再加她的二妹都已大胆地一個人走去，自己又怕什麼呢？她拭乾眼淚，站了起來，向阿棟嫂說：

『到底是生是死，我要親眼看了，我才能放得下心！』

這麼說着的時候，眼淚又忍不住流了出來，那種情不自禁的悲傷樣子的確使人看了難過。阿棟嫂知道無法安慰她，把她拖着，只是徒然增加她的痛苦，到前邊去也不見得就有想像中的可怕，並且那邊有那麼多的人堵口子，一路走去偕有她們

兩姊妹可以作伴。同時，自己也弄得精疲力倦了，再去趕她拖她勸她，也感到十分麻煩爲難的。因此就只好叮囑她道：

『一看到不對，就趕快轉身回來哪！』

阿棟嫂息了一會，才向阿福嫂走去，一面偕回頭看章美玉她們遠遠走去的影子，一面長長地嘆氣。

那幾個原被章美珍叫來做救護的女人，神頹氣喪地說：

『真不該跟來的，好沒有討着，偕嘔你一肚皮氣！』

『以後再不要做這樣的笨事情了！』

阿福嫂坐在路邊上，指點着阿棟嫂，假裝很是生氣地說：

『就是你這個鬼嘛，不把人害死！』

阿棟嫂氣惱地抵塞道：

『你就這點苦都吃不得，人家千金小姐的，都偕在走哩！』

阿福嫂就向遠遠走去的韋美玉她們，憎惡地看了一眼，然後小聲罵道：

「你怎麼去比她們嘛！一個喃，瘋子！一個喃，傻子！人家在打仗，你瘋頭瘋腦地去亂闖什麼嘛？這個哩，就把丈夫當個小娃娃，他們男子家的，他做的事他偌不曉得，哪個要你女人家去傻頭傻腦去担心！要是個個女人都這樣發瘋發傻把孩子丟在屋裏嚎天哭地的，那他做丈夫的不先打你一頓耳光！」

阿棟嫂拉下嘴角，嘲罵她道：

「你當面怎麼不講呀，背後就有這麼多的大道理？」

阿福嫂焦躁地趕着說道：

「這哪裏是我不說，是她們不肯聽吧，默倒是讀過書的，就什麼人都不看在眼裏。」

阿棟嫂不願在別人面前，議論韋美玉她們兩姊妹，怕日後傳到她們耳裏，容易惹是生非，就一面動身一面說道：

『不要多講了，我們快些回去吧！』

阿棟嫂跟在後頭走着，埋怨地罵道：

『害人精，你把我拖來，你該把我搯回去！』

阿棟嫂却嘆氣地說道：

『偕搯你哩，等下小克，我偕不曉得怎樣弄他回去嘞！』

韋美玉一路都望見她的二妹，但她却不願趕上她同她一道走，她覺得她現在去叫丈夫離開火線，定會得不到她妹子的同情，即使不被她說幾句譏笑的話，單是拿給她冷冷望了一下，也足以使人生氣的，她認爲偕是各人走各人的路道好些。同時心裏不快地想：

『你將來結了婚，看偕是不是這樣無牽無望的？不要太驕傲早了！我倒要睜起眼睛看哩！』

可是走了不久，她又想起她二妹的不快的婚約了，姓趙的那個年青人竟那樣使她嘔氣使她難過，將來結婚一定是沒有幸福可言的。而做爸爸的偕硬要逼她嫁去，無怪使她性情越加乖僻，脾氣越發變壞起來。於是又漸漸原諒她了，覺得她現在

的處境是最可憐的。她又想趕上前去，同她二妹走在一道，但因她二妹走的太快，她自己又太疲乏了，不能跑去追趕。她對她二妹的婚姻，她雖勸她和姓趙的和好，但認爲要是實在不能和好的話，她就主張她二妹遠遠走開，避免同父親衝突，以免在家庭間釀成風波，然後再由旁人調停，慢慢解除婚約，使大事化小。她很想把這個意見告訴她二妹，但現在却在彼此驚惶煩亂不安定的時候，無心來講這件事情了。她惟一盼望的，就是徐華峯和她父親，忽然出現在前邊的山坡上，正離開火線走了回來。再就是她走到黑虎關的時候，敵人已完全打退了，徐華峯和她父親都很平安地坐在石頭上，指點敵人拋棄下的槍枝子彈，沒有人帶傷，個個人都是歡天喜地的。可是越走向前去，槍聲越是大起來。她邊走邊聽，心裏着實驚懼，忍不住歇下足來嘆氣。

章美珍一路走着，很是氣憤，她覺得阿福嫂她們過份胆小，實在太不中用了，無怪一般男子看不起女人。這又不是抗槍打仗，只是去抬抬受傷的人，怕什麼嘛！但她偶然回頭來看見她的姐姐走在後面，却又不免有些鄙視。她曉得她姐姐之所以比

那些農婦胆大，全然是爲了一個男子，並不是爲大家服務救助受傷者而來的。一個受過教育的新婦女，爲什麼竟這樣心甘情願地做男子的奴隸，她感到奇怪，而且深爲不滿起來。她不願意同她姐姐走在一道，好像她要標識出她去的目的，和她姐姐的大有分別，絕不能同流合污似的。因此，業已感到疲乏的她仍然加快足步地走着。可是走到前後不見人的山路上，她又不免有些害怕，她竟然擔心，會有幾個可怖的日本鬼子，忽從陰森蒼鬱的山溝裏面鑽了出來，拿起槍刀，攔在路上。她覺得這是很可能的，剛才他們回來抬子彈的人，不是說日本鬼子快要繞上嶺來嗎？而且從一向報上看來的消息，不是說日本鬼子很狡猾，最會迂迴作戰，神不知鬼不覺地就繞到人家背後嗎？她記起今天上午阿壽對她說的話來，真的，到了前線爲什麼不帶一支手槍呢？要是自己竟然拿給日本鬼子抓去，豈不是活天冤枉？一槍打死了，到是好些。她不怕死，她只怕受到侮辱。她越想，便越是害怕起來。她甚至想轉身回去，而且就是阿福嫂她們見了，也不會笑她胆小，只會表示贊同的。然而使她感到爲難的，倒是她

的姐姐。她曉得姐姐一味癡心癡意地懸念丈夫，別的危險定然沒有顧忌，也沒心情想到，只會直朝前邊闖去的，那她自己怎好示弱？一個好強的人豈可連她輕視的人也不如哩。不過她雖是鄙視她的姐姐，但若姐姐真正臨到很危險的境地，做妹子的總不能冷眼旁觀下去。姊妹到底是姊妹，勢必要把危險向她指點出來。就本着這一點感情，她作為息氣似的，終於停留下來了。等章美玉一走到時，她便把日本鬼子慣會迂迴的狡猾行爲說出來，借指出可能拿給日本鬼子抓着的危險。

章美玉走得一臉通紅，靠着路邊一根樹子喘氣，一面摸出張白綢手巾拭汗，她聽章美珍這番話，一時沒有立即回答。喘定一點氣，她才悲哀地說道：

『難道叫我辛辛苦苦走這麼遠的路，又白白地走回去麼？……我就是一個人也要走去的！』她說了之後，緊緊地咬着她的嘴唇。

章美珍本不想多說的，但看見姐姐竟這麼執迷不悟，便忍不住說道：

『我看這半天，都沒遇見姐夫轉來，他多半是和爸爸他們在一道打，你聽，打得



這麼激烈，他不會丟開爸爸他們，單獨跟你走開的。」

在韋美玉想來，她認為她的丈夫見了她，就會丟下武器離開危險地方的，因為她知道他很愛她。既然人家已經冒着生命趕來，你偕一點一絲，都無動於中嗎？不然，那偕算什麼愛情！因此聽見韋美珍這些話，便很是不快起來。她有些激動地說：

『我倒不是要他跟我走，隨便他跟哪個走都沒關係的，我只是要問問他，到底他偕要不要我們娘兒母子……我問清楚，我好走我的路！』

韋美玉說完之後，便又直朝前邊走去。韋美珍坐了一會，望見她姐姐的身體，全給山坡遮住了，她覺得偕是朝前走去的好，不然連她姐姐的勇氣都沒有，就未免太丟人了。但越朝前去，槍聲便格外大了起來，甚至胡疑到不遠地方，就會有子彈在飛過似的。她又有點不想前進了，她希望有人把受傷的抬了下來，最好就在這個稍離火線的地方醫治。她覺得在挨近火線的地方，自然該胆大，但尤應心細，處處留意，相機行事，不可莽撞才對。像她姐姐這樣只是衝去，如同一個瘋狂的人一樣，對於人家

作戰的戰士，到底有什麼好處嘛。結果是很明白的，無非引起別人的擔心，增加麻煩罷了。

韋美珍爬上一個高坡，槍聲更加大了，機關槍連續射擊的聲音，簡直像在不住地拍打她的腦門一樣，有些使頭腦一陣陣地發昏。黑虎關一帶的嶺上，從蒼翠的樅樹林中，升起一團團青色和白色的煙子。她把手指捲成一個圓筒，放在右眼上邊，作為打望遠鏡一樣，直朝鬼爬坡那面凝望過去。那面的山嶺上頭，煙子上升得更多。有些樅樹中間，且有一朵朵的白煙迸出。不久看見樹林稀疏處斜陽照得很顯明的地方，有人在向嶺下奔跑，隨又躲在岩石後面，接着岩石邊上迸出一朵乳白的烟霧，顯然是在一壁作戰，一壁退却了。

『呀，我們的人，在打敗了！』

韋美珍忍不住驚叫起來。隨即又看出有幾個着黃軍服的人在向下追趕，她明白那就是兇惡的日本鬼子，她怕叫了出來，連忙用手捏住了頸項。接着向嶺下追趕

的日本鬼子，大約是在放槍了，一片烟湧了起來，頓時連他們自己，以及近邊的樅樹，都一下子全遮去了。

章美珍急忙向她，姐姐大聲喊道：

『姐姐，去不得了，去不得了！日本鬼子都已打進關來了呀！』

章美玉走來挨近火線，聽見槍聲響得厲害，心裏自然很是驚慌，但也非常生氣，她恨恨地想：

『他簡直狠心，硬丟下我們不管！說好今天走的，他却來犯險！這真是拿人不當人呵！』

她也想起徐華峯見了她，竟然丟了小克獨自跑到戰場上來，許會很生氣的，但怪得誰呢？這不是一切都由他招惹出來的嗎？她決定見了他的時候向他忿忿地說道：

『我只問一聲，你到底管不管我們，管就跟我去，馬上動身，不管，我就和小克』

單獨走我們的！』

章美珍叫她的時候，她已下了山坡，正走在狹窄的谷中，她耳朵裏充滿了槍砲的聲音，同時心裏又在懸念着她的丈夫，正感到惱怒、憤恨、痛苦。對於章美珍的叫聲，竟一點也沒有聽見。

章美珍見她姐姐沒有聽見，只顧朝前走去，心裏甚是着急，竭力大聲向她呼喊，偕一壁朝山下跑着。一個不小心，自己跌了一交，藥提箱也攢在一邊。章美珍忍着痛苦，連亂披到臉邊的頭髮，也沒來得及掠一下，便抓起藥箱子，趕下坡去。她這時不再叫了，儘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兩隻足上。她瞧見她的藥箱子有點漏出藥水，在一點一點地滴落。她明白剛才跌交的時候，攢壞了藥水瓶子，在平時這會使她非常難過的，因為在這邊僻地方，極不容易賣到西藥，但在這時也顧不到這些了，就連站下來打開箱子查看，到底什麼藥瓶碰爛，又弄髒了哪些東西，也沒這點閒心。她只用勁向她姐姐那裏跑去，彷彿覺得稍遲一步，就會拿給日本兵包圍起來似的。她一口氣跑

到她姐姐不遠的後邊，她僅喊了一聲姐姐，便再也說不下去，她已給喘氣堵住了嘴巴。

章美玉給她妹妹這聲突然的喊叫，驚駭地掉過頭來，也禁不住喊道：

「什麼事呀？」

她見章美珍頭髮紛亂，臉色體白，神情衰弱，一隻手倚着路旁的樹木，一隻手撫着跳動的胸口，只是喘氣。章美玉連忙轉身迅速走去，一面急問她妹妹到底遇着什麼了。

章美珍一句也回答不出，只在累極了的臉色上露出恐怖的神情，偕朝前邊的山坡警視一下。章美玉走到她妹妹面前，一眼望見章美珍旗袍的下幅，尤其是白色的襪子上頭，有紅色的痕跡，赫然現了出來，立即驚慌地喊道：

「呵呀，你受了傷麼？」

接着章美玉跪了下去，趕忙拉起旗袍來瞧，一面着急地問：

「打在哪裏的？打在哪裏的？」

「沒有……沒有？」

韋美珍喘着氣急忙回答，一面指下放在旁邊的藥箱，補足她一時說不出的話語。

韋美玉看一下藥箱子，又見箱口邊是濕的，便連忙揭開蓋子來瞧，原來是一瓶紅藥水打破了，裏面好些東西，都染得紅紅的。趕緊抬頭看一下韋美珍衣上那塊粘泥的地方，心裏較為平靜一點，但仍然急促地問道：

「你跌着了麼？怎麼跌着的？」

韋美玉同時敏感地望下她妹妹走來的路上，眼裏自然而然現出了疑惑和恐怖。

韋美珍自有生以來，從沒有這麼氣急敗壞地跑過，一直氣喘了好一下，她才把日本鬼子已經打進關來的話，說了出來。

章美玉立即臉色變了，一邊站立起來，一邊顫聲問道：

『你說日本鬼子打進關來了？你怎麼曉得的？』

章美珍用手反指着後面的嶺子，急促地告訴她姐姐，說剛才走在坡上望見的。

『天哪，那我們是打敗了嗎？』章美玉禁不住痛苦地叫了起來。『那他們怎樣了呢？』

這時頭上的天空，已有噓噓的聲音，在迅速地掠過。章美珍驚慌地側耳一聽，大驚失色地叫起來：

『姐姐，你聽，這怕是子彈呀！』

章美玉趕忙拭了眼淚，驚惶地直朝天空山嶺望去，身上禁不住戰抖起來。

章美珍便一手提起箱子，一手拉着姐姐，趕忙車身向後就走，一面嚷道：

『快跑！快跑！』

章美玉全不能自主了，只好由她妹妹拖着跑路。

韋美珍一頭加快足步地跑，一面仍不時回過頭來，警覺地望望背後，她怕有敵人突然襲來。而這週遭長着樅樹的坡嶺，都一下增加她的疑懼了，一望蒼黑而帶憂鬱的樹林，都可能有穿黃制服的驀地出現。她想要是同他們村上的人一道都好，糟就糟在她們孤單兩個人，既沒武器，又是弱女子。

韋美玉則像拿給驚慌、悲痛、憤怒壓碎了似的，她週身無力，軟弱異常，足下虛飄飄的，頭上冒着冷汗，彷彿沒有她妹妹拉着她，她就會立刻倒了下去。

她們兩人爬上剛才下來不久的山坡，即聽見左邊的坡上驟然響起一片震耳的槍聲，再加以坡嶺擋住的回聲，更易使人感到危險業已臨到頭上。她們兩人都嚇得來趕緊伏在地上，手足都在不住地顫抖着，臉和嘴唇都變成了灰白，毫沒一點血色。在地上伏了一會，韋美珍又急忙拖她姐姐一下：

『我們趕快躲個地方吧！這裏不行，這裏會拿給敵人看見的。』

她們立即朝坡上樅樹林子跑去。這裏的樅樹長得並不高大，而且也不十分茂



密。樹下也沒有什麼矮叢，多是些苔蘚、刺藤和一些羊齒植物。她們兩人不敢伸起身子，只是彎着腰幹，幾乎像在爬也似地迅速走着。她們感到離左邊在打着的坡嶺稍遠一點，而又看見身邊的樹林比較茂密，可以遮掩一下，便暫時息下來喘氣。到這時韋美珍才看見自己的陰丹士林旗袍，業已給刺掛破了，而且粘上不少泥灰，幸好藥箱子借沒丟掉。至於韋美玉不單衣衫掛爛，足下的鞋子借跑掉了一隻。只是光穿着襪子，踏在地上。她們都不關心這種狼狽慘象了，單是驚慌地直朝打着槍的嶺爬望去，害怕會有敵人趕了過來。她們息下氣，借想再朝安全地方跑的時候，又猛然聽見她們剛才打轉身的那個狹窄山谷裏，響起一陣槍聲，她們順手扶着樹子，望了下去。呀，她們村裏的幾個人，正被一羣着黃制服的日本鬼子追趕着。那些日本鬼子槍上亮晃晃的刺刀，簡直射人的眼睛，好像使眼睛都有些發疼。她們兩個人的心子都劇烈地跳動起來，要不是手扶着樹子，都會跌倒在地上。她們看見她們村裏的人，有一個鬍子長長的，落在後頭一交攢倒了，借沒來得及爬起，就給兩三個日本鬼子趕上，

一齊用刺刀亂戳。她們兩個人都痛苦地叫了起來，一面趕忙掉開頭去，恐怖得不敢再看。

章美珍連藥箱子也不要了，拉着他的姐姐就跑，從樅樹林裏向嶺頭跑去，想從嶺上越下那面林子。章美玉已嚇得足軟手軟的，再加以是在走上坡路，簡直拉不動足步。章美珍拉着她跑，一面發急地說：

「姐姐，你跑快點哪！」

章美玉蹙着眉，現着上氣不接下氣的痛苦樣子說：

「唉，叫你不要拖了，你讓我就在這裏吧！」

章美珍毫不放鬆她的手，帶着又在埋怨又在哀求的口氣說：

「這裏你怎麼能夠在的？日本鬼子一下就趕到了。」

章美玉閉着眼睛，淚水偕是從眼角流了出來，她現出一切無望的臉色，顫抖抖

地說：

『就讓我……趕快……死了算了！』

韋美珍焦躁起來，踢着足恫嚇地說：

『他可不能讓你一下死哪！他們要侮辱你，那些狗！』

韋美玉沒有說話了，只是睜開一雙含淚的眼睛，勉強拉動她的足步。

韋美珍一面拉着她走，一面又氣促聲驟地責備道：

『你不想想，你的小克靠哪個嘛？那樣小，那樣可憐！』

這麼一來，倒使韋美玉添了不少的勇氣，她緊緊咬着嘴唇皮奮力跟着她的妹妹跑着。跑上嶺後，就是下坡了，比較不吃力點，但因樹林中並沒有路，時時拿給荆棘刺籐掛着，有時又因坡面傾斜跑得慌了，便一下子碰在樹上。使她們兩姊妹，一路都在跌了又跑，跑了又跌。手腕足桿臉子，都帶上小小的創傷，冒了血了。她們不管疼痛，也來不及用帕子拭去血或者想法止着。她們驚慌地焦急地，只顧逃命。跑下山坡，鑽進長滿雜木林子的山谷。這裏林木陰森，枝葉茂密，有些地方連人都擠不進去，地下

則很潮濕，走的時候，有些滑溜。覺得槍聲遠了一點了，她們才暫時在林莽茂密的地方歇了下來，兩人的衣衫，全掛破了，爛一片吊一片的。鞋子則都跑掉了，襪子粘滿濫泥，且有血水沁出。韋美珍摸出手巾來拭去臉上額上的汗珠和血跡，一面則皺緊眉頭解下她的襪子，嘴裏忍不住呻吟兩聲。

韋美玉手臂掛破了，有點血在冒了出來，她沒有管牠的，也沒有摸出手巾來拭去臉上的汗，她只是衰弱無力地喘氣。她突然發神經似的眼睛一下大大張開，彷彿有可怕的異象現在她的眼前。接着她用雙手蒙着了眼睛，猛地哭了出來。嘴裏喃喃不清地喊着：

『華峯……華峯！』

韋美珍望着她的姐姐，說不出一句勸慰她的話，只是眼淚也忍不住從眼角邊上冒了出來，她覺得日本鬼子實在太殘酷了，說不定父親、姐夫他們，就是這樣遭了毒手的。

不久，韋美珍聽見像有好幾個人在跑了過來，只聽見一片足聲，愈跑愈近。她稍平靜了的心，又一下子猛跳起來。她趕忙拉她姐姐一把，要她姐姐不要哭了，趕快作逃命的準備。

這一片跑來的足聲，就在她們不遠的地方，停了下來，彷彿知道這裏躲藏有人，要開始從事搜查圍捕。這使她們兩姊妹，立刻臉色慘變，眼睛恐怖地睜着，鼻和嘴都不敢出氣。她們知道臨到最後的關頭了。原先韋美珍偕想過，最好的死是勇敢地先殺死他幾個敵人，其次才是懦弱地趕快把自己的頸子吊在樹上。然而現在連這種卑微的做法，也辦不到了，她手足不敢移動一下，她怕弄出聲音會使日本鬼子馬上來抓。

來的日本鬼子是什麼樣子，有多少人，她們一點也看不出來，因為週圍野草灌木，長得太茂盛了，眼前只望得見一片濃綠幽深的枝葉。她們屏着氣好一會，既不見敵人碰動樹枝草叢來圍捕，也不聽見嘈雜的足聲走開，她們感到非常的痛苦，覺得

跳動的心子，好像正在一滴一滴地流血一樣。

四山裏靜得可怕極了，剛才那面響過槍聲的坡嶺，也全然歸於靜寂。只在遠的地方，有極密的槍聲和夾雜其中的手榴彈爆炸聲音，正隨着山風一陣大一陣小地從黑虎關那面傳了過來。顯然村中的戰士並沒有完全逃走，倒是偕有許多人在堅強地支持着戰線哩。然而這並沒有使韋美珍感到一點安慰，因為日本鬼子越過關來，且偷襲到這些地方，是她親自一一看見了的。而且偕來在她們近邊，正在佈置圍捕和搜查。她認為日本鬼子狡猾得很，必是正在悄悄地襲來，要摸到面前的時候，才突然像老虎撲羊一般地跳出。她用牙齒咬着下邊嘴唇皮，竭力忍着這要命的恐怖。

韋美玉臉色寡白，身子不住地顫抖，她自己顯然也在用力抑止，但却沒止住，反而更加抖了起來。韋美珍怕她抖動的手足把近邊草叢弄出聲響，很是着急，使用力捏着她姐姐的手腕，要她不要抖動。

忽然，停在不遠處的人在講話了。韋美珍怔了一下，聽見是中國人的聲音，而且

偕像是自己村子上的人的，心上立刻感到一些鬆快，但她偕不敢相信，便偏起頭凝神地聽。她聽見有一個人說話，很像阿棟的聲音。他是在說：

『怪了，再下細聽聽看，這很像在黑虎關外面打吧！』

『怕是阿岩、阿龍他們打回來了吧？』

一個人忍不住喜悅地回答，聲音顯然也是村上的人的，但章美珍却分辨不出到底是誰。

『讓我們爬上坡去聽聽看。』

這仍然是阿棟在說話，接着又聽見他在責備：

『偕怕個鬼呀，那些日本狗一定跑了！』

章美珍禁不住小聲對她姐姐說道：

『這是阿棟哥嘛！』

章美珍聽見阿棟在一面說話，一面朝黑虎關那面走去，便趕忙喊他一聲。

阿棟停下足步，帶着吃驚的聲音：

『你是哪一個？』

『我，我是美珍！』

章美珍高興地從叢莽中鑽了出去。阿棟跟另外五個人，都非常驚奇地望着她，阿棟大睜起眼睛，一面上上下下地打量。

『你怎麼跑來這裏了？一身搞得這樣的？』

章美珍用手掠下臉邊的、臉上的頭髮，搖下頭說：

『哎呀，險得很，差一點就拿給日本鬼抓着了！』

阿棟看見她一身破爛，粘有泥灰，又有血跡，也不禁爲她難過，便埋怨地說：

『你就是太胆大了！這裏哪是你來的地方嘛！呵呀，怎麼你……』

阿棟一眼望見章美玉從叢莽中鑽了出來，立刻驚得話都說不出了。接着眉頭猛然一豎，張開眼睛大聲問道：



『是不是我們村子上，有金蘭仔打起來了？』

另外五個人也都變了臉色，趕着問同樣的話。韋美珍立刻回答：

『哪裏的話！村子上偕安安靜靜的。』立刻又現着害怕的神情，警惕地說道：  
『噫，到底日本鬼子走開沒有？我們不要只顧講話哪！』

大家一聽這麼說，便都神情緊張地四下望望，只是阿棟裝做不怕的樣子，動一動手上的槍說：

『沒有走開也不怕的，他們找不到這些小路。』

韋美玉帶着生了大病似的樣子，忍着眼淚問道：

『阿棟哥，告訴我，我爸爸和華峯他們怎樣了？』

阿棟望了一下韋美玉，有些躊躇地答道：

『他們……偕好好的。』

韋美珍感到不安地急切問道：

『我爸爸他跑到哪裏去了？他那樣老，他跑不動吧！』

韋美玉哀求地說：

『求你們老實告訴我了，哄我沒有用處的。』

阿棟的臉色有些難看起來，接着搖一下頭說：

『真的，連我也不曉得，我們各守各的口子。』

韋美珍連忙問道：

『我爸爸是不是同我姐夫在一道？』

『在一道的。』

阿棟這麼回答之後，不安地看韋美玉一眼，就掉轉身子，一面招呼大家說：

『讓我們先爬上坡去聽聽，是不是阿龍他們打回來了。』

韋美珍傾耳一聽，嚴肅地說道：

『當然是他們打回來了！我們現在正應該幫他們，不可坐失時機。』

但逃到這裏的幾個人，却仍帶着害怕的神情，低聲地說：

『借是阿棟哥你先打聽打聽的好，要是借有日本鬼子在山那邊，怎麼辦，我們才這幾個人！』

阿棟毛焦火辣地嚷道：

『你們怎麼這樣怕死呀？連這個山坡都不敢上去！』

章美珍鼓起勇氣說：

『讓我跟你一道去吧。』

阿棟鼓起眼睛把雙手往外一擺，大聲嚷道：

『你又來了！不要帶害了別個！』

別的人也連忙阻止道：

『你們兩姊妹，借是快些回去的好，跟着這條小路靠直走，就可以彎上大路。』

章美珍板起臉子說道：

『我不會帶害你們的！我只爬到坡上去看看。』

『去看什麼嘛！』阿棟不快地說：『我們去看了回來告訴你好了。』

韋美珍這才說道：

『我要去找我的藥箱子，剛才跑掉了的，現在，我要拿出藥來擦擦。』

『等日本人真正走了，你再去找吧！日本鬼子狡猾的很，說不定他們偕埋伏在那邊山底下。』

阿棟說完就當先走了。韋美珍只好同她姐姐兩人留着，一面非常注意聽着黑虎關那面激烈的槍聲。韋美玉疑惑阿棟不告訴她的真實情形，怕是華峯和她的爸爸有點兇多吉少，但又希望阿棟說的是真話，彼此分開作戰，各不相知。可是阿棟說的時候，爲什麼竟現出那樣一付臉色呢？這使她心裏難過異常，正如一般鄉下人形容的，好像有貓足爪在抓一樣。她忍受不住的時候，便用力大大伸喚了兩聲。

韋美珍見她姐姐一身破爛，臉手都帶着血跡，樣子着實可憐，便憂愁地說道：

『不要難過，姐姐，叫不得的，這裏一點也不安全，曉不曉得日本鬼子就來了！』

韋美珍和韋美玉兩人等在林莽中，總不見阿棟他們轉來，心裏頗爲着急，映在高山頂上的斜陽，漸漸收去了最後的餘光。四圍青綠的樹林，都慢慢籠上了陰影，轉成了蒼黑。谷裏有霧在升了起來，抹在樹林的頂上。天空湛藍，有着金黃色彩的雲片也在褪淡了，逐漸染成黑色。黑虎關外面的槍聲，像響到遠一點的地方去了，而且也沒先前那麼密，只是稀稀疏疏的。顯然日本鬼子是在敗退，且遭受着驅逐。這一點倒使焦躁的韋美珍感到安慰，覺得他們挖礦的實在勇敢，能夠作戰，村子同他們有了聯絡，至少暫時的安全是有保障的。等到天空雲彩轉成蒼藍一色，四週的羣山露出濃黑的輪廓時，黑虎關那面，業已完全沉寂，一點槍聲也聽不見了。

韋美珍這才對她姐姐說道：

『姐姐，這下我不攔你了，我們到黑虎關去吧！』

韋美玉一直沒有寧靜過，她急於要知道徐華峯到底怎樣了，恨不得立刻就跑到黑虎關去，但她終於不敢離開這個林莽地帶，這不只是由於她妹妹的阻攔，倒多半是剛才日本兵的殘殺，使她一想起來，就胆戰心寒。她起初僭覺得要是華峯遭了不幸，她也不想再活下去了，等到逃脫日本鬼子的殘殺，安靜地坐在林莽中時，她又漸漸記起她的兒子小克。想着那樣小，就沒有了父親、母親，夠多麼可憐。這使她做母親的，不能不爲了可憐的兒子，把決心要拋棄了的生命，保存、愛惜起來。她非常思念小克，不曉得她們帶他回去沒有？僭是一路哭着呼喚媽媽？僭是睡在什麼地方，正拿給蚊子叮着？她打算明白丈夫的生死後，就立刻趕了回去。

韋美珍沿着阿棟他們剛才走過的小路，當先走着，她一面走一面詛咒阿棟，怪他竟自走了，一個人也不派來通知。韋美玉跟在後面，一聲也不響，但心裏却是給思念、擔心、憂慮盤踞着了。臉上則現出悲哀和苦痛。

繞在叢林中的小路，若隱若現。夜影可怖地從四方八面襲來。黃昏星顯現在左邊濃黑的山邊上頭，天空越發蒼藍起來。她們沿着小路，穿入樅樹滿佈的山坡，時時有橫在頭上的枝葉，掠着她們的頭髮。細碎乾枯的針葉，則在足下發出繚繞的響聲。有時地上的樅樹乾果，碰着足趾，便骨骨落落，滾下斜坡。

不久在前面坡那邊，似有火光在樹梢晃映，慢慢地移動着。章美珍和章美玉都停了下來，攀着樹枝，驚疑地望着。一會兒幾枝火把從坡邊路上出現了。路旁的樹身和一些人影，都可看得分明。章美珍首先愉快地叫道：

『是我們的人，是我們的人！』

章美玉疑惑地問：

『是不是阿棟他們轉來了？』

『怕不是的，我們快下去看吧！』

章美珍跟着小路，迅速走下坡去。章美玉却心子厲害地跳動起來，她害怕會聽



到了壞消息。她們走下坡邊的大路，才曉得打火把的，是引着十幾個揹着受傷者的人，走回村子去安頓。這些村人雖然揹着自己流血的叔伯哥弟，一路且爲呻吟叫痛的聲音，弄得心情黯然慘淡，但於看到韋美玉她們兩姊妹時，除略表一點驚異而外，且禁不住十分高興地搶着說：

『不要緊了，我們打贏了！』

『去看看，我們連大砲都給他搶到了！』

韋美珍忍不住高興地問：

『日本鬼子是不是完全打退了？』

『打退了！打退了！殺死他好多的！』

韋美玉則急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呼吸逼促地趕忙趁着火把閃耀的光輝，查看那些揹在背上的受傷者，有沒有她的丈夫和她的父親在內。

韋美珍知道日本鬼子完全打退了，便禁不住揮動雙手地叫：

『好得很！好得很！你們辛苦了，辛苦了！』

她平靜一點，才又趕緊地問道：

『我爸爸呢？他在哪裏？他沒受傷嘛！』

『他好好的，這陣正在黑虎關那裏！』

韋美珍接着又問：

『我姐夫呢？』

人些沉默了，只聽見有人在喊痛，在呻喚。韋美玉已看出這些血跡模糊的受傷者中沒有她的丈夫在內，正好她妹妹又在這麼地問，便立刻張大眼，睛望着，臉上現着焦急和痛苦。她見沒有人回答，便氣喘地問：

『你們沒……看見他麼？告訴我……他是不是……』

她不能說話了，只是哽咽起來。

『不要着急，我們沒有看見他。茂和叔叔正派人去找。』

人些怕多說話似的，簡單回答幾句，立即揩着受傷者走了。隨又半掉過身子，大聲勸慰地說：

『偕是跟我們回去吧，一道走有個火。他們找着了，總歸要回來的。現在回去就要等你們搽藥。』

章美珍焦急地說：

『倒楣得很，我的藥箱子，掉在這個山上偕沒有找到，我空手回去拿什麼來醫嘛！』

他們聽清了原因，便趕快叫一個打火把的跟着章美珍到山坡樅樹林裏去找尋藥箱子。因為他們知道藥是現在急於需要的東西。同時則先揩着受傷的人，弄回去躺着免得措起吃苦。

章美玉不願回去，她却要立刻到黑虎關去看個究竟。人些告訴她，火把和人再也分不出來了，一個人摸黑走到關上又極困難，勸她偕是跟着回去的好。她忿激地

說：

『你們不要管我，我就是跌斷足桿，都要去的。』

韋美玉心裏很是生氣，她覺得她妹妹去找尋藥箱，都有人有火把，而給她引路却分不出人來，難道小克的爸爸不是爲了大家，連性命肯捨棄麼？他們連一個人一枝火把都捨不得，這算對得起人嗎？她越想越是生氣，便頸項一硬朝黑暗籠着的大路走去。

人些見她在生氣了，只好再分出一個人來，打起火把跟她照路。一路上她趁着火把的光輝，望見幾個屍首，有的躺在坡邊，有的橫在路裏。她不敢探近去看，但怕裏面有一個是她的丈夫，便叫打火把的再去用火光仔細照照。她知道沒有一個是她的丈夫，就心裏寬鬆了許多，但因死者些原是村上一些堂叔伯、堂兄弟，便也難過地掉幾點眼淚。

蒼黑的天空，滿綴起密密麻麻的星子。一彎眉月現在黑虎關那邊山上。嶺頭的

松林已看不見了，只是跟山合而爲一，形成一起一伏的濃黑輪廓。轉過一個坡，看見涼亭前面燃着火堆，有人影在四週幢幢地來往。

韋美玉走到的時候，看見她父親正坐在涼亭外面，同阿龍、韋長松他們在講着什麼，臉色顯然很高興。但他一望見女兒的時候，立即臉色變了，態度非常不安地說：

『華峯，我已派人去找去了……唔，你怎樣了？這樣一身？』

韋美玉從他父親臉上，預先感到一種不幸，即刻顫聲地問道：

『派哪個去找去了？』

『不要着急，我派阿棟去的！』

韋美玉很不滿意阿棟，便氣促地問道。

『到什麼地方去找？讓我去看看！』

『快坐着息一息！』韋茂和站起來，讓他的女兒去坐，『你在什麼地方跌着了？』

你看你跌成這個樣子！』他見女兒沒有回答，便把疑問的眼光，望着剛才那個打火把領路的人。那人便把韋美珍告訴的經過，簡單地講了一點。韋茂和望着女兒慘然地說：『想不到你們會吃這麼大的苦！』他拉女兒去坐，一面竭力安慰地說：『不要急，阿棟他們就要回來了！』一面又對韋長松激動地說：『你們今天要是遲回來一步，不曉得要惹起好大的災禍去了！』

阿龍怔怔地望了一下韋美玉，才插嘴問道：

『當真這半天偕沒望見徐姐夫，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韋茂和望女兒一下，怕她聽了難過，便含含糊糊地應道：

『他就在鬼爬坡那邊。』

『這不遠嘛，爲什麼偕沒回來？』阿龍叫了起來，『莫非受傷了？』

韋美玉忍着悲哀，生氣地說：

『爸爸，請你老實告訴我哪，華峯到底怎樣了？』

韋茂和感到爲難地說：

『連我都不知道，等阿棟回來才能明白！』

阿龍覺到自己有些失言，在着急的韋美玉面前，不應該提到不祥的話，使用緩和的口風，推測地說道：

『該不是走小路回村子去了吧？』

『這也許會的！』韋茂和說了一句之後，就又同韋長松繼續講起剛才講着的話，牛當然我答允退的，只是他們失了信喃。今天又給敵人帶路，不然敵人不會從鬼爬坡打上來的。我倒不是同他們故意爲難。只是他們屢次給我們不少的災害，這一次尤其大！說到這裏臉上掠過一股痛苦的陰影。他認爲他的女婿徐華峯，業已犧牲定了，而這犧牲正是由於金蘭村人替日本鬼子帶路招惹來的。

『可是他們剛才也有人幫我們打仗喃！』韋長松着力地說。

『對的，他們也來了好幾十個人！』阿龍趕忙作着證明。

韋長松解釋地說道：

『我看多半是這樣的，帶路全是由於強迫，拿給日本人抓着了沒有法子！』  
阿龍又疑惑地說道：

『我不懂他們怎麼想起的，你既不願幫他們帶路，又爲什麼把這條小路告訴出來！』

『這次給我們的災害，真是太大了！』

韋茂和瞞一下他的女兒，禁不住恨恨地說。

『我看，定是抓着怕事的拿給鬼子一嚇，一下嚇糊塗了，什麼不該做的事，都做了出來。我們隊伍上也有過這樣的傢伙，落到鬼子手上，上幾回刑，就他媽連老巢都供出來了。這種人頂壞事，頂討厭了。我們現在就應該看在他們多數人身上，他們能夠來幫我們打，就是很好的。』

阿龍忽然微笑着說：



『說不定他們會順風使舵，看見我們要打贏了，才來助戰的。他們金蘭村的人，哪個不曉得，他們都狡猾得很！』

『不，不，我們早派志盧回去講過，他傢伙就是他們金蘭村上的人，我們隊上的弟兄，就有四、五個都是金蘭村的。』章長林用肯定的口氣說，接着又壓小聲音：『你們不告訴別人，我們同外面好多村子，都是暗中有着來往的，不然的話，我們也就不容易打了。老實說先前我們也像你們一樣。』他提高了聲音：『只要他們村子上有人通過敵，就再不肯理他們了，這不對的，他們有好些人倒是迫不得已。幸好我們隊伍上來了幾個讀書的，我們才慢慢改過來了。』

這時阿棟他們打着火把回來了，大家都趕緊問他找着徐華峯沒有，章長松便暫時終止了他的談話。阿棟把兩手向外一擺，樣子灰頹埋怨地說：

『在那裏爬上爬下，真是難找，不是碰着樹子，就是遇着岩石。火把又不行。』

章茂和責備地問：

『不要講別的，我問你，你下去一個人都沒有找着嗎？』

『偕有什麼人，全是些死屍！』

阿棟搖搖頭，抵塞地說。

『怎麼都死了！』

韋茂和大聲嚷叫起來。韋美玉則一下子從板凳上跌下地去，她原是擔心會有這樣的不幸的，結果真的是如此，轉刻使她悲痛得心血倒流，全然昏厥了。

阿龍和韋長松趕緊去救韋美玉，把她弄來平躺在地上。

阿棟驚慌地說：

『呵，話都沒有聽我說完！徐姐夫、阿勁他們怕偕活着，我只看見阿壽他們幾個的屍首，另外是些日本鬼子的。』

韋茂和正撫着他女兒的胸口，聽見這麼說，又趕緊回過頭，急不能耐地問道：

『阿壽死了？你是不是個個屍首都看過？』

『當然都看過！』阿棟着力地說，但又補說一句：『就是火把不行了！』

『那就該多點幾個火把呀！』

韋茂和生氣地站了起來。阿龍用冷水噴韋美玉的臉，一面又現出痛苦的神情，生氣地說。

『徐姐夫他讀書人，你們怎麼不阻擋他，讓他去犯那個險！我借不曉得他走下了鬼爬坡！』接着他把水碗遞給韋長松，便向衆人說：『多拿幾個火把，讓我再去找！』

在旁邊感歎欷歔的人些，原是疲乏得了不得的，也都自告奮勇，於是便有十多個人跟着阿龍一道走去。

韋美玉爲冷水一涼，便慢慢蘇醒了。韋茂和便趕緊告訴她，死的人中間，不但沒有華峯，連阿勁、阿樹也沒看見，現在又派阿龍再去尋找去了。借把移動在松林中的火把，指給他看，阿棟也趕忙把他未曾找到徐華峯的話，再行對她重說一遍。

『讓我親自去看看他！』

韋茂和見勸不倒她，便叫韋長福再帶幾個人，打起火把，陪着她去。走到鬼爬坡，在火把光中，儘可看見炸裂的石頭和折斷的樹子，有些地方且躺着血跡模糊的屍體。坡下一片漆黑，陰森森地，有風陣陣地吹來，火把則爆濺出細小的火星。要下細凝望，才可以看出山坡下面，樹石叢中，有微弱的光亮，在緩緩地晃動。有時一朵兩朵的火光突然出現，只是一下子又隱沒着了。

韋美玉偕想親自走下坡去，韋長福便告訴她說：

『你不要急，你偕是在這上面，坐坐，等的好。下頭路，咳，那頂難走了，白天，我怕，這麼黑的晚上，你怎麼咳，去不得，去不得！我多叫幾個人去找好了。』

韋美玉也靠實走疲倦了，便只好在坡頭坐着。韋長福就檢些乾樹枝，燃起一個火堆。火光燃大了，便照出不遠地方，有個死屍，韋長福跑去看出是日本鬼子，便恨恨地罵道：

『該死的東西，咳你，你也作惡夠了！』

韋美玉不敢多看，把頭掉開，感到又是害怕，又是憎惡，背皮子冷冷地，頗有些發麻。她覺得這麼好的地方，竟活活拿給日本鬼子弄成了地獄！遠遠的山下原野上，有火把燈籠成隊地在慢慢移動，像是在向黑虎關走來。韋美玉驚異地望着，她害怕又是日本鬼子打來了，便叫韋長福去看，一聲顫聲地問：

『那是幹什麼的呀？』

韋長福放下乾樹枝靜靜地看了一會，才安慰地說：

『不怕，不怕，那是自己人，唔，一定是阿岩、阿明他們打轉回來了，是的，是的，剛才就是他們去追趕日本鬼子。哈，準又搞倒好多槍了！真好，真叫人愛！』

韋美玉知道這是自己人，便又無心看下去了，她只是焦急地望着坡下，希望快點給他一個確實的信息。她明明覺得百分之九十九，會是無望的，但這百分之一的希望，仍然使她熱烈地不捨得放棄。

不久有幾個人打着火把上來了，韋美玉看見他們抬着一個人，心子便劇烈地跳了起來，忍不住大聲問道：

『你們抬的是不是華峯哪？』

『偕沒有找着他，我們抬的是阿樹！』

韋美玉聽見這個回答，雖是感到有些失望，但他們到底偕能找到人上來，總於她的心情是好的。

他們抬着阿樹上來，韋長福趕忙走去看，一壁難過地問：

『傷得厲害不厲害？』

『偕問厲害不厲害？你來摸人看，硬都硬了！』

人些拭着臉上的汗，帶着忿恨的聲調回答，接着大聲地咒罵日本鬼子。韋長福對於阿樹比較親些，素來也喜歡他作事勤懇，手足快當，現在見他手殘足斷地死了，心裏甚是悲哀，禁不住滴了幾滴眼淚。

韋美玉原以爲抬上來的阿樹只受了傷，使她對她丈夫倍活着的希望立即增大起來，等到聽見乃是死的，馬上如墜深淵一樣，感到非常的難過。同時阿樹一身模糊的血肉，給人的印象十分悲慘，她怕哭出聲來，使用手蒙着她的嘴巴，但眼淚却一直忍不住地，從臉邊流到手上。

韋美玉哭了一陣，聽見有人說，又有人上來了，她趕忙揩乾眼淚站起身子來瞧，只見坡下不遠地方，有火光在岩石樹叢中閃閃晃動。她心裏緊了，呼吸迫促起來，害怕受不起快要來臨的打擊。等到坡下的人看得見的時候，而且聽見坡上的人在說：『抬得有人，抬得有人。』她不敢看了，也不敢問，連忙背着身子，低低地啜泣起來。

章長福走來拉他一把，急迫地說：

『快來快來，徐姐夫上來了！』

韋美玉連忙掉過身去，怔怔向地上那個染着血的身子望着，不能移動一步，彷彿變成石頭一般。她週身的血液凝結不流了。

阿龍向她招手：

『大姐，快來招呼他，姐夫偕好好的！』

同時偕聽見徐華峯在呻吟。韋美玉這才瘋也似地撲去，雙足跪在徐華峯的身邊，拉着他的一隻帶有血跡的手，哭了起來。一面哭一面只喊出『華峯』兩個字，便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

徐華峯聲音幽微地說：

『不要哭……不要……我這傷……偕醫得好的。』

韋美玉與其說是她在傷心的哭，倒不如說她多半是由於快樂，因為在許多傷亡之中，她到底看見她的丈夫生還了。她覺得她這一夜倒不算白白吃苦一場，眼淚的流瀉，只使她感到爽快。她聽見徐華峯要她不要哭時，她才拭了眼淚，接着下細地審視着她的傷口，左邊腿上的褲子，幾乎全染紅了，有些地方變成醬色，緊粘在肉上。她伸手想去摸一下，却害怕得縮住了手。她心上感到一股股的疼痛，眼淚也忍不住



流了出來，彷彿那可怕的傷口，正傷在自己的肉體上面。半晌，她才合着眼淚問道：

『疼嗎？』

徐華峯失血過多，臉色體白，他咬着牙齒，忍着疼痛，沒有說話，只是輕輕地擺一擺下巴。韋美玉則壓抑地嘆了一口氣。阿龍便叫人趕快抬回村子。他着急地說：

『不要多耽擱了，快些上藥才好！』

抬人的担架是阿龍他們臨時在山坡底下，砍的野樹幹子和一些籐子做的。受傷者躺在上面是不及担架舒服，但總比由人攴在背上，好過一些。

徐華峯給人抬起走的時候，他偕勉強掙扎似地問：

『阿勁呢？』

『你不要擔心他，他就會慢慢走上來的。』

阿龍說了之後，便揮手催抬的人趕快抬走。韋美玉則隨在他們後面，她已很是疲倦，足也走疼痛了，但偕是鼓起勇氣忍痛走着，同時她也不介意她的疲倦和疼痛，

因爲她今天辛苦的收穫，已使她感到極大的快樂。

阿龍暫時留在那裏，他要等阿勁爬了上來。他找着徐華峯和阿勁他們，是在一個山洞裏面。那裏面相當幽深，又極迂曲，口子有六、七個之多，每個都很狹，人要躬着腰幹，才能走得進去。洞口全遮有矮叢雜樹的枝葉，外來的人不易發現。就連吉丁村的人，也很少進去過。只有大院子的窮人阿龍和阿岩、阿勁他們這些小院子上的人才極熟悉。因他們砍柴、打鳥以及趕野東西，便多半是要在鬼爬坡這個地方走動的。

阿勁的傷是在手腕上，他見無法作戰的時候，便扶着徐華峯找着岩洞，爬了進岩洞，且向出口較遠的隧道爬去，他偕想走出這一岩洞，移到離開火線更遠的安全地方，但以徐華峯的腿子，不能多走，每一移動，即疼痛異常，就只好躺在岩洞裏面，用左手拿着手槍，萬一日本鬼子鑽進來的時候，他就要同他作最後的決鬥。同時在岩

洞裏不大聽得到槍聲，因此對於外面進行的戰爭，到底是勝是敗，就一點也不知道。直到阿龍打起火把爬進洞去找尋的時候，他們才知道日本鬼子確已退了。

阿勁見徐華峯抬走之後，便慢慢地走上坡來，他的手腕非常疼痛，身子又極疲倦，肚子餓得厲害得很，嘴唇乾的起了殼殼，喉嚨發燒。但心裏却充滿了快樂，他和打火把的人，一邊走一邊講他同日本鬼子打仗的事情。爬上坡來，看見阿樹的屍身，他心裏感到一股股的難過。這是一個從小就跟他要好的伴侶，上山砍柴火，爬樹摸鳥蛋，下地割豬草，騎牛唱山歌，都是在一道打發去了許多童年的歲月。長大來，也多半一道跟人家做短工，拿着鋤頭、犁頭，說說笑笑走下田去，或者替人家挑糧食到墟場去賣，一前一後，咿呀唏囉地叫着走着。他想該早叫他到岩洞裏面去躲，爲什麼竟一直讓他打下呢？他從火光中，再看看那幾乎週身都染紅了的屍體，竟忍不住地要落眼淚。隨着阿龍他們走的時候，他一路都低着頭，毫沒有心情再講他作戰的經過了。

到了黑虎關的涼亭旁邊，到處都燃着松明子，人些一堆堆坐在地上吃飯，山風

吹動，松烟的氣味中借雜有酒的香味。依平素，這麼多人一道吃東西必定有許多人划拳叫喊，時時爆發出笑聲。而這一夜，却全是默默的，只聽見一片筷子和碗碰擊在響。韋茂和韋長松跟阿棟他們，則圍着一張桌子坐着喝酒。韋茂和臉色很是陰沉，極不快活的樣子。倒是阿棟一個人顯得愉快，他的臉喝得紅紅的。

阿龍把阿樹的屍體，抬在空地的邊上去放，有人在嘆氣地說：

『又抬回來一個咳，一共十五個了！』

阿勁忙向空地旁邊望去，黑影朦朧中看不清楚，只是模模糊糊地擺了一長排。他們村上從來沒有一齊死過這麼多的人，無怪大家都像啞吧似的吃酒。他和阿龍他們坐在地上，勉強用左手拿調羹舀飯吃。他本是愛吃點酒的，這時也忍不住想吃一點，阿龍阻止了他，安慰地說：

『等兩天，手好了，我陪你好好喝一頓。』

阿龍端起菜碗，多趕些菜在阿勁的飯上，飯吃完了，就趕忙給他添飯。時時刻刻

像招呼小孩一樣。這位年長十來歲的哥子，這樣來慇懃伺候，倒使阿勁很有點不安起來。阿勁想要自己去添飯，阿龍便責備地說：

「你好好坐着，這不比平時哪？」

阿勁因爲左手沒有用慣，右腿又不時發疼，便老是歇着手，皺下眉頭。阿龍看一  
下忙說：

「等下就送你回去上藥！」

吃完飯後，阿勁看見好些人都啣着短烟袋，湊近松明火去接燃，一個個醉紅了的臉子，就更加明顯地露了出來。他已問明有哪些人受傷，哪些人死去，却爲什麼不見阿岩呢，莫非去追日本鬼子沒有回來或者偕在帶起人在外邊放哨。他把這話向旁人問時，便有人悄聲告訴道：

「剛才老頭子偕在吵這個事情哩！阿岩他不肯回來了，他要跟阿松他們一道去。」

這很使阿勁吃了一驚，然而想起今天上午阿岩和茂和、茂廷他們兩個老輩子吵架的事情，他又覺得阿岩借是離開村子的好。只是感到他以後不能和阿岩一道作戰，而隊伍上又從此少了一個勇敢的夥伴，就心裏着實有些歉然。那個悄悄告訴他的，借埋怨阿岩地說：

「他也太那個了，不想想看，這時候怎麼好走得！又不比我們這些，多一個，少一個，沒相干！老頭子剛才很生氣，借同阿松吵呢？」

阿勁截斷他的話問道：

「阿松怎麼講呢？」

「阿松嘛，他哪會得罪人呢！自然是答應得好好的，說他回去就勸阿岩轉來，你會信麼？阿松不消說，他會勸的嚇，我們那位牛大哥，你我大家借不曉得他的脾氣。他決心走了，他借會回來麼？」

「這當然難得勸回來的！」

阿勁忍着手痛同意地說。旁邊另一個人取下烟袋，小聲插嘴地說：

『除非老頭子親自去請，他就會回來的！』更加聲音小了，『你們不曉得他這回走，根本就是生老頭子的氣！』

阿勁立即說道：

『我早就曉得了！』

『老頭子怎麼會去請？去請，豈不等於去陪禮？你們想，老頭子會陪禮麼？他差不多都要坐起金鑾寶殿來了。』

一個人坐在黑暗中冷冷地說，只看得見他模糊的臉子。

『你們在說哪一個人？』阿龍啣着烟袋走來了，他說話的時候，並沒有摘下烟袋，只把牠移在嘴角邊上。

『就在說你哪！』

冷冷說着的那人，嘲笑地說。



『我借沒有那樣的福氣！』阿龍揮下手，笑笑地說：接着便拍下阿勁旁邊坐的人，『閒話少說了，你送阿勁回去吧，他上藥要緊！我就是有事情，不然我送他。』隨即向韋茂和他們那裏走去，走不幾步又轉身回來，向阿勁問道：『你借走得動麼？叫他紮架子抬你好不好？』

阿勁搖頭說：

『用不着，我借能走。』

『你不要勉強，血流多了，爬起坡來，夠你吃虧的！』

『又沒有傷到足，爬坡怕什麼？』

阿勁已是很疲倦了，但他借是鼓起勇氣站了起來，跟着打火把的走了。可是阿龍借是趕在後面叮嚀地說：

『上坡的時候，你攆攆他哪！』

走在路上，從打火把的人那裏，阿勁知道阿棟也帶起人到坡下去找過，顯然找

得很隨便，連阿樹的屍體，也沒有發現。阿勁不禁深深感到大院子的人對他們小院子人的冷漠，阿棟這個東西不用說了，就拿一向跟隨得很久久的茂和叔叔，竟然也沒有來看看他的傷口，向他慰問一兩句話。他想起偕是跟阿龍、阿岩他們在一道好些，他們對他關心，雖然有時也嘲笑他，但一點也不現出輕視的樣子。有酒的時候，大家可以共同着一個碗喝，有烟的時候大家可以交換着烟袋吸，全不分出彼此來。他甚至想，要是手腕好了的時候，他也願意離開吉丁村，到阿松他們那個隊伍上去，同時能夠約着阿龍一道去就更好。

阿勁和阿岩一樣，很早就失掉了父親和母親，而父親、母親也沒有遺留過他一點東西，因此不到成年的時候，爲了要養活自己，就以細小的身體，去面臨着一連串的艱辛和苦難。除了跟着阿岩、阿龍、阿樹他們一道作工，有時唱唱喊喊，說說笑笑而外，倒多半是過着冷寂和孤獨的日子。但就在這常常獨自一個人的時候，他漸漸養成了自立、好強，想勝過別人的心理。而到底將來要做些什麼事情，他自己也模糊得

很。只覺得阿龍、阿岩他們能做的事情，他阿勁也就不願意躲在背後示弱。他們能挑一百斤米，他就想挑一百零一斤，即使只多一斤，也會使他感到愉快。假使大院子的人不對他冷淡，他也漸漸會對阿岩的改變生活感到羨慕，而要朝他那裏跑去的。

他們走到挨近村落的山上。看見星空籠罩着山下原野，黑霧濛濛的，只村莊所在的地方，有着一片朦朧的亮光。要在平時，早已漆黑如墨，和黑暗的山林原野，合而爲一，失掉他特殊的存在了。只因這一次大院子的人，死得比小院子多，好多人家都給不幸的事件，弄得不能安眠了，毫不吝惜地燃起燈火和松明子。走下山去，有好幾個婦女的哭聲，從涼亭那裏升了起來。她們知道兒子或者丈夫，業已作戰陣亡，便都來到這裏，迎接那些可怕而又可憐的屍體。她們看見阿樹他們下來，便都更加厲害地哭了。快來。她們以爲火把後面，定是一長串抬着的屍體。阿勁走進涼亭的時候，也忍不住地心裏很是難過。他想阿樹那可憐的老母親，也許會在這兒的，他怕見了無法安慰她老人家，一個靠來養老的獨兒子，一旦死了，誰個不爲之傷心墮淚呢？幸好

她偕不在涼亭裏，回答幾句別個女人的問話，便推說手腕疼痛，便趕快走了，他見她們說着哭着，一把眼淚，一把鼻淚，實在不忍多看。

阿勁走回小學校，他們小院子上難民臨時住的地方，忽然一把給一隻顫抖的手拉着，同時發出乾哭的聲音問：

『好阿勁你……』

阿勁一看是阿樹的媽媽，她已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了。半晌，才訴苦地說：

『你告訴我，阿樹呢？……他，他傷在哪裏？……他們說他受傷了！』

阿勁明白別人偕瞞着她的，看她難過成這樣子，他也不忍把真正的消息告訴她，只是竭力抑止着眼淚說：

『同我一樣，就是傷着手腕的。』

『呵呀，』阿樹的媽這下才大睜起昏花的眼睛，直對阿勁的手腕瞧，神情顯得十分害怕。『這怎麼……傷得嘛，你們……都是靠手吃飯的哪！』顯然，她不僅替阿

勁擔憂，在她眼中，無疑是連阿樹的傷口也看見了。接着又焦急地問：『阿樹的傷，……厲不厲害？』

『不大厲害，不大厲害！』

阿勁怕她再問下去，無法忍住自己的眼淚，便隨便應答兩句，趕忙走了進去，但阿樹的媽不放鬆他，趕在後面問：

『怎麼你們不一道回來？』

『等下，他就回來了！』

阿勁這樣支開她，便向自己往天睡的地方走去，立刻就被韋美珍攔在他的面前，向他招手地說：

『阿勁哥，到我們醫院裏來！』

阿勁從沒有聽過醫院這一類的話，很是莫明其妙，但韋美珍既在叫他，他就不能不跟着走去。一進門，看見一大間講堂，原是小院子來的難民打地鋪睡覺的地方，

業已收拾得乾乾淨淨，靠着四壁擺了好些張木床，床上躺着人些。從屋子正中黑漆桌上的美孚油燈光，可以看出躺着的人，全是一些受了傷的。不是白布條子纏着手足，就是包着頭的。時不時有呻吟的聲音，可以聽見。

韋美珍叫阿勁躺在一張空床上，就把洋油燈拿來照着他手腕上的傷口，一面吩咐阿清嫂端盆清水來洗去血跡，再行搽上藥膏。阿勁躺在稻草鋪的厚厚的床上，感到甚是舒適。他自從小院子給人燒了以後，就一直在這臨時難民收容所內，鋪搭小學生的桌子來睡硬鋪。藥搽上後，傷口的疼痛就止了好些。他用眼睛睜了屋裏一轉，惟獨不見徐華峯，便不安地問了起來，他担心他的傷重，會引起別的不測的變化。韋美珍告訴他，徐華峯是單獨躺在她們家裏，由她姐姐一個人招呼，說的時候，臉上露出不快的神情，收尾偕責備地說：

『在這裏哪點不好嘛！大家輪流招呼也有個替換吧，她總是不聽人勸。』

阿勁對徐華峯在不在這裏醫治，沒多大意見，只要傷口不轉壞，他就覺得夠了。

三十四

阿勁安安靜靜睡了好一會，等他給人叫醒的時候，看見阿岩站在他的面前，短衣的鈕子沒有扣上，棕色的胸脯裸露一點出來，正眼光灼灼地望着他。

阿勁歡喜地想坐起來，一面情不自禁地嚷道：

『你回來了！』

阿岩把他按下，不要他起來，一面安慰地說：

『聽說你和徐姐夫都受傷了，我回來看看你們的。』接着又現出誇獎的臉色，『你打得很好，他們都告訴我了！』

阿勁却急不能耐地問：

『你偕要走嗎？』

『借要走的！』

『你爲什麼離開我們，不同我們在一道？』

阿岩看一下屋子裏的人，然後挨近阿勁一點，小聲地說：

『你好了，你也可以去的！』

阿勁喜悅地小聲問道：

『那裏很好嗎？』

『那裏很好，大家穿一樣，吃一樣，沒有哪個人踩在哪個的頭上！』

『他們不會開走嗎？』

『就是開走了，你也找得着的！你放心，你找不着，我也會回來找你的。』

章美珍怕人些要進來找阿岩說話，會擾亂病人的寧靜，便自己堵在門口，這時又見阿岩和阿勁談話的神情，覺得太過於興奮了，恐怕阿勁的傷口會受影響，便走來阻止。



美珍說：

阿勁偕想再同阿岩講下去，他願意多知道一些他們挖煤的生活情形，便向章

『不要緊，搽起藥，我都不覺得痛了！』

其實傷口仍舊有些疼的。章美珍放下臉子說道：

『你得聽聽醫生的話哪！』

阿岩便安慰地說：

『等幾天再來看你，我現在要看看徐姐夫去了！』

屋子外面站着不少小院子上的老人和婦女些，他們爲了阿岩去跟挖煤一道生活的事情，而深深感到不安。他們認爲大院子上的有錢本家，其所以偕不大看輕小院子上的窮人，就因爲小院子上的有個會打仗的阿岩，同時阿岩也屢屢替小院子上的窮人，爭到村子上的好地方住，天天又有一頓白米乾飯、兩頓紅薯雜糧，因爲前次小院子拿給日本鬼子火燒了的時候，章茂廷和阿棟他們就不願意他們住進大

院子，主張他們到野豬嶺的廟子，上去住。阿岩就站出來氣忿忿地發表意見，說是如果把他們的老少婦女，安頓到不安全的地方，那他們就無心來保衛村子了。最後章茂和考慮的結果，便接受了小院子上的要求。現在他們聽見阿岩走了，便情不自禁地覺得不久就會被強迫搬出村子回到被敵人燒燬了的土地上，去過風吹雨打上頓沒下頓的艱難時日，而得不到一點補助和救濟了。有的窮老婆子偕難過地哭了起來。

阿岩便竭力安慰他們：

『我偕照顧得到你們的，我要常常回來！』

這使大家得到一點溫暖，他們明白阿岩這個人有良心，又是說一句算一句的。但停一下，有個老人嘆息起來：

『咳，就怕你們開遠了，也有回不來的時候。』

『我想起了我沒在的時候，偕有徐姐夫呢！』阿岩叫了起來，『他頂會替我們』

打算的，有什麼事情，可以去找他。」

「聽美玉大姐說，徐姐夫傷好了，他們就要走的！」

「他不是也說，要把牛退給金蘭仔麼？」

有人說得很小聲，却可聽出他是很不滿意徐華峯。他們小院子上的，目前惟一希望，就是要把金蘭村的牛，分來補償他們燒去房屋的損失。任何退還牛的主張，都會使他們不快。

阿岩拍下臉上的蚊子，有些高興地說：

「偕有阿龍啊，他不會走的！」

然而回答的，仍是抑鬱的聲音：

「他不會幫忙我們的！」

「這是怎麼說起的！他哪會不幫忙他們？」

阿岩詫異地叫了起來。

『因為他不是我們小院子上的人！』

阿岩用力揮下手說：

『這就弄錯了，他不是我們小院子上的，他可是我們一樣的窮人……窮人就會幫助我們窮人的，我這一向同他搞久了，我就清清楚楚地曉得！』

『你們大家小聲一點，吵着病人了！』

一個女人在講堂門口伸頭出來，大聲地吩咐。阿岩便連說：『病人吵不得的。』就趁勢脫身走了。他朝韋茂和的住宅走去，越走近點，便不免有些躊躇起來，他很想不再和韋茂和碰面的，但這一來却又無法避免了，使他禁不住皺起了眉頭，不願再往前去，然而他豈不是爲了看視徐華峯和阿勁他們才回來的麼？哪可就此打轉，他只得硬着頭皮拉着足步。但剛一到門口便突然聽見韋老太婆的哭聲，他大大着了一驚，心想這莫非是徐姐夫沒有救了他趕忙三步做兩步地迅速走了進去。但偕沒走好遠，就碰見章長林跑了出來。阿岩一把拉住了他，急忙問道：

『你姐夫……怎樣了？』

『他暈過去了一次，又醒轉來了。』

『醒轉了就好吶！那偕哭什麼？』

『不是哭姐夫！』章長林趕緊聲明，『我們東西拿給人家搶了，箱子被窩都搶得乾乾淨淨的，連我媽媽我妹妹的衣裳都脫去了！你看，我嘛，他們鬼東西把髒衣裳拿給我穿，好衣裳他就搶去。』

阿岩趁着屋子裏射出來的微光一瞧，才看見章長林穿着一件破舊的灰制服，又髒又大，又不合身。他非常吃驚地問：

『甚麼時候來搶的？怎麼一點也不曉得？』

『就是我們渡過江，快要到水源村的時候。聽說水源村也拿給他們搶了。』

『人多不多？』

『很多，很多，總有百多個嘛！』

『我去看你姐夫，你去哪裏？』

『我去告訴二姐。』

韋長林說了之後，就朝外面跑了。阿岩避開堂屋那邊，直朝徐華峯住的側邊房間走去。但於哭聲中，却聽見韋茂和怒不可遏的聲音在罵。

『這是什麼鬼名堂嘛？他借要搶你！』

接着是徐德川帶着憤慨的聲音，一面罵一面又像在勸解：

『這簡直豈有此理！今天下午親家母借算好，只打失了東西，茂廷他們才慘哩，東西出脫完了不說，借連人都抓去了，你看茂廷他平日草都不拿一根的，你叫他怎麼挑得東西嘛，你不是活活磨死他？』

韋太婆則在邊哭邊罵：

『早曉得這樣子，我不如留在村子裏……這些天不收的死鬼……這些該打進地獄的死鬼……這樣害死人不抵命！』

阿岩聽了一下，便輕手輕足繞過堂屋走到徐華峯住的後面較遠的房間去。徐華峯躺在床上，腿子纏着帶血跡的白布，肌肉有些發腫。臉子非常瘦削，現得昏昏沉沉的。韋美玉抱着小克坐在床邊上，正在流眼淚。她見阿岩進來，便揩下眼淚，叫阿岩在板凳上坐。她告訴阿岩道：

『他剛剛睡着了。』

話說得很小聲，彷彿怕驚醒了病人。阿岩也自然而然地說話小聲起來。但就在看視病人的時候，堂屋那面的哭聲罵聲，借隱約地送了過來。韋美玉在問答完了之後，便順手把門關起，她怕吵着徐華峯，一面又傷心地嘆氣：

『我們今天的運氣，真是壞到極點了，人受了傷，東西又遭了搶。我媽攢了多年的私方，金、銀、玉器，通通完了，你想她傷不傷心嘛！』

這時徐華峯又醒了，睜起眼睛望下阿岩。阿岩便趕緊站起來，走近床面前一點，問他好不好過。徐華峯已經知道阿岩走了，現在特別回來看他，心裏甚是高興。阿岩

怕徐華峯怪他不該走開，便說他主要的理由，到是要跟章長松他們學習打仗的法子。徐華峯點點下巴尖，贊成地說：

『這是很好的！他們有好多地方，都該學學。』

章美玉連忙向阿岩說道：

『你不要出去向他們講呀，不然的話，他們又會說是你徐姐夫慫恿的了。』

『這倒不怕他們講的。』徐華峯皺着眉頭說，忽然驚異地問：『他們在吵些什麼？』

『剛才看你睡着了，又怕你難過，我沒有告訴你，媽媽她們才回來，她們今天下午過到江那邊，碰倒那些天殺的什麼東西都搶去，只差沒有要人。』

章美玉禁不住歛歛起來。阿岩竭力抑着高興地說：

『人怎麼不要聽說？茂廷佬借抓去挑東西去了。現在借沒放回來。』

徐華峯皺緊了眉頭，恨恨地說：



『簡直太不像樣了！……會有這樣！……以後再不要講逃開的話！……』  
章美玉原是決心丈夫好後，就不再留下，而且剛才丈夫睡着以前，偕把這樣的意見向他講了的，現在聽見他竟下了這樣大的決心，便禁不住悲從中來，歔歔歔地啜泣。

阿岩詫異地望下章美玉。徐華峯便把章美玉要到後方的事情告訴阿岩。阿岩憂慮地說：

『看今天下午這個樣子，就是路上太不安全了！』

徐華峯嘆息地說：

『老實說，……就是這個山谷落裏……偕安全一點！』

『你偕說，安全，你看你，傷成，什麼樣了？』

章美玉哭得差不多說不成話來。阿岩也有些難過，連忙說道：

『這沒要緊，姐夫的傷，會很快就好的。』

徐華峯臉色黯然了一會，才勉強微笑地說：

『這算是頂划算的了，打仗只帶點點傷！』

韋美玉拭着眼淚，埋怨地嘆氣。

『咳，你說才一點點！』

阿岩坐了一會，便站起告辭，一面叫徐華峯保重，一面向韋美玉說：

『大姐，放心些！有他們挖煤的在這裏，包你安全的很！』

徐華峯望着阿岩說：

『你再坐坐吧！』

『我要趕快轉去，同阿松他們商量下子，那些傢伙不能白白讓他走開：我們偕

想去搞他點槍枝！』

阿岩這麼說的時候，眼睛閃閃有光，臉上又現出了十分興奮的神色。徐華峯便點一點下巴尖，贊成地說：

『這好的，趕快去吧！』

阿岩迅速走了出去，但繞到堂屋前面的時候，恰好碰見韋茂和提着燈籠從堂屋出來。後面跟着徐德川三人面對面望了一下，阿岩不打招呼，便趕快車身走了。韋茂和十分生氣地望着黑暗中走去的阿岩。徐德川詫異地說：

『他們不是說他走了麼？』接着又不滿地道：『好傲慢的樣子，連人都不認了！』韋茂和沒有說什麼，却向堂屋後面走去。徐德川忍不住問道：

『你要去哪裏？』

『去看看華峯再去！』

韋茂和一直朝前走着，徐德川便只好跟在後面。走到徐華峯的屋子，韋茂和問徐華峯上了藥好點沒有，安慰他兩句，接着便向韋美玉問：

『剛才阿岩來做什麼？』

韋美玉告訴他是來看病人之後，又把阿岩他們要過江去趕那些搶人的事情，

也講了出來。韋茂和怒氣地說：

『昏賬東西，我不准他們通過我的村子！』

韋美玉懇求地說：

『爸爸，這又得讓他們去喃，把那些東西追回來也好呀！』

『這我自有辦法的，用不着他們！』韋茂和眉頭一豎地說，一面回頭就走，走出  
去不遠又車轉身吩咐：『以後他再來，你告訴他，不准他再踏進我的村子！』

第  
四  
部

此页无页码

此页空白

### 三十五

韋茂和跟徐德川兩人走進村公所去，這是村裏的祠堂改成的，阿龍、阿棟和阿福他們正在裏面清數今天得來的勝利品，有手錶一樣形式的指南針，有紅三角布和黃三角布鑲成四方形的小旗子，有寫着『武運天長』四個大字的白布，有攝着女人小孩的像片，有寫着日本文字的信件，另外的便是一些手槍、步槍和軍刀。阿棟一邊檢點東西，一邊咕嚕咕嚕地埋怨，說阿松他們拿去好的東西，心裏很是不平。他見韋茂和、徐德川到來，便指着那些勝利品很是不滿地說：

『你看，這些東西有什麼用處嘛？機關槍就給他們拿去了！』

阿福勸解地說：

『我們也分有大砲吧！』

『那有什麼用處！』阿棟呵叱地說：『子彈一顆也沒有，我們又買不到，造不來，不是白拿來做擺設。』

阿龍望了韋茂和跟徐德川一眼，現出厭煩的神氣，阻止阿棟地說：

『總還不是一樣的，只要都是用來打日本人！』

阿棟惱怒地嚷道：

『你不要手桿子向外彎哈！』

韋茂和把右手一舉，大聲叱責道：

『這吵什麼嘛！借要別人的東西，今天我們自己出脫了多少去了！』

他講的時候，臉色非常的難看。這使阿棟、阿龍他們都驚異地望着他，徐德川便把韋太婆她們遭搶的事情，講了出來，借鼓動地說：

『只消連更宵夜去趕，借趕得回來。這要曉得，他們不會上山，只會走大路，趕到前頭一截，就截倒了！』



韋茂和雖沒說話，却盯着阿龍和阿棟，盼望他們能夠挺身出來，帶起人去，拿回被搶的東西。

阿龍有些猶豫地說：

『這得要問問大家，看他們願不願去，今天大家跑得好累囉！』

阿福搖搖頭說：

『真是……累死了！』

徐德川責備地說：

『這倒不能問他們願不願意哩，這硬是說去就要去的喃……一個村子上，當然要服從村長的命令喲！不然，這偕能打什麼仗？』

韋茂和向阿棟呵叱似地說道：

『阿棟，你去告訴他們，說我說的，叫他們趕快去！凡是去的人，我都要重重地賞他！』

『好的，我就去告訴他們！』

阿棟勉強應着。

『這個事情，我就託咐你了，你去帶領他們！』

韋茂和向阿棟吩咐之後，就立即抽身走了。阿棟見韋茂和走了之後，便訴苦地說：

『這真叫人捏紅炭圓呵！我們大院子這些老太爺，你就擺起金子在那邊，也沒有人肯去檢的！』於是拉阿龍一把，請求地說，『這偕得你同我一道，去叫他們小院子上的。』

徐德川慫恿地說：

『阿龍哥，這得你去下子喃，你一向很有經驗的！』

阿龍搖下頭說：

『我去，怕也不行，他們今天那樣累，不曉得跑好多路去了！』

徐德川立即說道：

『你只要說有賞錢，他們定會答允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阿福打一個哈欠說：

『阿岩不走，怕又好辦點！』

阿棟忿忿地罵起來：

『再不要提那個東西了，他默倒沒有他，人家就不能打仗！阿龍，走！你是大院子的人，你替我們大院子出口氣吧！』一面說，一面就推着阿龍朝外走去。

正在這個時候，一羣打着燈籠的人，朝村公所走了過來。在一搖一晃的燈籠光中，首先看見走在頭前的是韋茂和，其次才看見一個肥胖的老人和一個着學生裝的年青人緊跟在韋茂和後面，再後一點，隱隱約約看出大約是些婦女老人和揹孩子的男人。

阿棟立刻停下足來，驚異地望着，一面用手肘碰一下阿龍的腰部，慌張地說：

『怎麼的！趙寶山他們都來了？』

穿學生裝的年青人，約莫二十四、五歲，頭髮紛亂，散在額上，臉瘦瘦的，神色顯得興奮，他在不住地向韋茂和講話：

『誰都不曉得，他們來得那樣快，糧子過不久，他們就趕到了，起初以為借是自家的糧子，那知不對，看出來騎的是洋馬，講起話來，噤裏咕嚕的，我們才曉得日本鬼子打來了！』

阿龍和阿棟聽見尾後的話，都大聲驚詫地問：

『怎麼？水源村那邊都到日本鬼子麼？』

穿學生裝的年青人，掠一下倒披在額上的頭髮，搶上前幾步，也大聲地回答：

『就是今天下午四點鐘光景到的！』

『到有多少日本鬼子？』

阿棟臉都變了，神色緊張起來，急不能待地問。

「到不多，只幾十個騎兵！」穿學生裝的年青人回答之後，立刻現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又連忙分辯地說：「就是我們不曉得，早曉得是那幾十個鬼子，我們把村上的槍，逗攏來埋伏，包可以打他個驀手不及的。我們錯就錯在只顧藏東西，怕又來搶！」

韋茂和大聲吩咐阿棟他們：

「快進去打掃屋子，好讓趙親翁他們住！」一面又回頭向肥胖的老人，安慰地說：「對不起，這就是我們的村公所，滿寬的，請進去吧！我家就是太窄。」

肥胖的老人，穿件綢緞衣，喘着氣說：

「沒關係，這年頭……」

阿龍接過燈籠帶頭照着他。

穿學生服的年青人，偕在邊說邊罵：

「世界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情，人家才幾十個人在屁股後趕，他們幾千幾百人，就嚇得沒命地亂逃！」

阿棟便罵了一句極醜的話，表示他很大的忿怒。徐德川走出來看着這批陌生的來客，見韋茂和沒有向他介紹，就悄悄拖下阿龍詢問，等明白是什麼人，又是怎樣一回事時，便忍不住，唉聲嘆氣，他覺得大勢已去，一個鄉村不能有所作爲，而且旦夕之間，敵人就會來到這個山谷落裏，燒殺搶劫自己，無路可走不消說了，受了傷的兒子，那又怎麼辦呢？他裝做平靜的臉色，和趙寶山接談幾句，盡可能說點安慰話。

韋茂和看看安頓在屋裏的老幼男女，忍不住悽愴地問：

『你們帳子被窩，都沒帶麼？』

着學生服的青年坐下吸着香烟，感到一些寧靜了，重又站起來嚷道：

『偕有什麼帳子被窩？搶的丟的丟，全搞光了！』接着大大搖下頭，嘆口氣說：『這些都不管了，不曉得房子偕燒光沒有？』隨又安慰自己似的說：『好在田地他偕搶不去！』臉上自然而然現出一種誇耀的神色，彷彿在向衆人表示：『我們雖然搞到這步田地，但偕不至於就立刻變成窮人。』

但一些女人和老太婆已經遭受到不堪的損失，只消一提起就要冒眼淚水的，現在聽見連房子也保守不住，便禁不住歔歔歔地哭泣起來。

趙寶山靠壁坐着，神情萎頓，疲乏不堪，氣喘沒大喘定，他見韋茂和在忙着叫人煮飯，便趕緊說道：

『親家，這些都不要忙的，偕是趕快派人去堵住，日本鬼子，一過了江，就不得了了！』

穿制服的年青人剛坐下了又跳起來說：

『岳父，這當真是頂要緊的喃，這裏不守住，大家就連個落足處都沒有了，偕說吃什麼飯囉……有人沒有，讓我帶他們去。』

徐德川和阿棟阿龍他們都大驚失色起來，連忙說必須派人去堵住。同時各人也心裏忽然明白了，這個穿學生服的年青人，就是韋茂和的女婿趙靜民，韋美珍的未婚夫。

韋茂和竭力鎮靜，但一種焦急的神情，仍然掩不住地露了出來。他趕忙吩咐阿棟、阿龍說：

『你們快帶點人去吧！』

阿棟立刻問道：

『我們偕追不追那些搶東西的？』

韋茂和臉色一下現得很難看，却又立即隱藏着了，呵斥似地說：

『現在偕管什麼東西囉！』

趙靜民連忙走到韋茂和面前，急切地問道：

『岳父，你叫他們過江去打，偕是就在江這邊堵呢？』他立刻又出主意道：『最好開過去打，我們看見的，日本兵來的不多，只不過幾十個騎兵。』

韋茂和斷然地說：

『當然是打過去的好，那幾十個日本鬼子，我們是可以消滅他的。』



阿棟插嘴說道：

『要打過去，今晚上可不成喃！』

『就是要在今天晚上，等明天怎麼成！』趙靜民嚷叫起來，『等明天他大隊伍都開來了！』

『你不曉得，我們今天打了一天哪，』阿棟向趙靜民辯解地說：『個個人都累得要命了！』

趙靜民看了一眼阿棟，便輕蔑地說：

『怎麼這樣不行！人家有些隊伍，成三五天地打哩！』

徐德川首先咳嗽一下，然後慢慢說道：

『我看，這得謹慎才好，首先要派人去探探虛實。』

趙靜民立即打斷道：

『這偕探什麼嘛，通共不過幾十個騎兵，只消一打，包你一打就退的。』

徐德川不以爲然地望着他，聽他說完才又說道：

『打仗的事情，又不同別的，牠是千變萬化的，你們走的時候，看見是幾十個，你曉得他現在又到多少？』接着就把臉掉向阿棟、阿龍那面微笑地說：『我們不要一下碰上去，就拿給人家包圍起來。』

趙靜民又急忙插嘴譏笑道：

『那說來簡直是在長他人的威風了！我告訴你日本鬼子一向就不把我們的隊伍看在眼裏，他的騎兵總像打獵一樣，隨意亂跑。』

徐德川不理他的，只顧說了下去，但這下臉却直直對着韋茂和了：

『親翁，我覺得我們頂要緊的，是要保住實力，有了實力，你才可以保住地方，斷不能隨便的孤注一擲！』

趙靜民見韋茂和沉默不語，像有贊成的神色，便頓着腳嘆道：

『這會坐失時機的！這會坐失時機的！』

韋茂和說：

趙寶山氣已息定了，臉色也現得好了一點，要說起話，仍然不免有些氣喘，他向

「親家，現在的確，要保住實力，只是據我看來，日本兵所以長驅直入，就因爲。」

說到緊要關頭，他喘得有點說不下去了，兒子趙靜民就趕忙接了下去：

「我爸爸是說，沒有人去打他，只消給他一打，他就不敢這樣橫衝直撞地亂跑了！」

趙寶山喘過氣來，才又點頭說道：

「是是，我就要這樣說。」

韋茂和明白趙寶山兩父子的心意，是想快點恢復他們的村莊，站在親戚的立場，當然義不容辭，應該加以援助的，只是心裏却十分同意徐德川說的話，斷不能孤注一擲。並且今天的事實又是一個最好的證明，讓精壯的隊伍遠離村莊，差一點就壞了事情。然而趙寶山他們的請求，又不能斷然拒絕，同時，自己偕有好勝的心理，滿

想顯示一下自己是具有大無畏的精神，配得上做一方的領袖的。因此就對阿棟、阿龍說：

『你們今晚就開過江去，先打聽了虛實再打，萬事總以謹慎爲先。』

阿龍這時才插嘴說道：

『我看要打日本鬼子，偕是合他們挖煤的隊伍一道好些，他們會打衝鋒，我們的人，我曉得，只長於把守嶺子！』

趙靜民一下大睜起眼睛，叫了起來：

『偕有挖煤的隊伍麼？那就太好了，在哪裏？快叫他們去！』

阿棟就向章茂和說道：

『率性這樣好了，讓他們挖煤的去打，我們守住江好了。』

章茂和很喜歡這樣的計劃，但不表現出來，只冷淡地說：

『這由你們去同阿松商量好了！』

阿棟走出幾步，忽又回頭來說：

『可是糟糕的，這又不能不讓他們通過村子喃！』

韋茂和皺下眉頭，然後搖下頭說：

『這沒法子的！』隨又叮囑道：『你吩咐大家，他們過的時候，各人把門關好！』

阿龍連忙說道：

『他們不會亂來的，今天下午在那邊大路上攔截下日本鬼子搶的東西，他們

全都退給老百姓了！』

徐德川搖下手說：

『就說他好，也難免沒有個把壞人吧！俗語說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不可無，萬事提防的好！』

阿棟隨又說道：

『快些弄飯給他們吃吧！等下人一齊好動身帶我們的路！』他說的時候他眼

睛望着趙靜民。

『好的，好的，吃了飯，我就帶你們去。』趙靜民立即應聲地說，接着又蹙起額頭皮，低聲嘆氣地說：『我就是這雙足不成的很！不曉得偕能不能走。』

他的母親趙老太婆，一個很瘦的老女人，急忙說道：

『你們另外找個人吧！靜民，他就走得，他去也沒用場，他又不能跟着，一道打仗！』

趙靜民立即揮下手，抵塞他母親道：

『怎麼說我沒有用場？等下足好一點，我就要去的！』說的時候臉色很是忿怒，因為當衆說他沒有用場，顯然使他有失面子。

趙老太婆仍然把兒子看成小孩子一樣，責備地說：

『你又不是兵，你怎麼能夠打？』

趙靜民把母親當成一個不懂事的鄉下婆子，輕蔑地笑道：

『這笑話！那他們又怎麼能打呢？』他指一下阿棟、阿龍他們，『打仗好了不起的事情，只要胆大，什麼人不能打！』

『你胆大的很！』

趙老太婆黑起臉，噁他一句。趙靜民不管他母親的囉嗦了，只是向阿棟說道：

『等下你們來叫好了，我足不疼，我一定帶你們去的。』

趙靜民偕想說他怎樣不怕打仗的話些，正要開口，突然看見韋美珍現在門口，於是他臉色輝耀起來，要走上前去打招呼，却見韋美珍眉頭一皺，立即同阿棟、阿龍走了出去。他臉色馬上灰暗了，坐回原來的地方，裝做足更加痛了，小聲呻吟起來。

『呵喲，喲，這足……呵喲，喲……』

## 三十六

韋茂和見一切稍稍有個安排，便請趙寶山休息一會，他去招呼另外的事情。他心裏很是緊促，感到局勢過份嚴重，直到今夜爲止，吉丁村顯然成爲一個孤島，前後左右的村莊，都已泛濫起日本鬼子的洪水。而且心裏又起着從來沒有的不快，第一是自己手下得力的人，受的受傷，走的走開，實力沒有增加，只在減少。第二是，附近村莊潛伏的武力，都在接受阿松他們的領導，而不歸屬於自己的統率。第三，則是自己一家僅有的儲蓄，卽一批可以攜帶的財產，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能藉以生活的，現在却已全喪失得一乾二淨。他一想到這些事，臉腮上的肌肉，就禁不住顫動起來。走在黑暗的村巷裏面的時候，簡直忍不住嘆氣。他是從來不嘆氣，不訴苦，一切艱難都咬着牙根承受。現在則感到自己不能招架似的，身體分外衰弱，心上充滿頹喪。村巷



兩旁的瓦屋中，時不時有哭聲透露出來，越發增加淒涼和憂鬱。

韋茂和剛嘆息過後，就忽然聽見背後不遠處有足步聲音加速走了過來，一挨攏身邊，就聽見來人輕聲說道：

『不要難過，親家，我們儘可以想辦法的！』

這人是徐德川，他見韋茂和走來，便不聲不響地尾在後頭。他這一夜也受了不小的刺激，惟一的一個兒子，正傷得那樣重，一家託足的地方，又快要遭到敵人的蹂躪，今天下午戰勝敵人的快感，已給敵騎衝到水源村的消息，沖洗得乾乾淨淨了，自己這麼大一把年紀，偕能栖栖遑遑地逃難麼？而且又逃到哪裏去呢？不是已給敵人包圍起來麼？他覺得只有一條惟一的路，那就是妥協。他今天曾同阿留談過話，依阿留口上的轉述，日本軍官對於投降的人相當寬大，只要不再從事抵抗，以往的事情，可以不再追究。如果再接受他們分派的職位，先前失掉的財產，儘可得到賠償和歸還。徐德川覺得中國大勢已去，這有什麼不好接受的。而且這也算安定地方，減少人

民的痛苦。要說替異族人服務，就是醜事，那曾國藩呢？不借是受到很大的尊敬？官只要做得好，上頭的主子，管他是誰？他同阿留講話的時候，就起了這些念頭，而在今晚趙寶山到來的一刻，就更加堅定起來想決然做去。他現在尾在韋茂和後面，打算先把他說服，但一時又不好開腔，等到聽見韋茂和嘆息了，才趁機會說出他的意見。但他說的很謹慎，只說怎樣設法同日本兵訂立條約，使兩邊和平下去不再發生戰爭。

韋茂和仍然很強硬地說：

『這倒提都不要提的，他那樣的條件，哪個受得起！』

徐德川怕有旁人聽見，輕聲說道：

『他是他的條件，我們也該向他提點啊！』

韋茂和只管走着，沒有開腔。徐德川咳嗽了兩下，又悄悄地說：

『我們只說你不來打，我們就可以照往常一樣，上糧納稅，別的什麼不能接受，我們只想和和平做老百姓算了！』

韋茂和走了幾步才責斥地說：

『會這麼容易！他不來額外苛索嗎？他不來繳除武裝嗎？』

徐德川挨近一點，更加小聲地說：

『當然要同他先講好呵，不能解除武裝，不能額外苛索。』

韋茂和走到自己門口了，不立即進去，只是停下來用嘲弄的聲調問道：

『他會答應嗎？』接着搖一搖他的頭。

『他總得要答應點吧！不然他向我們提條件做什麼？儘管打好了嘛，提條件就

是要讓人討價還價。』

徐德川尖着嗓子說話，從聲調裏可以覺到他處事像是頗爲精明能幹似的。韋茂和始終帶着不相信的態度，搖搖頭說：

『他日本鬼子會有便宜給你佔嗎？』

『他提條件過來，我們就提條件過去，對，就談；不對，就算了！這也是不違背常理

的吧！徐德川竭力說服對方，他見韋茂和不言語了，便用手挨一下他的手腕，『親家，這個事情，你讓我一個人去辦好了，先不讓別人知道，連親家母你都不要告訴她！』

韋茂和悄聲說道：

『這只怕白費氣力了！』

『不管牠的，我們應該盡力去試一試！我想事不宜遲，今晚就叫阿留出去接洽吧！』

徐德川說完就立刻走了。韋茂和停了一下，又趕着說道：

『親家，你要不要個燈籠？』

『不要，不要！』徐德川一面說，一面又轉到韋茂和身邊，小聲說道：

『這樣摸黑好一點！打起燈籠反而不便！』

『我看算了吧！摸黑會跌着的！』

韋茂和向走去的徐德川，溫和地勸告他。徐德川却急速地走着說：

『不要緊！不要緊！』

韋茂和不立即進去，就在門口站了一會，籠罩在村子上頭的天空滿佈着又密又亮的星子，風從樹間掠了下來，涼得略有寒意。他心上舒展了一點，身上也彷彿輕鬆了許多，但隨即又皺起了眉頭，因他忽然想起由自己承頭去同敵人接洽，頗爲不妥，和平成功了，而條件又不算苛刻，那偕不要緊，要是弄不成功，豈不有傷自己的名譽，再加以人們背後的胡言亂語，什麼不好聽的話，定規都會說了出來的。而這樣一來，自己怎好帶領大家打仗？他一向就已清楚，做領袖的人必須表現得十分堅決，而不動搖。即便有了動搖，不堅決，也只能隱藏在心裏，斷斷不能顯露出來。他想今晚徐德川去做的事情，只能隱秘幾天，絕難長久瞞住人的。依道理應該由韋茂廷承頭去做才好，自己裝做並沒有理會起這個事情，這於一個身居高位的人，也好有個退步。他覺得事情頂糟糕的，就是韋茂廷恰恰沒有在家。如果韋茂廷今夜能夠趕了回來，那他便可以趁徐德川轉來的時候，暗示他去同韋茂廷商量，自己則推說事情很忙，

那一切就比較有個轉圜。可是韋茂廷今夜會轉來嗎？他對於韋茂廷拿給糧子抓去挑拿東西，這時才切實地感到望念和擔心。要是把這一盤心事和徐德川全部講出許是好辦一點，就是韋茂廷遲兩天回來，也沒關係，徐德川可以叫韋茂廷接手担起這個責任。可是爲難的，就是韋茂和他絕不能將他的弱點透露給他身外的人。這使他深深皺起了眉頭，重新投入不安的心情中。他最後決定親身到韋茂廷家去看看，到底人回來了沒有。剛走下門口的台階，一個黑影迎面走了過來，悄悄聲地問：

「爸爸，你怎麼不進去，又出來呢？」

韋茂和聽出這是他二女韋美珍的聲音，便反問道：

「你哪裏來的？你看見靜民他們沒有？」接着嘆氣地說：「他們安安全全的，誰曉得今天也逃難了！」

「看見了！」韋美珍冷淡地回答，隨即尖聲說下去，「剛才跟你一道回來的，看你沒有進去，曉得你很難過，我就在這裏站了一會兒。」

韋茂和吃了一驚，他假裝笑着說道：

『我有什麼難過！今天打了勝仗，我只有喜歡的！』

韋美珍聲音幾乎有點顫抖了，她窄着嗓子問：

『爸爸，你不是偕想同日本人議和麼？』

韋茂和更加吃驚了，便很不高興地反問道：

『誰說的？』

韋美珍憤然地說：

『爸爸，你剛才不是讓徐親翁去同阿留去商量麼？』

韋茂和知道二女完全聽見他和徐德川兩人的談話了，心裏很是惱怒，便叱責

地說：

『你簡直聽三不聽四的！這完全是他徐親翁一個人的搞法，我一點也不贊成，

偕重重地說他幾句哩！你聽見我說他沒有嘛？』

韋美珍不怕她爸爸生氣，却進一步地問道：

『爸爸，剛才他到阿留那裏去，你怎不阻止他呢？』

韋茂和大爲生氣起來：

『他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人家人大面大的，我怎好阻止的？再呢，他又不是到日本鬼子那裏，阿留那裏有什麼去不得……我告訴你，你以後少管些這類事情！』

韋美珍竭力忍着氣說：

『爸爸，我全是爲了你好，我怕人家會亂講起話來，只怕那時候才嘔得你有嘴不能分。』

『我怕哪個講？只要我行得端，坐得正！』韋茂和的語氣緩和許多了，『你不要管這些事情，我會處理的！你也不准去向別人亂說！』說完，他就朝韋茂廷那裏走去  
了。



韋美珍剛才在她佈置的醫院裏，視察着各人的傷情病狀，並翻開醫書來參考，研究到底要用什麼藥才能見效。她恨她自己沒有讀過醫科，診治知識太為缺乏，又恨這個山谷落裏醫藥不全，不易購置，所以每一聽到病人的呻吟，就感到難過，她決意要同她爸爸商量辦法，好去請高明的醫生，去買精良的藥品。正在這樣打算的時候，他的弟弟韋長林跑來告訴她過江被搶的消息，她對於東西損失，倒不以為意，只要母親弟妹安全轉來，就算頂使她担心的，是怕江邊沒人防守，會跑過江搶劫，引起騷亂，她急忙放下醫病事情，來找尋她的父親。因有個伺候病人的女人要回家去喂孩子的奶，她是打着燈籠的，韋美珍便和弟弟韋長林跟着她，另走一條小巷，經後門轉回家中。她聽見父親在村公所，便一個人趕到村公所去，在門口碰見村裏的

人，知道了日本軍隊已到了水源村，趙家的人也逃過江來了，她朝門內一望，看見趙靜民，便很不愉快地轉身出來。她知道阿龍、阿棟他們快要去江邊防守，便想同父親商量，要分點人去接她的女朋友過江來村上居住。因此，父親和徐德川出來的時候，她悄悄尾在後面。聽到父親和徐德川的談話，便起了偵察的心意。最後且向父親進着勸告，不料結果反被搶白一番，她幾乎氣得想哭起來。她明明聽出了她爸爸有妥協的意思，而他却一點也不承認，甚至偕要責備別人。她覺得同日本人打仗，全是大家的事情，個個人都應該過問的。爲什麼竟然不許別人管？你不許管嗎？我硬要管！非把這個陰謀打消不可。這是她好強的個性，使她這樣不服氣。同時也是眼前的處境，逼得她不能袖手旁觀，在上午她偕可以涉過江去，跟她的女朋友走，離開這個村子，一切置之不管，現在則已道路阻塞了，勢非和這村上的人同其命運不可。若有人想把全村拱手讓給敵人，成爲敵人的順民，那是定規要堅決反對的。

章美珍想把這個消息告訴給徐華峯，便急忙走了進去。徐華峯已經昏昏沉沉

睡着了，只她姐姐偕坐着在打盹。她們兩姊妹今天下午共同經過一段驚險的逃難，彼此心上的不滿，都已消除得乾乾淨淨。尤其韋美玉感到在患難的時候，妹妹到底是妹妹，她並不丟下她的姐子不管。所以這時睜眼一見韋美珍到來，便趕忙小聲告訴她說：

『他剛剛睡着了，藥大概偕好！』

她以為韋美珍是來診視病人的，就高興地想把暫時的安慰分點給她。同時也把聲音壓得很低，生怕會一下子驚醒了病人。

這一來，韋美珍也不好驚動徐華峯了，只暫時息氣似的依靠門枋站着。韋美玉看清她的臉色，小聲驚異地問：

『你怎麼了？』

韋美珍息了一下，才把剛才聽見的事情，告訴給韋美玉聽。韋美玉沒有聽完，就趕忙叫她妹妹到屋外去講，她怕徐華峯聽見這個事情，會增加煩躁，把創傷變壞。她

一面嘆氣地說：

『要是華峯聽見他老人會這樣的亂來，怕不氣死去了！』接着埋怨道：『這個老人家也是痰迷了竅。你房子拿給日本鬼子燒了，你兒子拿給日本鬼子打的到死不活的，你偕想同他和和個鬼呀！』

最後聽完了，又搖搖頭，非常小聲地說：

『爸爸，我早就料得到的，他那樣看重錢，一旦搞光了的時候，他就會軟了下來……他一輩子就要拿給錢害了的！我早勸過華峯，他不聽我的話，現在不是白白犧牲嗎？你血流了，苦受了，到頭來偕是做一個順民，一個奴隸！』

韋美玉說到末尾，竟忍不住嘆氣起來。韋美珍連忙說道：

『姐姐，不要難過，我們要阻擋着他，不要他和的！』

韋美玉哽咽地說：

『他的脾氣，我曉得的！我們哪能阻擋得住他！』

『這自然不是我們一兩個人做得到。』章美珍悄聲說道：『我們要兩個院子的人，都一齊起來阻擋他！大家要打，他一個人也不好和的。』

章美玉輕輕搖下頭說：

『我看，這村子上倒不止他一個人像茂廷叔他們早就巴不得向日本鬼子作揖磕頭了，把華峯恨得什麼似的。』她停了一下，又憤慨地說：『這簡直是戴起碓窩跳加官，等小克他爸爸好了，偕是趕快走開的好！』

『現在偕哪能出去？姐姐，你偕不曉得日本鬼子都打到水源村了麼？』

『呵！』章美玉恐怖地睜大眼睛，『你哪裏聽來的？』

章美珍便把趙家逃來的情形，告訴她的姐姐。章美玉急得想哭地說：

『我只在招呼病人，哪曉得偕有這樣的事情。』用力扯着指頭，臉上起着癢癢，  
『華峯他怎樣辦嘛，逃又逃不得，走又走不動。』

章美珍安慰地說：

『不要緊，我們這裏備有他們挖煤的！今天下午就是他們打退日本鬼子！』

『但願他們不要離開我們！』韋美玉悲哀地祈求地說：『這事偕是要瞞着華

才好。

韋美珍點點頭說：

『是的，不告訴他好些！』

『呵，你那兩個女朋友呢？她們怎樣了？』

韋美玉忽然記起了，擔心地問。韋美珍憂慮地說：

『我正担心得很！我就去找人打聽她們的消息！』

韋美珍決意去找阿龍設法，她從家裏打一個燈籠走進村巷。各個門裏都有人提着槍走了出來，打着哈欠，嘴裏喃喃不清地抱怨，或者大聲地詛咒日本鬼子，連那些不打仗的糧子，也挨到了他們的咒罵。他們是到村外的晒穀坪上去集合，快又要開到江邊上去的。女人們已爲那些死難家屬的哭聲，弄得陰慘慘的，現在抱着孩子

送在丈夫後面，哭聲哭氣地祈求：

『天老爺，你要有眼睛哪！或者是『祖宗老子，你們要有靈有應，暗中保佑呵！』  
韋美珍感到非常的難過，毫無責備她們迷信的心意，只是深深地起着同情。她心裏禁不住想起，『我們這時代的人，過的日子多麼慘呵！』

走過村公所的時候，門口站的一個人，突然走在她的面前。韋美珍連忙用燈籠一照，看見是趙靜民，她沒有招呼，只是深深皺起了眉頭。趙靜民却笑嘻嘻地說：

『這夜深了，你到哪裏去？』

韋美珍一直皺着眉頭，回答：

『我有事情！』

說完拔足就走。趙靜民趕緊尾在後面，斂着笑容說道：

『請你等一等！我問你一句話，爲什麼我寫那麼多的信你都不回答我？』

韋美珍一面走，一面悄然回答：

『沒有意思！』

『就真的沒有意思，你也該告訴我吧！』趙靜民有些悲哀地說，然後又嘆口氣，『想不到這半年來我們的變化竟這麼大！』走了一陣子，『到底是什麼事情，使你這樣深惡痛絕？就說我加入那個團體，使你不喜歡，我不是早向你說過嗎？那全由人家的強迫，一回到鄉下，不就等於退出了嗎？我現在恢復以前的我了，仍是自由自在的。我曉得，你這半年來變得很新了，我這次來，沒有別的奢望，我只希望你多給我幾本新書看看。』

『不要這樣花言巧語的了，我問你，在省城的時候，我勸你看，你爲什麼不看？』  
章美珍抵塞地說，語氣裏含着極大的忿怒。『你這人太沒定心了，看也沒用的。』

『請你不要這樣亂怪人！怎麼會說我沒有定心，我早對你說過，我插在那個團體裏，我沒有看書的自由。我可以告訴你一句，我那一段日子，真是再倒楣不過的了。』



『你默倒，我沒有同你一個學校讀書，就看不見麼？』韋美珍更加氣忿地嚷了起來，『人家早告訴過我，帶桿手槍就神氣得要死，把甚麼人都不看！在眼裏吓簡直要我說好話起來了！』

『這是別個亂講的！你全受了人家的騙了！』趙靜民也忍不住叫了起來，『我在學校裏就從來沒有帶過手槍，要是真有你說的那些事情，我就現眼現報登時三刻，雷打火燒！』

『請你不要這樣大聲武氣叫哈，你要拿聲音嚇人就拿回去，嚇你家裏人吧！』韋美珍這麼衝了一句，便加快足步走了起來。

趙靜民却不忍捨棄地追在後面，聲音立即壓得很小，現得可憐似地說：

『就算我做錯了事，走錯了路，也望你指點我，好讓我改錯自新吧！爲什麼竟這樣聽都不聽我的話！』

『你改也好，不改也好，都跟我沒有關係！』韋美珍恨恨地說：『請你再不要同』

我講這些話！

「哦，想不到，你對我竟變到這步田地！」趙靜民再嘆氣地說，接着趕了兩三步，聲調忽然顯得有些痛苦起來，「你這樣子對我，你會毀壞我一生的！」

韋美珍本不願再回答了的，又忍不住冷冷地說道：

「這才說得怪了！明明白白的，你早在毀壞你的一生的，你怎麼會賴在我的身

上！

「我曉得你早變心了！」趙靜民氣憤地說：「另外愛上了別人！」

「變不變心，愛不愛別人，這些都用不着你管！」

韋美珍這麼衝他幾句之後，就小跑似地打着燈籠走了。

趙靜民不再趕了，却竭力抑止着忿怒，用極其冷峭的聲音尖利地說：

「好吧！我們看嘛！」

## 三十八

韋美珍生怕他從後面趕來，加快足步，跑到村外的晒穀坪上去，燈籠裏的牛油蠟燭燃完了，她就摸黑地走。坪上黑影朦朧的，旱烟管上的烟頭，露出幾點輕微的暗紅。山風陣陣地吹來，刮亂了她的頭髮，她使用手在鬢邊掠了一掠。他聽見阿棟在大聲地講話，彷彿正在駁斥什麼人。

『偕想睏覺！鬼子打來了，看你去睏嘛……睏着，就一輩子都爬不起來了！』

『早曉得這樣，倒不如留在黑虎關的好媽的，黑更半夜的，偕要叫你爬坡，走山路！』

有人在忿忿地接着嘴說。今晚上留在黑虎關上的，就全是小院子的人些。大院子上的人，滿以為可以回家好好睏一覺了，誰料竟偕有更可怕的事情須要承當，所

以就不能不使他們感到痛苦，而且埋怨起來。

『單爬爬坡偕好哩！就怕又……』

有人在憂愁地作着提示，話沒說完，却又給可怕的想像懾着不講了。

『要是當初就聽茂廷老的話，多好！』

聲音說的很小，彷彿怕受人責備似的。

『就是拿給老傢伙搞壞了的！』

突然有人大聲嚷了起來，好像鬱積許久的怒氣一下子爆發了似的。

章美珍聽出這些怨恨聲音，心裏禁不住很是氣惱起來——這些東西怎麼這樣經不起事呀！同時她很希望阿棟能夠駁斥他們，重新激起他們作戰的情緒，但好一陣都不見阿棟說話。只是更加聽見無數的埋怨，連她自己以及徐華峯，都隱隱微微遭受到了責備。她正想發作起來，責斥他們幾句，却給村巷裏走出來的阿龍打岔了。

「我們快些動身吧！剛才黑虎關有人回來說，是他們挖煤的都開去了！」

阿棟用極高興的聲音問道：

「幾時開去的？怎麼我們沒看見？」

「他們從金蘭村開過江的，怎麼看得見？」

「那好了，走走，我們到江邊上去睇覺吧！」

阿棟對大家又像安慰又像嘲弄地說。

「你怎麼興這樣講囉！」阿龍責備地說，「難道不過江去打麼？」

「過江就不去哈，先說在這裏！」

「這夜了，舅子才過江去！」

黑暗的晒穀坪上，發出一片反對的聲音。

韋美珍忍不住生氣地嚷道：

「阿龍哥，你不好掉一批人過去麼？怕死的，就留在江這邊好了！」

晒穀坪上立刻引起一片埋怨的聲音，顯然韋美珍的話把他們激惱了，但因聲音很小，借不容易使韋美珍聽得分明。只是阿棟却懂得了，他連忙制止地說：

『不要吵，你們去守黑虎關好了，掉他們過江去！』

『這怎麼來得及呢？等你掉來掉去，人家鬼子都摸過江了！』

阿龍顯得很是毛焦火辣的。

阿棟驚異地問道：

『你不是說阿松他們去堵住麼！』

『堵住自然去堵，就怕借沒趕到，人家就過江了呀！』阿龍着急地嚷着。『沒有過江，總好守吧，起來呀，屁股拿跟泥巴粘着了麼？』

『起來，起來，死坐着做啥呀？』阿棟跳起來，大聲嚷道：『我說一句拿不起的話，你們就是想投降，也要先堵住才好講呀！人家打到這裏來了，你要投降，人家也不會要你的！』

『放你的屁！哪個想投降！』

有人在喃喃地罵。但槍枝互相碰着，人都一個個地站了起來了。阿棟叫他們排隊站起，一個一個地報了數。結果偕缺了一小半人，沒有到來。大家到場的人，都一致嚷了起來：

『要去就大家去呀！』

『不能光叫我們拚命呀！』

『不要吵，讓我去叫好了！』阿棟大聲呵斥起來，『鬼東西些，這一半天，偕不見來，當真拿給老婆拖住了！走，阿龍，我們去找一下！』

『要全是這樣子，我們也就用不着打了！』阿龍大大地嘆氣，『偕是他們小院子上的，人好些！』

接着他又趕進村巷，章美珍立刻尾追上去，她也懊惱地說：

『這樣子真不得了！』

阿龍稍微放緩足步，掉過頭來，却作着安慰地說：

『不要緊，這原是一件難事情，不怕難，就會作好的！』

『可是，阿龍哥，你偕不曉得！』

韋美珍說到這裏，禁不住呼吸迫促起來。阿龍感到有些異樣，便自然而然而然停止了足步。韋美珍更加小聲地說：

『你不曉得，我爸爸他們，想和了哩！』

『你怎麼曉得的？』阿龍非常驚異起來，接着又表示疑惑地說，『他老人家都會這樣嗎？』

韋美珍便把剛才聽見的話，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阿龍，末尾偕叮囑道：

『你暫時偕不要告訴別人哪，我爸爸他口裏偕不肯承認哩！』

阿龍聽完之後，沉吟地說：

『這真想不到！』接着又帶着很有把握的聲調說，『也不要緊，他一個人要和，』



也和不去除非他單獨一個人跑到鬼子那裏去！

『嗨，你怎麼說不要緊！』韋美珍非常不安地嚷了起來，『晒穀坪上那些傢伙，你看，哪一個不想和呀？只消我爸爸……呢，只消有人一指揮，他們就會做出害人的事來的！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真叫人担心得很！日本鬼子曉得這種情形，他更加要來打了！』

『對的，對的，這倒要提防喃！』阿龍非常警覺地說，『阿留這東西非看着不可！我借不曉得他，簡直甘心當漢奸呀！』

『最好你現在就去，說不定他們借正商議哩！』

韋美珍立刻慫恿他去，阿龍走了之後，她便決定回到小學校，看看臨時醫院裏的病人，有沒有發生嚴重的變化，並且想就在那裏躺一躺，好好喘一口氣，因她感到身體非常的疲倦，足也有些拖不動了，目前做事說話，都彷彿是在使用最後的氣力似的。她慢慢地走着，驀地一個人影，帶着輕微的足聲，從後面掠到她的身邊。把韋美

珍嚇得一跳，連忙閃開，一面氣促地問道：

『你是哪一個？』

『我看你燈籠熄了，我來送你的！』

章美珍聽見是趙靜民的聲音，就更加閃得遠一點，同時又把足走得更快一些。  
趙靜民也緊緊地尾了上來，帶着哀求似的聲調，小聲地說：

『你用不着這樣怕我，……我不會怎樣的，我只一切爲你好……一切聽你吩咐……』

章美珍沒有理睬他，只是用力地拖着足走。趙靜民一點也不捨地跟在後面，越發現得悲哀地說：

『難道做做朋友，都夠不上麼？……我一切都願意懺悔，你竟一點都不原諒麼？』

章美珍足不停地走，一面悄聲地說道：

「現在不是講這些話的時候，你要人原諒，你偕是趕快拿起槍吧，他們就要動身了！」

「槍當然要拿的！」趙靜民追着地說，「只是現在不成，我的足很痛，不能再走了！」

韋美珍忍不住譏誚地說：

「可是，你現在簡直偕在跑呀！」

「唉！」趙靜民大大嘆息一聲，「我看你簡直對我連一點憐憫都沒有！」

「這年辰，該憐憫的人實在太多了！」韋美珍帶着冷峭的聲音說，「請你聽聽這些哭聲吧！人家偕是死了人哩！」

村子裏的哭聲，是一直沒有斷的，只是走到這一節村巷，更加挨近不幸的人家罷了。

趙靜民聽見韋美珍這樣在說，便忍不住不生氣了，他恨恨地說：

『真想不到你竟這樣對我！』

韋美珍沒有理睬他，只是沉默地迅速地走着，聽見後面沒有足聲了，她才放緩足步，長長地喘一口氣，心裏十分不快地想：

『多麼倒楣，偏偏借來在村子上……要是今晚就離開這個地方，多好！』

## 三十九

走到小學校門口的時候，她就坐在門坎上，靠着門枋，休息了好一陣，而且足不走路了，足板心才隱隱微微感到了疼痛，她便不得不多坐一會兒。她打了一個盹，正想進去，阿棟却提着燈籠走來了，他是來找阿龍的，聽說阿龍不在，就一疊連聲地抱怨：

『這個鬼東西，叫他去找人，他倒躲開了，要偷懶就率性大家偷懶吧！』

章美珍冷冷地問道：

『你沒到阿留的舖子上去看看麼？』

『我早看過了，連阿留都不在家……他媽的，硬想把什麼事情都堆在你頭

上！』

韋美珍這才驚詫地說：

「不在那裏！我不是親自看見他到阿留那裏去了麼？」

阿棟很是不滿地嚷起來：

「明明叫他找人，他去那裏幹鬼呀！」

韋美珍假意掩飾地說：

「我看，他怕是去買蠟燭吧？」

「買蠟燭，那就該買好了吧，怎麼到處都不見他？」

阿棟大聲地反問，彷彿責備韋美珍在說謊似的。

「這你自己去找好了！」韋美珍有些生氣起來，「我怎麼管得那麼多！」

「我不能不到處問問呀！」阿棟現出受了委屈而又憤慨的樣子，「現在又正是火燒眉毛的時候！」接着他就車身走了。

韋美珍感到很是納悶——爲什麼兩個人都不見了呢？她放心不下這個事情，

便想再走到晒穀坪上去看，但怕黑暗的村巷內再遇見趙靜民，就轉進醫院中把燈籠裏燃完的蠟燭另外換過。她走病室門前經過，聽見裏面有人在胡言亂語，便走進去用手摸摸那人的額頭，——呵，熱度很高哪！她想不出有什麼好藥來退熱，便懷着極度的不安，退了出來。她點燃了蠟燭，就提着燈籠走向晒穀坪去。足板心顯然偕有點疼痛，但她也不管了。她現在覺得，若在平日，早就支持不住，趕快躺在床上了，這一天，却不知哪里來這麼多的力量，竟偕能勉強拖着酸軟的腿子走路。她經過村公所門前的時候，突然看見她的父親正提着紙燈籠站在門口，和一個人在講話。她再下細一看，便看出那人就是趙靜民。他們見她來到，便都停着嘴了，全把臉車向着她。做父親的一看清了是他的女兒，就忍不住怒氣地說：

『你同我回去一下！』

章美珍吃了一驚，便竭力溫和地問：

『爸爸，有什麼事情嗎？』

做父親的闖到女兒面對，伸手一攔地說：

『走，回去，回去！』

韋美珍瞥見她父親黑瘦的臉上，有着從來沒有過的怒容，不禁感到了害怕，但同時心裏又立刻升騰起一種勇氣，——任隨什麼壓迫，我都不屈服的。接着，便把頸項一硬，提起燈籠，就朝回家的路上走去。父親隨在後面，只是氣咻咻地走着，一句話也沒講。韋美珍一面走，一面禁不住想——準是那壞東西在說我的壞話了。一定把剛才抵塞他的話些，告訴父親老人家了。但是，人家不情願，你怎麼能強迫呢？不說我父親就是他天王老子，把刀架在頸項上，我也不能答應的！她恨不得轉身回去，給他一記耳光。同時對她父親，也深深感到不滿：——爲什麼在這個時候，偕來管這樣的事情？不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嗎？難道硬要把女兒一足踢出門去，不管對方是豬呀狗呀，都塞給他嗎？難道這就是做父親對女兒的愛嗎？她非常的忿怒，決定今晚要同父親大鬧一場，就是馬上把她趕走，她都不怕。她走了就是了，阿松他們那裏不是



一個去處麼？走回家裏，母親一個人，偕坐在堂屋門口，憂愁地沒有睡覺。章美珍要在母親旁邊坐下，但父親却脅迫地說：

『到小客廳去！』

章美珍向母親望了一眼，不知不覺地流露出了求救的心情。但做母親的卻沒看見，同時也因眼力不好，她只是從老頭子的口氣上，聽出嚴重的事來，她連忙站起來問：

『你們要做什麼嗎？』

女兒不知怎樣答覆，父親則不肯答覆，兩個人都默默地走進小客廳去。母親尾在後面，不安地問：

『你們要做什麼呀？』

父親看見女兒進去了，便反身把門掩上，一面對門外的老婆子，叱責地說：

『走開！不要你管！』

韋美珍不禁有些心跳起來，提着的燈籠，也忘記吹了，只是靠着壁頭坐着，她竭力使自己鎮靜，眼光銳利地打量她的父親。父親手抖抖地把燈籠掛在壁上，隨即在桌子邊坐了下來，臉色在忿怒中，又夾雜一些悲哀，顯然也有重大的事情，壓在他的身上，使他感到痛苦似的。他抑止着忿怒地說，聲音却有些顫抖。

『我一向默倒，你是我的好女兒，哪知道，你才手腕子向外彎呀！』

這倒使韋美珍有些茫然了，她竭力使聲音溫和，但借是生澀地現了出來：

『爸爸，你是講……，我敢說，我沒有做……辱沒你的事呀！』

『你借沒有辱沒我？』父親大叫起來，『你就差點，沒有親手殺我了！』  
做母親的在外面輕輕叩着門說：

『你要講，你就好好地講呀！』

韋美珍臉子痙攣起來，一面把燈籠掛在牆壁的釘上，一面奇怪地說：

『爸爸，你怎麼這樣說呀！我幾時候……』

『幾時！』父親恨恨地大聲地說：『我問你，你的心肝哪裏去了！你這忤逆不孝的東西！』

『唉呀，你今晚上……』

老太婆又在外面扣着門，阻止地說。老頭子却叱責地截着她：

『滾開！不要你多嘴！』

韋美珍覺得父親怪得沒有名堂，就理直氣壯地申辯道：

『爸爸，你到底生我什麼氣呀？你不要單是這樣兜頭兜腦地罵人！』

『可惡的東西，你僭裝做不知道呀！』韋茂和朝桌子重重拍了一巴掌，『你這樣年青，你就這樣毒！』

『你瘋哪！』老太婆用力捶門。『美珍，你給我開開！』

韋美珍沒有答理母親，只是忍着眼淚，憤然地說：

『爸爸，你說明白呀……要是我錯，你就……拿槍打我！』

『我且問你！』韋茂和拿手一指，忿忿地罵道：『你剛才爲什麼向阿龍講那些話？話你自己不是我的女兒麼？』

這倒使韋美珍大大一怔，心想他怎麼知道呀——唔，一定是拿給那個壞人聽見，又轉告他老人家的。她心裏一橫，拿出勇氣地說：

『爸爸，我並沒有說你什麼，我只是把徐親翁的話，告訴了阿龍哥，你不信，你偕可以問阿龍哥的。』她見父親在鐵青起臉子看她，一時沒再發作，就又說道：『爸爸，你不要聽那姓趙的一面之辭，我剛才偕同他吵過！』

『你爲什麼要向阿龍講那些話？你嘴巴子閒着就癢哪！』韋茂和稍微有些釋然了，仍然怒氣未息地說：『哪裏學來的壞習慣？愛這樣東講西講的！』

『爸爸，我請問，爲什麼這個事情講不得！』韋美珍氣惱得幾乎發抖起來，『難道人家把村子都賣給日本鬼子，叫大家活活做亡國奴，我都偕不該講嗎？』

老太婆搖着門，勸慰地說：

『美珍，你少講點哪，你讓讓，他是你爸爸哪！』

『你講，你就該向我講喃！』韋茂和鼓起眼睛，大聲教訓起來，『你不知天高地厚，老起嘴巴子就亂講。我不是借吩咐過你，叫你不要亂講嗎？你怎樣不聽我的話？』  
『爸爸，並不是我不聽你的話！』韋美珍已經毫沒一點胆怯了，神情倒現得強硬起來，『我只是放心不下阿留，我要阿龍哥去查查他！』

韋茂和大吃一驚，在突然慌張的神色中，立即又忿怒起來，借拿手拍下桌子，吼也似地罵道：

『你在幹些什麼鬼呀！誰叫你這樣多事？你給我滾出去！』

韋茂和抓着壁上掛的燈籠，便立刻開開門衝出去了。韋太婆給他碰倒了，跌坐在地上，大聲詛咒：

『天殺的，你在遭些啥子兇呀！』

韋美珍氣得頸項都紅了，看見母親跌倒，趕忙出去扶她，一面担心地問：

『媽媽，你跌倒哪裏了？』

韋太婆摸着她的屍骨，傾側着身子，嘴裏不住地呻喚，給女兒攙扶進屋子坐着。一面偕在呻喚中不安地問：

『這老鬼，你什麼事情得罪了他？』

韋美珍的委屈到這時才化成了眼淚，她憤憤地回答：

『就因我不肯做亡國奴呀！』

她不管母親懂不懂，拿手背迅速揩下眼淚，就又恨恨地說：

『我倒用不着他趕，我早就要離開這個鬼地方的！』

韋太婆忍着自己的疼痛，竭力安慰女兒地說：

『你不要難過，看老鬼敢把你怎樣？我就要同他拚命！』

四十

說：

韋茂和走出大門，碰見徐德川正提個燈籠走了進來。徐德川帶着歉然的神色

「我在那邊吹口烟，不知不覺就睡着了！」

韋茂和急不能耐地小聲地問：

「阿留呢？」

「早走了！」徐德川連忙小聲回答，「我寫好信，我就趕快叫他走了。我覺得做起來，就應該事不宜遲！時機不可坐失！現在真是一髮千鈞的時候……唔，我們借是進去談說吧！」

「到茂廷那邊去的好！」

韋茂和說了之後，就當先走了起來，一面走一面又慌着不安，悄聲問道：

「他到底走了好久了？」

「我看，」徐德川沉吟地說，「至少，至少，也該走到山那邊了。」

實際上，他自己也摸不清楚，到底阿留走到什麼地方了，只是推測地說說而已。韋茂和聽見他的話，感到有些安靜。他想再問信的內容，但又怕黑暗的村巷中，又有人聽去，便只好忍着，一直走進韋廷家的大門，才把這意見說了出來。

兩人走進了韋廷的大門，徐德川隨即將牠關好。院子裏面全然靜悄悄的，沒有人聲。房子在星空下面，聳着濃黑的陰影，庭院的牆邊上，有一架葉子茂盛的南瓜，蟋蟀正在那兒酣暢地叫着。

一個守院子的老女工，偕沒有睡覺，應着徐德川的叫喚，手顫顫地拿個燈出來。徐德川自行接着，便放進客廳裏面的桌子上。兩人坐下之後，徐德川一面捧着水烟袋吸烟，一面就把信上的內容，仔仔細細說給韋茂和聽，並把要求賠償個人產業方



面的損失，也格外鄭重地說了出來。至於信上說的願意接受委派的名義，他却瞞過不說了。

韋茂和望下客廳外面，冷冷地說：

「你這樣提，他會答應嗎？」

接着便輕輕搖下他的頭。

徐德川已經吹燃紙捻子，燃起火燄了，又連忙把牠吹熄，帶着急於說話的神情，

向韋茂和解釋道：

「親家，你沒聽阿留講過，他們日本人實在寬大的很！只要不同他打，啥子事情都好講的。再呢，就不講他們吧，單從我們這方面說來，也得條件提高點，才像樣些。我們又沒有打敗仗，爲什麼不提高？我們首先不要失掉我們的身份，這頂要緊了！因爲我們只是議和，並不是投降！」

韋茂和有些感到滿意了，但仍然有點不安地問：

「你信上是寫哪個的名字呢？」

徐德川現得很是精明而又十分冷靜的樣子，悄聲說道：

「當然是你老親家的大名了！」

韋茂和立刻嘴裏露出爲難的沉吟聲音，彷彿拿給辣椒辣痛了一樣，接着才帶着責備的口氣，不快地說：

「這該先斟酌一下的！」

徐德川用力敲下水烟袋的哨子，一面站起來，挨近韋茂和一點，拿出斬釘截鐵的口氣說：

「親家，這方面的事情，你又得明白喃！請問，沒有你的名字在信上，他日本人會理麼？看都不會看的！我辦過多年的公事了，這點厲害我是滿清楚的！」

韋茂和沒有作聲，只是拿手掌擦他的額頭，好像他的額頭在發熱作疼一樣。

徐德川坐回到椅子上了，却又側着身子，向韋茂和傾斜過來，用溫和的口氣勸

慰地說：

『親家，這不要緊的！我曉得，你怕事情萬一搞不成。我也想到這一層，我在信上預先給你留個地步了，先把條件提高些，就是要保住我們打勝仗的身份。你不答應就算了，我們原來就並不是向你妥協的！就是院子上人多嘴多，他們也沒法子說閒話的。實在說起來，他們也不會知道。除非日本人來了通知，願意和平，到那時候，又要緊了，生米都煮成了熟飯，哪個又不願和平下來，安居樂業喃！』

韋茂和却嘆氣地說：

『你不知道，這個事情，已經走漏風聲了！』

徐德川大爲驚異，急忙站立起來，向韋茂和問道：

『走漏了！怎麼走漏的？』

韋茂和不回答他的問話，却現出非常苦痛的神情，搖着頭說：

『更糟糕的，是偕有人去趕阿留哩！』

徐德川失聲叫了起來：

『是哪個去趕的哪一個？』接着又趕忙鎮靜他自己，做出很是自信的神情，作着極有把握的口氣，安慰韋茂和地說：

『趕不着的，他走了好久去了！我一去就叫他動身的！』

韋茂和稍微覺得好了一點，但借是帶着盡量查究的神氣，推測地說：

『你不是借寫信嗎？』

徐德川擺一下手裏的紙捻子，顯出很是能幹的樣子說：

『那快的很！我是一揮而就的，袋烟功夫都要不倒！』

韋茂和沉思地說：

『萬一趕着了呢？』隨即現出突然不安的神情，眼睛一眨一眨地說：『這我們不能不想一想！』

這時大門上有人在急迫地敲打，兩人都立刻怔着了。韋茂和臉色變了一下，又

隨即鎮靜下來，轉成一種冷酷的神情。徐德川放下白銅水烟袋，走到客廳門口去傾聽一下，接着大聲地問：

『哪個打門？你是哪一個？』

徐德川聽出聲音來了，便去開門。章茂和便走到階沿上去站着，看見門口閃進來的燈籠，照着徐德川和阿棟兩個人，便心裏安靜了許多。

阿棟一見章茂和就詛咒阿龍起來，罵他臨陣脫逃，怕死偷懶，把重担子推在他一個人身上。章茂和沒有開腔，只是聽着。

徐德川却忍耐不住地插嘴說道，一面用着很嚴厲的聲音：

『等他回來，就把他關起好了！這樣私自行動的東西！』

阿棟着急地說：

『哪裏僭能等他呢！我們馬上就要去把守江邊吧！』

章茂和揮一下手，動氣地說：

『那你去好了，阿龍這個東西，我自會處置他的！』

阿棟却踢足埋怨地說：

『就是他們都不肯走哪！看見阿龍一躲，他們就更好推了，不然的話，我偕東找他，西找他；做什麼嘍？我倒不稀罕他來領頭哩！他那點本事，哪一個看得起！』

章茂和很生氣地罵道：

『這些不中用的東西，怎麼就這樣怕死哪！』

徐德川連忙用手挨一下章茂和竭力用溫和的聲調，解勸地說：

『親家，這又不能太怪他們喃！今天大家都累了，哪一個不想息下子！』

阿棟舒一口氣地說：

『他娘的，從來沒像今天這樣累過！』

徐德川趕緊趁勢說道：

『所以我們就不能不想點法子，使這萬惡的戰爭停下來，好使大家喘口氣，太』

太平平，過下日子。」

阿棟嘆口氣說：

『想得出什麼法子嘛！想得出法子，哪個偕不謝天謝地！』

『這可以想……』

徐德川偕沒說完，韋茂和就說別的話截斷，一面又用手推着阿棟：

『走走，不要耽擱了！我親自去帶他們這些怕死的東西！』

徐德川看見韋茂和和真的要親自去，便趕着說道：

『親家，這夜深了，你該休息休息下子，偕是請阿棟哥去辛苦一躺吧！』

韋茂和抵塞似地回答道：

『這我不去怎麼成！你不是剛才偕聽見的嗎？』

徐德川尾在後面，分辨地說：

『我看，用不着這樣急，他日本兵不見得就會過江來，半夜三更，路又不熟，到處』

山呀嶺的，他也摸不清楚。」

「親家你不能那樣想的！打仗的事情！」章茂和邊走邊責備地說，他又現出頗有決斷的氣概來了，毫沒有剛才客廳裏面那種遲疑和爲難的態度。「日本鬼子太狡猾了！」顯然他對於求和的事情，偕抱着懷疑的。

徐德川知道勸不住了，便緩下足步，却又帶着感到爲難似的聲音，大聲地說：

「那阿龍怎麼辦呢？」

章茂和頭也不回地說道：

「叫他馬上到江邊上來！我自會處置他！」



四十一

徐德川望見他們的燈籠，已在巷裏轉個灣，一切又重新變得黑沉沉的了，就轉來招呼老婆子關門，好轉回韋茂和家睡覺。正走到門口，忽然黑暗中閃過一個人來，輕聲地喊：

『徐老先生。』

徐德川嚇的倒退幾步，氣促地問：

『你，你，你是哪一位！』

『我是趙靜民，韋茂和的二女婿！』

『呵，呵，趙先生，剛才過江來的！』徐德川竭力平靜自己，『怎麼這夜深偕沒睡覺？該息的了。』

『這怎麼睡得着？』

趙靜民做得很是老成持重的樣子，十分感慨似的說。

『不要難過，不要難過！』徐德川很中意他起來，連忙安慰地說，『現在身爲中國人，哪個又不逃下子難！好在這個地方偕安靜……』

趙靜民連忙插嘴道：

『不，不，我看這地方危險的很！』

徐德川拖起聲音說：

『不見得吧！……日本人斷斷打不來的！』

趙靜民冷笑地說：

『就怕日本人沒打來，他們就自己打起來哩！』

『阿，會這樣的嗎？』徐德川吃了一驚，繼又點下頭，故作鎮靜地說：『不會的，不會的！』接着又用帶笑的聲音，緩和似地說，『這你又不耍神經過敏！』

『這哪裏是我神經過敏！』趙靜民忍不住大聲抗辯起來，『事實明明擺着的，兩派人暗裏鬥的好兇囉！』

『小聲點，我們進去談吧！』

徐德川拖一下他的袖子，便當先走進韋茂廷的大門，讓趙靜民進去之後，他又把大門關上。一面走向客廳，徐德川就一面問：

『你怎麼知道他們在鬥？你不是今晚才來？是二小姐對你講的？』

『倒不是她對我講！』趙靜民竭力隱忍着心裏的憤慨，只是冷冷地說，『這些事情，明眼人，哪個看不出來！』

徐德川覺得他只是看到一些表面的現象，便不以爲意地說：

『吵吵，鬧鬧，這只是尋常事情，哪個村子沒有？』

他走進客廳，就又抓起白銅水烟袋，迅速吸烟起來。

趙靜民坐下去，又站起來，有些按納不住地說：

『我就怕阿龍會趕着阿留哩！』

『呵，』這使徐德川大吃一驚，如今他心裏擔憂的，就正是這一件事情，他剛才向韋茂和保證，只是爲了使得對方安心而已，他自己並沒有確切的把握。他禁不住跑到趙靜民身邊，氣促地問，『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趙靜民便把他今夜聽到的話，以及曾經告訴過韋茂和的話，都一一講了出來。接着並提議，至少須留幾枝槍，守在村口，等阿龍回來，就加以拘捕。『這是頂要緊的！』他着力地說，『就是在阿留身上搜出把憑，我們也不怕，只消幹掉他，就可以滅口！』

徐德川聽見這麼說，便走過去，拍下他的肩膀，熱烈地說：

『你說的對，你說的對！像你這樣的年青人真是少有！這樣懂大勢，這樣顧全大局！』

趙靜民忍不住驕矜地說：

『這類事情，我又見得多了！』接着又聳下眉毛，警覺地說：『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要趕快留下幾枝槍，不要拿給他們全帶走！

『對，對，對，我們就去！』

徐德川連忙放下水烟袋，當先走了出去，趙靜民尾在後面說：

『徐老先生，你看得見麼？要不要個燈籠？』

『不要，不要，』徐德川小聲地說，『就這樣走黑路好點，免得驚動人家！』

他們趕到村外打穀場的時候，正聽見韋茂和在大聲地叱罵：

『阿龍這混蛋東西，他臨陣脫逃，你們要學他嗎？捉倒我，我就要槍斃他！我告訴你們，我從來不隨便說一句的，我要做給你們看看！』

打穀場上，靜靜地，沒有一點聲音。接着韋茂和氣虎虎地下着命令：

『阿棟，我們馬上就走！』

阿棟把『馬上就走』的命令，大聲重複說了一遍，立刻有槍枝碰擊的聲音，響了起來。架在打穀場上的燈籠，也給人拿在手裏，開始幌動了。

徐德川趕忙走去拉着韋茂和，把剛才同趙靜民談話的意見，湊近他的耳邊，講給他聽。韋茂和就立刻派定三個人，夥同趙靜民把守在村巷的巷子。要他們一俟阿龍回來，就加以逮捕。一面又交手槍給趙靜民，偕鼓勵他幾句，吩咐完畢，就馬上尾着隊伍動身。

徐德川趕在後面，氣促地問：

『捉倒他，馬上槍斃，偕是等你回來？』

韋茂和站住沉思一下，才大聲地說：

『等我回來，當衆槍斃好了！』

徐德川趕到他的身邊，湊近他的耳朵，小聲地說：

『要是他搜出阿留的信呢？定規他會當衆講的！親家，這你得考慮考慮！』

韋茂和沉默一下，隨即用十分堅決的口吻，忿怒地說：

『你們先幹掉他好了！』

等韋茂和他們走後，徐德川就向留下的三個人商議，帶着恫嚇的聲音說：

『你們要曉得，阿龍他帶有槍，是不是輕容易會拿給你們抓着？』

『怕他麼！我們三枝槍哪！』

三個人中的一個，忿忿不平地回答。

『我不是說你們抓不倒他，』徐德川聲音緩和地說，『就怕他不服你們抓，會打傷你們！』

另一個大聲不服氣地說：

『難道我們沒有槍麼？他打我們一個眼，我們就要打他三個眼的！』

第三個就用斷然的口氣說：

『只要他敢開槍，我們先打死他好了，反正早遲要槍斃他的，打死又不抵命！』

徐德川連忙點點頭說：

『對的，對的，打死又不要抵命！』

他隨又叮囑地說：

『你們要埋伏好哪！寧可先動手，不要讓他佔先哪！』

『那當然，他怎麼曉得我們埋伏等他？』一個人不以為意地說，接着又突然說道：『別的不怕，就怕他不回來呵！』

別一個也插嘴附和道：

『不回來，那就冤枉了喃！』

徐德川知道阿龍不管追着阿留與否，都會回來的，便竭力担保地說：

『他會回來的！你默倒他走的遠麼？他今天累了一天，無非躲在田裏，等會他就會回來睡覺的！』

徐德川同他們講完話之後，就轉身來找趙靜民，却已不見了，就提高嗓子喊：

『趙先生……趙先生。』

黑暗的打穀場那邊，一個黑影迅速地走了過來，一攏徐德川的身邊，就拖着徐



德川的袖子，低聲地說：

「徐老先生，到這邊來，我告訴你！」走了十幾步，他才停下來，氣促地說：「糟的很！有人聽見我們的計劃了！」

徐德川也不禁驚慌地說：

「是哪一個？」

趙靜民踢足牛氣地說：

「哼，真氣死人，就是我那未婚妻嘛！她像碰着鬼了，偏偏同我們作對！」

徐德川竭力鎮靜自己，壓低聲音地問：

「你怎麼曉得她聽見了？」

趙靜民不管徐德川能不能看見，偕是用手向黑暗的打穀場那面一指，尖聲說

道：

「她剛才就站在那邊的哪！」

徐德川慢聲沉吟地說：

『我想，她聽見了，大概不要緊的！』

趙靜民有些着急地說：

『徐老先生，你不曉得，今晚的事情，就全是她一個人搞起的哪！』

接着便把他聽見韋美珍和阿龍的情形，全部告訴出來。徐德川不禁慌慌地說：

『那我們得趕快去監視着她！』

他拉着趙靜民就走，一面氣促地問：

『你看她到哪裏去了？我們得趕快去尾着她！』

『我看多半是到那邊臨時醫院去了！』

趙靜民提着手槍當先走了起來。

章美珍在打穀場上聽見她父親當衆責罵的話，又聽見徐德川對三個人那一番挑撥，心裏很是生氣——爲什麼兩個老人竟壞到這步田地，硬要把阿龍打死！她覺得現在非拿出最後的勇氣不可，她決意要救阿龍，而且這是她的責任，因爲阿龍是她叫去的。她不管黑暗，也不管山路，只想迎頭去碰阿龍，把村子裏面埋伏的殺機，完全告訴他聽。但剛想趁人不防，離開打穀場，直向涼亭走去，却發現身後有個黑影，她便仔細地觀看，趁着滿天星子的微光，她覺得那個影子有點像趙靜民。立刻心裏起個警覺：

『怕定是這個鬼了！他不是一直尾隨着，連同阿龍講的話，都告父親了嗎？』

於是她只好假裝走回村子，然後再行繞路，轉到涼亭去。她怕那個鬼會尾了來，

偕一面走在村巷中，一面掉回頭聽聽有沒有足聲跟着。經過小學校的時候，她又站在門口，反轉身來傾聽一會，突然聽見有足聲在響了過來，恨恨地想：

『準定，又是這個鬼來了！』

但隨即聽出不只是一個人的足聲，就又禁不住想道：

『也許是別的什麼人吧？』

她靜靜地站着，想趁着暗夜中的微光，看出究竟是什麼人走來。她剛認出是徐

德川和趙靜民時，就聽見徐德川在打招呼：

『二小姐，你偕沒睡嗎？』

她聽見徐德川的聲音，有些不類平日的口氣，便知他們到來，其中定有蹊蹺。便勉強應酬一下。徐德川站在小學校門口，偕做出格外關切的口吻說：

『二小姐，你今天辛苦一天了，你該回去休息休息！』

『哪裏好休息，他們病人，時時刻刻，都要人招呼。』

她一壁說，一壁就轉身走了進去。她走到臨時病房的門口，聽見有人在呻吟，就走進去看了一下，問他哪裏難過。她沒有聽清病人的回答，就又走開了。看見長清嫂在靠着牆頭打盹，便把她喚醒。長清嫂揉揉眼睛問：

『有什麼事嗎？』

『沒有，沒有，你再睡好了！』

她又覺得不該把她喚醒。她心裏很是不寧靜，只想混過一點時間，讓門外兩個人走了，好趕快繞路，跑到涼亭，走上山去。她踏出臨時病室，隨便在廊下一會，便走了出去。一到門前，又見一個黑影，攔到面前，尖聲地問：

『你到哪裏去？』

章美珍聽見是趙靜民的聲音，便大怒地說：

『你用不着管我的！』

趙靜民輕聲柔和地說：

「我担心你會病，累了這一天！我原是一番好意，你爲什麼這樣生氣？」  
韋美珍叱責地說：

「好意！我告訴你，你少做些好細吧！」

於是，她便從側邊一衝地走了過去。趙靜民尾在後面，冷笑地說：

「笑話！你怎麼安得上這樣的名字？」

韋美珍氣沖沖地直朝前走着。在臨時病室裏面的時候，她原是打算從村後的後龍山，繞過一座長有茶樹的矮嶺，爬到涼亭那面的高山。這時因爲生氣，也就不覺地走到後龍山腳了。她回頭來，站了一下，看看趙靜民有沒有尾她。恰好趙靜民又跟起來了，偕用着討好的聲音說：

「你到山上去做什麼呀？真叫人担心！不說碰着野東西，也怕毒蛇呀！」

韋美珍雖然一看見他的影子，一聽見他的聲音，就極其生氣，但他這一提醒，却也的確使她害怕，她記得她們的後龍山上以及附近的嶺子，晚間就會經有野狗野

豬之類叫過，至於毒蛇呢，那不消說，咬過人，也被人常常打死。然而，這一來，就更加使她冒火了，要不是因為他在村裏做奸細，哪個會知道阿龍是去追趕阿留？要不是因為他老在釘梢，她不早趁機會偷偷走到涼亭那面去了嗎？她恨不得衝他的面前，痛地打他幾下耳光。她咬着嘴唇，才竭力忍住了。她重新衝進村巷去，大踏步地朝前走着。

趙靜民慢慢尾在後面，做出很關切的聲音，叮嚀道：

『走慢點哪！那樣急，你會跌着的！』

韋美珍沒有答理，只是急急忽忽走她的。她想趕快跑開，不讓他尾着，但不一會兒，他又緊跟上來了，仍然關切地說：

『你要跑出病來的！』

於是韋美珍停下足來，氣得血奔心地嚷道：

『流氓！你再這樣跟着，我就要喊你流氓！』

趙靜民也有些生氣地說：

「隨便你喊我什麼吧！我是奉你父親的密令，叫我看管着你的！」

「你不配！你給我滾開！」韋美珍直對他大吼起來，「你再跟着，我就要叫醒幾個人來捶你！你真默倒你今晚就可以橫行了麼？」

「不要嚷！你走你的吧！」

趙靜民略微有點慌張地說，一面望望兩旁黑暗中的巷子。

韋美珍見他當真不來緊跟着了，就趕忙走開，一壁走一壁思索：

「最好叫一個人，爬山繞到涼亭那面的嶺去。但是叫哪一個呢？人些不都走了麼？一個女人去，但誰敢深夜爬坡越嶺，走那樣的小路呢？而且她們都睡了，怕也容易叫醒。唔，偕是叫阿清嫂吧？讓我來守病人好了！」

韋美珍便又轉回小學校去，把阿清嫂叫醒，輕輕把她拉到臨時病室的外面，將要她做的事情，仔細地告訴她聽。阿清嫂起初一面聽，一面打着哈欠；等到聽見他們



要殺阿龍，便驚得大睜了眼睛，呵呀地叫了起來：

『該死的，怎麼這樣歹毒哪！』

後來聽見要她去給阿龍報信，她便連聲地說：

『我去，我去，只要孩子醒了，你給我招呼下子！』

可是最後知道不能走大路，就感到爲難起來，她嘆氣地說：

『姐姐，你得曉得，我們是小院子上的人，這邊山上的小路，就從來沒走過，白天偕可以慢慢地走，晚上天黑怎麼好摸嘛！』

阿清嫂聽見章美珍在痛苦地嘆氣，便又鼓起勇氣地說：

『不要難過，只要找個人帶路，我就可以去的……呵，我們去找茂榮伯伯，他老人家，他一定走過這條路的！』

『那末趕快去找他！』

章美珍急不能待地拖着阿清嫂去找。阿清嫂便說：

『讓我拿個燈籠去吧，摸黑找不着他的。』

阿清嫂在臨時病室內先找蠟燭，然後才點燈籠，韋美珍便在外面一疊連聲地催促，她生怕遲了，救不着阿龍。

阿清嫂趕忙提着燈籠走出來，同韋美珍在各個教室裏看了一遍，只見橫橫順順睡了好些老人、婦女和小孩，響着無數的鼾聲，却不見茂榮伯伯。阿清嫂也着急起來了，禁不住喃喃地罵：

『這個鬼老頭子，一天東睡西睡的，你曉得他睡到哪裏去了。』

她們找了好久，才在廚房的柴草上，找到了他，他沒有被窩蓋，只胡亂拉些茅草蓋着。拖他起來的時候，一面聽她們講話，一面把茅草從破衣上，頭髮上，一根根地拉開，丟在地上。聽到別人要殺阿龍的時候，他就再不管他身上的茅草了，却把雙手向外一擺，大聲罵道：

『這明明是要害我們小院子的人哪！凡是對我們好點的，他就要逼的逼走，殺』

的殺掉！』接着就大聲喊道：『婆娘娃娃些，都起來，我們就同他幹！』

『不要叫，不要叫，茂榮伯伯！』阿清嫂十分害怕地說，『你叫醒她們，你只把她們嚇着。大家沒槍沒刀，你怎麼好同他們打嘛！』

『他媽的，我去叫人好了！我們小院子上的，都在黑虎關的！我就要看他幾爺子，有啥本事來抵擋嘛！』

茂榮伯伯說着說着，就走了出去。

阿清嫂趕在後面說：

『茂榮伯伯，你眼睛怕不行哪，又走那些小路！』

茂榮伯伯掉轉身來，抓着阿清嫂手上的燈籠：

『有燈籠就可以了，這條小路，我熟的！』

韋美珍立刻跑去拉着茂榮伯伯，露出非常警惕的神色，悄聲地說：

『這樣不行的！打起燈籠，會拿給他們看見。看見，就走不成了！』

阿清嫂便自告奮勇地說：

『我眼睛好點，偕是讓我一道去吧！實在要亮，我們走到山裏再點！』

茂榮伯伯便點一點頭說：

『也好，也好！』

阿清嫂就把燈籠拿來吹熄，偕跑進臨時病室，去拿了一盒洋火揣在懷裏，才又跑了出來。走到小學校門口的時候，韋美珍又叫他們稍等一下，她先出去，仔細看了一會，覺得大門外以及附近巷裏的，確沒有什麼人，又在大門口站了一會，聽見足步聲從鄉公所那面走來，心子立刻大大地跳動，睜着不安的眼睛，直朝黑暗的巷中望去，不久看見來的人影，像是趙靜民，心裏非常生氣，她怕他直闖進小學校去，便故意咳嗽一聲，偕厲聲問道：

『是甚麼人？』

『是我！』

的確是趙靜民的聲音，只是聲音冷冷的。

『哼，我以爲是賊哩！』

韋美珍罵了一聲，便翻身走了進去，偕把校門掩了起來。她小聲吩咐阿清嫂她們，等她把門外的人哄走，她們就可以立刻朝後龍山走去。說好之後，她便重又開門出來，做出氣勢洶洶的樣子，直把趙靜民的衣袖拖着就走，一面嚷着：

『走走走，我同你去拚命好了！』

趙靜民也已很疲倦了，原是坐在校門口的石塔上，想休息一下，打一下盹的，經韋美珍猛力一拖，也只好跟着走，一時不能掙扎，口裏只是說：

『不要這樣拖，有話好好說哪！』

『沒有甚麼說的！』韋美珍一邊拖起走，一邊忿忿地嚷，『我同你到打穀場去決鬥！』

趙靜民有點害怕了，邊跟着走，邊求饒地說：

『我並有害你呀，我只是來保護你的！』

韋美珍沒有答理他，只是拖起走。走到鄉公所門口的時候，徐德川正架個燈籠，坐在旁邊板凳上吸水烟。他一看見趙靜民的狼狽樣子，就趕忙抱着水烟袋來解勸。韋美珍知道茂榮伯伯和阿清嫂子她們一定走上後龍山了，便也放鬆了手。只是仍然假裝生氣地說：

『徐親翁，你評評看，他這樣黑更半夜的，借死皮賴活跟上跟下，做什麼嘛！這簡直是個流氓！』

趙靜民有些不好意思，却又不免有點憤激，把臉掉在一邊，小聲地說：

『隨便你叫什麼都可以，我只服從岳父他老人家的命令！』

聽見「岳父」兩個字，韋美珍又不禁生氣起來，大聲嚷道：

『誰是你的岳父，你不要做夢囉！就是我父親瞎了眼要你這個流氓，我也一百二十四個不答應的！』

趙靜民立刻臉紅筋漲起來，向韋美珍走近一步，惡狠狠地說：

『你賴不掉的！』

徐德川馬上把趙靜民推進鄉公所去，一面責備地說：

『你應該讓點！』

韋美珍趕在後面，拿手指着罵道：

『你不要黃鼠郎吃天鵝蛋，你就拿槍來打，都沒人答應的！』

徐德川把趙靜民推進去之後，又趕快出來，勸慰韋美珍：

『二小姐，算了，算了，氣多了，傷你的身體！』

韋美珍因見趙靜民走開了，便氣紅一張臉，向徐德川悲憤地說：

『徐親翁，要是你湯着這樣的人，你氣不氣嘛……我要去當着他的父親，說個

明白，大家一刀兩斷的好！』

韋美珍一面說，一面就要走進鄉公所去。

徐德川連忙拉着她說：

『二小姐，請你息氣一點，他的老人正睡着了，有話明天再講。你該息息，你今天太累了，會弄出病來的！走走走，我打燈籠送你回家去！』

韋美珍強不過他的勸解和拖拉，而且自己又的確十分疲倦了，便由徐德川打着燈籠，送回家去。她一路走，一路想：

『大概茂榮伯伯和阿清嫂已經翻過後龍山了？』

這麼一想，心下很是感到安慰。徐德川偕在後面，說着一些勸解的話，她不愛聽了，只是想着快些上床去躺一躺。



### 四十三

章美珍沒有脫衣，彷彿也沒有氣力脫衣，就隨便躺在床上。但一躺在床上，她又記起茂榮伯伯和阿清嫂了。擔心他們會走錯路，碰不着阿龍；又擔心他們在山上打起燈籠，引起人家疑心，會跑去半路攔截。想起這些，她簡直睡不着了。但要馬上撐持起來，却又疲倦得不能動彈。隨即從而僥倖地想，也許他們會碰得見阿龍的，兩個人去了。誰看得見呢？燈籠點在山那邊。是的，會碰得見的，阿龍……嶺子……燈籠。

她便慢慢地入睡了。不知睡了好久，却給母親把她掀醒，一面責備她說：

『你這樣睡，會着涼的！又沒有蓋被窩。快起來，脫了衣裳睡。』

她醒了，又睡着，靠實疲倦了。母親終於扶她起來，親手替她解衣扣子。她坐了下子，揉了揉下眼睛，這才完全醒了。她看見她母親給她脫衣裳，便連忙阻止地說：

說：

『媽，不要脫，我借要出去看看！』

一面就站了起來，足腿有些酸疼，便扶着床站了一回。母親拉她坐下，埋怨地說：

『半夜三更你出去做什麼？趕快睡下！』

韋美珍一心記望着阿龍，便勉強站起來，一面把解脫的鈕子扣起，一面託辭地

『媽，我要去看看病人，怕有人要換藥！』

母親知道女兒很難阻止的，便埋怨地說：

『唉，你這樣子，不管你自己，怕病人沒醫好，你倒會自己病倒的！』

韋美珍找着燈籠，點好蠟燭，便慢慢走了出去。外面天氣很冷，天空的星斗，非常光亮，顯然早已半夜過後了。村巷兩邊的人家沒有一點人聲，只有牆邊的南瓜架上，蟋蟀偕在叫着。

她走到小學校的門口，看見石塔上坐着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支槍，正勾着頭睡

熟了。

她沒有驚醒他，便打着燈籠走了進去。進到臨時病室，裏面的洋油燈，都已暗淡下去了，便趕忙走去撥大。室裏一亮，才突然瞧見阿清嫂在靠着壁頭打盹，一時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呆立了一下，才跑去掀醒她，一面見怪地問：

「你甚麼時候回來的？」

阿清嫂揉下眼睛，看清是章美珍，便立刻訴苦地說：

「我跟茂榮伯伯等你好久哪，就是等你想法子！今晚像有鬼一樣，一走到後龍山，就拿給那個東西攔了回來，」用手指一下門外，「不准亂走一步，一動他就要開槍，你們大院子的人，真是翻臉無情，一下子就不認人了！」

她彷彿肚皮裏裝了許久的話，便忍不住一下子全傾倒出來。

章美珍聽着，一面踢足，一面叫苦，隨即忿怒地罵道：

「你們怎麼這樣沒用哪！爲什麼不跑來告訴我？」

阿清嫂又氣又急地說：

『就是那個惡鬼攔在門口哪！我顧着命不要，去碰了幾下，都拿給他掀了進來！  
茂榮伯伯爭點要同他打哩，就是沒有槍……』

韋美珍沒聽她講完，就截斷她的話，惱怒地說：

『你去看看，那個把守門的，不是睡着了麼？』

阿清嫂感到非常委屈地說：

『他怕是才睏着的哪……大家都疲倦的要死！我才說，靠一下，哪曉得就一下子睏着了。』

『真睏得好！』韋美珍大罵起來，『你看看，誤了多大的事情！』

阿清嫂幾乎要哭起來了，很難過地說：

『現在趁那個鬼睏着了，我再同茂榮伯伯去！』

『現在偕來得及嗎？』韋美珍厲聲地說，立即打着燈籠，迅速轉身走了出去。

『真氣死人！』走出學校門口，拿槍的那人偕在睡，剛才進來偕覺得有些憐憫，怕他受寒，現在則非常憎惡地望他一眼，幾乎想重重踢他一足。

她現在惟一的辦法，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衝過村巷口上的守衛，直接去碰阿龍；要是實在給人攔着，就侍在那裏，等阿龍到來，便高聲通告他，好使他躲避危險。她這樣決定之後，就打着燈籠急匆匆地走着。但她心裏仍然很是着急，她擔心她剛才睡的時候，阿龍就已回來，拿給他們放倒了。她想到這裏，心裏懷着極大的不安，簡直可以說是非常難過起來。她恨恨地想：

『要是阿龍真個拿給他們打死了，我今晚就要同他們拚命，非打死他一兩個人不可！』

她走得很急，心裏只想着不幸的事情，便跌了一交，一個黑影立刻跑了過來扶她，偕幫她拿着燈籠，一面柔和地問：

『跌着哪裏了？你怎麼這樣急？』

韋美珍聽見是趙靜民的聲音，一句話也不講，只是一下奪去燈籠，馬上昂着頭，只顧走她的。

趙靜民緊跟在後面，聲音有點顫抖，難過地說：

『請你饒恕我吧！今晚，我實在錯了，我越想越睡不着！我真是蠢的很，只一味聽你父親的話，只曉得服從他！以爲這樣子，他就可以使你同我和好，現在我才想明白，我真蠢的很！我該聽你的話，服從你才對……你要是不肯饒恕我，你就親手打我一頓吧，打死，我都甘心的！』

『不要這樣假惺惺的！我早同你一刀兩段了！』韋美珍加快足步，忿怒地說，『滾開，滾開，我不愛聽這些話的！』

趙靜民仍然不捨地跟着，聲音帶着悲痛地說：

『我從前在學校裏，那些不是，我已痛改，而且一回來，就同他們斷了關係，不然的話，我早同他們鬼混去了，起碼也有個官做，完全爲了你，我才回到這個山谷落裏』

來的！

章美珍立刻車身來，非常激怒地嚷起來：

『騙人！騙人！全是騙人的！』

趙靜民悽酸地說：

『要是有一句騙人，我就今天晚上拿給日本鬼子的砲子打死，屍首擺在山上，拿給野狗去扯！』

『我不要聽這些婆娘家的蠢話！我請問你，你說你改過了，你爲什麼做這樣的壞事！向我父親告密，幫兇殺人！』

章美珍幾乎在咆哮起來，眼睛鼓的很大，定定地望着趙靜民，幾乎要冒出火了。  
趙靜民的臉色，交織着惶恐、悲痛和悔恨，含着眼淚說：

『我這半年來，寫過多少信給你，只想見面的時候，你總能給我一點好顏色，誰知你全不理我，當路人都不如，這使我不能不氣得發狂，簡直失掉了理性，想着不如

大家死了的好！

章美珍輕輕嘆了一口氣，車轉身去，又走她的。

趙靜民悲愴地跟在後面，顫聲地說：

『你不要怕，我現在完全清醒了，只是難過，只是悔恨！』

章美珍默默地走着，但足步却是慢慢的了。

趙靜民悲哽地伸訴着：

『老實說，我今晚並不想求你饒恕，我知道，我這個人，性子浮躁，罪孽深重，得不到你的饒恕的！但是，我要向你表白幾句，我這晚做錯的事情，我要馬上糾正過來，我要越過他們防守的崗位，去找你們那個阿……阿什麼……叫他躲開！』

章美珍停下足來，掉回頭來望他，但却沒有說話。

趙靜民動一動手上拿的手槍，激動地說：

『我是槍子都貫上了膛的！要是他們不准許我通過，我就同他們拚命！』



韋美珍帶着冷冷的神情尖聲責備地說道：

「這都用得着拚嗎！你不可以說，你到前面去巡邏！」

趙靜民驚喜地說：

「呵，你說的是我這個人，最大的壞處，就是只曉得衝！做起事來，單憑一股氣莽碰！」

趙靜民見韋美珍沒說什麼，就鼓起勇氣地說：

「好，我馬上就去！」

他走了幾步，韋美珍却又叫住了他：

「我告訴你，你偕不曉得那人的名子，他叫阿龍，你碰見，你可以這樣叫他。偕有，你最好先告訴你的名子，免得黑暗中，他聽口音不對，拿槍打來！」

趙靜民聲音又有點顫抖了，激動地說：

「就是他打死我，也不要緊的，我這樣的人，早沒有活的價值！」

趙靜民走了幾步，又車轉身來，有些惶恐地說：

『也許……我再不能見你一面了！……你讓我……親你的手一下，好嗎？』

韋美珍沒有做聲，却慢慢地把右手伸了出去。

趙靜民趕快把手槍插在衣袋裏，迅速走了過來，雙手捧着韋美珍的手，湊到自己的嘴上。韋美珍怕人看見，就把燈籠的光移開。

就在趙靜民熱烈吻手的一刻，打穀場那面，突然揚起了槍聲，一連就響了好幾下。

韋美珍立刻摔脫了手，彷彿自己中了槍子似的，呵呀一聲叫起來，接着就一掌掀開趙靜民，氣急敗壞地嚷：

『就是，你這個鬼呀！害死了人！』

一面直朝打穀場那面跑去，跑不好遠，跌了一交，燈籠也跌熄了。她不管跌傷哪裏，也不要燈籠，爬起來，又趕快地跑。

在黑暗中，突然同迎面奔來的一個人，碰個滿懷。因為來人是個男子，氣力很大，同時跑來的勢子，又極兇猛，便把韋美珍碰倒地上，完全失掉了知覺。

## 四十四

等她恢復知覺的時候，她看見她已是睡在自己的床上了，母親帶着痛惜的樣子，坐在旁邊。當窗的櫃子上點了一支蠟燭。櫃子的兩旁，就坐着徐華英和妹妹韋美珠。

她覺得她的後腦在微微地作疼，但母親問她痛不痛的時候，她却搖了搖頭。母親帶着感激的臉色，幽幽地說：

『算是趙家那孩子好，他跑去救着了你。』

韋美珍聽見這樣的話，馬上皺起了眉頭。

母親立刻加重語氣地說：

『我告訴你，要不是他，你早拿給人家踏死了，那麼多人亂跑，又墨黑的，哪個看

得見……」

韋美珍不待母親說完，突然大睜起眼睛，不安問道：

「阿龍呢？他怎樣了？」

母親立即露出恐怖的神情，小聲嘆氣地說：

「偕提阿龍哩？他今晚不曉得闖了什麼鬼了？一下子翻臉無情，造起反來，把守

口的阿全哥打傷……」

韋美珠臉上露出驚奇和不安的神情，搶着插嘴說：

「二姐，你偕不曉得，現在外面到處都是小院子上的，我們大門口也站得有，

不准哪個亂走路！」

母親低聲詛咒地說：

「阿龍那個死東西，才沒良心！他偕要找你爸爸生事，說是阿留身上搜出你爸

爸一封什麼信。」

章美珍忍不住高興地坐了起來，急切地問：

『現在阿龍在哪裏？』

母親要章美珍睡下，一面埋怨地說：

『你不要再管這些閒事了！你看你，你苦借沒有吃夠？今晚，你爭一點，就拿給人家踩死了！』

章美珠却回答道：

『阿龍偕正在姐夫房裏。』

母親按着女兒，小聲地說：

『你不要去！我告訴你，阿龍他是拿給鬼迷着了，兩個眼睛裏就有一股殺氣！我看他平日偕聽你姐夫的話，剛才叫他來，讓你姐夫勸他。你想，他鬼迷了的人，真個同你爸爸生起事來，那怎麼得了，大家又都是有刀有槍的！』

章美珍推開她媽媽的手，爬下床來說：

『媽媽，你讓我去，他也聽我的話的。』

母親阻止地說：

『你躺一躺，你讓你姐夫一個人勸好了！』

『媽媽，多一個人幫着勸好些！』

章美珍不顧她母親勸阻，便又登起鞋子走了出去。她走到姐夫徐華峯住的房間，阿龍已走了一陣了，只姐姐章美玉一個人在那裏，正替姐夫換傷口上的藥。徐華峯因為換藥的時候疼痛，忍着不呻吟，只深深地皺着眉頭。章美珍一走進去，他們趕忙問她，完全好了沒有。姐姐章美玉借微笑地說：

『我剛才借去摸過你的胸口，曉得你只是頭跌昏了……』

章美珍不等姐姐說完，就趕忙問起阿龍的事情。徐華峯便向章美珍小聲用力

地說：

『事情是……』

韋美玉見丈夫說話困難，便說道：

「你息息，你讓我來告訴二妹吧！剛才你姐夫是這樣說的，叫阿龍借是擁護爸爸打仗！」

韋美珍就不滿地說：

「他不是明明要投降嗎？」

徐華峯便忍不住接着說：

「這個借沒有成爲事實！」

韋美珍見怪地說：

「要怎樣才算成爲事實呢？不是投降的信已寫出去了麼？」

「二妹，你要曉得，信已經截回來了！」

韋美玉連忙停下手來，暫時沒有繼續裹綁帶。

徐華峯吃力地說：



『信，我剛才看過了，只能說有和的意思！』

章美玉一面纏綳帶，一面說道：

『你姐夫說，大家要逼着爸爸打他，借是沒法子不打的！因爲打日本是大家的事情！阿龍，起初不服氣的，他後來也答應了。』

章美珍沉思一下說：

『不過，我以爲我們以後打日本，要另外舉個人出來領頭！』

徐華峯沉吟地說：

『不過目前借沒有他老人家這樣適當的人，遠遠近近，都曉得他是抗日的！』

『可是這回却瞞不住人家了！』

章美珍冷冷地說。<sup>3</sup>章美玉已經把綳帶纏好了，就接嘴說道：

『我們剛才商量的結果，就是要對大家把這個事情瞞着！』

章美珍搖搖頭說：

『人都打傷了，鬧得這麼大，瞞得着哪個呢？』

章美玉輕聲地說：

『我們商量的結果，就是暫把這個事情，推在幾個人身上，老實說，也不是推，也實實在在是他們幹的。』

章美珍追問下去：

『我倒要問問，這到底是哪幾個人呢？』

章美玉掠一掠頭髮，低聲地說：

『總是茂廷老和阿留他們嗎？』

章美珍現出不滿的神情，大聲地說：

『你們可偕漏掉一個主要的人物哪！』

章美玉不禁問道：

『這是誰呢？』

章美珍看見徐華峯滿臉通紅起來，便不言語了。

章美玉看下徐華峯，又看下章美珍，不安地說：

『是不是偕有小克他……』

正說到這裏，徐德川闖進來了，滿臉驚惶的神情，直跑到徐華峯的面前，連聲氣促地說：

『華峯，你得救我！』

一面說，一面偕回頭，恐怖地望下門口，彷彿就有人趕進屋來捉拿他一樣。

『什麼事情？爸爸！』

徐華峯驚慌地問，想把頭抬起來，又無力地落下枕去。

章美玉連忙拉把椅子，叫徐德川坐在兒子的床面前。徐德川仍是氣促地說：

『他們，審問，阿留，不曉得，阿留那個東西，怎麼，又攀扯到我，他們大家，就糊裏糊塗喊起來，說要拉我去槍斃，他們個個，都像瘋子一樣。』

徐華峯滿臉通紅，十分吃力地說：

「爸爸，你爲什麼要寫那樣的信呢？」臉上現出非常苦痛的神情。「你不曉得，你那樣寫，你……」他痛苦得不能繼續說下去，只是深深皺起了眉頭。

徐德川完全露出狼狽和惶恐的樣子，半晌才嘴唇顫顫地說：

「我是完全爲了你們這些受傷的，尤其是你，你是我的獨子，我得設法保護你，使你能夠安安靜靜地養傷，房子燒了，財產出脫了，我不難過，沒有了你，我這半世也就活得沒有意思。我眼見你已經傷成這樣子，再不能……再不能，過一天這樣不安靜的日子，這樣危險，這樣殘酷，這樣痛苦！」

徐德川說到最後的時候，眼淚流出來了，聲音中也夾着悲哽。

徐華峯也不禁眼睛有些發紅，但立即癡攣着臉子，咬着牙齒，用力地說：

「爸爸，這一層倒不勞你老人家担心，兒子早已抱定這樣的主張。我們這一代要活着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就是要不怕危險！不怕殘酷！不怕痛苦！爸爸，你不顧

到兒子這點，不管你怎樣存心，你都會害了你的兒子的！』

徐德川拭着眼淚，悽然地說：

『華峯，你想的，好是好，你可沒有替我想想，萬一……的時候，你叫我依靠哪一個？』

徐華峯正要向他父親說話的時候，門外響起了一片足聲，偕夾雜有刺刀碰着槍桿的尖厲聲響。

徐德川立即嚇得臉子灰白了，他坐在床邊上去，抓着徐華峯的手。

阿龍提着槍和另外兩、三個揹槍的人，氣洶洶地走進門來，帶怒地望一下徐德川，然後向徐華峯說道：

『徐姐夫，你看怎麼辦嘛，大家鬧得很兇！』

徐華峯勉強用力地問：

『他們鬧些什麼？』

阿龍沒有開腔，站在他背後的人，都齊聲地說：

『大家鬧得很，不槍斃幾個人，就平不下去！』

徐德川把兒子的手捏得更加緊了，但他的手和身子，却不住顫抖。

徐華峯咬着嘴唇，說不出話來。

韋美玉則帶着恐怖的神色，望一下徐德川，又望一下阿龍他們。

韋美珍看一下屋子裏的人，才大聲地說：

『老實說，要尋根究底查起來，該槍斃的，就很多了！』

阿龍和背後幾個人都點點頭說：

『這倒是真話！』

韋美玉趕忙阻攔地說：

『二妹，少說一點，請你不要火上加油了！』

韋美珍向韋美玉搖一搖手，毅然地說：

『姐姐，你不要打岔我，你聽我說完嘛！』

接着便向阿龍他們說道：

『現在就槍斃阿留一個人好了！一切壞事情，都是他惹起來的。就是他一個人，與妖作怪！就是他一個人，真正勾通日本鬼子，槍斃了他，就有人想做漢奸，也做不成了！』

阿龍沉默了一下，就又問徐華峯道：

『徐姐夫，你看，就這樣對不對？』

徐華峯連忙點一點頭。

阿龍立刻招呼同來的人，走了出去。

徐德川放了兒子的手，向韋美珍十分感激地說：

『二小姐，呵，你實在實在能幹……』

韋美珍沒有理他，只是站起來打個哈欠，一面走出門去，一面自言自語地說：

『唉，我要去睡了！』

她走到自己的房間裏面，蠟燭都快要燃完了。她便坐在床邊上，把鞋脫掉，解開衣鈕，脫下衣裳，拉起被窩來蓋起，正要閉上眼睛入睡的時候，突然有一下槍聲，從打穀場那面飄來，她驚了一下，大睜了一下眼睛，偕把頭抬了起來，驀地她明白了，便又放下頭去，隨即很快地睡熟。



## 四十五

但她睡了不久，又給她母親掀醒了。母親一面手顫顫地拉她起來，一面帶着恐怖的聲音，氣促地說：

『快些起來，快些起來！日本鬼子打來了……我的天老爺，怎麼得了！』

韋美珍一身疼痛，很想再睡，但一聽清母親說的話，便馬上翻爬起來，一面下床登鞋子，一面驚慌地問：

『打到哪裏了？』

母親連忙跟她披衣衫，一面拉着說：

『看着涼，快披起衣裳！』

韋美珍竭力使自己平靜，趕快把衣衫穿起，一面則聽見村子裏面傳來一片婦

女和小孩的嚷叫聲，借雜着無數的狗咬。接着又看見窗外晃動着火把，連屋內也照亮了。只聽見姐姐韋美玉在哭聲哭氣地吩咐：

『你們抬慢點呀，怕抖着痛！』

母親不管韋美珍扣好鈕子沒有，就拖着她走，一面催促地說：

『快些走！跟姐夫他們上山去！』

韋美珍感到頭昏、腰酸、腿疼、足底發痛，但也顧不得這些了，只由母親拖着，走了出去。一出房外，村中的婦女嚷叫聲、咒罵聲，就更加來得大了。息在後龍山上的鳥子，也因村中有火把走上山去，一齊驚飛起來，散在村上的天空，發出不定的鳴叫。

走到村巷裏面，婦女們抱着嬰孩，打着火把，都慌慌張張向村後走去。嬰孩剛從床上拖去，又受着深夜的寒氣，便禁不着大聲地啼哭。有的做母親的，找不着大的孩子，就悲愴驚惶地呼喚。一些失散了的孩子，又高聲地哭喊着爸爸、媽媽。

一些老太婆，則啜泣着，禱告着，要菩薩拿出眼睛來，看看這悲慘的情形，趕快發

一點慈悲

韋美珍也不禁眼睛裏含着眼淚，但隨即用手裳揩去，竭力挺一挺酸疼的腰幹，咬着牙巴，昏昏的腦裏，只升騰起一個念頭：

『拿出勇氣來！拿出勇氣來！』

走到後龍山脚，她又突然轉身，折進村去。母親驚慌地喊：

『你做什麼呀？又跑回去！』

『我要去招呼他們病人，設法把他們抬走！』

她一邊回答，一邊大步地走着。

『你管你自己呀！他們有人招呼。看你都病了，你偕管他們做什麼？你真叫人急

心哪！』

母親趕在後面大聲地埋怨。

她沒有回答了，只是更快地朝臨時醫院跑去。

在村巷裏面，不斷地有女人打着火把走過，啼哭着、詛咒着、呼喚着、鬧成一片。

她來不及安慰她們的悲哀，也來不及平息她們的驚慌，只是急忙忙直朝小學校跑去。趙靜民滿頭大汗地跑來，看見她，就驚喜地說：

『我哪裏不找你來？』接着又抱怨地說，『你怎麼不快點上山偕轉來做什麼？你不曉得，日本兵就要到了麼？』

韋美珍嘴巴一撇，動氣地說：

『你怎麼只顧自己？不管人家帶傷的？就再兇險，我也要弄走他們！』

趙靜民感到爲難，却也勉強自告奮勇地說：

『好好好！我同你一道去！』

走到小學校，知道受傷的人，都給阿龍派人弄上山去了，她這才鬆爽地嘆口氣。靠實疲倦得很，她便在校門口的石階上，坐下來休息，身子則緊緊地依着牆壁。

趙靜民催促地說：

「走哪！快點上山去！人些都走光了！」

章美珍輕輕喘一口氣：

「你先走吧！讓我息一息！」

趙靜民着急地說：

「讓我扶着你走，你怕走不得了！」

她見趙靜民真的來扶她時，便趕忙站起來，躲開了他，一面鼓起勇氣，當先走去，一面大聲地說：

「我偕能走的！」

趙靜民只得規規矩矩地走在後面，看着前面黑暗中迅速走着的苗條身影，不免懷着一些畏懼，接着便在心裏奮然地想：

「我一定要做給她看的……我就永遠是個平凡的人嗎？」

遠處嶺頭有密密的槍聲，隨着深夜的山風，在隱隱約約地送進村來，有時忽而

強烈，有時又忽而淡薄下去。但每個人都恐怖地覺得敵人是快要打來了，只是加快足步朝山裏跑着。

## 後記

這本書開始寫於桂林，後來續於重慶，最近才在上海浦東鄉下，把牠寫完。時間雖然經歷了相當長，但就內容說起來，（只寫一天的事情，）却只是一份很小的工作。因為限於所見所聞，我不能把全部抗日戰爭的悲壯事情，通通寫了出來，我只能將一個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戰鬥生活，勉力記下。這是我很感到慚愧的。

然而，這偕得感謝友人S君的，沒有他，我將不能做出這份小小的工作。他在那些南方的山村裏，跟當地的人民，一道生活過，一道打過侵略的日本兵。他曾把得到的戰利品，如手錶也似的指南針，以及一些小旗照片等，帶給我看過，並告訴我不少英勇的戰鬥事件和許多可敬的卑微人物。

使我到現在，偕能在生活的坎坷路上，增添不少勇氣的，就是那些卑微的人物，

他們曾在抗日的戰爭中，不願做奴隸，能為自由而戰爭，能為壓迫而反抗。這本小書裏面沒有全寫出來，這又是我很感到慚愧的。

艾 燕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浦東鄉下。



有版權

定價金圓二元三角

山艾

野燕

發行所 吳文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文學叢刊

第十集

遠近生存

秋葉集

金色的翅膀

山野 苦旱

馬和放馬的人

艾蕪 長篇 切夢刀

林蒲 中篇 生之勝利

李白鳳 短篇 碑下隨筆

汪會祺 短篇 聲音

阿湛 短篇 短簡

靳以 短篇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海岑 散文 詩集

李健吾 散文

方敬 散文

繆崇羣 散文

一文 散文

巴金 書信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陳敬容 詩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0151B



~~1651751~~